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壹輯・拾貳册目録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之二　〔明〕凌稚隆輯　一
史記半解不分卷　〔清〕湯諧撰　五四一

四庫未收書輯刊

〔明〕凌稚隆輯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之二

明萬曆四年刻本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吳興淩稚隆輯校

楊慎曰此傳書法嚴整

王鏊曰文無害者老成之極無得破也王史主文也

按高祖爲布衣三段見何素有德于高祖如此

按觀太史公連下常字獨字及數字第一字則高祖初起何已功冠一時矣

唐海曰何固請得毋行以從是何之器遠矣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楊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

茅坤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駰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爲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爲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云何爲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爲沛掾是何爲功曹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文云護救視也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府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索隱曰何與御史從事常辨明言稱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爲泗水郡駰按文穎曰何爲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一謂課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何爲丞常監督庶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

凌約言曰漢之天下根本于是乎定此何之功所以第一也彼貪其不必將士以爭故之書者詳矣

按此插入漢王一段以結何收圖書功

余有丁曰按漢王有天下信功居多信爲何所進上故傳特詳

茅坤曰漢業多由何勸漢王王關中一段甚吉

董份曰當漢王與楚相持天下方未定而何已立宗廟何其見之大也然爲漢元之有以收天業只此數句盡之

唐順之曰蕭何相[illegible]

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戀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一句總括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賞，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illegible]

按白雲先生云發蹤指示四字于何不切當宜歸子房

倪思曰宗族於十人皆无兩名未必皆有戰功想見何爲史宗強力衆非諸將亡命者比耳若徒以兄弟諸子與諸將較智勇論功數未必足以服其心也

楊慎曰鄂君明蕭何之功議論明白所以厎人以一時之事万世之功分說于前而合說于後一時之言亦森然有法

寄儀曰吳亦未見萬世之功但言參爲戰將之功何爲社稷之功則當矣或

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應劭曰發生語）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橈屈也。○索隱曰音女敎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本逃作遯）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

曰萬世者蓋言爲漢久遠計即社稷之謂也惟欲抑揚其詞以警聽故耳

楊慎曰安我字本非高祖口中語却是高祖心中事臨世如視見也

楊慎曰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八字何爲東故却入召平瓜美云

按召平有三占瓜美者所以別之也

按召平與酈生書同

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弃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爲贏二也音盈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衞衞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illegible]又[illegible]召[illegible][illegible]如與淮陰之敗以紐上也存亡在所書非哉盧[illegible]之曰非勉生乃平與客之計何幾不免虎口哉

[illegible]曰何請上林特以拊循上[illegible]高帝復疑至以[illegible]與前[illegible]為買田宅以自汙當為[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以田宅[illegible]為民請田[illegible]計也[illegible]民故係之非以利賈人之金也

黃[illegible]曰人主方怒一大臣衛尉一小臣乃肯直言救解其人亦不易得也

按何乃以失民心中上意而即以為民請田拂上意太史公下大悅大怒字而高祖之忌心洞見矣

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illegible]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正義曰貰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下天待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禽獸食索隱曰[illegible]謂種田人留[illegible]宗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按高祖自言我不過為桀紂主二句與上李斯一二句正相反然則斯[illegible]其心哉適以[illegible]道其怒何之本古耳

王鏊曰欲聞過實文過

按叙何事既畢復敘何置田宅數語所以明何本意也

按刀筆以削書[illegible]吏皆[illegible]馬[illegible]曰[illegible]末[illegible]或謂[illegible]太史公[illegible]唯二語[illegible]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illegible]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illegible]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駰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謚為文終侯[illegible]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索隱曰錄音祿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

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爲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黃震曰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遣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何幾族及自將擊豨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實懷救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爲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爲桀紂而相國爲賢相足正怒其採王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終

茅坤曰曹參功名[illegible]蕭何相終始故[illegible]何[illegible]曹參[illegible]令御[illegible]許[illegible]以相齊[illegible]何爲相[illegible]爲齊之[illegible]後攻分絳[illegible]與齊縣勝[illegible]戰功甚[illegible]同一凡例紀律嚴整可爲敘戰功之法

讀曹世家以後逕用做六取之峰之法之奇詭亦是一格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爲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曰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而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駰案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方與，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曰胡陵縣名在方與之南方與音房與音預兖州縣也攻秦監公軍，駰案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爲相尊之稱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正義曰曹參擊方與豐反爲魏，攻之。索隱曰時雍齒守豐爲魏反沛公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正義曰尼音夷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濞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置名漢爲驛置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

虞國商均所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又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亢父縣地理志亢父縣名屬東平○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濟州高苑縣西北二里狄故城安帝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遷爲戚公，索隱曰遷參爲戚令○正義曰即爰戚縣也是時屬沛縣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以侯伯執珪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轘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城

緱氏二縣屬河南轘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地志云轘轅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轘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赭陽○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郭東也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爲名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漦。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地理志云雍漦二縣名屬右扶風漦音胎一作漦音邰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漦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擊章平軍於好畤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畤城在雍州好畤縣東南十三里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櫟場是高櫟近壤鄉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特將者

從行者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 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駰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 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陽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也 至河內下修武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 渡圍津。索隱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 [illegible] 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 [illegible] 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 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 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駰案漢書音義曰昔漢將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人在廬江潛縣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 [illegible] 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 [illegible] 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徐廣曰張一作城駰案孫遫 [illegible] 索隱曰遫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 [illegible] 澤之駰按蘇林曰屬河東

[illegible]

鄉縣西北四十里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 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 [illegible]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

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漯音吐答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

[illegible]

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符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與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蕭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總結前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駰案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以上詳本載功以下詳相齊及入相本末）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駰案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繫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索隱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爲我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董份曰參以戰伐封侯一勇夫耳然宜剛暴爲性而乃篤好黃老尚清淨所以不自盛滿而保其身也當升子房亦終同在淮陰功大佳極惟不知歟以陰謀滅族哉

茅坤曰此篇畢有參之所以守何法處故于飲酒自頹放處皆有本指而民歌其相業清淨寧一四字一篇之大指也

董份曰太史結贊特揭何參姓味益貴也蛇非正題然休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己意也

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爲治○索隱曰胡何也言諸參何爲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顜作講講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猶尤得政体太史公豈尊進黃老者哉

劉辰翁曰本攻城野戰材也又爲相國獨善用蓋公語遂能發漢初氣脈在亡秦之後文景之前與漢之所以爲漢也

楊慎曰上極言合道但倒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爲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豨黥布蓋參與帝終始無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家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兮無他技

參之謂矣

楊維禎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眞儒出于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畀于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之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其言齊國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與固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慎行之豈酗酒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于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謝鐸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是猶出烈燄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犀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凡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柰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董份曰愍按子房爲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尸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爲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閒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差相伯仲若荀彧志漢前曹或者擬之子房既非其類若皆何者亦自比焉可見其不知量也

唐順之曰按宋氏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日相期于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開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凌約言曰敘留侯[illegible]

凌[illegible]爲韓

留侯張良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其先韓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三十里韓地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兩作桓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良嘗

學禮淮陽。正義曰：陳州也。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朔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貊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貊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服虔曰：狙，伺也。徐廣曰：伺候也。狙，七預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名，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閒[illegible]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迫也。邳，被君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人云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東楚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汜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陽大橋名為[illegible]，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當至良所正墮其履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毆音烏后反。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先已為取履，故遂跪而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云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徐廣曰：後十年遇沛公。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illegible]。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illegible]後十年，陳涉等起兵，[illegible]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illegible]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駰案：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illegible]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

[illegible]

楊循吉曰：後十年從沛公，應老人後十年為王者師，而卽日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illegible]

[illegible]見張良為韓

茅坤曰：留壁者設[illegible]人以[illegible]食者以留不將[illegible]疑之餘也[illegible]諸山[illegible]分其[illegible]也

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

茅瓚曰：樊噲之言善矣，子長不載于此，文固有主客也。

[illegible]曰此謂新[illegible]說漢王[illegible]三軍縞服大義[illegible]

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解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焦何子房[illegible]不及此也？年譜方漢王欲留秦宮室，而子房說以縞素除殘，已先得之矣。

王鏊曰：楚紀有沛公闘故向說有項伯殺人，臣活之等語，今先著項伯殺人從良匿于前，則此不必費辭矣，且有情。

楊循吉曰：撮敘語而鴻門事情盡矣。

按此見張良爲韓。

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項伯從良匿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徐廣曰：呂靜云鯫，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鯫，音趨勾反，按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也。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何孟春曰張良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讎也子嬰誅而韓王成立則復訴漢而為韓万世之下惟其不忘故主之義

茅坤曰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兼天下之勢方如沸鼎而楚則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為所顧之心一則[illegible]

[illegible]

劉[illegible]曰張良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一篇亦摘在此

唐順之曰太史公見得分明故敘得如此斬絕非後世史官所及

楊慎曰言破楚者此三人[illegible]

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illegible]兩爭者制楚[illegible]而假六國後是以函虎豹而欲噬人也可乎哉

[illegible]食其說以[illegible]觀之所見亦甚大然實事勢分裂故聽言最難

吳[illegible]曰橈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子房豈不見于是哉然當楚漢之未決人立六國以衆其敵使天下謀士各歸事其主漢所與成功又誰為韓以報楚仇項羽尊制山東河北九江梟邑猶有故

王有不可以紛更之者雖其能久存乎故子房守殺鄜生之諫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大願遂邑固已屬於囊王之尊孫韓之所封未必非借箸力也

[illegible]曰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illegible]不欲其為[illegible]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輈藩車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

凌約言曰：前不可不過識類沛公不能爲湯武以折客之說耳，至八不可則以利害之所以感動沛公者在此

天下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駰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彊則六國立必復屈橈而從之。又韋昭云：令無使楚彊，楚彊若六國立，必復橈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爲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

按此佐高帝定封

茅坤曰：[illegible]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illegible]

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illegible]】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道。韋昭云：閣道。】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徐廣曰：多作生平。】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駰案：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索隱：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爲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

褐雉補曰：利于小而害于大者，素無圖天下之計者也。吾不意漢王之圖天下也，亦利于小也。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遂欲留居之，其大[illegible]于事而不肯[illegible]取金寶者何遠哉。諫以樊噲之言不聽，非繼以張良之言，則霸上未肯[illegible]還，亦豈非山東匹夫之眼光，而天下之事去無也。然則沛公以一匹夫而爭天下于群盜之手，非有諸將之佐，則亦不過爲[illegible]而上[illegible]，何以[illegible]制六合[illegible]爲天下共主哉。

按留侯佐高帝定都

按篇中三語支病而請辟穀

陸深曰：性既多病，[illegible]從入關，[illegible]其杜門不出，得子房之心矣。

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二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曰詢國遷。乃爲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騶案：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

按留侯佐高帝定太子

劭徵曰：余讀留侯世家，謂留侯卑辭厚禮招致四人爲太子助，或謂審行與是子房柏黨以拒父也。遇以富留侯被劫畫計之日，惟知用此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其能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謂其果爲商岩之老，則余不知也。

淩約言曰：自古諫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漢高帝欲易太子，而子房亦[illegible]矣，而未知四老之矣，此則其所明者。故招致四老，因其明而通之，則怡然如反手。且四老之力，孰若張良群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段，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一說以戰國策之餘論

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安國祕記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王守仁曰果于隱者必不出請隱而出為必其非隱者也世家謂留侯招

［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令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也，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

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四皓為太子輔余疑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四人遁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蔵乎房乎呂澤劫計之時陰為將度求他人之僞皓白者僞其衣冠以誑高帝帝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日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况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明其計之不出此也

邵寶曰當是時高帝病且崩矣不然為太子賓客而不先見天子帝不崩四皓其能遂肯乎

劉辰翁曰良為封則與四人者與儀之而其言良教之也故太史公言本招此四人之力諱之也不然何不著此四人姓名而對上亦有不自稱名者耶

宗臣曰良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所以有志滅楚者為其將以滅韓也事漢亦將有終予韓則良何心以佐楚漢不足以狀楚則良［illegible］

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注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究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駰案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

以與漢亂則爲之與漢老并爲讎也爲韓世漢不以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仇不復良豈能自已哉
劉子翬曰張良所畫計高祖用以成漢業及招四皓則高祖亦嘿許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茅坤曰段與一段剔簡首尾老一段多成見語矣
余有丁曰獨誕黃石事者以近怪非證則益誕矣故必晉上
劉辰翁曰與僵從倉廟召力上地亡父老以至四皓皆必有名姓哉殆以天人助與漢業故良見不辰怪末蓄子房之欲輕率五黃石但若首尾奇爭
王維曰據太史公贊蓋良以黃石爲鬼神也予言黎[illegible]士以授房[illegible]何必哉谷山蘇公日爲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
劉辰翁曰特穢言不見靳却從光鬼神於滿懷奇怪亦不得不亦引而歸之正及論其形貌亦未嘗自失言矣任詩[illegible]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避穀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爲城旦國除[illegible]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又後化爲黃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悟蕭該云今讀爲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驚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黃震曰利啗秦將破嶢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公之講而爲漢謀伊周何尚焉

茅坤曰陳丞相學問本陰符中所得甚精故能以致功名
按遺篇以奇計二字作案
許應元曰太史公下其嫂嫉平數句蓋先爲其無盜嫂淨地也
茅坤曰今人略處太史公獨詳如是
許應元曰而夫輒死非必已疑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爲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爲侯嫉平張本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麤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弃之。見其兄會婦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也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轍一作軌按音長者所乘安車軌轍遲之車轍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以上敘平未遇時大志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爲後肅面註脚目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應前封金與印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

董份曰述負戒孫依據皆屬情實
許應元曰兄已逐婦而負言事嫂亦謀事禮當如是耳
王鏊曰平宰肉割起
劉辰翁曰子已前謝其兄伯往事魏此觀本不足書用
見古人文字原委處然然平之傳不復見戶牖曲逆于伯何與哉
凌約言曰解衣裸身以釋船人疑怯平未遇漢時一奇計也

按一說軍長者
軍卒之長也

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
徐廣曰漢二年 因魏無知（伏後非說無知臣又得進矣）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
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
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
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
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
諸將盡讙（索隱曰讙譁也音懽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
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
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王韋曰始言伯盜其嫂繼言事嫂知毋盜嫂之說何自來哉絳侯灌嬰等所聞未必非妄太史公兼載之用意深矣

劉辰翁曰此語所今人所不敢道

茅坤曰只此二句了當陳平一生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
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
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
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
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
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
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
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
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
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
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王維楨曰當其受金即茹餅死灰者耳

劉辰翁曰平言高帝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語意諸項王語臣指之不可地有聞耳且猶節之士一為人所疑即委而去故可間廉節語精余有丁曰楚可有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
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漢書作難）士亦以此
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
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
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
矣然大王恣（漢書作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
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
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
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廉節士万斤金何必行乎項王非能得與士彼小廉謹節見大利則走耳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藁草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illegible] 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

劉辰翁曰此女子事殊甚可要重夜子

董份曰要由尽陳平所以與權高帝之言[illegible]入雲夢之一案 胡[illegible]自言[illegible]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illegible]刑一天下[illegible]一人人天下[illegible]信未有[illegible]漢祖不[illegible]古與卒用陳平計一朝[illegible]信而生[illegible]之擬一二年[illegible]王作反[illegible]相[illegible]高縣[illegible]人[illegible]代地[illegible]之徒黍以[illegible]偽造[illegible]之欲[illegible]不復言[illegible]天子不敢[illegible]自此始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索隱曰：蘇林云 陛下詳見淮陰侯傳第出僞游雲夢，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爲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illegible]因無知求見漢王 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

劉辰翁曰陳以行詐即日行使其不測

按君而先生其至皆負川 愛紛言曰陳平能不背魏無知寧忍負高帝哉高帝因賞之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然則其卒

然以功名終也有以夫

黃震曰此使單于閼氏得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何奇之云使平早計而帝先寤平城雖不奇猶奇矣

劉辰翁曰只曲逆戶數見劉項之消亡存者六之一耳可畏哉

楊慎曰凡六出奇計凡六益封乃滿何爲乘錢一益封一千戶同一書法

茅坤曰太史公遷揭平六出奇計此其意讚之大若以平之平足智多謀而非其計也

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備知斯事不？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以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媢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覽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曲逆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七

按行計漢書註謂于道中且計也

劉辰翁曰爲壇以節召噲非詔語平所謂詐眦易耳使上信詳之非平不能並不知帝病而料事不失誤且遺憂于後者亦未必論之門也

楊維楨曰或問陳平不奉詔斬噲奈能以義制命有奈曰平不辨噲之無顧獻策馳傳載械以斬噲豈知以義制命者耶其不斬噲者以噲呂后弟媭之夫帝篤將是漢氏將鳴嗚悖後爾

劉辰翁曰因王陵相乃傳陵又傳審食其皆傳附當然漢書析之後使首尾不全且

楊維楨曰天下豪歸于漢而慓悍猾賊天下之所共切齒者也以米義道智黃老于智數不俱決策之可去而漢之可從而一者婦人能決之王陵之母是也烈陵婦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一本因作囚）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字奇）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傅，相之傅也）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爲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王陵無傳故詳此）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八

（眉批：[illegible]）

恭坤曰陳平之所以能脫呂嬃之讒者[illegible]

事太史公之意微矣

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

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

（眉批：恭坤曰陳平[illegible]絳侯相右固黃老之遺也）

（眉批：按有主者上漢書有各字）

（眉批：楊維楨曰宰相[illegible]）

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illegible]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顏古人所未了，故[illegible]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賊數也，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

王維禎曰：王諸呂，始乃偽听本謀，欲誅，卒定漢難，非黃老之術而何。

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一本無謀字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茅坤曰：知謀二字盡陳平一生。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倮。閒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裒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十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終

楊慎曰：叙戰功處與曹參世家樊酈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茅坤曰：太史公叙絳侯戰功占今絕調。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卷縣所理垣雍城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郭璞註方言云：植懸曲杜也，音直吏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索隱曰：晉灼云申屠嘉為材官蹶張。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史記卷五十七　周勃世家　一

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適漢書作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矣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軍中有此二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登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畤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尸鳩之為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也。○正義曰：緡，習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兖州金鄉縣界。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齧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也。追至

按前至似與先登意近按此傳凡三書爲多字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襲取宛朐正義曰宛朐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令正義曰善甫二音宋州縣也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改曰壽張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一本作武)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二月也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也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頴陽緱氏正義曰緱音勾洛州縣絕河津正義曰卽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卽尸鄉今偃師也謂尸縣之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索隱曰或是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平下將西定汧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汧

按嶢道即御前之比也

源縣本漢汧縣地也還下郿頻陽正義曰郿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宜州土門縣南三里今土門縣併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廢也○索隱曰地理志云郿屬右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言亦據舊書之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正義曰音圭秦州縣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一本川作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一本陽作陰)侯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陰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荼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爲縣在涿郡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所將卒當馳道爲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爲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爲馳道東窮燕齊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爲秦之舊馳道也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偪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漢葰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以前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 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 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 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索隱曰圂守之名音胡困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遫。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 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其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作博字並誤耳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 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

按此通前總最戰功

王鏊曰我周勃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則云其椎少文如其所謂論事之助也

按勃既定燕一句收勃佐高祖事業

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 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嬀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 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駰案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郡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今是 定上谷十一縣。一作十二縣 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 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顏云椎謂愚為鈍椎音直追反今按椎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 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

茅坤曰史官須注記此事方令後世悉功臣而令无輕辱

按侯之子亦稱太子

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騊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遺得左右物擿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爲得恚者頓也遭音逢也謂太后貴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陌入聲方言云㡊巾南楚之間云陌頭也曰：「絳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璽符將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

茅坤曰許負言數語了當條侯一生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蓨字騶案服虔曰蓨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正義曰顏紀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

李中曰條侯兵法太史公撰事並右今絕景
霍韜曰後世武臣用兵文臣制之步驟與命為少有憾專閫以驕制受戮如緣驛足而責之馳是故日日弱因日愈以至於亡然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歟馮曰此用兵之樞宜出兵歸朝則嚴有君臣常禮矣然後知漢之所在也
張邦奇曰文帝承秦漢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真吾將將哉

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音甲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撎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撎是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

劉辰翁曰以梁委之絕其糧道曰是兩軍相持作梁然補為漢其志
王坤曰太史公叙用兵如善將不謀輕捷入手
洪邁曰軍中夜驚之事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太尉置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謂疑而漢史得其實也剽音匹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餧音亦通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索隱曰韓穨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亘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陂塹除步又於北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

董份曰細柳昔亞夫爲直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爲宰相

又曰非功侯之非約六字三句

[illegible]曰亞夫言論可循非不知體者也此五人侯後不[illegible]不若[illegible]名可嘉

徐子[illegible]

丁[illegible]曰不封王信不封降[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湖悉城田也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爲越人也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決也○正義曰人主作人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

[illegible]抗直不同而景帝猜忌所自也

劉辰翁曰不封王信外是令尚席取櫡則近暴主之失

鄧[illegible]曰鞅鞅之辭帝蓄之心久矣人臧而不置箸者蓋將爲[illegible]太子[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而條侯一言適塗其機耳

余有丁曰按置胾不置箸是景帝作意如此以規亞夫乃亞夫然形于色故曰快快非少主臣此亞夫不善處危機也

王鏊曰千古見之稱爲氣塞其父子兩兩遭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遜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臠也胾音側吏反○索隱曰胾音[illegible][illegible]也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illegible]林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顏氏按與服雜事云六尚尚席掌武帳帷幄也櫡音筯漢書[illegible]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illegible]有莘者用挾挾[illegible]之頰故[illegible]云今人謂箸爲挾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爲用當別有辭未必爲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顏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記異說也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

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駰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者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顏以孟說爲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爲不足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詣廷尉。正義曰景

劉辰翁曰反者合當昔耳地下何當貴之有小人語所給類耳

王維楨曰太史公捃摭吏處多悲壯慷慨今古由坐附孝陵幽囚之後故耳

按此有罪即蒙上文酎金也

李仲曰觀表何獨索隱亦見景帝之所以殺條侯只爲沮王信之封而景帝亦始疾王信由來已與太后以討中條侯也

按細柳軍威重也士感暗堅刃也屈已不挈言將候守節不避言除身粹以方閑但召致廷尉不得其死也

余有丁曰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少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

常竟條侯不對鄉因責罵之曰吾不用也汝故召詣廷尉使吏推劾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去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亂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果餓死。應前許負相之一段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應前竇太后王信之說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逆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條侯事似有孝衍不比乃父之惟愚也

劉子翬曰周亞夫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耳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爲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茅坤曰亞夫之爲人太史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柢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不得驅馳而以軍禮見王旅萬騎乘輿黃屋欲制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倣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即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于辭氣間矣以是隕身其可惜也夫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終

吳興凌稚隆輯校

黃震曰按漢于諸王不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 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十二里 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 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 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陽縣西北八里也 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

黃震曰孝王既僣傷矣景帝復失言千秋万歲後傳王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卒之梁王賊殺袁盎等大臣幾至変逆者景帝之失也

董份曰叙孝王廣侈奢侈歷歷如畫

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 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索隱曰圉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 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 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猨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

按師古云警戒肅也

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駰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鳧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出入淸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衺之人鄭玄云奇衺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邪音斜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索隱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宦官無

按漢書屬下有謀字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illegible]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一作議格。如淳曰攱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攱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攱棚云攱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

按良山即今梁山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衡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碭有梁孝王之冢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

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餐。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按平王共王之子孝王之孫也

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爲笮○索隱曰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迮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迮笮也謂爲門扇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

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候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

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

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

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共此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按此當入孝王傳

按楊慎云殷道[illegible]

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一作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

按梁王此事參大臣[illegible]

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廄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竇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卑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黃震曰：景帝十三王，推河間最賢。其學皆正經，當時上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擁有閒親不如仁人之意，故遂延以禍之耳。

茅坤曰：五宗世家並罪狀不足觀覽。

茅坤曰：漢儒稱後而河間獻王頗好六藝，太史公不能傳其遺事，可惜。

王鏊曰：栗姬最長者而僅居二王後，以其從太子廢後乃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爲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曰：閼音遏。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諡頃，音傾。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

為王耳

[illegible]臨江[illegible]

朱[illegible]江閔[illegible]士羅[illegible]丁姬[illegible]十投[illegible]此非[illegible]禽獸[illegible]人不如也。

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壖垣，牆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俎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纍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纍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人聘禮云出祖釋軷，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軷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犬或用狗，以其血釁左輪。正義曰：荊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故城，坐侵廟壖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郅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啟，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二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嗇，貪吝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正義曰：淖，女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三

正義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也。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正義曰：痿，於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傳愿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

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榷音角獨言榷謂酤榷也會音儈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榷買賣之賈儈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榷為平其準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曰禨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禨祆祥也列子云荊人鬼越人禨謂楚信鬼神越信禨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昆邪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五教反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

畢沅曰今本誤上封 [illegible]

按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已刊 誦

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斯肺日跡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以爲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姅婦人汙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半 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爲長沙王。服虔曰鮒音拘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 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蔡彭祖予去歸坐景虐劾亂閨除國○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有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以金爲箭鏑鏃字林音子木反 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 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爲親愛也 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

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梲以毋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爲長子免寃案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媢不常侍病，索隱曰媢音亡報反鄒氏作媢郭璞註三蒼云媢丈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媢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梲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索隱曰按是張騫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并解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

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權者乃全之也于是可見漢初大勢矣

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閼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從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維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荊燕云為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

功於漢不論親疏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取滅亡故降爲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以列爲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遍列爲傳失之矣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終

董份曰三王之封詔制奏請皆彌雅深厚上下皆得体矣故太史公特存其文詞爛然不虛哉

楊慎曰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詞爛然可觀又見漢廷奏覆頒下施行之式

余有丁曰按此即今題奏之例意古來有故太史公因録之以存一体不猒其繁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李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按此始議封諸侯王

按列侯臣嬰齊以下增入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公孫賀 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一本義作議 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關 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

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爲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爲君而生人也 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勖一作觀○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所勸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

余有丁曰按諸侯王稱國列侯稱家故曰家皇子爲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

李坤曰前號在三月乙亥上尚書丞及臣下再議而漢天子再批之並書日三月丙子可見當時君臣之開批答之速不似近代案牘之稽後稽也

楊慎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與今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沉如此

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傅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索隱曰蕭何諡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也 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一本鄉作地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 再議

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爲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爲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 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 臣胥。索隱曰廣陵王也 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 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

按此又增入臣慶

等博曰使由叙述以詔与制所云京師今殿奏体

康叔曰康叔伯禽[illegible]見三王[illegible]康叔伯禽後有勳伐見封之得官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奏月氏音肉支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爲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後爲太常也）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按此增入臣壽成二十七人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字鳴呼戲音稀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國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韋昭云甿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甿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假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大之也如淳云師混郛王侯旗鼓降將也若知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茲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徐廣曰俷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棐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菲。○正義曰俷音符味反毋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

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卷文可以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臣竊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茅坤曰類今人跋體

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楊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壃騆孳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謏謏亦小人也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彊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言天子沖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閎國負海旦社惟玄胥人不通藩弼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茅坤曰通爲策文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壁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
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
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
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
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
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
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
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
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恐若心信執其中
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
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
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王昭然獨見誡齊王
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索隱曰本亦作菲德上第
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俷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誡廣陵王以慎外

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
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
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
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
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
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
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
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
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

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
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
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
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
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
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
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
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
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
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

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

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感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

董份曰按宗正主屬籍故亦正王以宗家之事御史大夫執法故欲治王發兵之罪未必有偏術故特命以理使王自知其罪

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務得鉤弋子當陽斷寔文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爲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爲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

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指意正字義訓爲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

按此與漢書大[illegible]

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徐廣曰：滫者淅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瀡之滫，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爲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辭皇帝[illegible][illegible]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illegible]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illegible]爲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謂[illegible][illegible]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爲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中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illegible][illegible]其贊諸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艾民爲[illegible]，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illegible][illegible]王旦、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咒，身殞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爲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終

唐順之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不同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仍襲而已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吳興凌稚隆校輯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敘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敎未興道敎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敎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

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爲善而無報也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慨之意矣大率遇之何善傳亦做此意

茅坤曰傳體有敘事後議論雜述敘之王承裕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伯夷傳之風

茅坤曰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又曰此傳如

歟龍不可捕捉又曰妙極曲折詞極工緻若飛若躍超玄入妙

陳沂曰傳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遜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

王慎中曰當堯之時變唐虞而處者皆可以爲巢許而夷不見稱二子者以不屑爲隱而來先之見求仁以辭而逃之見名爲高而傳于後不及其讀史者方自求其事之材釋以闡傳者之意以爲正使知好事說以爲實則才不得傳以爲宜可

董份曰先然後夏見有人也

其莊周申不害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

唐開元敕升老子申子爲列傳首乃列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爲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並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詩今亾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亾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亾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 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索隱曰言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也莊子云天下大器則大器亦謂天下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 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爲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

[illegible]許由蓋虛聞寓言耿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冢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知光輩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豈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違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illegible]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其文稱余而加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太史公曰也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讀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椆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吁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註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盍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

[illegible]而傳之子以從周然則殷周之王業皆與太公也太公[illegible]而要[illegible]何故夫[illegible]之而又伐之者既已[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又[illegible]止之[illegible]疑于不[illegible]之而得其說矣之歸周歸文王也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嘗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夫之歸周不從子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illegible]于始同而終異也之[illegible]其亦未可以為[illegible]

林希元曰此傳[illegible]伯夷[illegible]上生一[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善變体也其言伯夷[illegible]為善而遭禍[illegible]為惡而獲福存者[illegible]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乎長蓋已知之矣

韓愈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illegible]直曰論語云伯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正義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

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己今日餓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以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

與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夫子曾言其以餓而死也史遷何自而知之愚按若以必皆是于死……

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爲篇名○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做古號之盜蹠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爲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爲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節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爲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爲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高山之頂寬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騎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

董份曰太史公憤言爲李陵遭刑之意

十度盛曰君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而議……

劉知曰顏回爲而夭折有爲而壽……皆指一人……

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爲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爲歎天道不敏明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絜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爲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泯亂清絜之士不說不苟合於盜跖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子疾沒後懼名堙滅而不稱……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貪夫徇財正義曰徇……已身從物曰徇求財也烈……

董份曰……引經傳……已而縱橫變化……後人乃有改正……

[illegible]者稱矣

士狥名夸者死權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衆庶馮生 索隱曰馮者恃也晉先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瀆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鵩賦記若鵩賦狥名夸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 同明相照 正義曰已下 同類相求 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 雲從龍風從虎 正義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龍吟而景雲出虎嘯而谷風生龍從雲虎從風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正義曰此引易之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索隱曰又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言也情之謂聖人有養生之德而萬物有長育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並是周易乾象辭也人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伯夷之作合萬物有昭也孔子殁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撥亂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睹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述而世事益明見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 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

黃份曰太史公言伯夷以夫子稱而名益顯[illegible]故後[illegible]以[illegible]此則[illegible]似不相貫而引前事少味矣

按丹鉛總錄云青雲之士謂聖人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名彰顯

[illegible]仕路爲清雲矣

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黨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弒春秋與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敘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爲舉顏子盜蹠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把握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是所希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工□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偷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太子不爲衞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讓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絶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與逃事大卓絶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痡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此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

下紂也

孫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泉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冢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槩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驥騁上下數十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其末複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已熟讀了

長歎奇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楊慎曰自管仲至于鮑叔為之傳因語因策所捲飛廉之曰此傳終横自得非輕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邪

楊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鐵結首敘管仲之功結之以敘君之功結之大言受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大書其致伯之相略而以所以為謗者結之而一傳各有傳之一體

凌約言曰前後述管仲自言凡兩見而敘鮑叔即在其中矣此太史公傳法妙也

芳坤曰以下叙次鮑叔之賢參以形手之体

按考要云鮑叔之死也管仲舉上衽而哭之哀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歷道所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振九曰絕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以知己者存之且曰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王鏊曰以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唐順之曰了鮑叔事

知我者鮑子也（中間插入此一段贊語）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略舉其大旨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正義曰言爲政令卑下如流水之原易行也故論卑而易行論少而百姓易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

唐順之曰善因禍而爲福數句得仲子骨髓
茅坤曰按此一段推擇管仲心
按下三事即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史公連下著字因而字而管仲相桓之霸業已見矣
何焯曰管子順民從欲之論是矣而予之爲取則老子之術耳太史公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管仲殆然乎
按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爲據

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以上第二段）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茅坤曰節儉力行一句道盡晏子
唐順之曰虛語敘事歐公誌文多用此法
按順命謂直行也
楊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所取焉
交約言曰此傳只載越石父及御者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己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己增修業行畏責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

二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正論很白記脫石父于厄見好賢記御者見謙慎

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正義曰戄欣縛反註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情狀妙甚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軼音逸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肴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其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

余有丁曰被此即傳中詘因而伐楚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猶不足也然亦非亢亂之才故透以無勇責之

邵寶曰嬰言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死之吾安得亾之雖然奴與亾義所不得也抑亦不得而討之乎

弔雅曰蓋之婦肴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眾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傳大夫如展季蘧瑗錢僑叔向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凡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紫行餓死者同乎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

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術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爲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爲福太史公此論因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于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子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交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
一
待然景公欲相孔子晏子實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終

黄震曰按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賛其爲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大而穷其弊于申韓豈不以申韓之本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濂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爲一家而推老子爲深遠大較得之

按老子清淨無爲本無事迹可考太史公立傳只據其語孔子之言與孔子賛之之語及令尹喜強之之事以聚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終結之中間運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莫知其然否正庶莫知所終句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句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叫論其世爲以見其所終耳世之學老子徴句乃儒老不相能一本古解爲二句末一篇之案却於末後銷之萬鈞筆力也此傳始終縹緲真猶龍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曰朱韜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乃**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

古吳錢塘□□藏文刊

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眞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余有丁曰拔蓬累而行謂積累蓬篙若今之芒然

茅坤曰老子只欲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處無際

茅坤曰老子猶龍以其所見甚詭迷方物之外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攜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嚆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嚆蒿江東呼爲斜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强其兩反爲于爲反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不仕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菹艾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仰以周太史儋爲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

楊愼曰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旁及莊子傳之畏累虛亢桑子傳之變体也

茅坤曰史遷去孔子五百年而老聃丹孔子遊已不能定其本末如此

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卽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太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達 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董份曰先綴數語以贊老子亦変体也

𨛬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 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正義曰之樹反 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作瑕音霞 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黜退而後之也 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爲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 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正義曰括

茅坤曰太史公于莊子之文未必知而其文自瀹宕可愛

柯維騏曰朱子謂莊子才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爲孔子所爲[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卽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胠篋猶言開篋胠音袪亦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眞之道也 以詆訿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訿音訾謂詆訐毀訾孔子也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玄英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曰洸洋音汪洋二字又音晃養又作瀁○正義曰洋音翔已音紀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

即前所謂[illegible]也

據此篇在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處截上叙其學下叙其事然從是以自隱無名爲務脫不得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一句意

余有丁曰此傳思致微妙極曲折

柯維騏曰司馬談論六家指要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班固藝

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爲小豚不可得○正義曰不羣也豚小豬臨宰時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 子亟去。索隱曰音棘亟猶急也 無汙。索隱曰汙烏故反 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汙瀆音烏讀瀆汙之小渠也 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

文志法家凡十家韓與慎申韓由黃老而流入于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于無恩者也
牧齋衛云韓用申不害行其三術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久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
呂居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說大略可見
[illegible]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

昭侯索隱曰術卽刑名法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已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爲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爲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爲人口吃，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正義曰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鯁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爲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橫失詞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疏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爲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關與前人心會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絕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姿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按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衍三節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用身危作眼衍六節以故曰帶下亦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知飾所說至所以親近不疑為一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以說之難至此說之成為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喻作結則而中云處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句蓋惟知難而後不輕說此一篇之大旨也且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高峭句極奇崛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李斯之文哉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

情哉

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羲黃，祖述堯舜，是爲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若實爲厚利，而詐作欲爲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疏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匿字或作隱字者。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洽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

按行即謀行言聽之行

余有丁曰：此即所謂交淺而言深者也

余有丁曰：按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爲主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私

[illegible]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人以牆壞有盜，却爲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爲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達言指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兩女人主必不欲有爲，而說者彊令爲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欲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已營爲，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正義曰：間音紀莧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竊己之事情，乃爲刺譏間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己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己之資藉也。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憎惡，人主則以爲嘗試於己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曰：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厭倦。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

余有丁曰：按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爲借我而資彼

按多而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

按知太古彼自以為得計也

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

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將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

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

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欲攻藺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

按秦王悅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亦有傷於同計同行者乎

上故致杜郵之僇○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

正義曰概古代反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者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

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令

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

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如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

即不諫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不欲歸於安人興化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咈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

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露濡君臣道合乃敢騁智辯騁其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此句屬下文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

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上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情日已久

誠者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豐樹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

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

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非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親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晉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

秦穆姬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信計也其子非不愛鄰而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而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

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

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

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

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

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

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之賢而有足也後世何歎焉

鄧宗曰此其事在孫子殺死足論者若夫人人則母病難謂君車不可竊而駕也聞母病而失親非孝子也矯君車罪刖毀傷其成体得為孝子乎卿事君干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延份門非奈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一本念作啗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一本作桃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爲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茅坤曰斯以藥死非一節非不可逃矣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显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太背其師説耶

楊愼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繫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諸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

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慘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乃議之曰先黃老馬何邪

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人另斷提頭必小司馬之陋也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遂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刻礉深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爲道尊東魯迹竄西戎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惑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惑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

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
曰憂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妙也老子八十
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
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
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
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
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
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
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
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
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
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
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
及韓非之學益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
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
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
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
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予老子曰
無爲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
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
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夫無爲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
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
爲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
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
流言著之爲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處無爲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
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爲本以
因循爲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
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
如此也眞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
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
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
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
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
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
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
髡慎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
牧如韓王信盧綰傳附陳豨如樊酈傳附
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緤如張丞相傳
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
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
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
如曹劌豫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
或兼無
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
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
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
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
無出于
老子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終

茅坤曰列將傳以兵法爲第

蘇轍曰史記司馬穰苴本景公時人且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湣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閔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

凌約言曰苴故戮恐法不行而滿所寵所尊盖使知其必不用命而欲藉以行法也立表下漏斬賈之意已明矣至于仆表決漏而莊賈已決矣待問軍正哉惜賈在其計中而不悟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爲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爲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古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

唐順之曰此與孫子斬寵姬之意同

茅坤曰斬賈之事漢以後不可行矣

吳寬曰兩徇三軍則三軍先不用命遂可決勝于千里矣兵待燕晉聞風散師而後知勝焉苴可謂知兵者

茅坤曰將必有此一着然後能訓衛　旅

莊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曰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

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比作畀必耳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

按考要云和原號太公因原名因齊田敬仲世家云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之威王因齊立稱王不云和為威王似謬也

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 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 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楊慎曰少褒言溢美也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 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使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按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知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臏與龐涓俱學兵法而臏以兵法為齊威王師及死龐涓當時傳後世者皆兵法也總結兵法二字與首句相應

茅坤曰斬王之寵姬二人此與田穰苴斬莊賈同律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 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 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楊慎曰不專于觀兵蓋有鑑于斯二耶也

何大復曰古者天子之遣將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斬齊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惜亨也知將不可以寵幸撓也

董份曰重射謂以射相賭千金也其注非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索隱曰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 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正義曰今汴州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 索隱曰第且也重射好射也 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 及臨質 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堋非也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王鏊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枹鼓之間乃有欲祖之[illegible]者何也

余有丁曰批亢擣虛[illegible]也

王鏊曰攻其不備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曰音搏戟謂救鬭者當善搏撠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解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於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茅坤曰孫臏減竈與韓信背水陣同韓信以孤軍深入趙[illegible]非背水陣則不可[illegible]空壁而出逐[illegible]而出逐則孫子所遣二千人間道而伏[illegible]之旁者可以[illegible]而立[illegible]幟矣孫臏[illegible]大梁故知[illegible]涓之輕之以齊為怯也日減竈則可以誘其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倍日併行以逐則勞多阻隘彼且不及覺而吾為伏以乘之矣

歷卿之曰此并是將略中所謂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天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間而勝者

茅坤曰吳起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所以首尾無呼應

唐順之曰借[illegible]者語敘起事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illegible]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illegible]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illegible]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王維楨曰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

茅坤曰起傷者起之先將穰苴同

董份曰是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戰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 索隱曰韓之公族 尚魏公

欲立功名故自矯勵耳

按太史公只以於是二句收括上文僕言一段毫無形痕簡省可法

茅坤曰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爲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令戰之略惜哉

按吳起在魏則鄭當時之事齊則當君疑之將則公叔害之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其所遭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魯人惡之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illegible]曰按孫武之斬[illegible]

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于楚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焉有自全者哉

按孫吳正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刖孫臏腳，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礉事楚，歿後留權。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淩稚隆輯校

茅坤曰伍子胥傳凡二千言而事如足錄

又曰伍胥遺多奇而傳者因指悉知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

楊升庵曰此傳事情畫出左傳而文法尖異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實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

王世貞曰伍員狹家之雄也重在仲忠孝義氣之雄也

茅坤曰自言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數矣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駰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訽，（訽音火遘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烏還反）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

傅寅曰伍尚之就生從正也子胥之逃生權也非經不足以知權者有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興兵于楚逐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爲眇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賊一國此申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

凌約言曰伍子胥不忘出也以一魚中叙大恙復父仇也吳伐楚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子復己仇也白公復父仇也此叙事之法也

茅坤曰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伍胥與之俱不能無罪

按吳越春秋云子胥與勝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取吞之……因舍焉

按此一節有據……舊土

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江西，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犂，嬴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遂。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茅坤曰子胥入吳且久不幸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俟……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弒吳王也何不引身爲人……專諸……事未可知也

按不曰屬而曰太子吳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法也……其辭

余有丁曰按左傳郤宛爲楚左尹杜註不謂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

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駰案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駰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駰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

吳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 索隱曰概音古賚反 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索隱子常公孫瓦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 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 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 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 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十二

王與王奔隨 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 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 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定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 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謂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狀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莫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 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駰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 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十三

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 徐廣曰在慎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 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 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 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 音若○索隱曰今鄀縣 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正義曰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 軍卻闔廬病創將死 創音楚良反 謂太子夫差

按越絕書云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諫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者也

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墳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會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

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

楊循吉曰出謀臣于外太宰嚭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子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觸恨吾有此一著以之胥為而為其身

徐禎卿曰言譖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王鏊曰[illegible]以謗賢者

楊宗元曰伍子胥若非吳之[illegible]其始以闔廬以進[illegible]

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索隱曰愎音皮逼反沮音自呂反

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于反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

茅坤曰子胥以下敘吳王所以中伯嚭之讒而亡以為子胥讒深

本紀曰勾踐詐伯嚭以不忠于其君

可也出則以怨言于人而又入以即必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其有罪焉士也歟

茅坤曰子胥忿悲知兄則其在當時痛於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心矣此讒之所由興也

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鱛門謂鱛門也今名葑門鱛音普姑反鱛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鱛鮮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鱛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榼形○正義曰盛音成榼古曷反浮之江中徐廣曰系哀公十一年○正義曰系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說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索隱曰音拓皋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正義曰橐皋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

相斬伯嚭以不忠于吾此二事可以為有國者之戒

按此下并敘太子建之子勝遣等事何也

陳仁錫曰白公為父報仇石乞為主盡忠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

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正義曰嚭普彼反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葉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縣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而問曰王孫何自礪也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越女也葉公聞白公為

□□曰古之烈士夙有若此

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

□□曰子胥以忍成功白公不忍故敗

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此子胥自入）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蘇子由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偉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報讎，義所當廢而弗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而裁伍奢是殺子胥復讎是也。處變之以定理，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亦過乎。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讎，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平王之召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讎付之胥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讎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讎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何孟春曰：子胥擁平王墓，鞭其尸，父讎報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一問，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咸齊子遂通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讎可脫脫而附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讎也。子嬰誅而成王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大之。子胥能是，則可以寡辜辭之曰邦，屬鏤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楚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痛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按家語弟子所載者七十七人有年名見於傳者三十五人餘四十二人止有名氏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音辟 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畔音叛 ○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正義音岸 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 於魯孟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 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祈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 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駁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

蘇軾曰昔孔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不為哲人之大事乎

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辛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爲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爲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

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 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 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仁之道莫尚乎敬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之治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 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王維楨曰子華怪之二句則不及論語矣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 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冠以雄雞佩以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按論衡云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聖人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諸□曰盍德名行此上事無德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
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竝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材也○索隱曰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縕枲著也其由也歟。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
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
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
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爲蒲大夫。索隱曰蒲衞邑子路爲之宰辭孔子。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
執勇。王肅曰恭謹謙敬勇猛不亂寬容故可依也寬以正可以比眾。王肅曰寬大清正眾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衞靈公有寵姬曰
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
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於義者能處死子路棍衞难結纓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則是兩得之[illegible]

輒在。於是衞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衞大夫孔悝之邑
宰。索隱曰服虔云爲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
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
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
出衞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
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
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
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
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
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
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衞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
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
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

柯維騏曰按闞止有寵于簡公為田常所殺闞止字子我左氏傳載闞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宰我也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遂弒簡公於朝[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得其父如斯所[illegible]則宰予之死[illegible]也司馬遷遂以作亂作亂[illegible]明文而與[illegible]有妝證不[illegible]非而又[illegible]闞止于我之誤字行謬矣不若足證之明也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茅坤曰子貢救魯[illegible]

一事必當時傾謀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計可觀覽焉王安石曰子讀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墳殺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國哉何使之亂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言若多於七十子之徒者或過其實皆若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于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之有常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按家語越絕書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說燕惠王喻語與此同見戰國策

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堯反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

茅由曰予乃見太史公次子貢說吳伐齊救魯止越之言滾滾如万丈洪濤不啻儼儷之在掌中矣

鏤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趺，謂斧

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载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詞便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

蘇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黃震曰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詞非賜所為其辨說之辭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偽為此書是當刪決

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貴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貿貴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韓愈曰子夏之於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繢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五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爲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李光地曰或問仲尼□□門□□□參不及者何也予對之曰此仲尼之言也[illegible]之時門人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爲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

孟春所言也傳曾參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曾參之孝不後于冉伯牛仲弓也必矣

興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轂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爲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

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爲密較可明矣虙字從虍音呼寧從音綿下俱爲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九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爲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

也說苑云密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

以爲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寧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

按蒧古點字孔門有三蒧曾蒧奚容蒧公西蒧也

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羿音詣盪太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愼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孔子曰。天

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孔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騶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劉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曰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曰其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庾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

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令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中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 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訒也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楊愼曰月宿畢不[illegible]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 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俱孔子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

索隱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此總魯問對人語耳況孔子若因姑嘗誅之後亦不眾妄有指斥之說乎

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離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丘劣也 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 正義曰音其 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字叔魚。一作鯉 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 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晳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按徒父字子有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遊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晳。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鄡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鄡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鄡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旋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晳。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邦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邦巽邦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與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請之而不稱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弱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弒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書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

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弒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輒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弒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

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其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

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不願仕善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已加乎人窮

與進一也彼戰國策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脈何等貫串

費袞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爲國害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如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王元之曰凡爲相臣之臣計安危之事者食任皆去不有而已且鞅策其也可術請用之果不肯也可謂請殺之用則爲國之寶殺則去國之患焉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何爲忠乎由是知先君後臣之說誠無稽之言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名也座音在戈反 索隱曰公叔氏座名 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罃後徙大梁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 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悖亂也〇正義曰悖音背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彡去聲平聲並通

董份曰衛鞅非誠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
御覽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道者不屑于王知王道者不屑于伯而況于富強乎古之道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斯以爲先者耳不然則將闞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欲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蓋商君於富強之術深矣

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楊慎曰叙商鞅變法術與諸臣論難處如武夫王決明服事同一書法

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節表）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君臣合謀奏此）說君（索隱曰音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句整）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唐順之曰叙得緊紮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爲政之術所爲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被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爲十保或爲五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

茅坤曰傳云室容不入曰此室容也秦人家行不犯

羅洪先曰商鞅以刻薄雜霸之資欲侍其富強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藉而不之從於是行不測之賞移之于先用不測之刑驟之于後縣其什伍以齊其志勇後舉之戰鬬[illegible]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爲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爲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蓋其法特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爲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黥音其京反）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俞反趨向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言初言不便之人）衛鞅曰此皆

董份曰既云作爲又云築衍也恐有衍字

王維楨曰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也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爲始也

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阸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阸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阸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畔音叛）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

王維楨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

王鏊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illegible]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illegible]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衛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陳仁錫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反聽內視者，反己求省之道。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荊。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田汝成曰趙良論五羖大夫之德俱本處發者言自畢竟

茅坤曰此下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一一反五羖大夫

唐順之曰歲刑教事明與五羖大夫施德相反

唐順之曰出載甲擬明與五羖大夫人行于國中相反

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體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令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效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臈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顏師古云鋌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鋌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删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謂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

茅坤曰摹寫商君設法有此一着絕工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亦秦之所以亡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能哉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弃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爲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駆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爲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鮮生之技恥於屠狗禦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而知帝王之衛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

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豭者殺之無罪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終

茅坤曰蘇秦之說六國大略各因其情以爲長短之說說韓魏趙燕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于秦稍遠矣所患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隔之于是恐以韓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于秦爲兩大之國也齊又最遠當無恐于秦則以後秦序之且秦所爲師事于鬼谷先生者之畧而六國者既已入于秦之揣摩則不能不爭國以從也

陳沂曰此傳全用戰國策而略删減

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声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之指則異心矣况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亘數千里豈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焉曰由蘇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爲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横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爲西周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騶衍家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横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

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徧觀謂盡觀覽其書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 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爲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按戰國策說秦之詞史詳

李東陽曰秦常以帝業說秦不用而後爲從於六國儀常伯秦以爲用見解而後爲衡於秦不然則秦之爲衡儀之爲從皆未可知也

按鮑彪云天府言蓄積之富非人力也

楊慎曰說燕王自首至天府者也誇言燕地廣兵衆富饒也次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秦不能攻燕而趙則能攻之齊趙[illegible]以蔽之則燕[illegible]秦兵矣此只是[illegible]之喻[illegible]揀動人主之聽耳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爲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國 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爲界地理江渭岷江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陽入海也河謂黄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卽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 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 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索隱曰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 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二水名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屬鴈門郡○正義曰二胡國名朔嵐已北 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云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 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幷州其川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索隱曰嘑沱水名幷州之川也音呼沲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

按鮑彪云弥然臣也

茅坤曰燕所畏者趙故親趙以擯秦

○正義曰嘑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嘑沱合河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國策斃作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國策寇作難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真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九七用反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

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

楊慎曰此篇言合從與否之利害為說六王說詞之要領議論明白透徹可法

又曰自首至臣故敢進其愚慮以前奉陽君不悅之而為是言奉陽當國不免專擅而成侯亦有思之之意故揣之而為此言以微激之也

又曰安民無事之說意者肅侯意欲厭事故以此言迎合其意而開陳之正揣摩之術安民之本在于擇交又此一段之綱要言齊秦皆不可倚而為之攻燕後與秦與齊之害故謂攻伐是絕人之交以明交不可不擇而亦不可失也

按鮑彪云陰陽言事也有兩端指從橫也

楊慎曰君誠能聽臣至與臣之所以為願也先言利以誘之所以言交得之利也

楊慎曰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尚秦備齊之意為與齊秦則韓魏楚弱而上郡絕道不通而且無援則趙被秦之害秦欲已得山東則必率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害以怵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

茅坤曰此言韓折于秦則禍入趙

茅坤曰此言魏折于秦則禍入趙

楊慎曰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大而兵固當拔除諸其強也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 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 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 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 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兵自守 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鍇鑠 據衛取淇卷，兵權反○索隱曰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邯鄲城下矣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 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 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 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傳音附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國策作附 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秦，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 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己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己也 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為秦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從

按此意與說燕同

茅坤曰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翻韓魏以揃秦

楊慎曰秦之所害莫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為之南蔽也秦若去其蔽則禍必中趙矣此亦唇亡齒寒之意亦所以申言交不得之害也又曰臣聞而下至冥冥決事哉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也

楊慎曰臣竊以下至豈可同日而語哉所以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按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于人者我入臣于彼也覬上見臣于秦自見

楊慎曰夫衡人者而下主願大王孰計之也所以言衡人之害實擇交而不得之意

楊慎曰此下至篇終皆合從之意 董份曰按秦得中國則縱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矣

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爲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愒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憩義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贄以

何文燾

古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說當時事休世切)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崤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從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

茅坤曰此者是蘇秦後門

楊慎曰自此至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言韓地險固兵堅利卒勁勇也

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曰謂河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渡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一本賓作擯)(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一本乃下有封蘇秦爲武安君句)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註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

仲仁

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索隱曰二邑本爲東周後爲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軌反○索隱曰地理志云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

董份曰時力距來者本註甚謬索隱是也

按此皆寶劍名

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以爲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索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引揍機然始發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云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騶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伯鄧師宛馮。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爲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幕一作盾劉氏云謂以鐵爲

董份曰以韓卒四句將前面意總結而後末俱用此法

楊愼曰六國懼韓遠近秦患說之難爲力也

李坤曰韓所患者在割地

余有丁曰論衡害可謂徹蠹窮明矣六國論全出于此

楊愼曰此說以倍反覆言韓事秦之失其要在乎割地事秦地有盡而求

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吷芮吷音伐○索隱曰吷與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瞂關西謂之盾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註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

鄧已不戰而地已削以牛後之喻激之所以按劍而起也何晏本曰口作尸後作從寧爲雞尸毋爲牛從之類古語自如此

楊愼曰此說魏襄王其辭大略與說韓王之詞同並蹉跌一體也其要亦在

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註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曰。索隱曰世本惠王子名嗣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鄢。徐廣曰在潁川於憾切○索隱曰音

于韓秦之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與不戰而[illegible]之國一語正同中間防衛人及羣臣出不忠而公私內外之害尤爲明白

余有丁曰数即數[illegible]之數無所芻牧見人民稠也○戰國策無之數二字芻牧下多牛馬之地四字

按[illegible]策秦患[illegible]不[illegible]人

按此意與說趙同

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云潁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鄢陵縣鄢不同必有一誤鄢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云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云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按新郪即按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郪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煮棗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在宛朐按宛朐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曰按其地闕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河南地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兼據地險爲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正義曰輷虎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正義曰衡音橫怵音卹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倉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爲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爲名也○

茅坤曰魏所患者亦以割地

按周[illegible]

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捲西南山大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illegible]謂甲衣也[illegible]一也[illegible]二也[illegible]三也[illegible]有[illegible]見左傳[illegible]謂其筋力能負[illegible]所以得中試復音[illegible]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也劉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索隱曰廝音斯謂斷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爲卒○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國策作効質○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己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索隱曰此效猶呈見也奉明約

楊愼曰自此至志高氣揚言齊宣王之强

王維楨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註欠明

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索隱曰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錐矢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鼓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劉向別錄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蹹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蹹徒臘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博別錄云蹵鞠亦蹹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

楊愼曰自且夫韓魏至疑慮之原也

言二國近秦患而輕事秦

楊愼曰自今之攻齊至不能害齊亦明矣言秦之不能害齊

楊愼曰說齊則以齊之強秦之不能害齊者誇言之以齊之強而事秦則不能揣己懼弱之輕臣事秦者以近秦患也以秦之不能害齊而輕事秦則不能隔韓皆可羞也然曰秦不能深入攻齊者恐韓魏之議其後也與說趙王同辭然不

言韓魏為蔽者以齊強而秦攻之也然則韓魏在所收矣

按驕矜國策作高躍

茅坤曰齊無畏於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云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成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猲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猲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

楊愼曰自此至伯

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夔州巫山縣是○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駰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秦駰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甚明而劉伯莊以爲夏州州陳之本國亦未之爲得地理志云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太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鹵邑變爲栒邑周陰變爲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益疎○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郇順陽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郢矣兵下黔中則

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改作縣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淨，而義意明暢。

鮑彪曰：五國之聽蘇子也，非弭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惟威王稚有准秦之心，然亦深思諸国之不可合，故爲從命者也。[illegible]

鮑彪曰：秦之[illegible]自[illegible]可謂有志矣，而志止于金玉[illegible]。[illegible]

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擬，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以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北。）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者，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

[illegible]

按愈即病愈之愈，謂能愈飢病也。

從之地而卒并於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遺憾於從約之解也。

董份曰：方說六国，賣秦矣；與即以秦制，各其反覆不旋。

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爲烏喙，二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亦與餓死同患也。愈音喩。）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

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董份曰臣所謂上宜增一且字方明暢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

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王懋竑曰蘇子云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鑠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自破惜乎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也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兇不言姓名）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故言長主也或作齊湣）

董份曰轉王重一語尤精采

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二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二十餘年恐文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濟源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大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

曰夫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齊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正義曰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質

按濟西不師謂不起濟西之師

鮑彪曰燕昭之事實自代發之

按前言蘇代此言蘇厲蓋代發其端而與厲同往也

鄧以讚曰燕王噲亦古之賢主也惑蘇代之說讓國子之名慕堯之實而不身死國破爲無足異者閣陽以詔之子若近乎氣豁然矣而天下不以其心爲善者

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爲不成也。

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秦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疑是前段之誤

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爲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齊，部是強萬乘之國，而齊并之，是益一齊。讎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黃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爲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鍾惺曰敗素雖無用而齊染紫則售重價智者舉事轉敗爲功正類此

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賤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正義曰：大奸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弃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

按二句秦所重天下信之

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躧矣。躧音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二五　喻其

[illegible]

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言其切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自此至末文義明快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

[illegible]

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音岷音貧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二六　趙其

[illegible]曰盡蘇言韓魏氏欲代爲備因驅動之意

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鶻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臨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繇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解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猶拔也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丘權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爲太行卷

董份曰：鑿木而為寫寡人也。又曰：前說正告，此乃譎告也。

濟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蘄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又音丘權反。按：卑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入時縣名，魏地，不在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守而常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音近者亦衍守。徐廣引蘄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益謬。南陽即河內也，封陽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冀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皋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徐廣曰：錟，由冉反。○正義曰：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魏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冤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洪水出衛州洪縣界之洪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淇口東內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宿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衛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竝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董份曰：此書出已，秦之罪詐反覆。

按：趙得講，漢書作已得講，為是。按：此段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徐廣曰：鄳，江夏鄳縣。均，一作均。鄳音盲。○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鄳，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冥阸之阨塞。茍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趙之地名，皆屬趙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猶勝也。舅，穰侯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猶下罰也。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

鮑彪曰秦之所以亟告諸侯又其用詐欲并之也而諸侯不能獨一[illegible]昭[illegible]不久死矣彰故曰秦橫之成天帝也

年秦大破我岸門 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 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 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 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 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黃震曰按蘇秦約從六国忠於六国者也苟聯百敗從約伐趙蘇秦以利害告齊難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請使燕以報齊負齊之祿而反誤之不忠孰甚焉又豈約從之初意哉蘇代私于子之誤燕已甚復欲為燕約諸侯宜其終不逮秦也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 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蘇子古史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矣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

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終

按陳軫公孫衍亦見此傳

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楊慎曰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醳亦訓釋若依劉氏解醳為酒則此云笞數百不服醳之訓不通矣

王維楨曰舌在足篇中骨子

茅坤曰描寫蘇秦激怒張儀西入秦處極工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爲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爲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爲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爲後檄告楚相眼目）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

按陸賈傳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義與此同

楊循吉曰此段連五句用我而字文法奇崛與[illegible]夫差我今而父[illegible]守數語同

楊慎曰苴即巴字揚雄蜀本紀云蜀王[illegible]封其弟葭萌為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苴

（入儀入一節）

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何等描寫）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至此線索出來）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結了蘇君一段案）（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徐廣曰檄一作尺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始吾從若飲（應前楚相亡璧笞張儀）（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

蜀相攻郎此事也

王鏊曰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也註引天苴卽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巴犂之芭按芭犂卽織木茸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爲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 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卽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又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 當屯留之道 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卽太行羊腸阪道也 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 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轘轅緱口斷韓南陽之兵也 秦攻新城宜陽 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此後俱襲戰國策文亦少異

楊愼曰孔明之定南諸夷而後謀伐魏卽此意

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于放反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 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 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其地財實也 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 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幷力合謀也 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

田汝成曰按之字恐衍當云得周之與國也

楊愼曰衡之說大抵與[illegible]之[illegible]相[illegible]從[illegible]以敗[illegible]事秦與[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害而[illegible]以爲利以不事秦之禍恐喝之以[illegible]不可成韓其心大系如此

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 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 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桑 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 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 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

楊愼曰自首至四戰場也言地勢無險固[illegible]其勢[illegible]可保[illegible]自梁南與楚至四分五裂[illegible]也言與一國而不與[illegible]攻明六國[illegible]之由故[illegible]之不成也[illegible]事秦大[illegible]兩節皆以兵威恐

蜀之使事秦也既言事秦之利又言不事秦之害且言從人之不可信大縣與從人之辭相反

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鄣音障 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洹音桓 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郎曲沃平周之邑○正義曰河外郎卷衍燕酸棗 據卷衍酸棗。索隱曰卷丘權反衍以善反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地 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 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茅坤曰昔人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文字由戰國縱橫中來今觀之當是

鮑彪曰據謝秦無厭[illegible]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鴆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

余有丁曰[illegible]說六国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

楊愼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為後發以張本）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應上閉口）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

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徐廣曰在枝江　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令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今房州也）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

余有丁曰按蘇秦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儀寧渠能者李沖曰外前張儀雖用與蘇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說言從人者之失也蘇秦死而儀之說始炤燿于世矣

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子忽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

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峽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閒也○正義曰新攻待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博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胷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胷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亨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廝徒謂褋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檐以給養公家亦

董份曰此語却是名言

楊慎曰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

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跿音徒跣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跂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跔又音俱
頭作虎摯之上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駰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奮怒而躍入陣也秦馬之良戎
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
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
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
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
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
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
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
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

鍾惺曰橫人之辭只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窮矣獨不可從合則[illegible]

楊慎曰蘇秦說[illegible]

鍾惺曰[illegible]

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為音于偽反
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
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
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
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
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
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
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

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
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
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
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
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
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
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
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
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
趙入朝澠池澠綿善反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閒邑割以事秦

楊慎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齊王者各異[illegible]為從者[illegible]為宗盟之主故言秦王[illegible]趙而以合兵出戰之詞脇之于前又以面相見相結之計怵之于后故趙王恐而割地謝過也

[illegible]非[illegible]懼秦者獨為齊故儀之說趙獨以秦恫者恐喝之

楊慎曰趙為從盟主故儀說之與齊楚異

耶。○正義曰河間瀛州縣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界河南臨菑即墨危矣 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 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十五

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

鮑彪曰約從以攘秦皆趙也使秦得諸侯乃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亦不足也此時諸侯皆於趙人之[illegible]從心[illegible]作[illegible]三國構約可立解而[illegible]破也武靈此時[illegible]氣未定而為[illegible]遂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議矣

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足親信而不事秦之足[illegible]以[illegible]爭秦[illegible]援而無齊趙之患人[illegible]秦之說而趙為燕之南蔽者卒不能破也六國之[illegible]其言而聽六國[illegible]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才如嬰兒嗜乎齊[illegible]說趙之君嬰兒乎不獨燕王也不然何為為張儀屢哄而愚矣也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十六

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句上音勾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 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即倒斗柄擊也 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

鮑彪曰燕昭賢智主也[illegible]

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駰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摘○正義曰笄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
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
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
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竝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
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

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
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
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
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
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
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
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許愼[illegible]

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
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
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
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
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
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憙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
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

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
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
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
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
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
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
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
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王維禎曰：觀張儀說六國，其詞不窮，卒以相終，初所謂舌尚存者，有驗矣。

按起首不敘邑里，而直曰游說之士，與敘虞卿、廉頗、李牧諸傳首句同，此又一例也。

田汝成曰：人謂軫之計出張儀之右，予謂文亦出張儀右。

張耒曰：從而散者，蘇秦尸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陳軫之智不遠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秉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勞而身處于佚。軫其說士之巨擘哉。

鍾惺曰：軫之辦捷贊給，而其術詭譎，皆當于人心，不詭於正。論周秦辦士，未有若軫之離倫絕羣者也。

吳師道曰：秦爲尤逆，魯仲連不肯帝[illegible]

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

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而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索隱曰：饜一豔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爲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吳師道曰：軫爲楚謀于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敝，皆忠于爲主者。然或疑史作韓魏者，共考秦惠時，此十二年韓奉趙護師與楚戰敗績，夫楚絕齊時甚遠，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禍萬楚已還人解，存軫之謀，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于辭也。

董份曰：宜餘字句，言爲其主計之也。餘即爲我計之意，言先其君而及秦，故軫曰臣主與[illegible]

[illegible]曰：館豎子未[illegible]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舃乎。王曰：不聞。曰：越

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必有其人設言自好

王維楨曰救難鄒忌大家也張不救而人何以傷以利之乎

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當待韓魏之弊而擊之亦無以異也 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 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 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 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 曰：中

何孟春曰中國無事謂山東諸侯不共攻秦焚掇焚杅而侵掠也

王維楨曰君之國連焚掇焚杅不當截爲下句

楊愼曰掇焉薙也杅盂雜也

楊愼曰犀首欲義渠君勿救秦也

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中六國無事不共攻秦 秦得燒掇焚杅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燒而牽掣也戰國策有云焚燒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 且 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是其事也 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七年楚援齊韓趙五國共攻秦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音屯也 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 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作李帛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 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 要之

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詭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爲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汚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爲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爲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捭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代縱約於異日智者不爲也夫儀以秦交也儀初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摧說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處[illegible]已[illegible]大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繫之也

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逆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歷天下驅役列國控制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爲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微覺力緩

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幷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覩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其强張儀欲六國爲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聳敬聽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惟求爲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强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井然于衷而何待于疏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終

茅坤曰直叙而簡潔

凌約言曰樗里子以惠王異母弟而秦其術任之不疑歷武王昭王任為相又益尊重矣秦國也非智囊何以周旋其間而結數主之心耶此太史公意也

余有丁曰按樗里子為秦甘茂傳挾鳴鏑而識本末

按此樗里子是一篇綱子中叙其伐曲沃伐趙伐楚釋蒲以至于知百歲後事皆言其智也故以智則樗里句結之正與前秦人號曰智囊句相應

王鏊曰先下意其敬三字而後云以其重秦自有節奏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讀為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陝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此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正義曰藺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

按名曰疾疾一句與號曰智囊二句自相對應

按胡衍之說本為蒲畫計然樗里自為計亦不外是以故樗蒲勿攻正見其多智也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索隱曰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為夙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說除塗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之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鄣）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

王維楨曰樗里子聽胡衍而釋蒲勿攻以德衞而受金[illegible]

[illegible]

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衞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衞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衞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illegible]長安故城中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宮在長安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按地理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illegible]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史舉下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索隱曰煇音暉又音胡見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向音餉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二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所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曰次成曰願王勿伐若其勿伐欲與子寘盟也

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崤函谷及三崤五谷○索隱曰數音率庾反昔曾參之處費音祕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凌約言曰此下作二段看先引曾參事而以人臣之疑引張儀樂羊事而以今臣羈旅之臣數句結之反覆錯綜自合矩度

茅坤曰却讒而後成功
索隱曰只息壤在彼句秦王之盟辭發矢守力萬鈞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前窺周室死不恨之語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徐廣曰一作朋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云只壤在彼是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

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

按此段奉引向壽樗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並見甘茂所以亡秦奔齊之故

按躬率私徒鬭於秦正前篇困甑車意又抑行成于吳而請以五千敢死之士當十萬久戰之兵語意亦類此

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索隱曰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

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閼烏葛反○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閼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與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

按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王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以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按楚歸潁川則秦韓講故曰安

王維楨曰甘茂亡秦逢蘇代求入為貧女之喻可謂甚我

按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耳不為茂游說也

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構構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按秦因復甘茂之家句足前餘光振之之意

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徐廣曰：蜎一作蠉。○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蝝字。○正義曰：許緣反。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原作擧下蔡之監門也，大不

按不廉戰國策作苟廉

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懷詐，外則佯章其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湖。○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

按可字應前孰可字

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按莊子逸篇云蕭衣八歲而堯師之淮南子修務七歲為孔子師與之論師此名見新序問多疑滿衍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孝子生五歲而贊禹言知悟者其最乎列子有關月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櫜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櫜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櫜。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

此者豈即項槖耶

茅坤曰切中事情

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

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二音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上谷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柯完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秦信使秦燕之親已而與趙合以致河下十五城天下是以共知秦先礼不信視周若周若虎豹之窟穴之後然也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是此當云見重彊齊楚或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爲彊秦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其說尤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掊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終

□□要云昭王年少芈太后攝政穰侯權重於□□□□□□以來□□專制□□人后始也

王維楨曰叙同異父母文析

茅坤曰叙華陽君三人者發篇末范雎說悟昭王案

按太史公首贊魏冉繼叙其勝齊挑楚破魏圍梁之功以見□□而封陶者非為也卒以一夫□說□□而□□□其少恩哉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曰芈八子也其先楚人，姓芈氏。正義曰芈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以下叙系本紀一句發明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芈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又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篇領袖白起范雎說案任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不為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按前既言魏冉舉白起攻韓魏其拔楚之宛葉矣此又言冉使白起拔楚之郢而結之曰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

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突「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

也總見得白起之功皆本于穰侯耳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國皆坐此因削悲夫

攻魏走芒卯上莫邛反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
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
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
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
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
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於諸侯者以其能
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
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引魏人之言故曰此臣之所聞于魏此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何揺曳明快

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
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
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
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
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
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
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按運用臣以爲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
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
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爲湯
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
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
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

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爲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
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
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

按須賈剖析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為梁作說客實為穰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索隱曰言莫行危圍梁之危事 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 丘權反 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 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 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 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動趙以伐齊王 ○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謂齊王也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 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敝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按前云先封陶矣此後云欲廣其陶邑見范雎可乘間而說也故太史公特下於是字又下以此時奸說數字則穰侯得為知幾之士乎

陳仁子曰苟為人所謂而欲尊其位[illegible]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 應前宣太后自治 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 應前穰侯富于王室 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 傳中凡[illegible] 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

梁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偏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爲國慮矣而范雎將殺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終

唐順之曰策書休韓公楊燕奇碑類如此

茅坤曰太史公次白起戰功治未如掌上讀及半而知起將從斯矣何必杜郵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索隱起案）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正義曰若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駰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

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峽州）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郢下邑）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正義曰言能撫養軍士戰必克得百姓安集故號武安）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按太史公於平原君傳譏其利令智昏者以此

茅坤曰王齕以下非白起本傳而附載於末者以秦陰使白起將兵為長平之勝故也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北二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藺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藺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藺二邑合相近恐綸藺聲相訛字隨音而轉作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齕音紇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索隱曰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按韓信破成安君法大略相同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正義曰間紀莧反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

黃震曰按白起爲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之史者凡自此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詣之而死者過半以收糧推秦民之死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爲秦用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一死何以盡其罪哉

茅坤曰此一說范雎忌白起之心不能不起矣

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巳屬秦故發其兵 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巳破上黨今趙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 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 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 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東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褒州之地 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皐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皐縣城是也 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

王鏊曰次武安君爲應侯有隙如畫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欲爲而行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强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辯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

以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 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 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劉反堪也 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 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武安君病未能行。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破國辱軍之府三請不行以自抽柱郵之劍也

董份曰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万燒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晉卒二萬于河攻陘斬五万盖所斬已四十四万矣而焚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后所坑斬計且百万

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陰賊殘滅姓乃爲不足而偏何當死哉而秦人憐之又何邪

按何晏之論甚當

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斯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許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溺覓反字亦作䘐捄音救

楊維楨曰余嘗疑翦智將也必索六十萬兵足以勝附力不聞智也吁此翦之智也信陵不知也秦兵之強帶兵六十萬翦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驅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必疑焉故又賜美田宅爲子孫後計有以辭其疑此翦之所以爲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豈必六十萬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翦也何不聞如是其恐耶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索隱曰賁音奔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

蘇軾曰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正其境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之以久安之齊兩令卯兵安虞之有後秦知反掌也吾故曰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

凌約言曰吳與蕭相國多買田宅以自汙同意始皇諸將惟王翦得善其終者以此

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據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蕃。○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駰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按兵法云懈然後擊之翦蓋得此

張之象曰予傳末敘其後世之報而以或曰客曰明吞發明之敘事兼議論亦一例也

黃震曰按王翦為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奏明者五而敬虜勤蕭何用宰自汗者其計無乃出於兵欤
唐海曰王翦諸人之傳秦蓋以德之衰當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如六出六公讓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青虎狼之不仁耶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徐廣曰圽音歿 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遍爲秦將，拔齊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遂阬。楚陷李信，翦勳上卒。行賁翦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仁其軀，凝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說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咎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克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背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出有功，克國竟爲漢宣所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難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術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説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饋貨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絶爲三，質之石上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兼有脊脾，無釣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鉤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爭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是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處

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摧堅也。君秦師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終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眞德秀曰孟荀傳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楊愼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

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茅坤曰太史公傳諸子多牽[illegible]以不得[illegible]所自爲之論[illegible]也

孟軻騶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爲齊卿鄒兗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

按此以上孟子本傳以下附見

董份曰太史公歷敘縱横之徒及騶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按此下三段以先字推字作眼目文法錯綜變化

王維禎曰騶衍言九州之外更有九州怪哉

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竝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竝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將亦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衍已言鄒衍之術其歸節儉仁義倫理本有準則但其始爲言其說怪迂不經濫漫于耳故王公大人初欲從之而其實不易行也

茅份曰此前敘衍見尊禮言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厄不同[illegible]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爲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瞿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駭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貴異其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曰按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埽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爲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圜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圜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

後復鄒衍之說太史公極妙處注引呂氏函牛之鼎本文有何着落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之意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邵寶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惟言其對似之使其後所言者皆出王道則髡亦何可當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孟亦莫之能諫矣

王鏊曰于髡知梁王[illegible]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鶡杜子）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此正承意觀色處）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應上志在驅逐）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應上志在音聲）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有好賢之志也不然何孟子之終身不遇耶太史公有下一……

……以寵特後世可非眞

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焉與謂彼有之謂伎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索隱曰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仕齊爲祭酒仕楚爲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徐廣曰……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轂過爲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湣王子昔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而荀卿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蘇軾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徐廣曰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衞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眞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云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

孫徃子曰漢初不知有孟子惟已久亦荀卿傳已不倫矣而遷以騶子諸子雜之書並之何足與孟軻並列荀卿以孔孟並稱韓愈始以孟氏配焉何孟子之見知於世若是其晚耶

董份曰如孟子總荀卿孟子至吁子也加一如字甚衍

人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 **阿之吁子焉** 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乎有如字○正義曰佼來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國時 按其人 齊恐頃公殺也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

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爲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

同墨子解帶爲城者謂墨子所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以牒爲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盡者屈謂般攻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守也姓禽 **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不遇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游說諸侯諸侯之言莫或信而諸侯習其辭許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經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

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卒於蘭陵荀卿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聞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爲偽人性爲惡此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竝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敘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終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惜財

許相卿曰此傳錯用田文語至其卒處[illegible]

按史記田嬰與忌同將救并記忌事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弱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

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敗為後元也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 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文同但齊當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又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 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 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卒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 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又有耳孫者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褐亦音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 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按二卷字恐無異義

王鏊曰此論似關道者

[illegible]

[illegible]曰遺所不知何人與前問玄孫之玄孫何同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按公子亦稱太子

按以上特敘田文所以爲太子而封于薛之始

按太史公贊中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指此

王維楨曰輟食客亦卻衣一飯以爲去留于田文廢興何有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索隱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緅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弃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爲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寓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

蘇軾曰田文所賓禮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于秦當是之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緩之于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按此秦客之效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索隱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臧中正義曰臧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後為秦害故不自安耳註誤

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所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慙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 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 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 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 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

董份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按此秦亡之效

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 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 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用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最以自厚且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 齊無秦則

按通鑑無後字時齊前五月之予之說

孝坤曰以下叙馮驩之事與前所叙不相屬故別為錄之

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

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小結 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追敘 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 躡蹻而見之。索隱曰屩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僑

按叙驩事大變國策文自快宕

按列士傳云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叙誤

黃震曰按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平原君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為哉其意爾二君者不足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名音蒯贕之蒯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也 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符用反 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 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 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

此雖二子而二君用之者以貪無厭如孫士於亂世免亂而已其後困車而晚爲并二子相心所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歟

按文之貸錢本爲奉客計而驩曰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其爲文種德增名多矣驩亦賢矣哉當時之[illegible]事與緄子事相混

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
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
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
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
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
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
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
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
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

按戰國策馮驩燒券事在[illegible]

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
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
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
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
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
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
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
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
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

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
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
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
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
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
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
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
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
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
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按馮驩一說秦齊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踰于平原止與蘇代振其衰之事同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
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
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
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
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
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
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
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
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
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

董份曰使人至境候秦使者未信馮驩之言欲驗其實也
羅洪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賢士誠不易哉
許相卿曰論孟嘗養客終是虛聲

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

王維楨曰驩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
按此段戰國策譌於子語

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索隱曰趣音娶趣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入乎明旦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此一段見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亦一例也
董份曰此贊其好客之實刺其題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其初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養客之心已萌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而賢者遇之是以雞鳴狗盜之流卒賴其力以脫虎口之厄而魏子之自到宮門馮驩之復其封邑皆食客之效也雖不與背文而去者而文卒遇之如故非其天性然乎太史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因之要以割

地諸侯莫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illegible]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自由秦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雖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賁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欒盈之去晉而客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為楚之患大抵皆客也汶淫至戰國談天雕龍堅白溯頌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為劍鋏其禍生尺何限其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為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何益于大故乎誠使當時之客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孰

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爲虛設其亦庶乎有補也而余之何其不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於其爲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焉耳然則客之爲禍豈由淺淺不已哉田文之往實啟其波而難救至若秦王之興以囊括四海包舉宇宙之志并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是必知昔之范蔡寂所乘車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慨陽雖稱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居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于國男雞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爲文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賴雞狗以脫虎雞狗何負于文共乎苟客有一人豈丁雞狗者則文何翅於脫虎二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爲之震恐割地求解是崇也楚國可出齊圖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終

王廷陳曰喜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喜賓客實跡

邵寶曰笑躄之必殺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奈何於君之後宮不使見躄而笑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異焉可不慎哉

顧璘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躄者亦非庸庸者矣

茅坤曰平原君好客可謂者甚衆獨李談毛遂一二而已

張之象曰前後稍相照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吳興淩稚隆輯校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式證反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躄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跚音同○正義曰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癃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癃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反應前賤士賤妾語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賓客去就之有本末

茅坤曰太史公纂寫好士于孟嘗則曰最下坐者於平原則曰無以滿二十人

顧璘曰食客數千人求二十人而不足及十九人又不能有為當時之士可知已四君徒相傾以取勝耳

唐順之曰一語寫盡亦自含蓄

楊慎曰疊用四先生字與莊子冰洛琢玉句法同

洪邁曰毛遂等重言先生辭復如駿馬下注千丈坡其文勢正如風行水上煥然有文看其字脈不是浮萏弱灰抓扼而成者

茅坤曰目笑者狀其笑態未發聲而之

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劉氏云皆目視而咲之未能發聲廢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陸深曰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

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偃切）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烏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

王維楨曰李同之謀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所失獨毛遂耶

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爲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

按此至字正應上皆未至字是針線處

邵寶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卜而有罪可議也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封以功也有大小猶非有小大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功有至於不可不計以是權之斯得之矣

鮑彪曰平原失計于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叅稱之叔不可於也虞卿之請希王樂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晳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按考要云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

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徐廣曰河內城皋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云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計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

子高游說也其人譬喻于辭公孫龍于堅白勝於理於必受詘

按此傳全襲國策而前後有置少異

按國策束甲作卷甲

李坤曰虞卿可見者只合從趙者以媾秦一事

按此說論不當媾秦

虞卿之言[illegible]橫之[illegible]按此以論鄭朱媾秦不成

焞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曰蹻音腳）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亾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古后反宋和曰媾。索隱曰媾猶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

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

鮑彪曰趙嘗親秦而負之故秦來攻

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

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

按此段用趙郝以辨媾秦之不可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不有作又）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斃而

[illegible]

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相室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

按此段用樓緩以辨媾秦之不可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衆于長平之下危在旦夕之[illegible]

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勿予（徐廣曰昚古慎字）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得論不失其正惟卿與陳軫有爲賢矣共

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曰。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正義光卧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乃與齊間行以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黃震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王發重寶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 [illegible]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正義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共。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楊愼曰言於濁世爲佳公子濁世則不足美便在言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韓子作卿下[illegible]

鄧以讚曰信間易將固自趙王而貪利受降實由平原君故特之不藏也

按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耳。至于爲國討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賢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其然游說之士。皆歷說諸侯。以左右納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其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亡。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黃震曰。按去纔而遂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躄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譏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邯鄲幾亾非毅而誰闕及備及平
之陷易將之咎何怨乎原吁何其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按此傳不襲國策
茅坤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得意文
顧璘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孟尊之以國系也
按公子爲人一段通一篇綱領
唐順之曰敘侯生事景［illegible］文大珠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
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是鄉邑名
是時范睢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
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
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
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
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
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正義曰爲于僞反
復博如
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
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救趙之端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
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
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
敢任公子以國政譏之端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曾植音嬴
獲之嬴
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

楊慎曰叙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普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illegible]及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

史記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　二

按侯嬴[illegible]

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索隱曰爲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按平原讓魏公子之言以急人之困一語相折提出魯仲連讓平原君語同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詳見魯仲連傳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

史記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　三

按辯[illegible]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亾。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索隱曰閒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畜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嚄音烏百反唶音莊白反。○索隱嚄唶謂多詞句也。○正義[illegible]）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

侯生存趙之計亦奇矣顧以老不能從而請自剄以送公子不亦過哉

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正義曰韊盛弩矢。○索隱曰韊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

公子自有功大色而驕[illegible]說公子曰願公子[illegible]以上客[illegible]人而史不以[illegible]昔哉[illegible]不可忘者[illegible]德也不可[illegible]者無是乎無[illegible]四彙之客皆[illegible]者其言之近理者歟

按文選載班固兩都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illegible]

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鄗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一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王維楨曰使平原君素礼此二人則邯鄲之危亦有[illegible]計乃魏公子獨[illegible]之

唐順之曰信陵君[illegible]讓者不載之本傳[illegible]在魏世家

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註與本文正相反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

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威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懟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亾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

[illegible]
余信陵傳見信陵
信陵因之存亡
董份曰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有取于信陵也

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虞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其後秦兵攻魏，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上至三千人，然孟嘗以雞鳴，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登於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雖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貧賤無所遺乎，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趣駕歸魏，以却彊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賦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晉鄙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入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暇，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曰慕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非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可以項刻之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衆逐之至函谷關，而秦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愚以爲善爲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保全太子[illegible]楚而就封于吳後敘春申君以好謀盜楚而身死[illegible]為天下笑[illegible]春申君始而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亦云春申君亦云

按此篇[illegible]春申君憂國之意

[illegible]間

余有丁曰因策作文王武王之身見[illegible]此言[illegible]誤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吳興淩稚隆輯校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獘，索隱曰謂兩虎鬬乃受獘於駑犬劉氏云受獘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脊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臯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按鮑彪曰播秦人守持也

按鮑彪曰翔散也

董份曰嬰城言守也

董份曰詩云單及[illegible]單殫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

茅坤曰雖為楚說秦亦乃確論

董份曰貪利者爲利所蔽易忽易見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楊愼曰三江[illegible]者

董份曰引二國以過信得[illegible]

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過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在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所謂榆次干隧之禍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縱從猶縱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從三公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傳曰毚兔狡兔也大犬之駿者謂田犬索隱曰趯[illegible]以毚音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

董份曰慨切激烈詞旨悲惋不容听者不入也

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頗○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明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與齊攻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

按此若[illegible]

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爲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
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
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
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
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爲帝而能禁秦爲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深○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爲
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内之

[illegible]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
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
壹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
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
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
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
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
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

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
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
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
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
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
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
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
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
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
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
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
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
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
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
徐廣曰二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
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載惟平原有地又非趙
境並蓋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

按爲楚相四年即前十五歲内事

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
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
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圮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爲昌門以自爲都邑春申君
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
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
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
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爲蘭陵令

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
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
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
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相十四
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伏儼云呂不韋[illegible]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
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
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春申
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
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
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

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
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
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
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
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
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
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
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
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
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
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
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
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
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

茅坤曰朱英之言亦奇矣然未嘗近也春申之納女前日朱英不能以得匡之以大臣之義而以權國自任雖多言亦何救于亂哉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

王維楨曰李園奸詐竟以制春申之命可謂其人弱哉

董份曰傳後復結不韋事見一時事俱相同數之驗文之妙正在此處

黃震曰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于秦可謂智能之上矣一策不謹而至死李園之手與刎安同悼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用何必殊優其索為也

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毋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illegible]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縱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常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告娠姬于考烈王而生政文信售娠姬于莊襄王而生悍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兇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貨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嫮序之死則無此禍矣既惑于園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歇之死不在于失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終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與衍壯麗奇博如入觀滄臺大海層層屬見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

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敘事書事則太史公筆也

茅坤曰范雎恩怨風烈波千里焉蔡澤一言而奪相其勢如轉丸於掌上矣

按此更名姓曰張祿蓋為後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視今以下仍曰范雎者太史公筆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吳興淩稚隆輯校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益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世本昭王之子 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伏後范雎數賈三罪此 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 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音年弔反 正義弱即投留反○正義曰弱古尿字 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正義曰卒村忽反 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茅坤曰穰侯嚮賂從以范雎來間亦從此
董份曰古之兵存知彼知己當其時以為勝者無他正如與相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㫋㡌遺經棄恪叱多藏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
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
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近郊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相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中牟名也蓋岡南繇讀為猶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
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虢州湖城縣也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
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
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 此恐辱我我寧

董份曰光弱武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君扇鋤頻矣穰侯索范雎之事類此大穰侯既疑有人當即索之投机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防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觀此二事足矣
余有丁曰雎料穰侯若燭肝膈胡寧不能料其後易置之耶

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
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
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
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
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 於是范雎下車走
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
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晴含後來間候條容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
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

茅坤曰將敘范雎二君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著落此是史公一機軸

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壞九層臺也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
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舍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
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
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
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
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illegible] 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芊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
昭王母宣
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鄧以讚曰雖從策中來而多一句或一字自佳

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伏儼曰富室
於王室一云多于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穰侯傳作剛壽
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莅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
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
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
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
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
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曰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刃也謂腰斬者為椹質也

董份曰剖棨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

董份曰雖此書甚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僇事故其心最苦又曰篇媚辭急不如是不足感人也

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董份曰動昭王處唯以言淺深所謂危以激之也

凌約言曰秦王固事之非在尊太后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琢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卽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

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槪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穰侯范雎說秦之要在廢太后穰侯故未見秦王而先設此計以感之頭爲進言地耳

余有丁曰灑然非但敬肅兼有恐懼意

董份曰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王維楨曰三跽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耳

茅坤曰雎爲欲言不言且誣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因要之可謂破大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國策俱能摹寫

楊慎曰臣非有畏一句爲下文患憂恥之綱下文患憂恥三句卽非有畏之意又爲下三段之綱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憫然音昬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昬惛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

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楊慎太公勝矣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若成動處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

楊慎曰疊言三不足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楊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者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厲為狂字臣有何恥應上恥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也

茅坤曰提一个臣何患一个臣何憂一个臣何恥末系以臣之所恐云云躡上焉得不感發

楊慎曰不言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窮辱即為厲為狂也臣不敢畏也庶前非有

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荒孟賁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案翢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本無勢字有補於秦此臣北監無勢字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北監本無賢字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illegible]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

畏而不敢言也字字眼極有關鍵

凌約言曰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國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為之甘心又何有于大臣哉此其說得行而相印然歸之也

茅坤曰到此不言內又只先言外雖所以深入之處而後勝遂說穰侯三人也

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慁亂也音溷○索隱曰二字並音胡困反慁猶溷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秦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嵕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也喻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董份曰言文子以喻穰侯
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或非孟嘗也
茅坤曰秦之所以并兼天下遂用遠交近攻之一言
茅坤曰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爲聯屬韓魏之地同以招齊也然趙者既已割其地則兵入韓魏而收三國者不獨韓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取韓蓋未嘗及親之也已
鍾惺曰遠交近攻畢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殺之並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 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曰謂田文即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 大臣作亂文子出走[一本作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藉亦音同齎音側奚反言爲盜齎糧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穰之則說如此使人主何所適從乎若曰某策爲上其次之其可也
王鏊曰根深而後動
凌約言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者雖應以策泰太后無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蠹音妬石杯虫] 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 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路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正義曰閒音閑]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

以承穰侯不逐穰侯無以得相位矣暇計其他哉按范雎欲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宮內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主肝膈感怒之以拒其報及其旣見則故言不已又要乎轉以寄其所見至王且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加又先言列事以待致乎始及乎內斷流不驟如此聽者自不覺入乎肝鬲矣雎其深于術哉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披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劉辰翁[illegible])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應前且太后之第一段)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茅坤曰以前總只是舉寫雎之羈旅入秦而說四貴之權以後又總舉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

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范雎欲賣賈意者賈亦疑之故以綈袍示恩反為賈賣亦不可知也

董份曰此處賈疑雎已說用故以大車駟馬試之耳

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應前以太后私家富于王室)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云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曰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謂雎為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一本吾下有固字)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

茅坤曰總只范雎詐變姓名爲張祿一句描寫千情萬態亦千累萬反詳之調也

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屛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

茅瓚曰引申包胥一段說然君子長者之道

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

按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

茅坤曰尊要舉雎之辰於魏齊睚眦於秦以報德于魏故此報怨處促力嫋嫋尋將一飯之德二句足樹其相秦後事

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眦音漬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爲蓋在大行西南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昭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

王維楨曰平原君固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

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
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
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
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
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
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
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
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索隱曰上爲如字下爲音于僞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 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
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
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
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
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
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
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
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見虞卿傳一見趙王賜
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

按馬服君趙奢之子故曰馬服子而

索隱注曰趙括之號非也

茅坤曰范雎罪之大者太史公更不敢道

黃震曰范雎辱于魏齊構鄭安平王稽入秦雖昭王得于兄弟勇然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怨亦勞矣然卒以任二人坐事大爵祿非酬德之具而頓材所堪況爵之君以私所恩耶

張之象曰[illegible]

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
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
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
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
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因城河上廣武索隱
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
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
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疋波反 秦
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
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 任鄭安
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
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
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
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
曰五十二年 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

曰臣以[illegible]亦相顧

按武安由范雎以故秦王揭之

茅坤曰如此結束知范雎所以歸[illegible]手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然有蔡澤以了當范雎事

按剌齒二字見曲禮

曰臣聞王憂臣辱王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正義曰不待禮曰干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謂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竪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膝攣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卒。索隱曰上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齃音曷謂鼻[illegible]也膝攣謂兩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持粱作飯也剌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曰持粱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剌齒肥當爲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腳也。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腳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腳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

董份曰范雎以匹夫而欲聞肩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媒把天下之所甚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警動故蔡澤之言皆因雎者所懼之機言無王揣摩而激之之辭

董份曰惟直答然字最妙詞少幾氣少數即挫矣

按約言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余有丁曰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爲所紿

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
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己以說（說式芮反）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
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
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
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
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
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
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固毀訾）然爲霸主強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董份曰雖欲說雎退位而稱其賢故詞可入然說亦正

按僇字哲與本文不同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
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
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
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
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
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
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
（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也）

許相卿曰只將一死字難倒范雎終篇竟以此說之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
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
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
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
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
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
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
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
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
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
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
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
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批患謂擊而折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
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
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
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
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余有丁曰。陡然自指。若利刃待鋒。得歐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鍾惺曰。蔡澤見得范雎是得快意恩仇之人。故以此說之。范雎可以無遺憾。而不難于辭相位矣。此正是說客肯綮處

凌稚隆曰。太史公傳范雎。則歷數其快意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不忘。睚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雎。又復云然。可見雎怨報德了。結范雎一生心事。故其二傳相照應如此

按漢書地理志云。周末有子鼂。夏育民人蔡氏。太史噭。戰國策作太史啓。田單傳有太史嬓。乃齊襄王后之父也

按洪容齋云。公大差乃見國勢猶盛滿。而不以爲退自居。猶未免于畔且亡也。況乎觕人國者而可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眞說出雎心事）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嚄。○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衞人也。噭音皎。○正義曰。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爲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illegible]

陳沂曰。前言商君吳起大夫種。此特增一白起。不惟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尤切也

按詳商君吳起大夫種中上文也。中入白起耳。月之所以前也。故總以四子者。五句結之。是第一段

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稿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

吳汝綸曰歷叙四子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令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覆剖論要不外成功者退一語

按戰國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功分勝者所獲也

按范蠡見幾明決超然五湖[illegible]是第二段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驕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闢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按此直欲其辭位[illegible]

黃份曰戰國之士世當少之然傲僻[illegible]亦有不可及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

[illegible]取相其恩仇快意[illegible]也

[illegible]

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范睢蔡澤也睢戹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賓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睢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絕之獨不愧潁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

楊維楨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攬取其柄如探物囊中及辟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賢爲戒必俟大澤之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昏應侯之退已合退于請蔡賜杖之時而律必不退使非澤乘其曰發之勢吾固未知其所終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交攻雎司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害惑而釋衆言又足以痛雎者故雎決手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皤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抑攸游于秦以封君令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雎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特羈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雎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雎功成身退其心翊私而論則正矣

盧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辯士也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適路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各寵如彼鬼之專寵如飛經之嗜酒者必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辨雄矣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因人讒逐弃相印與雎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已以秦之少恩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終

茅坤曰讀樂毅傳令人輒生肘翼為之悄咽而流涕云

按太史公詳叙樂毅入燕始末蓋為毅他日遺燕惠王書張本

茅坤曰毅仕魏為魏使于燕以燕王禮過之不及報命而遂留燕委質焉可乎

黃汾曰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大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索隱曰眛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

茅坤曰惜乎毅所謂趙必從楚魏之說不傳

茅坤曰毅能以弱燕入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因其計審而以齊故特以兵攻五國而業服所懼故也

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田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

楊慎曰樂毅報書[illegible]

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

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illegible]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纍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按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

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不敢斥言王故託侍御者）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

按此自敘所以事先王之由

按毅不歸功于己而托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見曲處

（正義曰：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

按此叙先王所以自伐之由

黃份曰言先王之功大慊然以自明

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磨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廣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按此言毅所以事燕王之心

黃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婉而意難奪

按此言已佐燕之行餘烈

黃份曰見先王之功可以世守不宜妨死而遺胥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又曰慷慨者見不宜信左右言明訴有見大將老不宜輕

又曰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勝于痛哭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

按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余有丁曰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按此明己不輔趙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

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臨不測之罪，謂既陷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己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也。

按此叙已所以追事之意

陳仁子曰世稱毅曰王佐以今觀之毅亦戰國說詐之士而已夫戰國之習于周不合則之齊于齊不合則之燕之秦之晉之楚總稱也毅持材以驅列國而不狗節以全大義知夫國不潔其名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君曰遊說則無明人遊說者以任代可也何乃鄙然而去王使之王惧其代同而毅者為則固于行說之流其見以去而以子為論何如

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云：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

正義曰：夏氏許樂生過矣，遂亦寶器虜齊人民，惡能若所云哉？

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禰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奓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迫胡貊。）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

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謂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不如紂，燕民不如殷民，而相告予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取之。）

按：室有語句，言室家有忿不可以告鄰人，言以告鄰人，謂二子當爾，樂間不可明樂間居趙也。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

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

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卿，（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illegible]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

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記不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受間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閒乘繼將芳規不渝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西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以服齊人之心不過乘勢借力乘亂攻取欲并其國雖攻拔一二世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强六國陵夷秦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亡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歲然後得無事者而其與二城為守數若齊燕王益據仁義以撫齊心定區區若反戰與地則思決于齊人德若于天下所焉湣之後之城與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為桓文猶不及此也蓋燕用樂毅以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書中言曰物參議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言部署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之覆車之勢方瘠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具矣玄許以湯武之事何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勤義國反讒後為趙而燕亦無偏傳之于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義

之入于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終

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綰知趙之興以亡矣[illegible]之衆曰不書邑里世系而直以趙之良將稱之亦一例也

王維楨曰廉藺兩傳[illegible]戰功[illegible]智有[illegible]辛[illegible]相許也

楊慎曰當時趙君用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吴興凌稚隆輯校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陽晉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

[illegible]曰藺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抱璧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重矣[illegible]

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

何孟春曰[illegible]後事耶

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

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驚而怒之辭也。）乃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

按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擊缻，如召趙御史書，如請咸陽爲壽，一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於秦。一時勇敢之氣，自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舒於此等處更著精神。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稱藺相如事[illegible]

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

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缻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缻音缶。○正義曰：缻音跡。）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

此坤[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兵[illegible]使[illegible]

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荅禮曰職高者名録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録在下於人爲左是以位下遷爲左。正義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借賓形主妙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爲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

按以下錯紀相如廉頗功業

按此傳只叙相如完璧澠池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於始末處略叙叙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按此起[illegible]

按此傳前叙趙奢後段叙括之死于秦頗之奔于魏以附之總見趙將亡之兆云

蘇洵曰[illegible]之傳廉頗也叙救閼與之失不[illegible]焉見之趙奢傳且與奢也不亦隱而彰乎

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如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或屬魏也。正義口幾音祈在相路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後爲趙所得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結前起後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按上趙奢破秦軍閼與下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

茅坤曰不欲人諫者絕軍中譁言也

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正義曰閼與[illegible]趙邑也 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茅坤曰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

按奢不用前令故云待後令

[illegible]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邯鄲二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遇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 邯鄲許歷復請諫 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劭按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奢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 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

按三人同功一体

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而藺相如病篤 [illegible] 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 [illegible] 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

共寫曰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其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如亦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敗也 [illegible]

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專言趙括 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 正義曰奉音捧 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

使數十萬生靈悉委塗炭于長平之下而趙幾危矣吁信間之害可勝惧哉

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略做趙奢令）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亾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

茅坤曰以下無頗本末當入廉頗傳[illegible]

何焯曰市道交即馮諼所論趨市者也[illegible]

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照前括母）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廉頗而號爲信平君也）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illegible]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武安汲鄭廢而其門益落[illegible]古今人態固然不獨廉頗也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在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特入李牧）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

按馬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雖老猶其一行與廉頗意同

楊慎曰冷語收煞妙

按此起亦用前例

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爲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莧

凌約言曰李牧曰擊數十萬士而不敢用盡士謹之如故及得攻入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

始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兎牧其庶幾

茅坤曰張左右翼兵法之最也

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反前不敢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反前不亡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應前不亡反前失亡多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又索隱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

王應麟曰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與牧將戰國之將耳若古之師則行險而順

余有丁曰此傳紀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

叙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茅坤曰小論中不入牧何也

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恒州槀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

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作㤼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颷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

與之秦其爲力難矣卒以其用舍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於前識皆烈丈夫也勇怯不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剛法自道而多平原君以公議也趙括輕易以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戰持重戰無不勝與廉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

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若焉一相如烈丈夫英風偉烈令人千載與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共

王世貞曰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不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

八十一卷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閔如承曰以不見知三字起文勢自奇矣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 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安平屬菑川國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管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 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衛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徐廣曰多作卓齒也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

按此傳只言三縱反間一事以卑將騎劫奇勝人

鍾惺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鳥為神又說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當于事者然先以致敬眾人之心使中夜見火牛誠又皆以驕[illegible]一時之勝其本在[illegible]

黃震曰田單守即墨[illegible]編于行伍間[illegible]原君之[illegible]

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版插[illegible]插音初洽反[illegible]負版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

鍾惺曰田單[illegible]之戰國奇太史公敘其事亦善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
閔如霖曰火牛計固奇然以齊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斗而勝耳太史公寓得節次之也

按處女脫兔語出孫子[illegible]與太史公所說[illegible]先示弱于敵而後戰同意

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河上齊之北界近河東益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知端緒察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索隱曰[illegible]如處女之[illegible]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壟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言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謂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

陵翁後更復綴此正所謂浮雲斷崖者

茅坤曰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王蠋則以附見於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凋喪至此耶太史公所謂湮滅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

董份曰觀所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繫一布衣其指蠋至矣然謂太史公是節義耶

一本作淖

初悼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曰嬓音皎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歜○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閒先行群烏或聚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援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亾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亾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邵經邦曰毅之克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與于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湣王耳亦無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爲齊有也戮一湣王求其所以代湣王者亦不爲燕有也柰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代之也不以置君爲重而以全燕爲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爲念而以必得爲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陳沂曰同傳者或其國同或其事同或其趣同而時不足以關之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誤矣觀鄒陽魯公同傳此可知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擬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一篇綱領 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歷反儻他朗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爲梁將故[illegible]有新垣平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

按衍既知仲連爲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肯帝秦耳

洪邁曰此章重沓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若如今人減省其詞便不見得當時反覆辭上然符先生尊崇仲連氣象

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

鮑彪曰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

茅坤曰仲連不肯帝秦處戰國一大節目

王廷陳曰仲連之不肯帝秦志則大矣吕不日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欲帝秦是太陽之下同於物蒼上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豈不名正而言順哉

董份曰使梁助者反言以駁其端最妙

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于當時而維持周綱誠可爲論事

孫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正義曰王過字爲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爲秦百姓○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

董份曰比之于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衍既甘處爲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生死而駭激之

又云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意

董份曰此一言其力千鈞方見能屈梁王也

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此語不可爲訓　正義曰罵烈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智不如邪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危激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湯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君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

董份曰激昂慷慨雄偉吐氣矣又曰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氣 [illegible]

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曰音管藥）攝衽抱（一本作抱）机（索隱曰机音紀○正義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即鑰匙也投籥是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倍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下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illegible]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非所以[illegible]者不可得乎其文而不察
而[illegible]曰此書文勢以搨訶法甚密如大將行兵部伍森嚴而位列不紊者

按正書雖以智勇並三平起實重智者不倍時一句蓋欲其棄燕而歸齊故即以時不再至二句申之下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

董份曰本言齊雖棄南陽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解

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 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兗州縣也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 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 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棄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棄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齊北也 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董份曰以全燕見敗以一城嬰守所以見其能

何景明曰此下云云皆說惑掠將之亂非事實也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齊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聊城危也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 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

按歸燕之說特與起東游于齊意耳恐其未知所處再把冀怯勇智三字反覆忠勇智三字而引管仲曹沬因敗為功之事以諷之

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 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 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君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二人云爾 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

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棄也謂棄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 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則曰獲也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 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沬也 三戰三北，

按此結二子不死於小廉小節，欲葆將之乘時立功名耳，故復揭一智字以應篇首。

余有丁曰：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前。

此書乃引秉腹事，故鮑彪疑為後人補撰。

黃省曾曰：戰國士有二：其一徒縱橫鑿挾勢權為厚利者也；其一魯連虞卿好急難輕爵而為名高者也。約之于義，雖不敢知，然而連超遠矣。

茅坤曰：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文辭……

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

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莊忌，會稽人，姓莊，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皐。漢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

真德秀曰：按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冗，然出於患難迫切之餘，論讒毀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

黃省曾曰：鄒陽書此休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意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

又曰：蘇長公作韓祠記，全自此充衍。

林希元曰：此書意思千翻百轉，如九曲源，如萬里黃河，縱浮層疊，出愈高愈深，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瀉，斯人手[illegible]

意者可到，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之習，蓋當至世季晚之秋，要未可盡律以大道，孝者但取其長，未可以小疵短之也。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光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王）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楚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接輿

按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辟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為誘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其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敖曰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贏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食音寺駃音決騠音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

林希元曰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說歸正然中間亦不能無至轉手出余了□以見何又口十無不家常楚忽出此與由余了然爲傳令人防忘古人文字正不如此拗

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尚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訿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因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為衆口鑠金也 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諸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 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安全矣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惟云刳剔孕婦則

林希元曰先以隋珠和璧結束行殊設譬忽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須伏正所謂愈出愈奇

武王畢反商政必修孕婦之墓也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 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 今人主誠能去驕一作傲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 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索隱曰並見戰國策 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 豈足道哉。言已又過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拔木根也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爲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人作瓦器謂之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卒遇之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

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櫪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索隱曰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述傳亦其意也處

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不當與彼以爲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哉太史公以此爲

游客而連獨以義爲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丁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罷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黃震曰魯仲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爲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爲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傲睨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爲天下士未也○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其羞哉

揚維楨曰戰國之士非蔣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縱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稱韓魏制燕趙脅齊謀楚囊括并呑之志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歃血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餒虎馴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秦不稱帝於天下一髮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之舌撓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二國之疑蹈海一死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闔臉諸侯於醢脯之地亦凜凜矣今之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闢其議而起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驅車馬奉玉帛奔走闕中秦且儼然以辈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砂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耀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溺哉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公覽鄒陽同傳擬人忽非其倫乎

張來曰魯仲連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固仲連之所以爲賢也夫當其位而後受食其祿而後勞旅其功而享其利鮮其憂而享其樂者古聖賢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獨能不然歟昔孔子辭景公廩丘之邑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甚矣夫有功受賞孔子且然而仲連欲過於孔子邪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終

陳沂曰二子一傳自是一片詞旨然而屈尤可悲者茅坤曰以議論行敘事外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 爲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史記嫺音隱又音閑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草稾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

按以下並太史公自論

按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大史公作屈原傳本其詞也 揚雄曰大史公作屈原傳[illegible]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力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愁也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士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 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行下孟反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按以下離騷本旨

董份曰此傳大類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現固嘗有論矣又曰太史公作贊端因好而經離騷之撮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尹其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茲論在離騷經王逸序注中。

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曰誹方畏反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 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卧反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曰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按詳張儀始終事爲屈原諫楚王張本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曰上足松反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正義曰丹陽今岐江故城 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 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曰梁州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

王[illegible]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于[illegible]蘭其人咸咎焉項襄不咎子蘭又用之而屈原[illegible]正所謂[illegible]讒人之[illegible]者 按此推屈平[illegible] 本紀 [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錄[illegible]上

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眛也○正義曰眛莫葛反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雎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徐廣曰三十年入秦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名橫 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董份曰按序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屈同蓋傳之變體也唯伯夷屈原太史所重慕故詳論之

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索隱曰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 爲我心惻。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 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沈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按上屈平既嫉之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 屈原至於江濱。即漁父篇中語 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索隱曰父音甫 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流作滑其泥也 衆人皆醉。何不餔

按呂延濟云彈
冠去其塵也
按老子與俗遊
云俗人昭昭我
獨若昏俗人察
察我獨悶悶汶
汶猶悶悶也

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
曰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己清潔也 受
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塵也○索隱曰汶汶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也 寧
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 又安能
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郭反溫蠖猶惛憒楚
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
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
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
隱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 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 孔

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
墨無聲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默無
人聲 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也紆屈也軫痛也愍
病也 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
未替。王逸曰刓削也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刓音
五官反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曰本常也鄙恥也
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
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
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余也余如注所解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
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巧匠不斲兮，孰察
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

矇瞍奏公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章明也
瞽盲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盼也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
曰下音戶 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笯一作郊騶王逸曰笯籠落也
○索隱曰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
籠絡也楚詞雉作鶩○正義曰應瑞圖云黃帝問
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
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
仁心入信翼俠順履正尾擊武小
音企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備舉 同糅玉石兮，一
槩而相量。王逸曰忠佞不異 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
所臧。王逸曰莫照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義曰羌音
疆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
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

語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一作駭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廝賤之人
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
乃誹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徐廣
曰異一作奧翻案王逸曰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遻
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遻逢也○索隱曰楚詞遻作遌遌音五故反 古固
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湯禹久遠
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
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次將
舍 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大故

陳仁子曰孔子論三仁[illegible]也草澤百千年以來風騷之一変

樂也大故謂亂云也○索隱曰楚詞合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曰王逸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汨兮。正義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餘竝作余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被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作廋○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

楊慎曰宋玉屈原弟子也與唐勒並時亦微之曰詩窮於固騷窮于楚謂之楚辭者宋玉數子與馬威問揚子云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然則屈原謂詩人之賦數千里矣也　王世貞曰戰國桃併戰勝諸侯王知好士特甘名云然策鼓口舌辯信挾奇秦前後許力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漢代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非虛語也

李夢陽曰漢賈誼以治安策上孝文所王道亦以太平策上其文帝天一子若為此豈不欲遇合哉然而有唯為其志竟亦弗之行也豈非所謂有臣而無君者哉　柯維騏曰按漢文帝時公孫臣上書欲改正朔易服色而黜于張蒼及賈誼之議猶之公孫弘也而抑下絳灌建武帝時公孫弘兒寬以文學飾吏治而帝亦竊用儒術改制度與誼議但異措施不遇也　宗臣曰賈生當文帝時四海又安而上疏至痛哭流涕

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

絳灌之徒毀短之謀議長沙然世之論人者不肯言賈而多生也 [illegible]

按師古曰謫謫長沙不得自遂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諭然誼識時人大分明其才甚高且志抗人而弔亦狹矣

按師古云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

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蓋爲傅是吳芮之玄孫差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宅及諸生居所在也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徐廣曰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索隱曰字林云適音丈厄反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 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

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曰闒音大臘反茸音而隴反應劭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 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一句皆兼兩人隨夷卞隨伯夷跖蹻盜跖莊蹻也 莫邪爲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瓚曰許慎云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爲鈍 鉛刀爲銛。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曰鉛者錫也銛利也言其鈍音纖 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 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瓠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索隱曰斡音烏活反甈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

按師古云章甫薦屨言冠乃居上履乃居下也顛倒也

按師古云漂[illegible]

按師古云李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尤亦猶屈原耳

也 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罷音皮 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 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 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 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苦屈原遭此難也 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也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 鳳漂漂其高遰兮，索隱曰遰音逝 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 沕深潛以自珍。徐廣曰沕潛藏也音亡筆反 彌融爚以隱處兮，徐廣曰一云偭蟂獺一本云彌蠖爚以隱處也○正義曰顏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蟂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兒江東謂之魚鵜 夫豈從螘與蛭螾。漢書螘字作蝦韋昭曰蝦蝦蟇也蛭水蟲螾丘蚓也○索隱曰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然絕於螻螘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引○正義曰言學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蟻與蛭蚓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溺世以藏隱其文如慕也驥千里馬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搆讒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也 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 瞝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瞝音丑

王念孫曰見細德之險徵謂主上云見細德之人欲危害而微當作徵見險徵而去吾當至微今吳見戒而作也

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曰德輝動乎內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徐廣曰一云遥增擊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徵起則合加動羽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服虔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汙濁也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鱏兮如淳曰大魚也賈曰鱏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喩小國時主不容忠臣而爲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傅爲長沙王夫之三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

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歛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腳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鵲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爲鴞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云廣猶寬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閼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闕烏曷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弋移反協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

樓昉曰其詞清覽洗然物所遺世之形大史公謂言而有同死生輕去就之人其然自失之嘆也誼謫長沙抑鬱不自得適有鵩入之興長沙地卑濕恐壽不得長故爲此賦推原死生之理以自遣也

李奇曰賈誼鵩賦源流曰復兮亦

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予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正義曰音緇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曰協韻音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蛻蔓相連也○索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嬋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密又音時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曰音勿禍兮福所倚正義曰於猗反依也福

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旤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遍來倚伏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尸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書云衛氏十里河西岸異縣下良得傅險穴是說所隱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福禍相爲表裏如糾纆繩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纆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夫疾不能浸潤矢激疾

從天地以下通用莊子

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失流悲本以無欲為通則令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

坱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測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正義曰坱烏朗反軋烏黠反

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道不可與謀與音預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曰此莊子文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賜以陶冶鑄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如淳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度也故云物云忽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耶何足控揣量度己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

通人大觀兮言大人生存理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云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貪夫徇財兮音荀烈士殉名應劭曰以身從物曰狥○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

控何足控摶言人生無足控行也

○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

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雖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恃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

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者欲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

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皖索隱曰說文云攌大木欄也漢書作攌音去顛反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

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讚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台韻音億

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死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骸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馴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索隱曰漢書坻作坎周易坎為水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

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出莊子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曰鄧展云自

按前席謂移席近之也

□發矣武帝之□不如文帝之諫也

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德道之士也 細故蔕薊兮，何足以疑。蔕聯曰蔕音帶芥音介反。索隱曰蔕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蔕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蔕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曰蔕刃邁反薊如邁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應劭云釐祭余肉也 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 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

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 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本作爽 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爲長沙傅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弃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狗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于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庶乎其志也哉

楊維楨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原不死于先王而受嫌于後主放于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狼之口不爲死得所哉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其所論財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于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余有丁曰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類楚之放平平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

已之言不得已而自沉汨以新進之士欲間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公同服其文而同悲其志故列爲同傳焉

王論中曰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讒見疎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後叙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終

李坤曰不韋雖褻詭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本戰國策云

按此往來販賤賣貴爲下文奇貨可居根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爲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依小顏讀爲贐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

茅坤曰敘不韋之謀立子楚如子指談

高儀曰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語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

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
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
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扇城故往說之乃
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
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
盈外廏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
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
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曰
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
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
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
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
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
曰請入說王后為請於趙而歸之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須長為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

董份曰念者非真念也不韋知有身而佯怒以念耳

余有丁曰政生踰期天欲贏作也

王維楨曰不韋賣秦與春申君賣楚絕類

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令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

閔如霖曰將叙呂氏春秋先提定時一段何等原委

按班固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二篇列之儒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列之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非純于儒也

楊慎曰懸金市門無能增減一字者蓋畏秦勢然耳楊雄乃云恨不生其時手挑其金而歸于雲老不曉事如此

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父叔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

按此徙宮居雍即下文所遷者

按此事類樗里子

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
曰腐音輔謂宮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
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
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
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
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
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
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
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
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

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北故俗亦謂
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
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
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
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
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
後」。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
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益相承錯耳不近
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
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

鮑彪曰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哉國亂而奪嫡立服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此得贏而欲既于蜀於是知有大道矣

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
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
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
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詳始皇紀
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
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
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
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
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
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
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
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號謂諡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
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
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
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
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

劉震曰呂不韋大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居之竊寵陸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聞者歟矣

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畤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資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夜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殘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胥殺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茅坤曰既許侵地遂北面就羣臣之位其不可及處閔如熊門非沒匕首數句則沫直一麤勇人耳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龔丘縣西北七十六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

[illegible]先直言子胥知光欲殺僚後乃云員故又直敘[illegible]

余有丁曰外事謂伐楚

王維楨曰光之父以下歷敘其立嗣之序光有國之由變化顛倒不拘常法

閔如霖曰只三句包盡多少

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光將有內篡殺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亦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眛，索隱曰眛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灊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漫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劭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並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索隱曰劉逵注吳都賦：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詳偽，非也。當詳偽重言邪。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之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董份曰見專諸能[illegible]衛之嚴[illegible]不知所以[illegible]諸之勇[illegible]所能也

孝若水曰智伯乎何無且可敢然伯察按無所知名便是以衆人遇我其所寵之即所謂國士遇矣皆爲下文讓言張本

董份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溺器而辱之爲溲器耳

茅坤曰襄子斯言也有君人之度矣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
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
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
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
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爲飲器索隱曰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
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
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
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
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
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
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

按國策云讓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茅坤曰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何孟春曰杜厲叔死莒敖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愧天下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二臣之舍生取義可尚矣而必曰將以醜將以愧非賢者之言也

茅坤曰非豫讓無此光岩非太史公不能寫此光景

方孝孺曰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

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
又漆身爲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爲賴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爲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爲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
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
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偕友人摹寫讓之苦心處以子
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
爲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易也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也
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

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令爲厲啞也然所以
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爲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
襄子至橋馬驚有生色襄子曰此
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
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
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
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

也當伯精神之日爲讓者正宜力諫之諫而終不從則移其伏劍之死於是日伯雖頑宜庶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曾無一語待伯既死乃不勝悻悻自附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豈若是耶

何孟春曰士之爲士甚自立必有非人所能變者讓說二主之所以異而爲之報示亂其所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之既事之更可苟焉夫然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於其亡何以當其所遇我皆不可以言士

金碩祥曰智伯雖滅云死後然如開如寬尚慚也未下也以讓之勇豈不足以興復智伯哉而顧死于刺客之靡耶邵子云死事易成事難若讓者可謂能死事而已

按此段全用國策

按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乃韓滅故太史公削去策中併中哀侯一段殺政一刺客之流然知愛親哉姊故太史公於其事首以母姊二字作骨節縣

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應前先所知名）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應前國士字）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

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繼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皮面決眼者慮禍及姊也道稿只以母姊纒綿者此孝友本歸仲子知人極得要領非太史公著力政之心事孰能寫來泰王此

茅坤曰兩四字有生色

唐順之曰收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董份曰此數言戰國第一等文字也

不知當時屠者亦

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觴○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正義曰數色角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毳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

正義曰糲粗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大嫗爲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遇大人益謂爲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是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絜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

[illegible]

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 索隱曰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 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失亦通也 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 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曰戰國策譙周亦同 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 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 正義曰暴蒲酷反 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 榮一作嫈○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 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 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 索隱曰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 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 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

王韋曰太史公傳刺客不得不鋪張之而于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獨得春秋筆法

茅坤曰兩莫知處思致極工

劉辰翁曰聞人有刺殺韓相四句語甚纏綿詳悉末乃用嚴仲子知吾弟一句斷之極截之甚又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綜急起伏宛然當時心景

按此處錄他國策文自豪爽

董份曰政從春秋閒刺客案事然以謂烈若姊則尤奇故敘次其事令人撫劒于數千年之下猶若歔欷者

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茅坤曰此一段特[illegible]餘情[illegible]姊之態

鮑彪曰人之告[illegible]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爲人知也返惟知政故行行其志惜乎[illegible]細人以政不幸[illegible]爲附知故死于是

以爲從坐非也烈氏亦音尺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猶愛惜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妄云云爲已隱諱矣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衞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

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也

[illegible]荊[illegible]將相與其[illegible]成事豈不有力乃于此者乎[illegible]

茅坤曰荊軻敘傳[illegible]如在目前讀之[illegible]無[illegible]

按此傳敘荊[illegible]之上[illegible]刑[illegible]及用尤[illegible]於[illegible]漸離[illegible]一時意氣[illegible]而成風[illegible]

荊軻者衞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衞而改姓荊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衞元君衞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衞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荊軻嘗游過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

按此以行文而敘事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荊軻快處與藺相如傳同

按太史公次荊卿之刺秦王也既先以蓋聶魯勾踐之短卿者發端而末復結以魯句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則其不滿荊卿之意可想見矣

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句踐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按全以問答代敘事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

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為媾媾同媾合也漢文媾諸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

正義曰鞠武可謂仍告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丹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

按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荊軻方且飲嘅其耳中熱自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按此敘語言并見敘事
高淀曰其死非為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

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illegible]）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闚視也）（[illegible]）秦王貪（[illegible]）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荊軻已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願秦舞陽一哄稍有志士輒生之風耳

茅坤曰荊軻不遽聶政遂馬滿政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荊卿則恣于車騎美女之間矣

茅坤曰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恐竊謂非人情也當時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

必軻與太子陰取之而好事者飾奇或戰國雜俠節者爲之也

董份曰欲輕易得人一頭其發語如是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
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
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
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
其袖，右手揕其匈。（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胸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
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徐廣曰：捥一作搤。○索隱曰：搤音烏革反，捥音烏亂反。字書作𢪿，𢪿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捥也。）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董份曰叙匕首縷匕亦惜荊卿之虚發也

董份曰以十三歲之童子以助行事亦非策矣 故待其俱行所待矣丹遲之使行而卿亦竟從之無奈如

乃今得聞教。遂自
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
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
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曰：焠，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鍔也。）
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
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
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是安得不敢敗哉

李沖曰何等氣焉何等風神

董份曰覌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
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
反者，豎子也。（指舞陽。）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
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
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
而歌，爲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
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
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
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
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
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也。）
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
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

茅坤曰一時倉卒之變寫得殆盡

王鏊曰至此猶含笑入死地壯哉

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荊卿之業於劍術）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丹云：左手揕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子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太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狀似劍丸而[illegible]）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董份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夫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可欲之以怨怨攝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稱宜也

茅坤曰不見秦舞陽下落亦太史公疏略處

茅坤曰本從附高漸離一有以為此終之叅

董份曰軻傳有聶即政傳有妙古天下絕奇也故並存

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欒布傳云：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棘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

唐順之曰傳內蓋品藻句踐高漸離田光樊於期蒙嘉夏無且凡八人安置先後咸有脈絡不可缺一

丈夫尊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一以為客聞於秦。秦皇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〇索隱曰一音角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

董份曰以句踐之言結傳末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逞志之時不能一決徒使廢而歎之何其諫也

黃震曰太史公謂五人余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謂讓為甚報仇之忠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之易小之動使人悲慨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雖然果何裨其所謂志而足稱過

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

吳[illegible]約言曰彼凶惡小人何足垂世而實以傳為報曰豫讓志在殺君然所事智伯者何人而乃報逆至死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中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智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莊公之御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已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楊維楨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己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以為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予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過知已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篤知明士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弃甲兵之譽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刼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終

茅坤曰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三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傳斯者得亡秦者高所以亂高之亂者由斯爲之以是太史公極用意文偏傳大体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余有丁曰斯志在富貴故卒以敗使其知足富不爲趙高所禦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 年少時爲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見彊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 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揚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辟之視肉而食了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詬呼后反恥辱也 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王鏊曰古小人失其幾帝之所成大功者則不然

○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皆是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

按急而不急勢所謂得時無怠意李斯之自謀亦爲秦謀許不外此一句若此時以急之不誤故是時當之于此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埽○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

李塗曰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廢言也

捩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畧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茅坤曰斯文之工千年以來所絕少者

楊慎曰逐客書反覆議論組織藻蒨而意切至

凌約言曰不引淌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切實動聽

里自山邸瓠口爲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

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未詳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歿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今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

高嵣曰插一句使見逐客之非而下又加功于客更大之行文曲有味未有不能入人者

按此下意有三段文法三變董份曰秦王性好侈大故歷以紛華進御者色之美啓其心以爲貴之術也斯之善說從迎二世之欲已兆于此矣

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得黎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濆山一名昆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梢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爲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廣雅云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

王鏊曰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樓昉曰三段一意反覆而語不相沿益見精神

董份曰反覆緊辨千頭萬緒有烏獲賁育之力泰之氣也

吳見思曰詞語激切一言有萬鈞之勢

二段又一轉

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隨珠也宛若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缾也音於貢反缻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箏者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羅大經曰觀李斯諫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强觀齊人又以客亡矣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予則謂孟子荀卿于斯亦當時之客也如所若之不用何如其之用秦之客又何足道

茅坤曰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盡于此

董份曰燒經二字乃大史公指摘李斯之罪處

何焯曰兩欵在秦不以時論人不同多學為上人妨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

愚按焚書坑儒之事其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後李斯相秦專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辭其禍其水之源乎

王維楨曰此處入諸親貴盛為三川守及荀卿之語以照後事

董份曰既知為害何忍行之明哲之嗜酒明知人欲殺而復欲以貌濟者也古今人臨事每多苟訐之感歟

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

茅坤曰始皇病且篤當召大臣頒命而私令趙高爲書授太子以棄其弊天之所以亡秦也

高儀曰息字下得感切可為人主慕斗謙嗣子定之戚華協以秦滅六國定海內威服四夷其亂可為雖盛矣而孰知帷幄小豎知一趙高者乃足以亡秦亂天下時謂吳越起于肘腋禍敗多生于隱微而伏于不測者也人君之御左右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 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一作轜車) 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illegible]) 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董份曰觀二世此言猶似有人心者而卒以淫暴爲亡國之主皆一宦官誤之也觸道幼主可不擇人哉

王維楨曰高其人面而獸心者耶安教胡亥以此論

余有丁曰斯載趙高言于斯傳見同惡相濟也

按先儒陳氏注曰孔大王登假猶淺言稱大行行去聲以其往而不返故曰大行也

茅坤曰高必以蒙恬之隙從旁傾動李斯而使之叛

按連用五孰與句文法古朴

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譾字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 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衞君殺其父。而衞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illegible]) 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

楊慎曰管事字亦奇

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illegible]〕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

謂之耳

吳見思曰斯到此一點持祿固寵之心爲高所亂矣　唐順之曰模寫之情方此畢露

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illegible]〕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

蘇軾曰夫以[illegible]

[illegible]

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正義曰矺音貯格反○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

王維楨曰骨肉自殘至若此可哀痛哉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公不及整頓處

尚儀曰世亂大臣持祿欲行侍免狀雀竊　王恭曰即此宜救矣

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　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也
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𥫗，鉶音刑。粟飯也
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觳一作埆。觳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飲猶不盡此。若依鄒氏音角，則字宜作穀。徐氏云一作穀
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
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　而股無胈，胈膚毳皮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

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與始皇本紀不合　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

楊慎曰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簡健謂古文必盡字可乎

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

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扞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扞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

董份曰今字變化妙不可言

董份曰妙在轉解

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
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
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
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
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許愼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
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
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一作峭塹之
勢異也索隱曰陗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言陗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
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
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
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
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
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

康海曰看言於明主所以甚詳

茅坤曰斯持祿畏禍附二世之言至此訴死而族滅之固也

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
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
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
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
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
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
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
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
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

王維楨曰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術于秦何也

按此仍以申韓結截

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
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
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
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
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
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
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
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
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
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

余有丁曰兩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亡秦不獨趙高也

茅坤曰以二比敘事亦太史公變調又曰[illegible]

董份曰秦之亡[illegible]是哉

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

按李斯以爲言言高令二世不坐朝廷也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爲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卽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余有丁曰疑卽易陰疑于陽之疑言勢相近均敵也

董份曰陰取者布私惠于民陰得其心以竊國柄也

黃震曰斯以無道從人下趙高亦以無道殺其身天道也而自謂以忠死不亦惑乎

余有丁曰列勢次主所謂危也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

茅坤曰自古以絕賦上言誅功臣未有不身以誅反者

董份曰併載此書見與前所對書阿二世者大相反

按李斯所謂七罪乃自侈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豈知矯殺扶蘇蒙恬以釀其禍亡秦其罪更有浮于此者

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

唐順之曰篇中反覆慨然身世之感古云得喪之幾者三 三以致鬼恨信哉

楊慎曰此篇之用字好是處春秋亦有此句法

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

余有丁曰此傳詳著事所以罪斯之亡秦也

王鏊曰責李斯極當

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 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

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

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播書詩，論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發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彼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按太史公贊李斯不謀黜君否則且與周召列矣下太史公言史謂固破家族非其不幸庶幾近之

楊維楨曰：趙高謀篡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亡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共事必敗，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誅，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攘上內爾，計不出此。他日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言高罪，吁嗟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高也。五刑且三族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牧兎之樂，斯與愚人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李沛曰：通篇以客形主。

王維楨曰：序世系見蒙氏世將，世有功，不宜殺二兄弟。

李坤曰：秦法以吏為師，故名臣往往從獄吏出。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敖，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臨洮屬隴西。[illegible]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按此突然插入趙高序家及其有罪一段所以著蒙氏之禍實本於此

[illegible]蒙恬傳[illegible]趙高所以[illegible]蒙氏本末此[illegible]太史公極力著[illegible]

今本丁曰扶蘇蒙毅在沙丘則高謀必不成遣禱山川此天之亡秦也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隱宮。謂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illegible]）直抵甘泉，（[illegible]）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

董份曰子嬰此諫可謂甚正然猶不免於高之手則不免於庶民亦以成討逆之功矣始哉

[illegible]恬之死而能進諫後乎能獨斷高之奸而討滅亦可謂[illegible]矣生逢末世不[illegible]

幸蓋與劉諶曹髦同哉

按一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一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此兩大句法

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俞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俞一作愈。俞，踰也。言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前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索隱曰曲宮姓名）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

王維楨曰大夫指御史曲宮與其仲來子王遂放之也

楊慎曰由此觀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子[illegible]亦少恩哉[illegible]此又可證

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狼藉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四

陳沂曰敘陳事而作折語此所謂太史公云

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極州切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茅坤曰蒙恬分明知趙高所爲而不敢訟特曰參而伍之無限哽咽

按成上失而復振則卒昌末結前意抑又添出桀紂一段相對而以過可振諫可覺句雙鎖之此文法變化之妙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illegible]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illegible]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illegible]故曰者必先[illegible]作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如此者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illegible]可覺[illegible]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五

淩約言曰白起之引劍自殺也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万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矣蒙恬之答地脈同然實以叙其功耳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illegible]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illegible]。[illegible]三代良[illegible]。

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殺之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倫合取容各[illegible]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茅坤曰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刎頸交其後瑕釁相殺處更工

按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本此

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計

王維楨曰秦購求二人金有多寡此後成敗之別也太史公如此下句皆非漫語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倖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昔那那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為張耳從漢張本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便見優劣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凌約言曰二人在當時已有定論不待他日成敗知之也
羅大經曰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而耳事漢高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会豈與瑣瑣者較乎耳餘爲吏以此小辱不能忍乃于封國大計能不發怒哉予以輕忿身死國除亦何定故也張耳竟爲王傳久遠宜哉

王維楨曰二人之見識高惜陳涉不用耳
余有丁曰按此首事第一妙策
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何等情悃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

按師古曰張大楚于陳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于陳也

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陳涉失職在此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按范陽少年未必有是語也通既假之以恐范陽令復假之以悅武信君通亦辨士之雄哉

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倳音菑〇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倳 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

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

凌約言曰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連四五意作三語如結訟此敘事之妙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為欲立趙後則不如先立也

余有丁曰此語為陳王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予武臣也

董份曰按房君諫王賀趙與張良說高祖封齊意然而有應有不應者高祖之度足以包信而陳王之智不足以服兩人故也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戲地名邯兵退也〇正義曰戲音羲出驪山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 曰方言云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 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

葉汾曰養卒奇甚太史公載之亦倍至爲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爲稱快

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謝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按廝養卒欲求歸趙王乃逆推兩人未萌之欲以啗其說兩人縱未必然然共推誠問之常情[illegible]其說得行而卒歸趙王如所[illegible]也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illegible]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大義同）

楊慎曰[illegible]奇此養卒甚奇又道逢趙王姊又出秦閒復何奇也

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按客說張耳立趙後即耳餘勸陳涉立六國後也蓋欲敵天下以攻秦適當首天下以倡義耳

[illegible]慎曰以上並[illegible]之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illegible]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文以下並指責其所爲相叛反本末

黃震曰初耳餘號刎頸交後卒如其說云

茅坤曰兵必得算勝而動秦兵之振懾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爲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壁其旁者衆並不敢闚閒且張敖以子赴父之難亦從代來始遂遙觀望其間斷非項羽之擁兵數十万而破釜沉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知何如也而遽欲以還過餘何乎哉

茅坤曰鉅鹿之戰詳項羽本紀而此處獨詳陳餘而以示古今[illegible]以趙倚[illegible]兩人之[illegible]

按陳澤之從秦張耳安能救天下耳目也耳不信而數問之惡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音釋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

史記卷八十九 張陳列傳 八

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

在其公[illegible]文哉

王鏊曰詳先後傳大略張耳先負陳餘

唐順之曰餘惟㜸張敖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快快不勝起而推印辭投則過矣兩人者刎頸之交卒以相役甚夫

按餘之脫解印綬直果無志於功名而脫然長往者哉將以白其心之無他而徐已耳之刻責也不圖耳不能諒竟從客計甘心自絕於餘是兩人之交好不終爲千古咲者耳先得罪於餘也遂後各以權勢相軋相傾則其罪均耳

茅坤曰楚之王諸侯不平豈獨張耳陳餘哉而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咎及張耳以兩人纂深于生平之交故也此是太史公

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索隱曰累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

史記卷八十九 張陳列傳 九

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式銳反項羽爲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旣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

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一[illegible]面縛詰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祇晉灼音脂郭令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

王維楨曰按高祖三字乃崩後謚號作史者追稱之耳

司馬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其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

董份曰敖所以得復國者爲貫高之力然此念誠切自足以動鬼神而高祖宇皆誤又曰涉利人盾直而勇壯如此

按正本置下有兩字漢書亦有廁字

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伺高祖宿處也要之置。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繫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廁

曰安成曰貴高骨宗以上知家所言高貴有捕故上言留中以然與王出此安貴高也乃言與客孟舒亦自髡鉗欲求何耶

[illegible]

之處[illegible]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幷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剟亦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

云爇灼也說文云爇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illegible]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illegible]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儀讚曰[illegible]千古王雅何曰貫高之義不肖封高祖之仁不殺忠皆雅事

孔璞曰此與田橫謝使者詞意相類

唐順之曰寫貫高始終如畫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索隱曰肮音胡郎反蘇林云肮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括地志云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城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儒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

鹿長翁曰章句間[illegible]時以[illegible]相[illegible]日勝因相宁有[illegible]相禁用相字失之矣

王維楨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変光所利也不爲非光至班史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較之豈非以利哉句文弱而贅矣

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勢共要用宁頸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諸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若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史公一篇本意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唐順之曰此文簡直

[illegible]翁曰方亂時乃有義士秉節扶魏繼絕世如周市者惜其才智不及不然豈不當與藉章哉

邵寶曰魏豹于身與民可謂兩全之矣全民以生全身以死雖然非正也不可以訓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甯陵是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

馬仲[illegible]曰豹語似[illegible]

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顏師古云兩龍謂秦與陳戰

凌約言曰[illegible]盜亦必有以相服[illegible]雖然一[illegible]未必且服矣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二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凌[illegible]曰漢[illegible]知將[illegible]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曰[illegible]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今[illegible]公角名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illegible]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皋，正義曰[illegible]河南汜水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為于偽反彭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濟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

凌約言曰[illegible]力處在漢楚對壘時能為[illegible]兵擊楚[illegible]足稱可矣

李坤曰彭越與楚相持於梁西楚亦疲而力分

按留侯所言誠大計也然二人族滅已根于此

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一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皆濮汴滑並與彭越 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傅音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

故齊舊地 與齊王信。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 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

黃震曰彭越有大功無反意既以疑間掩捕論罪汎赦青衣矣呂氏又詐使人告其反族之何忍哉

按越有不賞之功即有罪尤宜從輕矧非其罪而惟以呂后一言族之殆常其宗與戮然帝征兵而越不至則越亦有以自取矣太史公贊韓信曰假令信學道謙讓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愚於越也亦云

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晉灼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卬贊說爲是 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云鄭屬京兆○正義曰華州 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唯季反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

劉辰翁曰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不可解看上語忽謂其喋血乘勝日則行間分已爲王彼時不以此時反反如此下語最是用力處言日字句讀聞字斷

董份曰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死不死以其囚虜甚志欲有爲也

又曰太史公痛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

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潤千里如席卷舒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喋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牒喋猶跋也殺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渾

糧徵兵不往菹醢何傷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終

劉辰翁曰布常冠軍曰常爲軍鋒號兵常勝功冠諸侯以布數以少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蓼六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徐廣曰一作坐法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决受黥竟麗山作陵也特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

取衆也皆于敘事中提掇其功

茅坤曰羽之敗秦兵由布先渡河實之故也

王維楨曰即殺項王謀義帝罪已可族況又爲秦坑卒哀多乎

英布爲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三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莧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漢書音義曰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董份曰言情其以楚彊漢弱故何所以爲說而激發王

以楚漢之形較趣不如漢也

按師古云斧鑕也言伏于鑕上而斧斬之

茅坤曰北面而臣事之三句先挈布之情事下面一一破之

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羞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

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

按師古云垂拱而視言不措[illegible]也

宜騷淮南之兵，騷音蕭 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illegible]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

按何之使淮南本為牽羽計耳，然布不背楚則羽不能并漢，非萬全則布不肯叛楚，故何以强弱別之，分王許之，而又令殺使以決之，何亦深于謀哉。

[illegible]

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索隱曰搆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

茅坤曰折之以不測之厚，寵之以非望之亂

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

[illegible]

茅坤曰自受封功臣易刑所以多亂

王維楨曰布禍自取於彭越之爲醢也

按師古云微驗者謂不顯言其

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

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徵淮南王布見赫

[illegible]

[illegible]曰布先因信誅而心恐後因越醢而大恐故令尹曰自疑禍及身深知布之心者太

史公敘事前後脈絡自貫

茅坤曰[illegible]

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列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

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盧城也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皐又豆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曰古蔡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恒譚

臣汝成曰令尹知布之必反者謂其有近憂薛公料布出下計者謂其無遠慮

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棊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幷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幷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索隱曰罫音烏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

茅坤曰書吳之封是以三軍互出卒以有功今楚之抗布亦以三軍致敗何也

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蘄之鄉名漢書作甀應劭曰保非也。正義曰蘄音機甀鄉蘄城也甀逐瑞反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回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臣汝成曰漢書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在布未滅而先立也後書立皇子長爲淮南王總叙封功而帶言也自不嫌於複

漢書曰胙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步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媢音冒媢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戚結寵妾妒媢之誅又論衡云妒夫媢婦則媢是妒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妒媢是媢也一云男妒曰媢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舞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黃震曰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為軍鋒得臨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滅楚垓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䝉啓釁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布於漢非蕭曹素從服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雌雄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向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其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大來時微危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為不可及也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終

茅坤曰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所授此失有處又曰自敘其貧困者以其杖劍封侯王而裂土千里以報漂母與志辱已少年故云云文穠波蕩耳

盧大經曰韓信于未遇時惟蕭何及漂母爾何之英雄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嫗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秦意氣過于輕銳故見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袴意氣憊于翁媼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

董份曰孰視俛出形容袴下如畫尤瑛曰孰視之三字可玩有忍意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食音寺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曰俛音免伏房六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

劉辰翁曰滕公應德乃具眼人也在蕭何前魏無知上

董份曰何度言信而上雖何不能[illegible]信亾[illegible]以從時上耳

後納言何追信許信始末不遺餘力所謂功第一者所為此

又曰方信囑度一亡卒耳相國何所見而奇之蓋何以察天下之勢者甚熟而信適[illegible]之故與語而遂以國士許之[illegible]

余有丁曰按何追信時正高祖所勸心者當其心動時遂決之故易入

董份曰韓信以一亾校徒因何立談不必召見而即超拜大將且殊礼蓋[illegible]

用漢王之入蜀。信亾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漢用三奇字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亾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亾。何聞信亾。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亾。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亾。何也。何曰。臣不敢亾也。臣追亾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亾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四字兩語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亾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

唐順之曰孔明之初見昭烈論三國事不能過乎此日淮陰若非特觀界也

董份曰喑噁二句形容項王之勇如見

楊慎曰匹夫之勇易見婦人之仁難言

余有丁曰按此自王善地句使有虎嘯等

茅坤曰論項王及漢王所以得失處極確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本無韓字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一本亦下有以字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音於鴆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咤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吁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嫗嫗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楊維禎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甚略論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奉定于韓信之評也

董份曰觀信對答如此真有識得入下之心而得其最要而已也所以謂之人傑而羞與噲等為伍

按何之物色則曰還定三秦而天下可圖信之告帝則曰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二人之論不相謀而相合皆有見於天下之大勢者此何所以奇信而數言於上也

何所不散 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 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亾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 索隱曰案秋毫秋乃成王逸註楚詞云鋭毛爲毫夏落秋生也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索隱曰案説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正義曰漢王從閬北出峽州陳倉縣 定三秦漢二年出關 正義曰出函谷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正義曰兵[illegible] 塞王欣翟王翳亾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illegible]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説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按索隱以陳船為地名謬甚

楊慎曰木罌缻渡軍者取罌缻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舡蓋軍事取辦成用成器也非如韋昭之說

茅坤曰廣武之策絕工而韓信師反其策以為功

晉 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 信乃益爲疑兵 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 陳船欲渡臨晉 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 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許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 襲安邑 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 定魏爲河東郡 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説閼與 徐廣曰音余案李奇曰夏説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焉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磴是也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 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 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説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新喋血閼與 索隱曰喋舊音歃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

董份曰人皆惜廣武君之奇而成安君不能用以敗今信先使閒視則已慮在乎使出此策則信必知變必不能敗信也但用廣武策則信不能取

[illegible]楊慎曰謀策而使敵人知之疏矣策既行信豈死以當之哉

茅坤曰或問信之下趙也以背水陣乎予應之曰非也予嘗將兵者也小人[illegible]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閒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漢書作革說文云萆蔽也從卑竹聲）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徐廣曰音飧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曰飧謂立駐傳飧行破趙乃大食也）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利而擊之）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洄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恆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二字疑）信張耳佯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illegible]兵入之後又安知成安君不以戰少利而悔悟乎故兵法曰薄人于險利在速非爲水上障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趙幟而立漢幟則成安君失利而還壁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謀定而后動誠入虎口一奉而斃之矣

余有丁曰信所以背水陣者蓋欲陷死地以堅士心其實料成安君守兵法而不知變也故以後水誘之使之爭戰趙利耳此致人之術也

唐順之曰信奇處全在拔趙旗上又曰亂其耳目奪其魄穴

唐順之曰摹寫信戰井陘情狀如畫

董份曰前左水澤必成安君所知也而韓信背水以誘敵百里張將[illegible]所知也而[illegible]以速功[illegible]人之術也蓋知兵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索隱曰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數也鄭玄註禮效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法者久則其思熟恐其畏而不戰故待為敗形使之卒然而趨耳

淩約言曰左車亦足為軍中謀主信欲就以決疑所以

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為向者之計足以擒我哉

茅坤曰此中真景非信與廣武君知之諸將不知也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illegible]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臛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illegible]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曰褕鄒氏音踰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偷苟且也慮不得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媮食傾耳以

余有丁曰按此上文已有休兵語此醳字當依劉解不可一例

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醳兵士故宜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咫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楊時曰以韓信之才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無竊將其王入壁奪印召以諸將而信耳之卧起其禁防閑疏[illegible]上之[illegible]使敵人疑閒窺則一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時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董份曰漢王將將出奇如此

茅坤曰漢已之閒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實身[illegible]後兵已散一[illegible]欲收耳信兵以[illegible]楚一則恐耳信聯其兵折于楚而生異心故為此詐易置諸將以示武耶

茅坤曰所蒯通一計東破下齊後追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

楊[illegible]曰此策出廣武君也

得黥布，走入城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 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車中隆起

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齊為主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余有丁曰兵法知彼知己信此策欺龍且之肆耳不然與人夾水陣水頭溺而不知何耶

盧大經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從古有之韓信請假王坐不知此然高帝之忌心未必緣此而遂萌也良平自處以厚即當勸帝以王鎮多變之齊以齊王有功之信帝素樂於納諫必欣然從之而信可為枕矣何乃云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斯言出而帝起群疑雖王信以真王而徵兵擊楚是持太阿而授其柄也信蒸已矣然則淮陰誅族之禍階於良平之躡附也哉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 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 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 徵其兵擊

□約言曰吾讀淮論未嘗不智其決先蒯而又未嘗不幾[illegible]不倍其言[illegible]涉蒯[illegible]而淮陰取亾淮陰重違涉言惟[illegible]于漢耳背用之以為乎世又以涉首為[illegible]說[illegible]權變為八十一首日為鄙上之幕涉與安期蒯[illegible]羽而辛不受羽封復不事漢不受漢侯所益輕世肆志如魯仲連之流者歟

楚。楚已亾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庾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十二　光

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亾，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叁分天下王之？[illegible]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

按三語雖皆相術，其意全在末句。見今日之事當決然斷之而無疑也。

茅坤曰：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只此言長[illegible]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何日而已乎？大累通特頻舌之士，從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王維楨曰：詳通說稱楚而後漢，是欲信反漢而與楚也。

董份曰：楚人威震，勇也；而迫西山，勇困。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傷，智困。

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illegible]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十三　漢

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illegible]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衄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皐，張晏曰：於城皐傷。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

十家評曰此時文字之祖

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之死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

董份曰其文略祖蔡澤

又曰二人猶言此種二人也

聞如淵曰述通語稚偉由行文之奇者

劉辰翁曰掃塵親切煞越慨

周如砥曰此時信心思動此二句太史公爲下文諸反張本

劉辰翁曰叛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其文在漢初第一

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二句尤動人）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爲儋石如今受鮎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濫石斗也蘇林解爲得之斛音貽）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

楊維禎曰蒯徹說信之言[illegible]蒯徹佯狂[illegible]閔知己也言不行計不聽而不忍背觀其後禍作于無可奈何亦足悲夫

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曰音適〕騏驥之跼躅〔徐廣曰跼一作蹢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illegible]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作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illegible]夫耶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illegible]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索隱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盧〔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盧鄉○索隱曰徐註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盧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為中盧縣項羽之將鍾離眛冢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王死後

劉子翬曰韓信[illegible]涉蒯通之言如水

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

按石馬初謂漢王不奪我齊既奪又謂我無罪既縛始知漢王畏惡其[illegible]

楊愼曰多多益善[illegible]孫子曰分數明也按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猾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

[illegible]

為周呂所疑一時懼禍遂陷大戮非素蓄反謀也且已部署而猶曰待豨報信亦不知兵矣此必呂后與相國文致之者

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按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欒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illegible]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

[illegible]

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飡。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誠，偽遊可歎。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擁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所天

若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己功可與伊周比隆嗚呼至哉言也蒯通欲令金恐取人為成名之侯而后言之漢之高祖之子累之屬又多不當誣矣宜其母也後家參亡誅也由逆自謂多所計策家所忌傷其後之不長久人窮博陸之赤宗而不知禍之投藥彼宜取之誰謂漢少恩哉

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取方為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王信信也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畫善計猶無幾矣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失職快快謀反見詐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陳霆曰子房進履于圯邊韓信受辱于跨下後一日為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楊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

人物若非觀處淮陰何必滅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作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群臣而欲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侯之死生繫于人言間不容髮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顧亦足矣陛下宜使親信之臣規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侯謁而擒之是果何等語哉平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

唐順之曰直敘而簡嚴

楊慎曰韓王信者盧綰者二傳發詞端同例若以曰信都下傳亦可以曰綰都矣

按左遷字見此按漢書高紀以此為梁湖侯語

茅坤曰漢王以韓王信累韓以彭越累梁語所謂拿堂手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爲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南縣也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耳○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 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跂音企跂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跂音岐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爲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

按高帝徙韓王信王太原令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之意而疑其通胡則[illegible]兵[illegible]曰以韓王信王太原備胡可也治馬邑是疏之乎

胡也信失着而漢亦失着矣

呂祖謙曰信雖失職守是然會晉陽內外之安而請治馬邑亦非無情者也高祖偏疑責讓使其以困外叛爲之[illegible]自是匈奴輕漢爲世大患[illegible]百年而未息者非信啓其端亦未必如是之甚然則人主心量不可狹係豈小哉

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 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 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駰案漢書曰六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李奇曰被音被馬也正義曰并州 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 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 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 至晉陽與漢

按高帝用陳平計使閼氏計祕世莫得聞應劭謂繪美女以恐閼氏按桓譚新論[illegible]張儀尚說夫人鄭袖曰秦王欲以美人聘楚我王重秦女則夫人必斥鄭袖言于王而出之陳平之計或者本張儀之餘智乎

王惟禎曰韓王信[illegible]

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 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 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嬀州 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 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煙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矛無雜仗也 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索隱曰傅音附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illegible]云奇武之子應劭[illegible]奇未爲將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

應劭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仆也 ○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 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爲疎張揖云痿不能行衰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 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爲弓高侯。地理志河閒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營陵。○正義曰滄州縣 嬰爲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 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諡曰壯 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 穨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 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頟侯。續說後。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頟音五格反。作雒音洛。龍頟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頟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頟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頟侯漢表是也

張之象曰既分言同里親相愛生同日壯又相愛爲三段復合言爲一段既言持羊酒賀兩家又言復賀兩家羊酒既曰常隨出入上下曰常侍中曰常從出入臥內又曰羣臣莫敢望曰蕭曹親幸莫及盧綰曰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見朗倒反覆委曲有情

茅坤曰以前俱詳次盧之兄事于漢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 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如淳曰觖音決別之觖望猶怨也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索隱曰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 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

以後錄次韓之倍漢以取滅亡也然親愛如綰而猶爲臧衍張勝所詿誤至于亡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大薄致以猜忌誅之故反者什而七八耳悲夫

楊循吉曰次盧綰疑俱欲反不反狀如兩人手指面語而漢之待功臣之薄亦可以互見矣

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二月亦子 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伏後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爲燕反間 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 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

董份曰當豨反時郡邑不知者皆有危志而豪傑子弟尚持勝負而坐觀之未見有響應者故赦守尉以安諸郡邑之心使感激而奮又封四人以尉子弟使鼓舞而樂從高帝經略大度于是可見其駁矣然封四人之意易知而赦守尉之指難識

茅坤曰予讀淮陰傳太史公謂豨之拜鉅鹿守也過辭

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 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 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紀東胡烏丸也。

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爲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己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 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

淮陰淮陰方怨漢之削其地絀其爵而與絳灌等也故即誓于而陰說之反於代篇疑淮陰雖怨漢不當如是輕超反側心及請豨傳以周昌疑其賓客盛漢且遣人覆案之豨故恐而反然皆屬逆不見淮陰於豨之迹豈當時吕后蕭何等自以高帝之意所猜疑于外誅信起不測故許今人置言之而遂給慎之耶

董份曰淮陰傳中漢十一年豨反此云七年不知何也

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漢書作代王是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

其神曰漢平陳豨之爲有四叛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則代之士卒悅矣赦常山守尉則凡趙代之郡縣城邑皆爲豨下者皆可望風而反矣封趙四人則趙代之壯士人人思奮矣以千金購王黃曼丘臣等則豨擊下矣矣以此攻豨何有也

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騆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

按漢書陳豨併入盧綰傳中

春於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

吳寬曰邪人前韓王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是也非淮陰也

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而徙邑北邊穨當歸國龍雒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黃震曰信以韓王庶孽從漢復封韓既而漢徙之從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頻之爲患如此盧綰與帝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于綰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

矍而走匈奴此則綰之罪也然信綰旦暮乞貸蠻夷綰亦爲蠻夷所侵常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跡遠致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頹當信之孫嬰與綰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梟雄公子之爲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從千乘卒于見疑而以反滅此尤庸妄可爲戒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終

唐順之曰文一串似世家作

唐順之曰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

茅坤曰田氏兄弟[illegible]而文不亂其傳略相似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illegible]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一轉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

若中曰芾與假同宗也何必若此

董份曰斬手足則成其大今三田于[illegible]殺趙[illegible]非特[illegible]手足之[illegible]也而[illegible]之有所[illegible]為[illegible]之也故曰何為不殺[illegible]合說 何焯曰[illegible]一田假出角亦以蝮蛇之毒將[illegible]于身不獨手足之憂漢書削去直字謬矣

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釋又音適○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頷南北有名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

王維楨曰次諸羽之所以王与田榮之所以獨不得王而以反亂諸田卒亡之故如指諸掌

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索隱曰齮音蟻齕音紇齮[illegible]齧[illegible]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illegible]言汝[illegible]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

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

劉子翚曰人謂田橫兄弟能得士余謂五百人果能皆爲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亦得士十可勝論哉從橫之兼不復與諸侯戰未嘗一敗且所謂從士者安在史且欲成田譚高下之名故實以之備如此者未必不然也

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徐廣曰泰山嬴縣也○正義曰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王鏊曰二人者義士也惜不傳名太史公之軒節義累如此

王守仁曰田橫之不肯事漢就若有把子劇生一言之隙諸有洛陽孰若去于無何之外去其五百人皆殺而死補于齊又何如酈生之一言而有功于漢乎雖然一人不忘其主而五百人相率以從之則深有以感之也吾于此嘆其有取楊維楨曰二客去以從南面五百人又何一死以爲之所獲國具得士不出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俗呼爲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余有丁曰史不爲通立傳乃論著于此

劉辰翁曰安期生神仙家多傳之大抵英雄不得志而自放者耳豈必羽化登仙乎

楊慎曰嗣五百人皆至齊死不善下等皆名乃見誅[illegible]何哉從東海與田横數許[illegible]也

董份曰[illegible]以五百人不能成[illegible]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亾此兩人（韓信田横）蒯通者善爲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爲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兗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亾去。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横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蓋人不知書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殞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終

王鏊曰一傳四人各自爲筆法而實總成一片

茅坤曰太史公詳次樊酈滕灌戰功大畧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却敵曰陷陣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以各書其戰陣之績有不可紊亂所按也

唐順之曰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功也

劉辰翁曰兩常從亦見當時獨親厚噲不特戰功爲然

按此以郤敵斬首捕虜先登陷陣爲功目而於敘軍功處各以從字冠首併附因功益爵不編年月是亦一格

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証闔縣名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又吉外反）沛人也（正義曰徐州也）以屠狗爲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以下凡五段）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沛之豐縣是也○正義曰泗水郡名）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正義曰爵第六）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以下凡五用先登字）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聞音中間之間）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曰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湯所都今河）河間守軍於杠里

正義曰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汴州縣以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齲顒邑名也。正義曰曲丘甬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爵封列侯騶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轘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

軍於犨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正義曰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爲重封者兼二號蓋爲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騶案漢書音義曰音撞鍾。○正義曰撞直江反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爲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賣反至此爲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

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誚責也亦或作譙正義曰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駰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穿逕源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於洪反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駰案斄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斄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斄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

先登，降陳，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一本車作軍 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曰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 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郿縣[illegible]州[illegible]縣 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也。晉灼曰京輔治[illegible]灌非也 索隱曰[illegible]中郎[illegible]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下[illegible]功最[illegible]小槐里非也索文云攻趙賁下[illegible]此又古者疑此是小槐里稱其新名後言[illegible]其功[illegible]咸陽[illegible]何著初云槐里[illegible]功[illegible]將最[illegible]以水灌[illegible]至櫟陽，正義曰[illegible]賜食邑杜之樊鄉。[illegible]曰案[illegible]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 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為煮棗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朐也。正義曰案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矣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 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 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太康縣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 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illegible]南 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

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 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也 北至功 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 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徐廣曰曼一作萬 正義曰襄國邢州城 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 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illegible] 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 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在代 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正義曰解姓名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謂名也云抵者丞相之名 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樊噲師古亦[illegible]是
[illegible]
[illegible]
破破得皆傳內文似羨而非羨
[illegible]以至[illegible]數功勞整不散漫

王維楨曰自首起即敘戰功到以逆說垓閭一斷見噲直而勇忠而義如此
唐順之曰先只敘戰功而別事繫之後不以年月次也則文体枝蔓
茅坤曰當時大臣不敢入而噲以一武夫排闥入大臣隨之太史公之意固為噲亦鄙諸大臣也
楊慎曰流涕數語粗粗[illegible]有布衣之交有骨肉之恁不獨似噲口語而[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可諱可悟[illegible]高一語史[illegible]咽而長

宋濂曰高祖知呂氏與戚氏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臂然終不殺[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成夫人不明為天下[illegible]后佐之[illegible]老泉謂高祖知有呂氏而[illegible]去呂后[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制呂氏[illegible]樊人[illegible]戚氏[illegible]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戚氏然自是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宮中小門 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索隱曰婘音眷 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為戚氏結怨益深矣
楊慎曰太史公下人有惡噲一惡字不見是何人何語故更不用言不用曰而高帝聞之即非古變與弛勃也又曰亦為臨光侯句筆端欲舞

按此傳各以以字為縣官名于上附戰功于下即一例求身他傳体格不同此文之顯時變態者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正義曰故城在洺州曲周西南十五里 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曰雍丘西南聚邑人也 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汸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 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 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徐廣曰一作洵 駰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 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正義曰北地寧州上郡鄜州 破雍將軍烏氏。駰案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按丹鉛總錄云駔從馬從且音
亶无龍馬之訓

○正義曰縣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 周類軍栒邑。索隱曰栒邑在豳州地理志屬右扶風栒音荀 蘇駔軍於泥陽。徐廣曰駔一作䮪。○索隱曰北地縣名駔若龍馬也 ○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 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鬭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州易縣 卻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曰涿州 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嬀州 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駰案前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鄭氏引左傳為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牆壁也 陷兩陳[illegible]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

楊將曰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寄之父子得無希望乎 [illegible] 楊慎曰此傳先能罪以十一以守不頑重疊厭欲 班七見明日此紀事之簡[illegible]如他傳即吏文守百无一異矣 按此傳大君與樊噲語頗相似

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 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況氏本作兄亦音況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索隱曰紿欺也音待 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駰曰俞音舒○索隱曰俞音喻縣名又音輸在河東 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吏封邑名諡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 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正義曰汝陰[illegible]今陽城 沛人也。為沛廄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 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駰所曰證之已登歎不傷矣後又有辭飛故嬰坐繫且支辭也注欠明 [illegible]傳亦[illegible]一脚事與[illegible]傳法同 [illegible]

凡五言以兵車趣攻戰疾[illegible]太僕從[illegible]太僕多以太僕[illegible]太僕終其身[illegible]言以兵車趣戰最[illegible] [illegible]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云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欲辭獄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illegible]曰上爲丁僞反使所吏[illegible]又曰謁[illegible]開迎高祖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徐廣曰胡陵下所此縣何嘗紛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十

陽下戸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凡四用兵車趣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所相部署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徐廣曰令也[illegible]索隱曰令沛郡公○漢書曰嬰爲滕令[illegible]縣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

余有丁曰按楊愼云服說嬰恐小兒[illegible]

其天性殘忍類如此然則分羹之時太公亦幸而免于鼎耳誰謂高祖爲有見哉

按歸古云固徐行者故示閑暇所以固上卒心而令敵不測也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人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十二 元

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戸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戸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已定矣，以此故奪邑至於復賜之，正漢書註亦有是說。

按師古云：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

乘輿之口視嬰初……高密引以為太僕不親信有見乎

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駰案：漢書音義曰：時有以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掊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按此傳以疾鬬、疾力、疾戰、所將卒斬、受詔別擊及生得、身生得為眼目，然亦有從字法、以字法，又用嬰為句，其首錯綜顛倒，變化不測。

楊慎曰：猪神備有數添力字。

潁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二里潁陰故城是。睢陽販繒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按嬰以上並從功，以下總備將。

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管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傅音附。論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凡六用受詔字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唐順之曰此時嬰爲大將故敍戰功[illegible]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王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案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廄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旋於高密。索隱曰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趨僮徐是二縣取慮

楊慎曰敘得有力奇

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案漢書音義曰任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正義曰郯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一里案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曰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

王維楨曰灌嬰始終以騎將勝公始終以太僕用高帝知人善任使處

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三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臥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

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銖。○索隱曰：案漢書作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總嬰戰功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詳呂后紀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

董份曰齊哀王舉兵來嬰屯滎陽齊止而不前最是緊要史筆有淺深處當於此要之則誅諸呂之後有推為首者絳侯得誅諸呂于內而齊罷歸者嬰之力也

楊慎曰定嬰之功不在絳侯陳平下此傳有焉

黃震曰灌嬰起自販繒從高祖騎將戰功居多其後不爲諸呂黨與齊而共立文帝遂致位宰相蓋勇健而有定識云

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曰：風，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

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柯維騏曰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噲傳疊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叠用

以字夏侯嬰傳則曰用兵車趣攻疾戰字灌嬰傳則曰用疾力疾戰字斯于長文章之妙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終

王維楨曰所謂張丞相傳譌不如蒼者不可復得矣

按一傳中論張蒼爲丞相久申屠嘉爲丞相皆非倫員者而周昌周苛趙堯曹窋任敖皆爲御史大夫故併著一傳

按陸賈傳以客從高祖任敖傳高祖初起敖以客從周昌傳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與張蒼同言爲客客示著官職也

茅坤曰蒼嘗相代王已而代王即帝位故得爲丞相

按漢法非功不侯非列侯不封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鑕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

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益指特立號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

故上起敘蒼事侯來歷此則總其所以得居相府而一傳之始終備矣

其人也以官為御史傳周代為御史大夫並歸史傳中封時也又以入周昌周苛後又以入趙堯任敖任又仍入張蒼等傳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為御史大夫者也

按周苛亦附見此傳

楊慎曰古史直致如此

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周苛為客。張晏曰帳下賓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 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事也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

董份曰寫其處雖似謔然如此正得情狀

吳坤曰方與何以知堯之能代昌必堯常與謀而預知之也

劉辰翁曰趙堯小吏備能測知帝意因時進言亦奇矣然其為趙王謀則疎之甚也

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故重言期期也 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韋昭曰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索隱曰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音祈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 「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曰刀筆吏 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

茅坤曰高祖以周昌相趙王一著亦苦心到底

董份曰弄印熟視一時情景最妙

楊慎曰周昌雖謝病久之亦欿然愧荀息矣

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曰相誠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憂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有卷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曾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謚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俞行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楊慎曰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及後蒼為相十五年皆職日之不可失者又曰將字神計相請為是故後言至于為丞相卒就之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辟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駰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說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二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力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

董份曰言雖爲丞相猶綜律曆事也

王鏊曰事不放過王陵張蒼一事

灼曰若頗及之辭。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
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
通，而尤善律曆。駰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王陵。王陵
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
爲丞相，洗沐，[illegible] 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
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
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
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
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
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 大爲

史記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七

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
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代爲侯，徐廣曰類作顯音昫 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
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顯即類
與漢書同也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
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 及孫類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
而卒。

按如淳云材官多力也以脚蹋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駰案

蹶張

王維楨曰太史公敘事不煩瑣處與以既其餘亭一事每詳細的匕如見語之如生撲與人故勝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云主張強弩。蹶，其月
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 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索隱曰所類反 從
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
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
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
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 孝文帝
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
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
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
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史記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七

董份曰言其嶔以見嘉之不畏權勢也

王維楨曰即述鄧通一節便見爲丞相介直有大臣之風故補敘詳悉也則收拾纍堆此古今不相及也呂祖謙曰嘉言肅朝廷之禮是也言安群臣則當責之非矣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
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
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
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
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
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

[illegible]份曰必度巳困通而始召通正以使嘉之法行也一字亦不妄下

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堧之堧○索隱曰堧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 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 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為散官 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史改封讀史侯 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合謚哀侯 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 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 武

按自申屠嘉以下丞相數人皆庸謹充位止附見姓名而已暘按此因張蒼并及其時代之相者又因周昌及申屠嘉兼及陳平傳止附周皆變化之妙者高祖曰張蒼福人周昌孔猛亢以衍但周昌之位在故特以周昌用申屠嘉剛不好爭者乎然亦失于人多矣

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徐廣曰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齱○索隱曰娖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齱齱音初覺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 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曆何哉 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倔強如木石焉 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按此後紀車丞相韋丞相等並褚先生筆非太史公原文茅坤曰太史公於孝武時丞相自中興武安以下不多見大者以丞相帝紀錄爲武帝所誅以故略而不錄然武帝爲諱而於公卿間亦略有微辭暘按曰此下文字稍弱爲褚先生之所不爲者黄不然自帝之世丞相備位僅有名氏太史公不復爲傳而褚先生直取韋侯以下錄之於嚴相於好武於所自丹相大智於其一術以禮義爲治其後李元成父子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 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巳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亦指傳都省畧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

相衡匡衡十年至
丞相皆帶之命有
慨嘆不滿之意矣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劒。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
當入奏事。至乃借劒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
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
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姓繁名延壽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
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
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
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
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
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
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
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

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
有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
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
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

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
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
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
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
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
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
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

一卷□□中情事

按漢書於丞相心自御史大夫遷

工本謂之當爲矦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閒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矦以十年之閒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矦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尚堂降笭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矦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絀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娖娖無所發明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王鏊曰此傳昏出酈生狂態

按落魄者貧無家業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歷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圉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陳留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也。○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薄[illegible]甲彩以[illegible]云齊音謂顏）爲里監門吏（正義曰監[illegible]曰大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正義曰徇畧也）酈生聞其將皆握齱（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齱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齱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爲于僞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

唐順之曰寫酈生本末有生色

按郊字早衍本下陳留

楊循吉曰寫出酈生[illegible]

[illegible]曰史漢書祖嫚罵溺冠吾意當世所謂儒者不過竊儒之虛名冒儒之衣冠以自詭異於當世而求寵居者也不然智術如蕭跋文學如隋陸亦儒之近似者耳而常侮用之況進於此而有尊待之可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案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衣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强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爲說

陳仁錫曰夫所以起……

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曰數音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數亦音朔）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等語假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適戍也，又音相怨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

劉敬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閒拔田橫傳乃見田解

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宋娥作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案鄒氏注莊子云立決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刓，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

楊慎曰當時楚強漢弱未必由橫不知之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氣陽動人所謂天之福也

茅坤曰酈生丁此時只合以[illegible]
[illegible]

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

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駰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正義曰年表云辛子敵嗣辛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唐順之曰此傳有寓上書意
劉辰翁曰賈比他說士最情實溫厚

楊慎曰從親戚兄弟墳冢說至掘燒以夷滅恐其已迫切至言越殺王降漢新造未集二句則害其明語不多而感動至矣

按新造未集二句應上區區之越二句掘燒王先人二句應上親戚昆弟墳墓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支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皐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地爲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駝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其魋結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爲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軛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

一句使一傷將三句應上禍且及身句恐動他處正在此

茅坤曰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特滑稽耳

陳沂曰尉他意折而語漸謙遜

董份曰來字即如漢書作遽字遽與渠通何遽不如漢也而索隱引顏說謬甚

按師古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物故輕而價重可入囊當裝行故曰橐中裝

康海曰儒書儒服自秦被禁黜漢初已蕩然矣游說法術之士行道義[illegible]

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廼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倉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索隱曰橐音托案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橐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十　校

劉辰翁曰左右呼萬歲喜其間心向道也今人豈復有此

唐順之曰陸生恣意敖遊爲終老計示諸呂以不足忌

楊慎曰此等事在他人必不必書然首尾不滿百字而陸生智謀曰諳情性日用人情世態如見其家庭問其[illegible]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之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麤述存亾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正義曰畤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鮮見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曰新殺曰鮮也無久慁公爲也韋昭曰慁汙辱○索隱曰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十一　校

按太史公達下深念二字而曲逆侯所以計安國家者吾想見矣此正著精神處

余有丁曰生一言而定社稷

盧大經曰呂太后用事時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病免家居及其後卒使陳平相周太尉相結以誅諸呂乃知其始之病免者非妄之不可爲也爲天下大計深謀遠慮相時而動庶有成功不然徒騁口辯以蹈妄苟且爲之其必敗天下之事矣曷取哉

按太史公以使南越事首尾陸賈備著輔佐漢之功此最其所顯若故賞壹云

茅坤曰朱建附本傳而義特其爲辭

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

陽侯今蒙一著可恨

王鏊曰朱建何不引初諫罷辟陽侯之說舍呂其爲母死無以葬而遂屈耶

王維楨曰平原君佯不救辟陽侯乃陰見孝惠幸臣求

罪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襚。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襚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

儇宜安在其史稱爲剛直也且毋乃以毋恣受稅之德哉

茅坤曰平勃等誅諸呂而辟陽侯於此獨得脫何也豈平原君從中助閎說因呂后且崩而

且案上說誅之是所以汚濁宮闈故中止耶不然迎代王時辟陽侯亦皆與謀故耶

按文帝欲辟陽之自殺而入官其子必有一說

[illegible]

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總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

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刺名）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

愚按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項羽于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illegible]

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

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

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漢
[illegible]歷下趣鼎何罹陸賈使越尉佗懾
[illegible]
[illegible]

楊維禎曰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罵儒生于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延之上座生爲設計下陳留下[illegible][illegible]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響應生非往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于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豎儒與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吁使生終身不往往而克蜚又豈八尺之驅爲湯鼎之具哉

黃省曾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即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處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與而漸染之深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顓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

黃震曰酈生爲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虞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辯也陸賈兩史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系之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公不可爭避病免家居及諸公將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辨說歟朱建以毋死無以爲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終

[illegible]曰傅靳蒯成傳敍戰功[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大[illegible]傳斷[illegible]後人探[illegible]之序[illegible]傳靳以下俱得將凡攻戰功皆繫以從字爲案

楊慎曰此敍戰功處方曹相國世家并樊酈滕灌列傳同一凡例

王維楨曰若太史公傳諸將可見其寫戰功處最急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吳興淩稚隆輯校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當橫陽也。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陽城，隋改己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四十里安陽故城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曰鄭州縣。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

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北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爲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顏秘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曰按爲齊王韓信相。五歲爲齊相國。正義曰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

王維楨曰此傳敍事具有法

凌約言曰此與灌陰同起中涓其戰功皆絶倫而破項籍取韓信乃將等皆同故所將卒斬身生得別擊等眼目亦同

按此傳敍戰功以數計凌仍以數綜之此又一格

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illegible]爲[illegible]國有[illegible]將率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也。○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朐，正義曰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候。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邢姓，說名。菑音災，今爲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

按此總記戰功

軍朝歌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郯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曰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郯縣屬海州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緤音薛蒯者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苦怪反漢書作鄺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呂忱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馬聲相近也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與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鄆○索隱曰鄲蘇

茅坤曰[illegible]

王維楨曰語近婦人矣

歸有光曰傳蒯傳不類補者

川友汭曰以傷心語書之竊不得不然矣之

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索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大賞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旎椀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唐順之曰此等傳似不爲本人但爲漢敘事耳

黃震曰按劉敬脫輓輅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與其實不徇流俗已可覘其胸中之所挾持者矣勸都長安逆覘虜情若蓍龜出人意表惟結和親約雖能寬一時之急不免遺万世之弊耳

王世貞曰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凡都會然也謂長安亡難乎秦何以二世謂洛陽亡易乎周何以七百故四海而朝宗京可無險築矣四海而土崩金湯既矣

楊慎曰南宮适子云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鮮衣美服也上音仙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箠馬策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世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據此即營都

中土平使天下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婁敬之說本此

唐順之曰較韓子有許大見識

鄒守益曰周公之卜洛以中不以險亦不以不險孟子曰固國不以山溪之險以險者非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險者非也

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

呂祖謙曰敬所說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論形勢本文武之西周而秦竊據之耳

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一本豐下無擊字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

董份曰書即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

何孟春曰韓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勸高祖得封進言之難如此

搤其亢張晏曰亢喉嚨也○索隱曰搤音厄亢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亢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爲奉春君索隱曰案張晏云春爲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

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爲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爲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胔音漬胔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敘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康海曰以高帝之明達少長兵間頗不足以知匈奴之情難劉敬獻忠反滋械繫然向之所遣使十輩特知有所不得耳帝不度其才而遽之固已非矣又皆慮之極刑究仁愛人之資偶蔽于此耶

閔如霖曰敬既知冒頓殺父妻群母不可以仁義說而曰不敢與大父抗禮亦疏矣

王維楨曰劉敬說漢都關中定万世之安策矣從初策定究宗室察又其智也獨啓和親之端為万世恥可恨耳

董份曰其言似善策然據敬所云殺父妻群母則又何有于大父哉使當時即是而論則不待析以辭而自窮矣

余有丁曰敬劉此謀其甲中因而為後世倚不淺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

劉辰翁曰新破少民與百萬可與又曰相作故知說士不足憑

唐順之曰備胡都關中兩事結案在此

按傳內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大事也太史公只叙此四事而敬之功業自見矣

茅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處

按二世雖暴虐通已臣事之矣鼠竊之對與指鹿何異太史公首次此而適之希世取容可槩見矣

董份曰守尉捕論之說可資大噱蓋滑稽之甚者也

南舊並匈奴地也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今亦謂新秦中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

不載敬所終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

按此事寫叔孫通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

茅坤曰數字轉折閒叔孫便佞可見

張之象曰二世暴虐將軍馮劫等作諫而下吏自殺叔孫通諛言[illegible]得脫[illegible]同如此人臣事君當致其身爲[illegible]

馮劫而[illegible]無爲叔通而生也

王維楨曰叔孫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偁爲聖人先言以後言彼又有[illegible]

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一稱貴遠案禮記他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也 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鄒氏云猾音滑大猾猶猾也 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蒙被也發石以投人 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拔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 索隱曰搴音紀焉反又已免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阰山在楚南音毗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 駰案漢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六

邵宝曰兩生之言尚矣禮亦其與也寧儉乎禮豈於繁雖而興於簡易周之文漢高不能行矣殷之質夏之忠何者不可哉且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豈不以簡易晨之而以導其逢君故秦儀是采秦旨既降而孫後蹈之畧通之罪也

董份曰叔孫通雖陋然兩生言亦未究其本也夫天下一日不可無禮樂所謂百年而興者及其成功耳若必待百年而後議則百年之前所爲治者何事哉但言叔孫非其人則得矣

王維楨曰欽兩生不行語亦因以著叔孫人品耳

劉辰翁曰此與美人習兵法無異

書音義曰稷嗣邑名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 駰案如淳曰置設緜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 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爲緜立表爲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

以兩生不肯行者案寫希世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七

索隱曰：謸亦習也，音與。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衞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云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韋昭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也。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依次傳令上也。臚音閭，句音九。）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幟。漢書作執戟。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啖，一作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通...）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長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閒往，數蹕煩

按師古云諸說皆非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爲之

[illegible]叔孫通[illegible]君之過者使人主[illegible]悔改過道[illegible]之

茅坤曰按此亦其文至之過希世餘波處

王維楨曰叔孫生獻果以飾出游何哉

[illegible]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叔孫[illegible]

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請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正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

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厦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綿蕞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共功可圖

丘濬曰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覩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令典不復見於當時以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終

唐順之曰逐段敘段各有結

茅坤曰季布爲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公僅以任俠爲畧之

劉辰翁曰此周氏尙未有朱家上是說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獨聞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一篇骨。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爲近甹音普丁反與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名名廣柳車然則柳爲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翣爲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有生色）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

按幷與其家僮賣之古人用心深厚如此

按乘一馬車見其急也

黃份曰古之俠者不矯激貴勢之人

趙人主亦欲制之凡朱家數言誠大俠也至引子胥事嘻甚矣

按兩心知字二意皆史氏揣摩之言

王鏊曰太史公識高筆力亦高在此等處

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句使結果上句多）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提）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有生氣）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難近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按歸言去留引見而罷今之謂也

倪思曰進退如此本准自言氣勢詞情足感千古觚至默然良久忽得一語佳處正在特字君臣真態于此可見

今臣至無所受事能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漢書有慙字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求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辛按請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

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袁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

王九思曰季布爲曹丘生所救只是一好名乃得其計耳

費袞曰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懼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何亦若是及曹丘來見布能以言悅之是布亦好名所以待曹丘之意下以勢傾取婦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爲布者當

惠而勿與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頭乃大悅引爲上客布至此何謬哉

董份曰敘丁公事以見季布忠于項王且明高祖賞不記仇罰不私德布以榮丁以殺又爲忠不忠之戒

茅坤曰附丁公只因高帝不殺季布上帶出來

陵之象曰季布之忠雖有怨而必用丁公之不忠雖有德而必斬書附于此見高帝善用賞罰也

按季布重諾棄布輕死非爲氣任俠者不能故同傳

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曰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只牽連一事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庚反

旅之象曰作時彭越行能布之德越之故布祠而哭之…

顏師古云提挈也率而欲投之于湯也

唐順之曰越今既與漢矣乃換一兩字大有輕重如此

倪思曰布明越功罪無一語不肯綮足以折帝之氣而服其心遂不果殺

劉辰翁曰此語感動千古真能言也
按布迺稱以下是太史公借布自言繁其生平以結前案

董份曰此贊妙甚前既言其死之為得矣卻又說不處其死[illegible]彼以為昔處[illegible]

茅坤曰太史公極苦心處都是描寫自家一片肺腸

陳仁錫曰一則不死一則不死要皆是有見於義者而處之且謂賢者感慨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自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

凌約言曰太史公于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置口豈其本志哉死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

趹鑊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趍。○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趍趍亦趣也向之。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鄃一作有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徐廣曰屨一作屢一曰覆。駰案孟康曰屢履覆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去寒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屨之與屨者也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慨字音義同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癢。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欒布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illegible]）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爲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緊接上）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illegible]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結）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衞人爲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

凌約言曰先以引大體伉慨提起後緊接趙談下雖同車語峻阪語亦卻愼夫人坐歷歷證之皆根引大體伉慨一句來

按師古云卻謂退而卑之也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伉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徐廣曰漢書作談字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騎案服虔曰自借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具之故得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至[illegible]諫高帝曰独不見趙高之事乎袁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以近事爲鑒則其言易入也

董份曰以文帝之賢當其時直諫尚不得久居中況末世乎

按毋何言更無餘事也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義難通

按袁盎諫趙同驂乘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亦善言也實則恨其輕已盎平生挾詐率此類也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

李坤曰錯之欲治盎以及也所謂先自行陰賊以陷人宜其禍不旋踵矣衍家之駁意深矣

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其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

劉辰翁曰有從史又有不忍刺之容何今士之多也惜史逸其名

按師古云分背一時各去也

劉辰翁曰當史記草創之妙又皆寫…解淚…

張之象曰平原君尚不知毛薛二公安陵富人安能知

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illegible]云避[illegible]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

劇孟

悅思曰子長只是借他人寫出胸次間事

徒然毋從客迭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爲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梁王之嗣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茅坤曰梁刺盎反使報德此點綴之一閒耳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棓韋昭云棓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按應劭云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按師古云陗與峭同謂峻陗也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史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爲人陗直刻深

按錯初爲太子舍人又爲門大夫又爲太子家令

茅坤曰孝文不聽由鼂錯之學本出申韓

韋昭曰衛岸高曰陗瓚曰陗峻。索隱曰案韋昭注本無衛字或云衛道路也陗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家令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堧垣索隱曰堧音乃亂反謂堧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正義曰堧人緣反石堧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

劉辰翁曰削地非始錯謀自賈生痛哭哀悲傷淮南意者漢廷諸臣亢不知當削特畏禍及已偷安旦夕耳錯爲文帝家令時即以爲言至是請削之蓋忠臣用心合萬世人省錯父雖愚亦知安劉不得不顧其子出也亦誤劉氏也

董份曰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伏後吳楚說斬錯案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讙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

歸有光曰漢書言鼂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若廷尉奏獄非用削地爲罪也

茅坤曰有鄧公一段見錯功罪終發明

按錯所直深刻本學申商刑名來而見袁盎寵幸極隆所以益肆其志而卒受禍也

茅坤曰景帝問鄧公時已恨袁盎

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

錯所爲謀發兆錯矣而不聞其下誅盎者帝忌過而特匿之耶

按錯既死賴鄧公白其冤故以鄧公結案

余有丁曰不急匡救一句最中錯病盎之說錯實召之

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

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帝親弟也。盎晚出爲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謀。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爲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强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

固之爲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晁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收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終

茅坤曰張釋之守問作用大畧從黃老中來 [illegible] 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什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攸當非漫語

按傳言久之者五術之者三

茅坤曰以歷官次行事

王鏊曰敘嗇夫利口情狀甚悉

康海曰史記張釋之之傳云吏不當若是耶漢書薛廣德傳云既人不當如是耶語意相同皆有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 [illegible] 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郇陽蓋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官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

按此正言秦漢間事

凌約言曰所謂利口者便佞捷給無作是非故放逐之耳若大臣曉故事敖突詳明國之美才也且古反之而言又何有于從風而靡者釋之此言恐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茅坤曰帝幸霸陵爽然涕酸邯鄲道及思石槨二事甚可悲

劉辰翁曰此一段文如畫

（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

按師古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唐順之曰後文帝竟薄葬以有感於釋之之言

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正義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略反絮音女居反案斮陳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塞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埤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精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也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贊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

余有丁曰按他日文帝治凌甚令流水益有感于是言

余有丁曰按法不可更独可立誅乎啓人主妄殺之心者必此言也

茅坤曰古人對君謹慎如此

鄧[illegible]曰[illegible]議[illegible]之在漢庭[illegible]諸賢且推者亞夫[illegible]知之推[illegible]馬[illegible]乃結爲親友[illegible]此非史[illegible]天下稱之長者[illegible]微矣

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顔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抔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匀一抔爾音他迴反又音普迴反抔者摶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掘恐傷逼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開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

李應禎曰又生王生黠敏此傳惜乎其計不聞

按王生令釋之結韤蓋此其老權剛爲季本旨與圯上納履事同

李應禎曰未及其子云云以謂景帝且不能忘情于其子也

楊愼曰觀文帝設問與當時感傲中語啾啾如對

茅坤曰馮唐無他卓顯處特以其論將帥一段爲絶古今遂爲立傳

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爲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illegible]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韤索隱曰結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

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今案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爲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爲郎又小顔云年老矣何乃自爲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説李齊在

王維楨曰太史公於有人父祖兄弟朋友親戚故舊俱行間歷非徒填塞修史者詳玩之可見

王維楨曰只既聞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言語

董份曰良說為句

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率將，應劭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率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解上言為驚怖之辭者也。又魏武謂陳琳[illegible]陛下雖得上臣盖闕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劉辰翁曰獨無間處乎不惜罵到此正是妙意

康海曰太史公作唐語如畫

[illegible]曰古以來論將者[illegible]按馮唐論將[illegible]大父與父皆有[illegible]號曰兵矣太史公首叙其以孝著為中郎署以

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漢書無間字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下音乃何反，縣名，屬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都尉卬。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索隱曰音魚列反。○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

此

按此言用李牧是以霸

陳沂曰其母倡也本不切為趙王用讒誅牧之由

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彀音構，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曰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按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

按此言不用李牧是以滅

按軍市租二句與上軍市租二句照應匈奴遠避二句與上[illegible]單于五句照應士卒盡家人子等句與上賞賜決于外七句反說相形見所以不能用頗牧之故

陳沂曰[illegible]何等[illegible]

曰聚音似俞反，漢書作冣，冣本齊將。○正義曰絕瘦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illegible]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illegible]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

王鏊曰切中今日情弊

凌稚隆曰魏尚者有功者也上功差六級其小過也用小過弃大功文吏之敝也

康海曰云是日見文帝從諫之勇

劉辰翁曰與余善三字他人所不能者孰知其切于傳聞與紀載哉

王鏊曰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雖因雜以汲鄭即不類

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勢一歲也故與霍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幕府莫當爲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張季馮公近之矣

[illegible]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擢法薦大難[illegible]狀騖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則劉子齊牧功魏尚

楊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諷諫有激諫唐言頗牧于文帝莫得激諫之效歟魏尚守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讒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効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終

吳興淩稚隆輯校

按石奮石建石慶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歐行事雖不同要不失為長者故同傳

淩約言曰一篇以恭謹貫

按漢書改迫作逼總是味矣

楊升庵曰看孫共不字必字轉換描寫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洺州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絜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

恭謹處極工

王九思曰皇太后好黃老言故其用人每抑文尚質如此

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讓責讓也為便坐對案不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郎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牏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

按以上家行至此纔入朝廷事
王九思曰按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里非茂陵里也
按此一節[illegible]
按此與前子孫行有[illegible]矣一段相應

廁竇廁竇隙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槭窬褻器也[illegible]蘇林曰腧音投賈逵解[illegible]虎子也[illegible]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衫爲侯窬廁此最厠近身之衣也○索隱[illegible]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牏短板以築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

按固當甚言不當也
按此與前[illegible]顧
董份曰甚於萬石君[illegible]
茅坤曰三言建爲郎中令頭寫精神

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illegible]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illegible]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按此以下石氏所不稱處

黃震曰萬石君家謹厚而已[illegible]皆致二千石[illegible]矣慶爲[illegible]孝武之世[illegible]嚴助主父偃之徒

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慚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亾，而君欲請徙之，

莫非左右親幸者而多以罪譴慶爲相已非其分而又以全終豈其才智之足以自免哉蓋武帝初立田蚡爲相推移人主田蚡既死上戮其宰宿法以繩故用之而克終者惟慶人而發可也慶爲相將九卿更用事不關决于慶慶醇謹而已此其所以見容于武帝也

按萬石君太史公始終一傳深意

黃震曰衛[illegible]

搖蕩不安勸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 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傳內凡九言謹字

建陵侯衛綰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也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時都中都大陵屬爲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轄音衞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以[illegible]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譙何譙猶俏訪也一曰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illegible]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按衛綰一傳總只醇謹無他四字盡之。

按師古云盛音成所謂尚在劍室中也家藏猶也。

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易猶移易也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楊慎曰漢丞相衞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僅無聞爲而此一節亦[illegible]漢帝之[illegible]家綰之功可少哉

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 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陜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

何焯曰蘇東坡謂太史公微巧之論後世兵詭乃爲衍其辭曰人以德報怨行之美者孔子不與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以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illegible]名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不疑買金[illegible]不失爲[illegible]而見[illegible]吾[illegible]明[illegible]不辨獲[illegible]而不辨武事惟其[illegible]而已按不疑償金與不辨盜嫂似若[illegible]

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音常 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結 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 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之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 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卽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 期爲不絜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期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謂清淨爲不絜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此宦名 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illegible]也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凌約言曰張叔雖刑名學而有仁愛心君子蓋取節焉

在不掠[illegible]非人情[illegible]

按張叔以治刑名封獄知其刑本仁恕所以顯治刑名而不入也篇中稱長者凡三太史公之[illegible]篤而有取者殆此類歟

董份曰御者尊其應而釋之也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事太子。正義曰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結語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余有丁曰按不疑償同舍金不辨盜嫂亦微巧第仁厚不較何與不潔清亦處諂事然又不遠不疑遠甚索隱注以為周文處諂為微巧非是

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 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崇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 而周文處諂。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諂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是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諂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 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黃震曰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游衿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容見狎出入宮禁殆閹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辯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終

余有丁曰按此是七年高帝征信曰豨反史誤

茅坤曰貫高不自立傳附張耳傳以見而田叔願得立傳而孟舒亦附之以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一音領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樂姓巨公名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公未葬而蟲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辠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

王常曰達用七長……[illegible]

唆約言曰按孟舒爲雲中守士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首稱之抑亦有說……也

按孟舒獄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塞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按田叔案梁獄事及梁王得釋無出疏一輒并皆老之言

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應前）罪三

史記菁華　田叔列傳

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與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鄒守曰田叔之感寤主言矣當是時使王聞之自若也叔明奈何曰諫也不听云求其善能之

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

史記菁華　田叔列傳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

凌約言曰田仁坐縱太子毋乃亦欲全人骨肉之間而不可得耶

董份曰既云下吏誅死又云發兵恐有誤

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茅坤曰兩人同困同列威名而又同禍亡豈皆才而不幸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 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贍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棧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界也駱谷關在雍州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 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為亭長。正義

一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正義曰少卿安字 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 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

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正義曰衛青也 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

詩栢知曰趙相刀筆吏耳焉能知此兩人賢于衛將軍識矣此補先生所以稱之也

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鞅鞅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

黃震曰按褚先生附載田仁任安事衛將軍不見知而趙禹遴選于一時簡之兩人皆上名天下夫倘有然賢家徒以衣衣取上而以將可爲數何哉

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

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

余有丁曰按此際二人亦若處

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戈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傅會太子也不傅事何也索隱曰傅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

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王韋曰扁鵲傳事與文皆精奇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鄚縣名今屬河閒○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帥故號云舍長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間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

王維楨曰殆非人言乃神人也以故傳方如此云

按此傳所叙簡子以血脈治而生太子以尸蹷而生桓侯以在骨髓而死未復深論六不治緣其病之治否其根本在人而不當責之醫也[illegible]明以為血脈治而不易也[illegible]於世家而古史存其載扁鵲者此妄誕無理占[illegible]以徐後衍文耳

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齊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傅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索隱曰蹷音厥。正義曰釋名云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臾附下又音趺。正義曰臾附二音應劭

云黃帝時醫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撟引案一本杌作抗杌毒熨索隱曰鑱音仕咸反謂石鍼也撟音九兆反謂爲按摩之法夭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杌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爲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荒膏荒也爪幕正義曰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腸胃正義曰上子錢反下因管反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沉濡而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曰腹爲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爲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者有病也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已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憶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潸音山長潸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睞索隱曰音接睞即睫也承睞言淚恒垂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纏音直連反纏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

所九合也言經絡不下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正義曰逆音直類反素問云陽爭下逆帶下經絡爭如此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紐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爲下工解三藏爲中工解五藏爲上工也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砥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胷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正義曰更音格彭反○索隱曰案謂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虢扁鵲

按越人非能生死人三句乃一篇綱領

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湊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猶患也言人猒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

何孟春曰蘇軾告其君曰言之于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吹爲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患天下之所以亂也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三代而下中材之主能決不爲桓侯者少矣此蘇軾之所以爲宴而以告其君者也

董份曰所見言大

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註謬可笑

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按公乘官名陽慶人名

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國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

按此第一段非關醫術特以倉公之釋罪由此故併及之耳

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續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曰仁矣哉漢文帝也後世有一女子可以上書動方乘予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卽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胲當寅也又云胲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胲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胲軍中約

董份曰意傳危奇與其精方書不能解又曰其文亦古簡有法字

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欠吏反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

氣。肝氣濁而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爲內關吕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止也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過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吕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

董份曰凡諸證多有似衍者

分至三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貫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索隱曰忔音疑乞反忔者風痺忔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徐廣曰濁一作亂又作猛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索隱曰上

音直髓反重陽者逿心主徐廣曰逿音唐逿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逿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鬲爲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得前後溲索隱曰溲音所留反前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正義曰飲於禁反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正義曰擥音牽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索隱曰癉病也音亶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癉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索隱曰劉氏音巡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集解徐廣曰適其共養言五官宜適者之供養以供其放耳此不當復聚也注大謬

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
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
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
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
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
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
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

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
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
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
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痛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
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

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
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蔥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瘕氣也。以次相
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大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摶者決在
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

診其脈曰。迵風。迵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嗌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嗌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
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
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
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
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胷滿。即為藥酒。
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

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地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索隱曰瀺音士咸反。○正義曰顏野王云手足液身體汋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曰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蹷陰之動也。正義曰蹷陰之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蹷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妳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玄已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蹷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

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伎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謂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厠。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正義曰莨宕二音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卽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卽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蚘虫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亾本反止但有悶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拊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

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俛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駰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竄以爝熏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

按毛美奉髮即下色澤也

董份曰後之必古語

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氾音凡衆醫皆以爲寒
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索隱曰
音饒瘕音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蟲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
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
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
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秦又作奏也○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

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螓首言髮如螓螬事蓋近也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
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而疾
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
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
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
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爲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
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

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
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
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
十日丁亥溲血而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
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
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
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
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
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

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
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
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
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
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
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
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
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

[黃汾曰辟者辟去之意宛氣者即前所謂鬱熱氣宛者也言邪氣辟去而宛蓄愈深也]

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庾）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前旁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閭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眾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春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聲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措也言使人遲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按此上乃倉公醫案每段用所以知三字作眼目其文短簡而轉接多另是一格]

[董份曰必如此見其所治多也]

[按以下問答論凡七條多用以故二字作轉語]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處名位也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牡音母疝音山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蹋○正義曰謂打毬也）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徐廣曰絡一作結）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

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庚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

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堇○索隱曰堇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竊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

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
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
閒處正義曰上音閒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
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
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
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
倒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
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
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
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
曰言意儒德槩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
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兒邑學臣意教
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
禹徐廣曰一作禺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
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者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喻反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

黃份曰述臣意對問太詳恐非太史法然又非他先生所能者當淳于氏具藏其本而稍撮録之耳

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
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
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
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
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
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
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
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
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虢嗣尸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
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胃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
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
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

原缺第二十八葉

也言圖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横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脬脬空虛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又名臏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

原缺第三十葉

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夜刻盡大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蘇子古史曰予於趙世家剖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逆者當辨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終

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叙一事

按師古云於沛為吳王言行在沛而封拜濞也

倪思曰秦漢以来多有讖緯之說故後五[illegible]亂正高帝時占氣者所說恐非高帝能前知也

尚孟春曰高祖封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鈇鉞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沛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閒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兗反甀音錘布走。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

濞為[illegible]王晚節[illegible]其必反然不思所以制之遂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翦厥桀謀者矣

按秋請為朝聘也

此耳如淳曰度其時積足用為難又以為楚世家實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鄣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illegible]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正義曰於問反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

楊慎曰吳王[illegible]不直由使者言之列注高漢直斥除汀以吳使者之言耳為吳王飾辭而以謂察見淵魚不祥者竟乃人君至戒也然非孝文帝仁厚盛德使者亦安敢為此言哉

校重出無賦二字又見其氏之實

知。[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應召]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按吳國有鑄錢煑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讁，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駰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書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二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論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

[illegible]

陳傅良曰按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濞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濞之木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賜為之身殉國危敗實天下便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劉辰翁曰誂字[illegible]漢書作口說[illegible]字皆從[illegible]又[illegible]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煑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索隱曰：誂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

王世貞曰吳王書固自閎雅然猶讓文字甚好

按師古云脅歛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

按師古云罪不至此言其本罪不合削地

劉辰翁曰此辦[illegible]極知所以變化皆嚴整可觀

按師古云彷徉猶翱翔也

李卓吾曰此即[illegible]

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遽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有不從者故先言後日兩虞以勞之耳漢書止之謬甚

按漢書作背約殺[illegible]是後乃自殺

劉辰翁曰未得悲壯古語如此自妙

王維楨曰反兵正月起三月敗乃爲此舍計誤也

余有丁曰按發端[illegible]

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

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荊王劉賈都吳吳王濞都廣陵也）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

固也

按師古云直當也言越地之當長沙也

[illegible]漢形勢[illegible]蕭關[illegible]所[illegible]擊[illegible]相唱和而互為犄角欲外不得備指但使之會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薨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駰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以僇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正義曰詿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相接值者王子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向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眾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

按師古云王心有所嫌志不在沐浴也

按此又寫出楚淮南張意

按師古云言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所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脩史此必不録但曰反書聞止矣

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

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于嵩曰獨奏在後屏錯者言錯而何使錯即折之不忠無說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史順

王維楨曰錯與鉏故不合錯爲國計本忠猛乃指曰誅錯以報私怨其卒爲景刺殺之有天道哉

陳傳良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停畜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鼂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濞其不遏之謀遂卒以說見誅錯誠可悲也夫

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 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正義曰今盎爲太常史失奏宗廟之指意 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駰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 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余有丁曰漢殺錯以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然欲快私讎不顧國家後誅不得當法其免者帝失刑也

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桐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

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梁以餌吳之銳而以輕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手矣而條侯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爲世用何哉

王維楨曰田祿伯[illegible]上算

唐順之曰此亦能用鄧尉之策[illegible]吳不用田[illegible]將軍之策[illegible]亡安危有所[illegible]哉

按師古云多佗利害謂事不測

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詳盎傳 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繩下竹戀反 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雒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 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illegible] 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 輕兵絕吳饟道。又提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利已於吳

非重言畏反也
爲說非是
劉辰翁曰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
一傳三奇田祿伯奇周丘奇然皆不能及此

楊愼曰推鋒謂一往不顧也施如利鈍可任口說
[illegible]曰吉句并不渡淮見吳王失一將軍計
茅坤曰吳王濞將略處耳定天下非收天下之心傑不可以有功所部諸

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卽如周丘僅與一節得以一夜收兵三萬而說身徇地以至于魯城皆所謂爪牙士也彼皆不能用則其所絡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萬而不及與漢爲一矢一石之關其哀

（爲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

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皋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劉叔）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

按特下死事相三字不沒其節也

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一如鄧都尉策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共條侯持見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

按師古云鏦謂以矛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亡處甚明如掌

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曰鏦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舂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

王維楨曰故言可以折逆王倡始名為誅錯者詐也

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穨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葅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

王鏊曰此贊總叙揔論與列傳不同

劉辰翁曰贊有惜錯意又有快錯意

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徐廣曰一云自殺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

□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可為升田以其其民也太史公從吳之強亂謂先王山澤不以封者以其故吳其然哉昔齊之封賓負東海魯之封實環太山山澤之名且大者而分于是而齊魯卒為彊國抑何異也

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 卒亾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釁成提局驕矜構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終

王鏊曰此傳分合慘約言曰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豪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往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所謂賓者之非皆欸太史公三傳嗟命微旨見矣

黃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爲精神

楊慎曰嬰不辰竇太后引而別之故真忠臣也

張之象曰竇嬰能言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有公叔文子遺意焉且所賜金輒與軍吏又能爲帝上之意此賢可知也孝景察其驕而用之不以太后故私之而終卒以有功亦可謂能知人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觀津人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 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 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索隱曰令自裁取爲用也 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

按此突然插入條侯借客形主之法

王維禎曰去就若此誠為多易

劉辰翁曰相提二字國不可曉意者亦對客不能悉言之意

臨音甲移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姓姬也 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 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

王維禎曰魏其薄壽譯尚節義故帝云沾沾自喜多易

茅坤曰沾沾[illegible]

按持重者見為相宜持重也

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也螯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蠚蠚音壑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 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怙又呂兼反又當牒反 索隱曰凡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illegible] 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徐廣曰一云諸郎時人相號長老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郎如今人相號為上大夫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謂晚年也 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王維禎曰魏其方盛時豈更有武安侯乎時去勢遷可以鑒矣

茅坤曰往來侍酒魏其一句與伏魏其所以擬武安而相起處須領

按魏其武安二人之爭起此

按師古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按上衛綰為丞相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門下客 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illegible] 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按此敘二人賓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云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鳳翔于千仞其虛語哉事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由此益重

趙綰爲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爲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案前令以毀去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索隱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

按此敘賓客一盛一衰
按注有刻确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有刻字

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伏儼曰所言皆聽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按上昌爲丞相青翟爲御史大夫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稱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貲謂自尊高于貲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少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年，張晏曰多長年

按以下專敘田蚡之驕與魏其相傾處
按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腑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以肺腑爲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顏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其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爲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言事多效其說蓋侯知或說爲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

[illegible]曰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illegible]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云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魏其武安極力挑出何等對勘

董份曰寫得夫勇烈可畏

按願取吳將軍頭以報父仇此灌將軍孝勇一

此大節目處故下文如許事件著之以此名聞天下諸公莫弗稱之皆本于此

淮陽潁川淮陽勁兵之會處

按曰夫與衛尉竇甫輕下鎮敘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壯語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麾下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結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又結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夫性氣直在醉直使酒二句上而以士亦以此多之作結自不肯文學至橫于潁川敘夫豪俠是任俠任俠二句而以潁川歌結之見家居雖富至相爲引重敘夫與嬰相連因局重在前失勢上而以游如父子四句結之蓋自得灌夫而魏其武安之隙遂不可解矣此太史公詳之以終上二傳云

按此敘賓客之衰

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因厄中意氣感慨故易相結耳

茅坤曰寫兩人相結而相依處悲傷嗚咽

按師古云引重相牽引而致于尊重也

[illegible]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寫俠武安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特應前者畜之衰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糾直之意批根宿客也弃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括音活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疏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排彈案漢書本作排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朞功之服也故應劭注漢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

茅坤曰兩人處處極力描寫

董份曰宜往往言丞相以往魏其第也故此下一往字正應前宜往字註皆謬

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 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愕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

董份曰此卒飲極驩而嘲哄笑之怒皆有者也要與大同不嚴人甚之安曰武安嘗請灌家考工地益宅魏其城南田不許此王維禎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後藉他事求以中之

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

按屬之強之也

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 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 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壽稱壽非大行酒 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不離席而膝席韋昭曰膝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 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

許相御以規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 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兒呫囁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欲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 灌夫曰：「今日

康海曰：魏其欲救灌夫，形容甚悲壯。

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凶也。漢書作穴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

後果同死，無與焉于灌夫，可謂不以生死二其心矣。

王維禎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二存後同歸張本。

茅坤曰：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疑其終長者，不忍出此。若武安而以往上淵乎小人也。

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賓客招集，

按張晏三註俱支離，瓚說亦無謂。

黃份曰：此正所謂持兩端者。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謀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普系反，倪五係反。埤蒼云：辟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幾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

按此朝議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退皆不定也。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丕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

董份曰石建素謹厚而肯分別兩人事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別不載其詳大畧右武安者
董份曰嬰公孫丞相所以中及黜者也
王鏊曰此時賓客安在耶
按師古云簿責謂以文簿一一責之
茅坤曰此必大行殯宮恐不及錄之尚書而後下耳武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語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卽録録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說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昆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齚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頗用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夫
茅坤曰自古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錢福曰武安倚勢陷殺二人二人卒為厲鬼史書報應甚速事未必真特以此為天下後世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人不壓魏其灌夫之死故為流言云云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賓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痱索隱曰亦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僞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

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也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卽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說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

按傳末云淮南遺金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

楊循吉曰田蚡灌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illegible]名自任而其處於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茅坤曰太史公小論言質而情悽可為實錄

分明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爲枉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睨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灞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茅坤曰此直敘格

王[illegible]曰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illegible]盡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唯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

按[illegible]公[illegible]也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子匠反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知漢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詫也○索隱曰漢書作姱音火亞反誇也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紆餘婉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按為言之帝[illegible]帝不欲自言也

楊慎曰田甲之亡猶其甲亡其名不足言耳

王維楨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illegible]大者矣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

淩海曰此與左師觸讋說后長安君相類皆因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淩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斗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illegible]用雖切然不可訓

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illegible]曰以安國[illegible]行賄事遂此尚何書哉

劉辰翁曰管子書曰匈奴為騎[illegible]其負戎馬之足也

按據此末力衰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為句

王維楨曰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illegible]鄰細夫其謂不足用王恢言功之士并為首[illegible]自不信于匈奴何以[illegible]之哉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召昀云不內屬於漢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

劉辰翁曰安有三十餘万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illegible]安國所論[illegible]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
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梟以助漢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 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 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也
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 御史
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
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
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

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
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
左右曰幾爲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 乃引兵還出塞曰吾
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
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
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
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
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

按廷尉當者言[illegible]當知

按蚡受金所言太后蚡之寵賂章章也太史公不載之蚡傳而載之安國傳即於張湯傳見弘羊之意云

王維楨曰王恢不幸偏重是單誠保軍可以情有然令朝廷約自開邊隙固當死也

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武夫子薄而安國乃入賂以金貽十丙宜以爲不幸皆汗鼎而安國入金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謂其文自見矣[illegible]

宋無曰若鄧他足人姓名爲天下名士何不若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

王慎中曰方罷相時墮車又既罷相後命爲將欲領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哉

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
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
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 恢私
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
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
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
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
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
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

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
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 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
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
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
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 天子議置相欲用安
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
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
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出上谷破

凌約言曰中國[illegible]于[illegible]伐者以[illegible]我所殺[illegible]王恢問爲馬邑之謀[illegible]奴之欺安國奚[illegible]哉

王鏊曰又辛又壯其法大奇

黄震曰韓安國長厚而武帝好大喜功故常鬱鬱之而卒爾爲

[illegible]以長者[illegible]而終不得相者以爲[illegible]有味哉

胡龍城（龍音籠）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亾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illegible]）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亾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而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

其言之也

諂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黄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爲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爲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誅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爲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終

楊慎曰此傳首尾敘廣才氣天下無雙其略可觀者之所以然入物以當史之士卒之得志以致其略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茅坤曰當看此應穿神龍首尾文字

李申門李將軍于漢為名將而竟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人安不思兵革廣之才調所用者太平無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令免張武周亞夫等以為列中於其選同封為而獨不及廣知而不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公孫昆邪為國惜才過于文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伏後數奇不封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縱一作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曰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索隱曰案服虔云鵰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一名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鵰一名鶚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凌約言曰廣為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鵰者然後見所以為名將有血戰非目前合戰而徙……同……上……

茅坤曰從百騎往馳三人不見廣勇所以誘百騎者與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

楊慎曰精神正在重前一字

敍程不識因見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illegible]不明法[illegible]李廣之[illegible]人[illegible]者在也況與之[illegible]時尚[illegible]行乎小人之所與于[illegible]而[illegible]習[illegible]以往不[illegible]為[illegible]而[illegible]與凡將[illegible]不服故[illegible]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犯亦[illegible]而已也然則[illegible]程不識難無功猶不敗[illegible]李廣[illegible]不[illegible]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以見兵法之正又載匈奴畏士卒樂以明廣之能戰事必如此然後義備而筆端鼓舞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鐎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注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

董份曰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於此中少大度耳其不侯固宜

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灌嬰之孫，名彊。）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按此下叙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漫將才守右北平見[illegible]
董份曰廣上[illegible]事纖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才也

按此射應前騎射殺首虜多句而總敘中之射

殺射雕者其將兵應前衛[illegible]關句而總敘[illegible]之奇射胡白馬將兵騎上胡兒馬而射者其射[illegible]傷云

廣一生事搃叙于此

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如淳曰：臂如猨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別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illegible]。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illegible]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

茅雲曰凡看衛霍傳宜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振旅而還今看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按功自如漢書作功自當師古云功過自相當也

按此總前寫李廣數奇處
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寫李將軍不遇故[illegible]俺俾至列侯三公正寫[illegible]氣者[illegible]語如[illegible]可[illegible]然[illegible]能使[illegible]淚

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閒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閒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類。案：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illegible]曰廣之[illegible]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而有罪而懷不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侯之恨亦宜矣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李文抗白不深知飆發長嘆無頗牧翻當將軍不遇時漢文始罷李廣上不逢時人謂李廣老數奇不可謂不深知矣而李不大用何獨于知見廣懷私恨斷爲陵射固有以致之歟

按三下大將軍使長史句見大將軍有故責李廣意

按將軍門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云莫府

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音羈孜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

朱是曰始廣欲爲前鋒而不得以失道回遠自辭則又圖畫之故受上指

毋令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責其人奴也然宜乎廣子敢報殺其父擊傷青也

凌約言曰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猶之鄙人心於此可見非子長筆力安能至此哉名之外乃出字人名將之上如是哉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沙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廣未對使軍後大將軍也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壖音人緣反又音乃緣反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

東萊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殺之[illegible]欺又爲人[illegible]何也

道卽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 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上林地形高故云上 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 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illegible] 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茅坤曰何人之不[illegible]乎[illegible]而陵[illegible]以[illegible]五千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何哉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李有於字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 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

楊慎曰太史公以陵被擒乎陵傳叙至此止亦得體

黃震曰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爲恥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陳仁子曰廣之數奇而忠信見于身後大何慨者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猨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

知敵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敵吾之恩又有以敵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輟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凢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爲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稱不識乃謂士雖樂爲之敵翻然歲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衂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終

倪思曰子長於世家推本先聖之後乃言匈奴祖禹乎乃有国莫長焉而使傚中国時有之蓋天將以報抑洪水之功耶則夷進之久矣亦莫能決也

吳坤曰傳記總謂又曰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始尚及其先弱以世處如其所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

革韋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事寫出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葷粥。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索隱曰韋昭云背肉似橐故云駞包愷音託佗。○正義曰畜許又反驢驘。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驢特馬牝生驘。○正義曰驘音力戈反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文云駃騠馬父驘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騊駼也驒騱。徐廣曰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驎驒又如驒魚鄒誕生本騱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

凌約言曰按其畜一段言畜產其俗一段言俗尚連用五其字飛而中以其天性也一句斷之句法大短章法參差見太史公著精神處

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毌弓索隱曰毌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音蟬年反○索隱曰音蟬埤蒼云鋋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殫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索隱曰攣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

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雕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

楊有光曰漢書增懿王宣王事似不可少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為諸侯也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

茅坤曰匈奴破中國而周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

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亡人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索隱曰蘇林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

駒屨翁曰詩人有獨代之辭儒者遂以之後之寇外為夷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有東徙之王而亦不圖彭彭之上異方公欲為之用為境外矣

之閒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駟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獫狁既去上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圁作圖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為圁韋昭圁守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峰出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以路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伐地名今日赤涉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只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以騎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古圁洛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緜諸道屬天水郡緄戎顏師古云混云緄夷也音昆冠云音昆以為犬戎翟豲之戎徐廣曰在天水豲音丸○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緜諸道狄道豲道以豲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豲戎邑漢豲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為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索隱曰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本漢北地地也如淳云即儋林也為李牧所滅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括地志云雁門鴈門馬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地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徐廣曰山名在雁門○索隱曰句音拘鈎服虔云句注山名在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濊也音陌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朵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時引虎豹而擒矣鮮得志者

按陰山及高闕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也

楊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于秦明矣

按河南地今河套是也廣七百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白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公奚亘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音傍白浪反○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紛利貴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得寬又活動有精神

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也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撐犂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韋昭曰曼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

王維楨曰雖胡人其亦謀在漢將之上 [illegible]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按兵法云守如處女距若脫兎冒頓雖夷狄似

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髐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

亦知兵法者 [illegible]

王鏊曰此段結上起下一篇之關鍵也

唐順之曰至此總約數語是回顧收 [illegible]

按 [illegible]

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徒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候之室爲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

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

西後據續之曰白彥緯以至與趙受千百所較處日據世盛久而數減漸定太史公敘事詳略處校此下次匈奴官制中伍之詳斥匈合法律古學發者當識之爲

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 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 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 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 此三姓其貴種也。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爲値値者當也○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 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 以西，接月氏氐

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篆文云氐亦羌人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案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秦雲中郡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里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爲俛起什百之中是也 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 都尉、當戶、且

按以下先叙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爲後冒頓高祖白登根本

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作蘢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 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音帶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帶相近或以林爲襤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 課校人畜計。正義曰許又反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檛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爲尊也 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 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

頓㢤曰匈奴既精兵見老弱既已誘漢而漢之三兵又三十二萬中外不相救論高帝老於用兵衆失者若此太史公敘事次第處

按敘東西南北馬各一色亘與篇首奇畜相應

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按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鬲昆新犂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索隱曰駹音武江反案青駹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駹不純也說文云駹面顙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索隱曰傅音附）

按漢與匈奴和親一

和親二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東即今河套是也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

顧公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蠻夷亦有人哉

王維楨曰既使是事矣以上皆漢天子書不甚言詞多而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羅洪先曰觀匈奴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者曰北州志下惟容漢耳

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沮○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禁○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羯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雩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雩漢書作虖）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疋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遺漢書略其強詞惟述其婉語消休

真德秀曰按此書先言匈奴過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匈奴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兩言僞耶亦不陷其詐謀抑揚闔闢各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餽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茅坤曰一篇其要一書其喘然處得體

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麤者為梳字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犀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比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

和親六

蔡汝楠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此所言于曰子所言伐莒者是何法

王江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患不後當時既明言為漢害者而何漢卒遣之

邪

四十匹。正義曰綈音啼。○索隱曰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湩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菟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計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

按匈奴之俗一段即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

胡松曰中國声名文物者何如而曰佯不取與易姓等語何竟忘本若是

蔡汝楠曰親屬益疏則相殺其猶愈于鳴鏑乎雖漢使不能折其辭也

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極宇室屋之作人盡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諜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鄒展云佔佔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但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自

按師古云中猶滿也言中者皆其數也

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與中行說自言爲漢患者相應

按甘泉即今淳化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
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
麤也音若盬之盬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
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
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
曰姓孫其子單封爲缾侯丁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
案彭城在鄜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
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
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
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
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於是文帝以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
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
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
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欒
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
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

和親七

按渫惡犹漸惡

邵銳曰其事已在前與前事在赦前意同猶尊中國体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
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
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
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
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
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
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
始徐廣曰闟音翕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一本作新
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絲絮佗
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
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
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

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 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遠逃也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

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索隱曰後元二年立 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閒五年而此云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密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 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

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云壹名也翁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 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

曰蘇林云在雁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 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 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李沖曰自古制虜須假關市為餌

第二合得少失多

第三合得勝多

第四合大勝

列長谷曰什辟語奇什字即斗字之誤

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

史記卷百十　匈奴列傳

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韓安國傳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詳衛青傳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幽州廝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

第五合大勝

第六合相當

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谿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朔人謂逃得其賀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

史記卷百十　匈奴列傳

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翕侯

王維楨曰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第七合大勝

第八合相當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音古堯反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慜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按河南今河套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居此後失之今復奪獲按今奪匈奴河南新秦中與下地按匈奴以北作兩大段相對

倪思曰中國之兵凡二十四万騎西狼東不與則步兵又可知已前後師出之盛未有如此者

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詳廣傳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第八合大勝
唐順之曰追胡至闐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

按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

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屬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是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

也世儒徒見其發封延辛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伐之事謂為窮兵而以秦皇漢武稱亦過矣

第十合出塞不見虜

王維楨曰禮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

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令失色繼後數語激烈慷慨足以壯

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中國之威寒膽深之膽矣單于雖然主客見者以漢其怒而終不肯爲寇漢邊其言之力也

茅坤曰使楊信以下敘當日之盛與所以斷匈奴之臂者止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敢言與前終不敢寇漢邊相當皆極馳騁

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正義曰質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

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漢書音義曰胘靁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

倪思曰以吾使爲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辭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者亦凡折其氣非爲欲刺說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

王鏊曰結一段本意而精悍畢見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

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大羨長路正北經沙磧十

倪思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乖其國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賢王之效也惜其謀洩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郎俱虛耳

三日行不上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正義曰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

第十一合沒虜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皆史例之耶

弟右賢王呴（音鉤又音吁）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盧朐（音衢劬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宇城河又西北得宿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朐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眾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

第十二合失少得多

閔如霖曰漢為甘言所愚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國以厚賂角矢彼所畏在强大厚賂爲足以結之

王鏊曰書法於陵有意

第十三合降虜

淩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醒者凡五後皆其三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甘各其秋匈奴又書漢元狩三年元狩六年大初三年天漢四[illegible]

第十四合降虜

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亾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祁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

王維楨曰李廣利爲漢擊胡數立大功有罪猶當議貸今降匈奴漢之咎也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後為太初又為天漢為太始為征和太史公于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未幾而卒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年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平準書草創未竟止于元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四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殊深遠

徽者言隱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遺武所不斥言然觀其遠師屢將而又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固發言无可褒而不敢所言故為忌諱而微也

劉辰翁曰罔褒諱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亦欲為徽不快當時以為順隱者然已著大意從其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依要建功不深又以惜其志之未盡成者何崩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者夫

董份曰以便偏指句不恭彼已句將率屬下文讀索隱

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幷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候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歿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讇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衞霍等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

許為役已將率太史公死此文法陳仁子曰遷之於此也以宋衰之時自北而獨責將帥焉夫豈徒責將帥哉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太史公引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

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獫狁薰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頓冒尤聚控弦鄭空帑藏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敘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遣師以當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illegible]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illegible]於結約雖婁敬遣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

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兩為之處惟文帝為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臣風土之遠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特特抄略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捐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伹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左衽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闢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効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若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睢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illegible]辨故白起商鞅范睢之功日積而秦之[illegible]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終

茅坤曰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最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為皇后及姊子夫為之後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略殊死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勤戰而合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壽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顏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

按少兒即霍去病母

貴衮曰人奴之為一句年得毋笞罵即足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而謂人

方奴我平生得死皆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便几近矣

茅坤曰詳次非㝡之禍已而非望之福可憐可涕悲幸並至

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年卒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應劭敖與壯士篡取之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

[illegible]所以得寵於后宮

按此下歷叙青戰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語脈總從了施粉黛處在衛子夫得幸上轉与衛青寵任從相串而進

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

按校尉有功每尉以青爲功青也

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塞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出，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俎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

楊慎曰裨王猶孟荀傳所云裨海也裨小也

王懋曰太史公三用青子字此古人純實處

茅坤曰此着大將軍得力甚多

按此四人功不同故各敘
按敘四將軍功而曰從大將軍再從大將軍三從大將軍各三從大將軍亦歸功青也

按此李朔等三人李沮等二人功俱同故俱合敘
凌約言曰按太史公叙校尉李朔云云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云云文字繁重不辦重疊至漢書則省其詞曰校尉李朔某某以千三百戶封為某某其則省六七字頭攪可稱叙矣

保中【正義曰褓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襁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
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
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
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
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
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
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傳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窌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
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
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補字爭不數字而有五沐浴佩玉文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敵一首拜爵一級非曰取人首級也
王維中曰史記二將軍每一出奔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二將軍非能禦寇乃寇之招也

邵寶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今出不可忘罪類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
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
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
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
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
閎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
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
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
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

王[illegible]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絶无痕迹

按漢書云去病[illegible]少兒所生子[illegible]此不載

余有丁曰此傳多以部伍叙事

茅坤曰插入王夫人一段所以補續衛青夫后宮之寵也

本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鷂票鷂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産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審更言頻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

董份曰二功並封亦以使大將軍故也

按此以下多叙驃騎將軍事

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註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無鏖皐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都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註[illegible]一作介固其説而註之耳

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發白色一曰髦尾將驃騎將軍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遬濮。索隱曰遬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遬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慴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慴之涉反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孝增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按叙軍功而曰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侯歸功去病也

按師古云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畱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武乎觻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亾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遬音速濮音卜○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爲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

董份曰常選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而丁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於傳尊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尚誤况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董份曰太史公歷敘諸將則右李廣而貶衛青並言則右青而貶去病反覆其文自見

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畱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畱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亾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亾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

按仍與漢書作仍興謂重興軍旅之勞也

爲煇渠侯。徐廣曰一云膺營○索隱曰漢書膺作雍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三年以煇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煇渠表作順梁禽梨爲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烏○索隱曰案表作烏梨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徐廣曰離一作稠離也○索隱曰銅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晉灼曰獟音梟譙反○索隱曰說文獟作趬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王叅曰分徙降者最是

茅坤曰今年渾邪王降矣故驚而明年即眾以匈奴殺略數千人

按師古云輕留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illegible]重騎接也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逮也然黎黑也候天漸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

茅坤曰大將軍此戰極爲奇絕以不得益驃騎益封故太史公諷力描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色

楊慎曰自日且入至二百餘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

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
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
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
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
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
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
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
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
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
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
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
度難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
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精○索隱
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王維楨曰□青與去
病兩將軍同出
塞擊胡而去病有
功益封諸吏卒皆
侯青獨無功亦有
利不利哉

王維楨曰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登
臨瀚海窮追深入有
功也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
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
云翰海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
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逴與卓同卓遠也以
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檮余山，
索隱曰檮音桃余音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衞山從驃騎將
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
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剸小顏音之兗反靬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
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靬為衆利
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
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
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
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
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
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
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衞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

黃份曰先後大司
馬遂以單于斬首
虜多寡而不益封
故太史前備著大
將軍戰狀而于
驃騎則但云捕斬
多而已不著其級
次此亦顯微而闡
幽也
茅坤曰史遷所不
滿驃騎處種種可
見于之大將能成

功者多幸而會
王世貞曰賢哉乎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讙然鄉之風爲當大將軍盛時上令任安將兵吏其始之也札飄風之其初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吞恥盡馬非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于安何德以客爲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也

按劉奉世云其民無不吹笙鼓瑟彈琴擊筑鬬

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漢書文穎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潤仁隱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戲具也謂爲講武者非是

王維楨曰去病欲天子旌功制諡如此諸將所不敢共

徐廣曰穿地爲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蹙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爲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蹙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爲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衞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虔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闢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并以去病平生有武功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曰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按愛幸二句尤見武帝惓惓去病之深意

王鏊曰自古陰符將家忌之

茅坤曰太史公無限深情

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十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

芳仲曰賀之妻衛媪大將軍之姊而驃騎之母姊也

余有丁曰按驃騎將軍[illegible]

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秦為北地郡漢為義渠道）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杅音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沮音組豆之組）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

按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家字本作冢並因字形相似而誤也太史公所以載此二冢者正從驃騎冢像祁連山波及之耳此太家血脉貫通處

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祋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正義曰上都活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祋祤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按此以下紀驃騎將事功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御求見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汾州以右

按此傳獨言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與他傳不同亦其體也

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衰

劉知幾曰叙事之休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招賢士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王充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衛將軍出去病門无一客亦稱名將

楊愼曰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爲將如此若其善能保功名也

子安國以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以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與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之忌臣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彛章亞剽姚繼踵再靜邊方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責也竇氏立清朝植私黨天下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嬰蚡之賓客爲懲亦可謂善處盛强者然且未也黜爲揖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爲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後梁公呂正獻不爲私門植桃李而爲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藉口

楊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賢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若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史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能可知矣

黄震曰衛青者奴隷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爲后因生寵夷伏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爲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内肅然觀其所由往往爲嬖宮妾地爾而日春秋大復讐之義共誰欺欺天乎且受圍與嫚書未可以讐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久塞矣何紛紛爲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困蹶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望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强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上者又何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馬叙其材力慓果負氣概仁鄙措畫軍事若獲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於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倪寬者二將靡耳李何痛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白見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北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推衛霍權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終

唐順之曰摹寫平津侯公孫弘得其微

茅坤曰摹寫平津侯諸以曲學阿世內守為精神然其巧為自上而外不揣[illegible]內不皆以節儉飾行以分俸養士其所以文[illegible]同陽善而[illegible]陰仲舒至于主父偃則公[illegible]殺之此其深中絕倫處數年間至致三公未復上書乞骸骨又成完名

王維楨曰弘遇將[illegible]故至相位傳中總明此義

康海曰君子之事君務繼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好大喜功力窮丕極雖而公孫弘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為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史記評林卷之百一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海縣西二十里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

王維楨曰篇中上大說之一段上益厚遇之二段天子以為謙讓益厚之一段總言弘遇主之處故至封丞相

唐順之曰極寫弘言便是巧詐

余有丁曰弘亦非專從諛者其毀西南夷沮上武[illegible]皆有大臣之言但重祿持位畏忤上旨故不能不倍約阿世耳

黃震曰按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也希旨而偽屈耳弘亦姦哉

董份曰黯廷詰弘弘深疾黯而云九卿莫如黯與善此則過異以激上怒信乎人之多計也

余有丁曰實是美也而言似遜辭大夫數武安不當與

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二歲中，徐廣曰：一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

觀其爭即峻智唐虞之日洋語意究心於而其安因以为曰沉

王鏊中曰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宰相為拜而封非典也

茅坤曰數言乃平津侯小傳

按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其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其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可備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待奉之

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善阿世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駰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本詳傳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

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結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君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

王鏊曰又附一精果人

白居易曰恙憂也初无歲病之義蓋既云罹病不應復云病

按元城劉氏論弘諫罷西南夷不用上式部解二事得大臣之體然則餘固不足稱云

茅坤曰此傳敘事死足觀而三書可

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

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愈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

按長短縱橫說出戰國策蘇秦張儀之說彼為短此為長蓋因各短長事也

[illegible]

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按此書以好戰忘戰並起然假斯為諫伐匈奴故所重却在好戰必亡上

按此書先引秦伐匈奴而以天下始畔結之繼引漢伐匈奴而以高帝悔甚結之[illegible]上好戰必亡[illegible]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illegible]未[illegible]得今日事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illegible]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申徙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失之甚殃及於夏殷周之可法復明辨以深微之其文謹深厚而[illegible]非漢人道不到此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illegible]敝猶凋敝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illegible]）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illegible]）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

按師古云搏擊也搏人之影言不可得也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

庳下敝百姓。耳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指上秦漢）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指危朝廷）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孰慮焉。（孝武）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illegible]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illegible]最有發明）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

王鏊曰太史公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土崩瓦解曰自陳涉無千乘之尊至[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六句[illegible]氣壯哉

[illegible]曰此言其本末[illegible]爲土崩[illegible]難[illegible]爲瓦解文字[illegible]

茅坤曰以上似識治體之大而以下復消之於未以自媚上

王[illegible]曰若樂如此便有土崩之勢[illegible]之實勸也

王[illegible]曰文勢交作而氣更滂沛

董份曰先俱其[illegible]者故曰何必湯武

有力
陳仁子曰帝之心內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故私欲橫生徐樂于聲色之奉游獵之娛俳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閉其邪者亦若于諷諫者也予之同時若偃者一歲四遷安雖不用而為騎馬令至樂竟不見用豈乃以樂言為迂而不入耶
凌約言曰此言窮兵之禍椓為詳悉於治道有関其言華采中有質實質實中有華采漢書起有風俗救敝一段

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

[illegible]中曰漢武帝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說病當世有味
按此段言戰國兵禍
凌約言曰逢明天子人上自以為更生此言過矣向使以下則是
按此下言秦窮兵之禍以為戒

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據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

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趙佗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按此下言將事

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音如字或音據恐誤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始見本意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僰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即古濊貊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索隱

偃曰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最安峻論極盡事情宋富弼與契丹議意朝以爲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按偃前後書作結篇正而使[illegible]也

按此總括一篇之意而結之語約而該盡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illegible]立本而救之嚴安則攻其末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嚴安所言曰薄賦斂則歲[illegible]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樂[illegible]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役心也大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illegible]則[illegible]可片言而止至于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一語可以間[illegible]動主[illegible]者之口[illegible]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illegible]曰嚴安言郡守之權非特六卿[illegible]慮[illegible]未[illegible]也或有[illegible]特[illegible]在者耶

按此本[illegible]之說

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上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作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爲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亦不宜乃容大異或爲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茅坤曰此即劉敬故智

按偃初諫伐匈奴以秦爲證之大甚[illegible]一歲[illegible]秦[illegible]自肆如所言或初之本何[illegible]諫[illegible]子[illegible]哉孔子謂鄙夫不可事君偃之謂也

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亨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趨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

王維楨曰：以太史八行感之言寄指

李沖曰：宿將……慨慨

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

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索隱曰：洨，戶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

李陵事也

楊慎曰：以下非太史公所著，特褚先生直錄之耳

董份曰：後聖不循字恐當作世字，言禹不徙數後世之人所循也

董份曰：謙于品制有損而係實可久

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索隱曰：按，此所云，班固所稱，以續卷後，蓋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盛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

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賓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

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索隱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間（集解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中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中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繒以為榮飾也）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衞青奮於

王應麟曰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論儒術則董仲舒于公孫弘倪寬之間汲黯之直不下式之篤哉史筆豈既與卜式所聞而叢冗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衞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蠹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論制者皆將損之疑孟子之言為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

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

蒙孟子之言不爲過

劉子翬曰父偃等諫甚切帝嘆相見之晚悉拜爲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爲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亦拜朔爲大中大夫賜之以黃金然遂起先蓋武帝知受諫爲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爲貴

黃震曰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汚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爲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乎日昆弟賓客戒其毋入偃門以一切疎絕之何哉偃之爲人也其自取覆滅也罔宜爲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卷之百一十二終

按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

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朝鮮傳敘其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康海曰以下敘佗自立爲南越王詞簡而事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眞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眞定故郡名後更爲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〇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〇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楊州故云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畧陸梁地以爲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日南以謫徙民索隱曰謫音陟革反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幷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幷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屬南海也〇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爲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〇索隱曰囂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

按絕道自守與上絕新道自備相應

陳仁子曰圖天下者當識天下之大勢高帝有天下盡戡其強者獨當時支氏削叛者九[illegible]

之被○索隱曰服虔云罰詁被音皮義反 行南海尉事。索隱曰詔書使爲南海尉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 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揭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鄧氏劉氏本湟並作湼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備音辟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湼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 未知竟是誰作湼漢書作湟蓋近於古 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
以其黨爲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爲郡縣之職或假守也 秦已破
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

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
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
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之自爲功也。於
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
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閭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
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
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

錢福曰此孝文得黃老之旨處 按家在眞定與篇首眞定人一句相應

按漢書載文帝與南粤書妙甚

按稱疑長沙王讒臣一段與上文高后聽讒臣數語相應

康海曰越王書詞意卑遜而函漢天子有以感之也

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阯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眞二郡即甌駱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眞
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
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
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
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

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
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
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
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 老臣妄竊帝號聊
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
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竝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
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
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
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

凌約言曰叙武帝討南越事乃爲豹而越內后王說臣之交態討越樓船伏波之將次第曲轉拆纖悉殆盡

王廷陳曰胡始不敢興兵而使人上書既又遣太子入宿衞得尊中國之休惟其後聽大臣之諫而卒不入見也

年卒。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衞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

王維楨曰嚴要乃知朱王之備嬰齊先宿衞久自見天王之不可犯哉

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奇云藏其僭號之璽也 嬰齊其入宿衞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樛音紀虬反樛姓也邯鄲 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衞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

董份曰將叙太后恐亂欲倚漢威故再提太后嘗與安國少季通方要出有情不嫌於重複也

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 衞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

按此叙呂嘉之勢爲下文作亂张本

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塡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一本宗作族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爲介冑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爲恃介者間也以言間恃

鈕英曰敘宴飲位次井井如目擊然

王慎中曰王止太后是當斷不斷也

陸釴曰好往武往句法甚奇

漢使之權意則得矣然云恃爲介冑則非虞嘉以介爲因亦有所由家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
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
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
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
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
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索隱曰
案字林鏦音七凶反又吳王濞傳鏦殺吳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
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恃也稱病不肯見
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
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
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
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
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
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
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
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
千人往徐廣曰千秋爲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
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爲人名何也

何孟春曰韓千秋一段用而字緊接上文將二千人往勢如[illegible]盤

樓昉曰次伐南越之兵甚中肯綮

按大宛傳漢發三輔罪人又云赦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謫皆罪人也此所用罪人蓋句踐所以敗吳取檇李法也

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
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
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
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
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
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
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
南康記以爲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
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
延年爲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郟樛樂，其姊爲王太
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譙國漢
書作龔侯服虔作卬晉灼云龔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
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
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
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
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駰案地理志曰
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主爵都尉
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
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爲侯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駰案張晏曰

王鏊曰咸會番禺此一句不可少

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離水 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 或抵蒼梧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 下牂牁江 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 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 徐廣曰呂靜云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旦為遲旦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犁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

按招降賜印得體

按驅字即孟子湯武敺民敺字

何孟春曰因定者趙光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黃震曰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然猶稱帝武帝以詐召之而反雖夷狄人情亦然可知矣用樓船十万師一旦以義為郡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爽伏在万里外而必合之何哉

等伸曰獨此小論用韻語甚與他篇不同似后人綴体

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 徐廣曰在東萊 越郎 徐廣曰南越之郎 都稽 徐廣曰表曰孫都 得嘉封為臨蔡侯 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 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索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 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 諭甌駱屬漢 索隱曰案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 皆得為侯 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隨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畢取為膫侯桂林監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膫三縣皆屬南陽膫音遼也 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 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阯○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馳說尉佗去帝樛后內朝呂嘉狠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終

按閩越卽今閩浙東越卽今永嘉地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旻]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甌駱此則云閩不姓騶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爲卽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爲福州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王命弗王[漢書音義曰王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永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

按東冶卽今侯官縣

鄒誠曰莊助詰辭詰田蚡天子竟遣助發兵得御夷之休牀兵未至而閩越引兵去東甌卒舉國徙中國助亦有見哉

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爲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索隱曰劉氏鏦音窻鏦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書服耘除也]

按臨古云漢地廣[illegible]今[illegible]西[illegible]也

何維[illegible]曰漢[illegible]不戰而[illegible]耘[illegible]

耶

言耘音于紛反此楚人聲重耳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
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
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
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若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
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
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
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
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
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
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

按顏師古云解者自解說也今言分疏是也

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
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
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
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
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索隱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

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
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
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鄮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
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音州有白沙山蓊從如此邪白沙東散闕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
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
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一本終作終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
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
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
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徐廣曰敖東越臣
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
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
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
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
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
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漢書音義曰舊遼索隱曰音遼

晁表誤

何孟春曰成陽共王子一段斷而復續峽倒敘法也

孝坤曰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按此贊亦用韻語

䭾名服虔曰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寔因秦餘騶騶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終

維楨曰按朝鮮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藏而人不爲盜賊厥後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衞滿破王并有其地至漢武遂拔朝鮮內屬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蓋喜滿能收亡民保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節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衞擊破朝鮮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眞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漢書音義曰浿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浿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爲郡

按裨王長乃送何者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 [illegible]

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 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 所誘漢亾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擁[illegible]作雍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猶曉也譙音才笑反 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卽送何之御也 朝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 卽渡馳入塞。正義曰入乎州榆林關也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 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

按此敘兩將軍私心處曲盡

茅坤曰自古兩將異指鮮不敗亾者

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亾。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亾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征漢書作正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太

茅坤曰與唐李晟及懷光所搆之也略相似

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唊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

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唊四應氏云人誤也

按師古云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于道故謂之降相

黃震曰朝鮮居秦故空地本無預中國事也涉何爲武帝生事其國漢之盛在以滅之定其國爲四郡漢內自取矣右渠負固自取滅亡亦何恕也

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眞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爲澅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顔氏澅音獲】陰爲萩苴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萩音秋苴音子餘反】唊爲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爲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

董份曰首樓船前乃以番禺反驗降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独降之爲己功也

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調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張之象曰六用以什數三字五用最大二字而用此皆字摠絡之關合有法

枝幹自黎送廖道士序柳七州游黃溪記二文脈絡多做此法

茅坤曰篇首總什以下並序次道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分敘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蜀之南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楚屬國也韋昭云漢爲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阯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爲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卽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爲縣屬越嶲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魋漢書作椎音直追反結音計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師北至楪榆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正義曰上音楪楪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楪榆縣在澤東益都靡非本桑榆生屬國也名爲嶲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索隱曰崔浩云嶲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正義曰嶲音髓今嶲州也昆明嶲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嶲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莋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莋音昨在越嶲○索隱曰服虔云徙莋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莋縣在越嶲○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莋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嶲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郲山本名邛莋山故邛人莋人界自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卽白馬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王維楨曰此處須着此二句爲束

凌約言曰此以上至百四十字而西南諸夷其方隅風俗大小具見敘事明整儒畫此法

茅坤曰莊蹻之王楚與尉佗之王南越畧相似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正義曰蹻其畧反郎州昆州卽莊蹻所王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爲盜者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僰國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僰屬犍爲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僰婢

王鏊曰叙事精到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正義曰番音婆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

茅坤曰唐蒙亦奇士

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蓽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寠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正義曰崔浩云牂牁繫船伐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仍改其名爲牂牁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

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索隱曰崔浩云牂柯繫船筏以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茅坤曰張騫之求身毒不得要領

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爲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索隱曰邛縣之竹屬蜀贊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

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騏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嶲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

王維楨曰以下文常隔滇道者也覌之恐非且蘭也

茅坤曰八校引擊南越後尙稱倂及西南洟矣

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牁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汶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illegible]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按漢書無雅字跡亦二稱而所言西南洟序也

王維楨曰于番禺見枸醬于大夏見邛竹杖西文法錯綜如此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揃音剪○索隱曰揃謂被分割也剽音匹妙反言西夷後被揃剪剽分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筰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董份曰相如集中傳乃作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遷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但作傳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古本宜在西南夷之下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王褒揚子長皆自敘風流傳芳末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

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復言作賦矣

朱翌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貲為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然也

茅坤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故所載之多為賦

按非其好三字為一傳之本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余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索隱曰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號○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嬈也以琴中嬈之挑音徒了反嬈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栖得托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其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云洵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

葛洪曰長卿賦詩人之作而麗其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云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亦以相如為賦而不迷故雅服焉

楊慎曰琴心挑之四字甚是事亦

董份曰若果相如自挑之者書亦當如此 …… 董份曰此時相如 …… 徐孚遠曰王孫耶 …… 人曰 …… 慶太史公 ……

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
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不以禮
為節也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
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 卓王孫大怒
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
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
索隱曰文穎云第凡也郭璞云弟發語之急耳如往也 從昆弟假貸猶足為
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
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
鑪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

楊慎曰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 …… 余有丁曰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觀豈所謂 …… 今文

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甾南方奴婢賤稱也 滌器
於市中。韋昭曰滌器也每食必滌滌者 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 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
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
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倦游宦也 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
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郭璞曰主獵犬也 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選中分子虛上林為二篇則前先見子虛而上林其續愛也
楊慎曰其太史公摠子虛賦之大旨為諷諫之法
倪思曰賦先具直誇多聞辭如泉龍變何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然又不若參差形似若有若無之為得也

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
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郭璞曰稱說楚之美 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一作惡 烏有此事也，為
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 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
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藉同音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
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
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索隱曰過音戈詫

柯維騏曰子虛為有之設難使之為詞賦者宗之張衡兩京賦有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名亦此意也相如對宗北常著子虛賦為武帝所善此當天子遊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義故亦名子虛賦中敘上林故又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裁為二篇以前敘齊楚者為子虛賦自亡是公以然而笑以下敘上林者為上林賦失其旨矣
尤侗曰此滿字 …… 焉有不足之意

音丑亞反 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
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
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
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郭璞曰罘罝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罘
兔罟也彌竟也 今揜車 揜兔轔鹿，射麋腳麟。徐廣曰轔音吝○索隱郭璞
曰腳持足轔車轢○索隱曰韋昭云腳謂持一
腳也司馬彪曰腳持也說文云持偏引一腳也 騖
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
生肉也染擩也音而沾反又音 …… 擩之於輪釁而食之騖馳也音務○射中
亦僕曰染或為淬與下文淬輪淬意同也
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

[illegible]

王世貞曰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少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又曰子虛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
又曰屈氏之騷騷之聖者也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

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曰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索隱曰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三[illegible]曰罷與擺同池與[illegible]同謂山勢擺[illegible]迤靡耳陂陀[illegible]
倪思曰龍鱗謂玉[illegible]亦有[illegible]莫不然實字用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峍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illegible]○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墡也雌黃白坿徐廣曰音符駰案漢書音義曰白坿白石英也○索隱曰白坿出[illegible]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錫碧金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illegible]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珉琨珸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次玉者琨珸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音○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珸石可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

[illegible]

索字或作昆吾山瑊玏玄厲徐廣曰瑊音古咸反玏音勒皆次玉者駰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瑌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駰案漢書音義曰瑌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蘼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紫似葵故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茝埤蒼云齊茝一曰蘺字林曰茝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illegible]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蓮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江離蘼蕪諸柘巴且

徐廣曰巴音匹沃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蘼蕪蘄芷也似蛇床而香諸柘甘柘也巴且蘘荷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華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蘼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為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蘼蕪並相似偏是一物也巴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蘘荷屬未知孰是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音移靡案衍壇曼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窊下壇曼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徐廣曰葴音針馬藍也菥音[illegible]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計反草似蒲駰案漢書音義曰苞藨也○索隱曰菥音斯郭璞云葴酸漿江東名烏葴菥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薛莎青薠徐廣曰薠音

音先結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徐廣曰烏孫國有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駰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薍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蘼也葭蘆也○索隱曰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莨尾似茅葉葭音兼加孟康云蒹葭似蘆也郭璞云蘼蔽也似雚而細小江東人呼為兼蒿又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蓲蘼音五恩反蔽音斂廣志云東蘠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蘠償我白粱也雕胡謂菰米蓮藕菰蘆徐廣曰生水中○索隱曰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菴閭軒于漢書音義曰菴閭蒿也軒于蕕草也○索隱曰郭璞云菴蕳子可療病也軒于生水中今揚州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書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腳小細頸有白嬰大者數

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吞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瑇瑁正義曰似蝳蝐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林有山北陰地楩柟豫章郭璞曰楩杞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正義曰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叢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盎二色桂樹木蘭正義曰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葉冬夏常似冬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為梅也蘗離朱楊徐廣曰蘗音扶戾反駰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邊爾雅云檉河柳是也樝梸梬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梬音郢駰案漢書音義曰梬梬棗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赤二樹相似非橙也其上則

有赤猨蠷蝚徐廣曰音劬柔○正義曰蠷蝚劬蝚柔皆猨猴類鵷雛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鵷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郭璞曰蟃蜒大獸長百尋貙似貍而大漢書音義曰豻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隱曰應劭云豻音顏韋昭云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反協音是兕象野犀正義曰兕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為江猨犀頭似猨一角在額漢書無此一句窮奇獌狿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而駕之以駟馬也當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旃旌言橈弱也通帛為旃也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旗建

干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胷中有鮔干將所造也○索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閭閭鑄干將劍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鮔音巨案周禮冶氏為戈胡三之註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左烏嗥之雕弓索隱曰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攀臣抱弓而號故號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泰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叉胡之服也○索隱曰案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纖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伯樂

按[illegible]與郤同四字並存商略

也孫陽字伯樂秦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纖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
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月御也郭璞云纖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云言頓
轡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得節故曰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徐行也即陵狡獸轔
邛邛距虛郭璞曰邛邛似馬色而青距虛即邛邛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
虛日走五百里也軼野馬而䡵騊駼徐廣曰䡵音銳駰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
小騊駼似馬䡵車軸頭○索隱曰䡵音衛謂軸頭䡵而殺之騊音陶駼音塗乘遺風而
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索隱曰呂氏春秋云
遺風之乘古今註曰秦始皇馬名聡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騏驨音攜儵眒淒浰
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浰音力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靁動猋至星流霆
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韋昭曰在目所指中必決於眼眥也洞胷達

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
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索隱曰司馬彪云弭猶低也翺翔容
與索隱曰郭璞曰言自得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
之恐懼徼𠇗受詘徐廣曰𠇗音劇駰案郭璞曰𠇗疲極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游者
則徼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徼遮也𠇗倦也謂遮其倦者𠇗音劇詘音屈說文云𠇗勞也燕人
謂勞為𠇗徼音古堯反殫睹眾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
曰曼嫷謂鄭曼嫷婦人之總稱○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夏
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正義曰按東阿出繒也
揄紵縞徐廣曰揄音臾○正義曰揄曳也韋昭云紵之色若縞也顏云紵織紵也縞鮮支也
襍纖羅垂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

按此鬱谷與相鬱同谿谷參差[illegible]

按師古云錯雜也蔽髮羽飾貌

王鏊曰襞積以下七字極有形容高儀曰諸餘紋皆祭惟奮隄以下靡亡可現

曲鬱橈谿谷漢書音義曰襞積簡齰也褰縐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弗鬱然曲有似於
谿谷也○索隱曰小顏云此說非也襞積今之帬襵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褰縐縮蹙之也
襵音側輒反𧝓音勤華反裁音在代反曲字林音丘欲反衯衯裶裶索隱曰郭璞云衣長
貌○正義曰上芳云反下方非反揚袘卹削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駰案漢書音義曰
卹削裁制貌也○索隱曰張揖云揚舉也卹削刻除貌也蜚纖垂髾徐廣曰髾音交駰案
郭璞云纖袿衣飾髾髾也扶輿猗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靡地扶輿猗委也○正
義曰輿音餘猗於綺反謂鄭女曼姬侍從王者扶其車輿而猗靡翕呷萃蔡漢書音義
曰翕呷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曰韋昭云呷音呼甲反郭璞云萃蔡猶璀璨也○正義曰
呷火甲反萃音翠蔡千賄反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
蕤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繆繞玉綏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正義曰顏云下

靡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飛纖也玉綏以玉飾綏也言飛纖垂髾錯雜翡翠之雜帷或繞玉綏
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博物志云翡身通黑唯胷前背上翼後有赤毛
身通青黃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翡翠翡翠然因以為名也繆乎忽忽若
神仙之彷彿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
謂之神仙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曰爾雅云宵
獵曰獠媻姍勃窣上金隄索隱曰媻珊匍匐上下也窣音素忽反揜翡
翠射鵕鸃漢書音義曰鵕鸃鳥似鳳也○索隱曰司馬彪曰鵕鸃山雞也許慎云鷩鳥也
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字形云鵕鸃神鳥飛光竟天也微矰出纖繳施徐廣
曰繳音灼弋白鵠連駕鵝郭璞曰野鵝也駕音加○索隱曰爾雅云舒鴈鵝也○正
義曰鵠水鳥也駕鵝連翮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鶴純白能登於木雙鶬下玄鶴

楊慎曰怠而後發觸別雅也

加。郭璞曰謂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鶴似鷹而黑亦呼為鶴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 怠而後發

游於清池浮文鷁。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揚桂枻。徐廣曰音曳駰案韋昭曰枻檝也 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郭璞曰紫貝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蚢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阯以為杯盤實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 摐金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摐撞也籟簫也 榜人歌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音謗 聲流喝。徐廣曰烏邁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靁霆之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 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駰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駰案郭璞曰脟臠淬染也脟音臠也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況也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

王維楨曰陽雲之臺即陽臺也其騁之以為泊則占地從容以為樂之和則為楚之雅故與前所輪淬鹽遠矣亦何足以華

王鏊曰折辨得體

倪思曰齊語不多而氣焰吞吐已極 按此誇楚之大

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陼蘇林云陼音渚小州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 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 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喚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 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也罘音浮 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案齊都賦云海傍日勃斷水曰澥也 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鄭玄云望諸孟諸也 邪與肅慎為鄰。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 右以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日所浴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東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索隱曰張揖云蔕芥刺鯁也 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為堯

按听音矧古哂字

楊愼曰此明天子之義

王鏊曰意見高論品正

司空撫九州土壤山川草木禽獸契爲司徒敷五教也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是以王辭而不能復索隱曰郭璞曰復答也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

蘇轍曰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吐音皆中規矩終日威儀无不可觀余有十日按先是公雖言上林而所叙兩陽物方國羅四海[illegible]大方以天下爲家[illegible]矣[illegible]雖以霸滻涇渭[illegible]水紫淵若有若無

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豳國爲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爲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云灞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滻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霸滻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

鄗其鄠使鄗奏相半听者張耳

按此言上林之大

華陰入河酆鄗潦潏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索隱曰張揖云酆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鎬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潏涌出聲也案張揖云潏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澇澇水出鄠縣北注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沆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滻豐鎬潦潏爲八晉灼則云潏從丹水以下至潏除潦爲行潦凡九從云滻以下爲數凡七案今潏自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滻豐鎬澇潏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名在上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州名蜀人云見方言○索隱曰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徑

按陜音狹漢書作陿

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穹隆大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涌滂濞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橫反濞音浦拜反○索隱曰司馬彪曰洶湧跳起貌澎濞波相戾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滭浡滵汩索隱曰司馬彪云滭沸盛貌滵汩去疾也○正義曰滭音畢滵音密汩于筆反湢測泌瀄郭璞曰逼測筆櫛四音○索隱曰司馬彪曰湢測相迫也泌瀄相揳也橫流逆折轉騰潎洌索隱曰蘇林曰潎亦作瀲司馬彪云流輕疾也澎濞沆瀣索隱曰滂濞水聲沆瀣徐流也郭璞云鼓怒鬱興之貌也○正義曰澎音彭反濞普秘反沆胡朗反瀣胡代反穹隆雲橈索隱曰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郭璞云水隴起回旋也蜿潬膠盭索隱曰司馬彪云蜿

盭展轉也膠戾邪曲也音宛善交戾四音○正義曰蜿音婉蟬音善踰波趨浥徐廣曰烏
狹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踰波後陵前也趨浥踰於渓泉也莅莅下瀨索隱曰司馬彪
云莅莅聲也音利批巖衝擁正義曰批白結反蠑蠑司馬彪云批反擊也擁曲隈也
犇揚滯沛索隱曰郭璞云滯沛水灑散貌滯音丑制反臨坻注壑正義曰坻
音遲坻水中沙微起出水者也爾雅云水阯曰坻壑墟也瀺灂霣墜索隱曰瀺音士湛反
灂音士卓反說文云水之小聲也○正義曰霣音殞隧直類反湛湛隱隱徐廣曰湛音沈
砰磅訇礚正義曰砰披萌反磅蒲黃反訇呼宏反礚苦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潏
潏淈淈湁潗鼎沸郭璞曰湁音救立反潗音緝○索隱曰郭璞云皆水微轉細涌
貌潏淈音決骨廣雅云淈淈決流也周成雜字云湁潗水沸之貌也馳波跳沫徐廣曰一
云吸呷汨急漂疾索隱曰晉灼云急音華給反郭璞云許立反汨急急轉貌也悠

楊慎曰螹離此云未聞說文有螹胡螹字同但此叙水族彼言陸產不同耳或者水獸形似螹胡名為螹離耳

遠長懷正義曰放散貌也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
潢漾正義曰晃養二音郭云皆水無涯際也安翔徐徊翯乎滈滈索隱
曰翯音鶴滈音縞詩曰白鳥翯翯郭璞云水白光貌翯音鶴滈音昊也東注太湖正義
曰太湖在蘇州西南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正義曰螭丑知反文
穎云龍子為螭張揖曰雌龍也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虬無角曰螭按虬皆龍類而非龍、䱭
鯖螹離徐廣曰螹音漸騆索郭璞曰䱭鯖鯖也音亘瞢螹離未聞○正義曰䱭古鄧反鯖木
鄧反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䱭鰽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為龍矣鰅鰫
鰬魠徐廣曰鰅音奴皮有文出樂浪鰬音虔魠音託多曰魚騆索郭璞曰鰫似鰱而黑漢書音
義曰鰬似鯶而大也禺禺鱋魶徐廣曰禺禺魚牛也鱋一作鱋音榻魶音納一作鰨騆索
漢書音義曰鱋比目魚也魶鯢魚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

巖魚鼈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郭璞曰靡
崖也○索隱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正義曰揵音乾鰭音祁揵舉
也鰭若魚背上鬣也蜀石黃碝郭璞曰碝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
精也磷磷爛爛采色澔旰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
鵝鸀鳿郭璞曰鷫鷞鳥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索隱曰鴇音保郭璞云鴇似
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鴇似鴈而虎文也○正義曰鸀鳿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頸赤紫
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溪谷澗中若時有雨鳴雌者生子善鬭江東呼為燭玉鵁鶄鶪目
徐廣曰鶪音環索隱曰郭璞云鶪目未詳小顏云荆郭開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色紅白深目目旁
毛皆長而旋此其足乎鶪音旋漢書亦作旋目○正義曰郭云鵁鶄似鳧而腳高有毛冠辟火災
煩鶩鷛鸈徐廣曰煩鶩一作番鸏鷛音容騆索漢書音義曰煩鶩鳧也鷛鸈似鶩灰色而

按以上言水以下言山各具所產山谷之屬

雞足○索隱曰郭璞云煩鶩鴨屬鷛鸈一名章渠也鷏鵈鵁鸕徐廣曰鷏音斟水鳥也鵈
音斯鵁音火交反騆索漢書音義曰鷏鵈蒼黑色郭璞曰鵁魚鵁也腳近尾鸕鸕鵃也○索隱曰張
揖曰鷏鳥似魚虎而蒼黑鄒誕本作鵝鵃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索隱
曰郭璞云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汎音馮泛音芳劍反廣雅云汎汎汜汜羣浮也隨風澹
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正義曰掩覆也薄依也言或依草渚而遊戲也唼
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索隱曰左傳云蘋蘩蘊藻蘊即聚也○
正義曰唼疏甲反喋文甲反鳥食之聲也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巃嵸
崔巍嵳峩正義曰巃力孔反嵸子孔反崔在回反巍五回反郭云皆峻貌深林巨
木嶄巖嵾嵳正義曰嶄音仕咸又仕銜反嵾音楚林反嵳楚宜反顏云嶄巖尖銳貌嵾嵳
不齊也九嵏嶻嶭南山峩峩漢書音義曰九嵏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嶻嶭

按登降句重上文

山在池陽縣北○正義曰嵏子公反巀才切反嶭五結反巖陁音遲甗錡，摧崣崛崎。郭璞曰陁崖際甗音魚晚反錡音蟻摧音作罪反○索隱曰陁音豸皆隆崛崇折貌崎音倚蠏音掘振谿通谷索隱曰張揖云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郭璞云振猶灑之也蹇產溝瀆。漢書音義曰蹇產屈折也谽呀豁閜。郭璞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谽呀大貌豁閜空虛也阜陵別隝。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水中山曰隝崴磈嵔瘣。正義曰崴於鬼反磈魚鬼反嵔烏罪反瘣胡罪反皆高峻貌丘虛堀礨。正義曰虛音墟堀口忽反又口罪反礨力罪反皆堆壟不平貌隱轔鬱壘。正義曰壘音律郭云皆其形勢也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陂池貏豸。郭璞曰貏音衣被豸音蟲豸也○索隱曰郭璞云陂池旁頹貌陂音皮貏音彼沇溶淫鬻。索隱曰郭璞云游激渟衍貌○正義曰溶音容鬻音育張

按以下略言草木

云水流谿谷之間散渙夷陸，索隱曰司馬彪云夷平也廣平曰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為亭候於皋隰皆築地令平貫山所謂隱以金椎也掩以綠蕙。正義曰張云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顏云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云菉一名王芻被以江離，糅以蘪蕪，正義曰糅女又反襍以流夷。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駰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攢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稾本射干。徐廣曰揭音桀駰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稾本稾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索隱曰案稾本稾本似芎藭茈薑蘘荷，索隱曰張揖云茈薑子薑也案四民月令生薑謂之茈薑茈音紫○正義曰蘘人羊反柯根旁生笋若芙蓉可以為菹又治蠱毒也葴橙若蓀，郭璞曰葴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索隱曰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葴持小顏云葴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爾符鬼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蓀草似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蓀音孫

楊慎曰形容閎遠之狀
茅鹿門曰此類覽
詞與前子虛賦圖
相當乃本之精神
賦之旅張不得
不然惟日出東沼
入於西陂八字忽
見而止最是有態
皆言南北之相反
按此言四方大致

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索隱曰張揖云皆草也司馬彪云鮮枝即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恐非也蔣芧青薠，徐廣曰芧音佇駰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芧三稜○索隱曰薠音煩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酷烈也郁郁斐斐，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勃。正義曰晻曖奄愛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徐廣曰瞋音田人反盼一作旄駰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㺎旄貘犛，徐廣曰㺎音容獸類也犛

楊慎曰元祖駐師
西印度見大獸作
人語曰此非爾世
界宜速還師耶律楚
材曰此名角端於
星之精聖人在位
則奉書而至能日
馳萬八千里靈異
如鬼神不可犯也

音狸一音茅駰案郭璞曰旄旄牛貘似熊庳腳銳頭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索隱曰郭璞云㺎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犎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貘白豹也似熊庳腳銳髻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茅或以為猫牛毛可為罽是也沈牛麈麋，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正義曰麈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赤首圜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庳腳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折裂也揭褰衣獸則麒麟角端，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揖云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彩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

按偃杳眇以下二句一韻得賦體

騾正義曰騊駼二音橐音託駝徒河反蛩音其恭反騱顛奚二音駃騠決啼二音於是乎
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谿谷也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榱璧璫索隱
曰韋昭云榱上為椽以當榱頭司馬彪曰以璧為瓦之當也輦道纚屬步櫩周
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道中宿言長遠也夷嵕築堂累臺
增成巖窔洞房郭璞曰嵕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
穴底為室潜通臺上者○索隱曰服虔云平嵕山以為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窔音一
弔反釋名以為窔幽也楚詞云冬有窔廈室寒王逸以為複室也俛杳眇而無見
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徐廣
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之闌板也言室

楊慎曰榮字尤佳即石䃸也

宇之高崇星虹得經加之青虯蚴蟉於東箱正義曰蚴一糺反蟉力紀反象
輿婉僤於西清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廂清淨地也○正
義曰婉僤宛善二音顏云蚴蟉婉僤皆行動之貌也靈圄燕於閒觀郭璞曰靈圄淳
圄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圄衆仙號淮南子云蚼飛蹤浮圄是也偓佺之倫
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偓佺仙人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
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虞翻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
也張揖云榮似鳥舒是也亦不假取川中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
中庭盤石振崖徐廣曰振音脣○索隱曰如淳云振音振振盛皃也李奇云振整也
整頓涯外之厓音之忍反嶔巖倚傾嵯峨磼礏徐廣曰峩一作𡾰礏音雜礏音
五合反○索隱曰埤蒼云磼礏高貌也磼音士劫反礏音揖反又字林音磼才匝反礏五匝反刻

余有丁曰此宮殿壯麗而神仙游珍寶出焉
按師古云旁唐文石也

削崢嶸正義曰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瑚叢生正義曰郭
云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瑉玉旁唐索隱曰郭璞云旁唐
言盤薄玢豳文鱗徐廣曰玢音彬編音斑赤瑕駁犖索隱曰說文云瑕玉
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雜臿其間徐廣曰一云
神弁一云選垂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綏一作采騶索郭璞曰汲冢
竹書曰桀代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於是

按此一段言苑中草木果实

乎盧橘夏熟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
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
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

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楱徐廣曰音湊橘屬枇杷橪柹徐廣曰橪音而善反
果也○索隱曰張揖云橪橪支香草也韋昭曰橪音汝蕭反郭璞云橪支木也橪音然此說為近說
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橪棗以為矜音勤楟柰厚朴徐廣曰楟音亭山梨○索
隱曰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梬棗齊都賦云楟棕熟也厚朴藥名也梬棗楊梅徐廣曰梬
音弋升反梬棗似柹○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荊揚異物志其實外
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
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秋云鸎鳥所含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荊桃也隱夫鬱棣榙
𣘤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薁榙音荅騆索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榙𣘤似李棣音逮
𣘤音沓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云荔枝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
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羅乎後宮

列乎北園。貤丘陵，郭璞曰貤猶延也音施下平原。楊翠葉，杌
紫莖，郭璞曰杌搖也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沙棠櫟櫧，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櫟果名櫧似櫟葉冬不落也○索隱曰 華汜檘櫨，徐廣曰汜一作楓駰案
以爲索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櫨似樺也郭璞曰
云楓似白楊素圓而岐有脂而香犍爲舍人曰楓
爲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郭璞曰攝攝平仲
木也亦云火豪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仙也留
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駰案郭璞曰
落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曰實大如
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
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
有膚厚半寸如豬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
蜜也孟康曰仁頻檳也姚氏云檳一名欖
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蕉頻音賓欃檀木
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欃檀檀別名也女貞木
葉冬不落○索隱曰欃音讒皇覽云
孔子墓後有欃檀樹也荊州記
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爲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
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發骫，
古委字 阬衡閜砢，徐廣曰發音撥駰案郭璞曰骫音
陬音閜砢委閜音駁可反砢音磊可反○索
隱曰郭璞云崔錯交錯也蟠也 垂條扶於落英
掺也阬衡閜砢者揭孽傾敧貌也 紛容
幡纚，郭璞曰扶於猶扶疏也幡纚偏幡也音
纚○索隱曰皆飛揚貌也纚音所綺反
蕭參，猗旎從風，索隱曰張揖云猗旎猶阿那也劉莅芔吸，徐廣曰
○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 蓋象金石之
劉音留莅如字芔古卉字吸音翕 莅音栗
聲，管籥之音。正義曰金鐘石磬 正義曰廣雅云象篪長一
尺圍一寸有六孔無底籥
謂之笛有七孔說
文云籥三孔籟也柴池茈虒，徐廣曰柴音差虒音
豸○索隱曰張揖云
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
也茈音差虒音側氏反旋環後宮，雜遝累輯。徐廣
曰雜
一作
積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玄猿素雌，蜼玃飛鸓，徐廣曰蜼音丁季反駰案
漢書音義曰蜼似獼猴
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兔
而鼠首以其額飛也○索隱曰郭璞云鸓鼯鼠也
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贈遺之遺蠼音
玃音古縛反蜼者黑色也素雌者素色
蠷音古縛反玃似獼猴而大蒼黑能攫持人故云玃也
鼻兩孔郭璞云玃色蒼黑能攫持人故云玃也
蛭蜩蠼蝚，徐廣曰蛭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山海
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
蜩似獼猴而黃蜩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
蜩蠷也蠼猱獼猴也顧氏云猕音塗卓反山海經
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爲蠷
猱即此也字或作蠼郭璞云蠷非也上已有蜼
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
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蜩字林云蠷音狄蛭蜩二獸
名蟨胡穀蛫，徐廣曰蟨音在廉反似獲黑身穀
呼谷反蛫音詭駰案漢書音義曰穀
白狐子也○索隱曰張揖云蟨胡似獼猴頭上
髮腰以後黑郭璞曰穀似豹而大腰以後黃一
黃腰食獼猴蛫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有獸
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蛫又說文云蟨胡黑身
腰若帶手有長
白毛似握板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
正義曰郭云互
經互相經過 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夭
妖蟜音矯
音弭沼反郭云皆猨猴在樹
共戲恣態也夭蟜頻申也 於是乎隃絕梁，正
曰
云絕梁橋也郭 騰殊榛，正義曰榛仕巾反爾雅
云深厚石絕水也 云木叢生爲榛也殊異
也 捷垂條，正義曰捷音才業反 踔稀間，郭璞曰
張云捷特懸垂之條 踔懸蹀也
釣反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正義曰郭云奔走崩騰
也顏云言其聚散不常
亂移 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舍，
徙

按至此始言校獵之事

按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

廚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廚屋鄭玄註周禮云庖之言苞也苞裹肉曰苞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徐廣曰以玉爲飾駰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輿言有雕鏤蚪龍驂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可反張云析毛羽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熊虎於旌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大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索隱曰晉灼云扈大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驅罰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

按生者言生得之也

按此言入險阻而獵可數

江河爲阹，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爲阹音去車反）車騎靁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搏豺狼，（正義曰[illegible]狼似狗白色說文云狼爪）手熊羆，（正義曰張云熊大身人足黑色羆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緣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冶春而出也）足野羊。（郭璞曰野羊羊如羊千斤手足謂拍蹈殺之）蒙鶡蘇，（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蘇折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雞鬬死不卻案蒙謂覆而取之鶡以蘇爲飾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爲蘇也）絝白虎，（徐廣曰絝音袴駰案郭璞曰絝謂絆絡之○索隱曰張揖云著白虎之袴）被豳文，（郭璞曰著斑衣○索隱曰輿服志云虎賁騎鶡冠武文單衣即此斑衣也）跨野馬。（索隱曰跨乘之也）陵三嵕之危，（漢書音義曰三嵕三成之山）下

按師古云推亦謂排之

余有丁曰此類有全文重出者蓋未檢也

按此言極幽遠而獵奇物

不磧歷之坻，（郭璞曰磧歷坂名也○正義曰坻音遲磧歷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此也）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弄解豸，（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索隱曰解音蟹豸音丈姊反）格瑕蛤，鋋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曰晉灼云瑕蛤闞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鋋小矛也音蟬）胥騕褭，射封豕。（郭璞曰騕褭神馬日行萬里封豕大豬兩音窈嫋）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裴回，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浸淫或作乘輿案節也）儵夐遠去，（郭璞曰夐音詡盛反）流

按師古云流離困苦之也

馬汝驥曰輕禽狡獸忽之狀極而至于軼電足矣又遺光耀于後知見怪逆之跡不可極賦之麥鹿於是爲最

按此言凌虛空而獵飛物

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轊音銳一作有也○正義曰轊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爲羣）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宇宙，（正義曰怪物謂游梟飛虡也張揖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彎繁弱，（正義曰上烏繁反文穎云彎牽也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滿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爲滿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射游梟，櫟蜚虡，（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飛虡鹿頭龍身神獸櫟捎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徐廣曰射准的曰藝仆音赴）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正義曰飈音必遙反小雅云扶搖風從下升上故曰飈）乘虛無，與神俱，（正義曰張揖云虛無

按此言獵畢而燕

寥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
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轔玄鶴亂昆雞
徐廣曰轔音藺○正義曰轔音
玄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遒孔鸞促鵔鸃拂
鷖鳥捎鳳皇漢書音義曰遒秦由反鷖烏雞反張
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
名曰鷖鳥也○正義曰捎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
皇鴻前麟後雞喙燕頷蛇龜背魚尾駢翼高丈
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德翼文
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自歌自
舞雄曰鳳
雌曰皇捷鵷雛揜焦明鷦明似鳳○索隱曰張
揖云鷦明西方之鳥也
發明圖徵曰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
義曰按長喙疏翼員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曰郭璞曰
襄羊猶仿佯
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
方之紘曰委羽率乎直指闇乎反
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徐廣曰鳷音支
駰案漢書音義

曰皆甘泉宮
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
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
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
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濯鷁牛首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
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
曰觀名在
豐水西
北近渭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
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
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
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轔轢
正義曰轔踐
也轢轢也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
音人久反人民之所
蹈躤與其窮極倦谻徐廣曰
音劇驚憚讋伏不被創刃
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
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索隱曰張揖云臺
高上于皓天也張樂
乎轇輵之宇徐廣曰輵音葛○索隱曰
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

楊慎曰鏜漢書作
闛說文作鼞詩作
鏜鼓聲也尚書大
傳作鼞

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
木貫鼓
中加羽葆其
上所謂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
義曰
音葛天氏古帝王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樂三人
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云葛天氏三皇
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
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
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
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
陵為之震動徐廣曰
一作勳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
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
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
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
索隱曰張揖云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
員三人楚詞云吳歈蔡謳淮
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文成顛歌郭璞曰未
聞也○索
隱曰文穎云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
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族舉

遞奏徐廣曰舉
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鏜鞈洞心駭耳郭
璞
曰鏜鞈
鼓音荊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
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
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
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
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
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
狄鞮地名在河
內出善
倡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索隱曰郭璞云言恣其觀也
列女傳曰桀造爛漫之樂靡曼美色於後索隱
曰張
揖云靡細曼澤也韓
子曰曼服皓齒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
義曰皆
古神女名○索隱曰伏儼云青琴古神女也如淳
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
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
云俗無雙也妖冶嫻都索隱曰郭璞云
妖好也都雅也

董份曰人樂極徒過則反理最得其情

楊慎曰此段發諷正所謂卒章之于節儉因以風諫

詩云姣人嫽兮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或謂之姣音絞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閑

靚莊刻飭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橈嬛嬛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廣雅云嬛嬛容也張揖曰嬛嬛猶婉婉也娬媚姌嫋徐廣曰姌音乃冉反嫋音弱○索隱曰埤倉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郭璞云姌嫋細弱也小顏曰纖弱謂骨體也抴獨繭之褕袘徐廣曰抴音曳襜褕○索隱曰張揖云袘袖也郭璞曰獨繭絲也埤倉云袘衣長貌也眇閻易以戌削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媥姺徼徻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曰媥匹連反姺音先徼音白結反徻音屑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姱又口娥眉笑以的皪音礫也長眉連娟微睇緜藐索隱曰郭璞云連娟眉曲細也緜藐視遠貌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計反藐音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云彼色來授我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並通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弃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所取也虛宮觀而勿仞正義曰仞音刃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止並廢罷也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

董份曰此段極言德者

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說則過游六藝而疾驅於仁義之道也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貍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曰張揖云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云羣雅也悲伐檀索隱曰張揖云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音先呂反樂音洛修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以自修飾整成儀也翱翔乎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述易道正義曰易所以絜靜微妙上辦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乃射記又曆演六經之要也放怪獸正義曰張揖云苑中奇怪之獸不伏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人無不受恩惠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芔然猶歘然也音許貴反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羨溢也音弋戰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索隱曰抏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

王慎中曰相如此賦大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遲緩可知王亦已久矣及奏乃見賦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使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爲者西京雜記稱相如爲上林子虛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王維楨曰此子長史義斷案而非長卿自作僞明矣

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也

董份曰唐蒙武帝寶在之害貴爲蓋發騷動蜀民不貴蒙然以諷蜀

王世貞曰長卿以賦爲文故雖諷封禪麗而少骨實傳以文爲賦故吊顧馬班直而少致

按非上意三字恰民本旨太史公特特揭之

楊慎曰傳告諭之体故以大義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

茅坤曰兩者兩持摘得輸檄休

陵防曰一篇之文全是爲武帝文過飾非最得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柯犍爲二郡僰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蜀二郡名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漢書曰用軍興法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

[illegible]不全[illegible]

然此發卒之由

楊慎曰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illegible]

[illegible]

楊慎曰皆非陛下之意也結前亦非人臣之節也生後

董份曰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遠動之習戰者尚亦之

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全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擬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謂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晉灼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興法制故

驚懼蜀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人也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箕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箕鹿米藪也音一六反纂要云箕淅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索隱曰攝音女輒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

楊慎曰末篇數語通徼以前意漢文多此法患使者有司之若彼則徼發軍興制擅為轄輪非陛下之意悖不肖愚民之如此

鐵亡逃自賊殺非人臣之節身死亡名謚為愚民之意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不頖者已誅為善者未嘗誅進中郎將宣之而士民特以衛使者不然之意曾徼微其中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則尤十之不忠而行者之不能又兄之教不先之意亦謂乎中文字最有關鐵余有曰作誠後虞則厚此其為相如之文也

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筰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皆屬越嶲郡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

按至是相如貴矣果符遂題橋之志

蘇軾曰相如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與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其父母之罪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邛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汙虜也故嗟而嘆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嶲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史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令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欄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榆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耆舊傳謂之斯臾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臾也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張揖云斥廣也西至沬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沬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沬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嶲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

樓昉曰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雜扮

蹟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病非所以止救其習也然文字自佳

楊慎曰羈縻勿絕取夷狄之正法董份曰古天子所以羈縻者以屬臣屬也所以羈之使不為百姓患害耳

余有丁曰此見自古不屬而漢與事

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置越巂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筰王首置牂牁郡也）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正義曰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云湛音沈），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卻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

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一或作蒲也），結軼還轅（索隱曰張揖云結屈也軼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楊慎曰敝所恃以事無用當時之弊

劉辰翁曰此數語折難說言主意

楊慎曰禹治水之事證非常之意然以比漢武帝事四夷之功則擬非其倫也

董份曰比禹事雖不類然正欲以明非常

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贍菑（徐廣曰灑一作灑○索隱曰灑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沈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沈深也澹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種也一作腠音湊膚理也胈音駁○索隱曰張揖云腠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胈戚中小毛也胝音眞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胈脛不生毛李頤云胈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齱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

董份曰極妙之文中間有佩休

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索隱曰案浸潯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洋溢貌）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設為夷狄之詞）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徐廣曰盭音戾○索隱曰張揖云狠戾之夫也字或作戾盭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邛僰南夷牂牁夜郎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音疏）逖不閉（索隱曰逖遠言其疏遠者皆不被閉絕也）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漢書作晉爽三蒼云晉爽早朝也晉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禔音支○索隱曰說文云禔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駰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敞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盩厔縣東南三十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

楊慎曰夫拯民于沈溺至終于逸樂又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拯民沈溺繳前為治水事以下繳漢武事又以中言非常固常之所異及臻成要如之旨也

楊慎曰此段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

余有丁曰此封禪遺書所由作也

楊慎曰鷦明羅者之喻所以言非常固非常情之所度也

倪思曰自是下數語覆說去可為慕

取法

董份曰見獸亦有力絕將獸者不可輕犯

楊慎曰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二句一篇主意

稱烏獲，索隱曰張揖云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 捷言慶忌，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 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 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 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虞而猛獸駭發也 犯屬車之清塵，索隱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 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徐廣曰橛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橛矣○索隱曰張揖云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橛橛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橛而禦捍馬是也 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索隱曰張揖云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畏簷瓦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

王鏊曰是得騷落悲慨

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阤之長阪兮，索隱曰陂普何反阤徒何反 坌入曾宮之嵯峨。漢書音義曰坌並也○索隱曰坌步寸反 臨曲江之隑州兮，漢書音義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隑音祈隑即碕字謂曲岸頭也有宮闕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 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徐廣曰谾音力工反○索隱曰谾音籠古巃字蕭該云谾或作巃長大貌也 通谷豁兮谽谺。索隱曰谽音呼含反谺音呼加反 汩淢噏習以永逝兮，索隱曰汩于筆反汩淢疾貌也噏音許及反漢書作歙歙然輕舉意也 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索隱曰薆音愛謂隱也 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索隱曰說文云瀨水流沙上也 彌節容與兮，索隱曰容與游戲貌也 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敻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 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 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

黄份曰傳者者移易而宕也

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倣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按格澤句始似氣之狀也

王維楨曰應龍以下是相如能之事態飄飄者不及其實不過五句而每句數意此賦之變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閒索隱曰索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閒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義云儒柔術士之稱皆非也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云臞瘠也文子云堯臞瘦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爲竿旄旒也總繫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爲旒者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旒下以爲旒也髾燕尾也抴彗星綴者旒以爲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索隱曰旖音徒弔反橋音居夭反偃蹇高貌攬欃槍以爲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欃長四尺末銳天槍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靡屈虹而爲綢。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爲旌杠之韜○索隱曰應劭云旌旃屈橈之貌綢音直留反或音弢屈虹斷虹也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杳眇眩湣闇冥無光也○索隱曰蘇林云眩音炫湣音㬉晉灼云紅赤色貌杳渺深遠眩湣混合也紅或作虹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

能尤得意者

按畔岸自縱之貌驤舉也孱顏不齊也

按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呼也

按莅颯飛相及也卉翕走相追也

窮。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項也驕驁縱恣也据音據驕音居召反驁音五到反蠼以連卷。索隱曰韋昭云蠼龍之形貌也音蹶碧反連卷音權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漢書音義曰赳螑中頸低卬也儗不前也○索隱曰張揖云赳螑牙跳也赳音居幼反螑音許救反仡舉頭也仡音魚乙反佁音勅吏反儗音魚吏反放散畔岸驤以孱顏。索隱曰服虔云馬仰頭其口開止孱顏也韋昭曰顏音吾板反詩云兩服上驤汪云驤馬是也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蜩蟉偃寋怵㚟以梁倚。徐廣曰跮踱乍前乍卻也跮音丑栗反踱音勑略反輵烏葛反轄音曷蜩一作雕㚟音他答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怵㚟走也梁倚相著也○索隱曰張揖曰跮踱疾行互前卻也輵轄搖目吐舌也跮音丑栗反踱音楮略反輵音遏轄音曷蜩音徒弔反張揖曰偃寋却蹋也廣雅曰偃蹇夭矯也韋昭曰㚟音答器反相如傳云㣊奡遠去奡袂也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徐廣曰艐音介至也。○索隱曰蓼音了奡音五到反小顏云叫奡高舉之貌踏音徒答反艐音屆至倉云蹋著地蹋火云艐古界字也蔑蒙踊躍騰而狂趭。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趭走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眞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正義曰厲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正義曰遵導應云五帝五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沛銍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左玄冥而右

按師古云差錯交互也湛湛重累也膠葛猶交加也

[illegible]

舍靈兮。漢書音義曰舍靈黔贏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 前陸離而後潏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 廝征北僑。徐廣曰僊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曰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喬也 而役羨門兮。正義曰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 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駰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祝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氣氣也 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索隱曰綷音祖內反如淳云蓋有五綵也 使句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云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 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疑山舜陵營道縣舜所葬處 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 雜遝膠葛以方馳。索隱曰廣雅云膠葛驅馳也 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蓯音息冗反 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但 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辭曰投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崛口骨反礨音力罪反嵬音烏廻反磈音回崴五罪崔嵬磈不平也 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云五色之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傉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

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傉達山一名崑崙山其山為玉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 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葱領山也在西域中也 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賠。駰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曰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 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正義曰應云屏翳天神使也韋昭云雷師也 正義曰張云風伯字飛廉 正義曰沙州有雨師祠 西望崐崘之軋。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傉建山亦名建山達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獅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嬀水今名為滸海出書於西河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縴濫澤潛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 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 排閶闔而入帝宮兮。正義曰韋昭云閶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閶闔之門 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舒閬風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楚辭云登閬風而緤馬 亢鳥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烏之騰也 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

王維楨曰自後飄乎翁曼延淨灑至義士女話使人眇聽而卒歸之正蓋正王母數語是也

倪思曰群仙以除邊延灑灑至載王女使人眇且欲悔而卒歸之正至西王母數語使人意消何神仙之足言未遠游亦又似有所未足未肯以為虛無也虛無之至者也

王鏊曰跌宕至此極矣

董份曰前言大人賦此乃言大人頌蓋與賦要亦大人也

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徐廣曰皬音下沃反○索隱曰皬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皬然白首石城金穴處其中載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illegible]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烏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徐廣曰嘰音祈小食也駰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僸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僸音嬐○索隱曰漢書僸作僸僸仰也音禁僸音魚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崇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風崇將雲雨故云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門北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

黃震曰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抗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尚足置齒頰間哉

按言風声見其遠也注風雅之声欸

楊慎曰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遐遠不可詳聞載籍之傳可觀者則自唐堯而下惟周為盛而近于泰故止以周之封禪者比儗言之先言周死殊尤絕迹而後封禪以發漢之功德殊異而符瑞豐著乃不敢封禪故其結之曰進讓之道何其爽歟進讓周也謙讓漢也

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曰文穎云選數也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之遺迹○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若在風雅之聲也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淪沒也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曰兒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駰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曰郅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郅字宜為程乎或為脛地有郁郅縣脛大也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郅至也○索隱曰爰於也郅大也盛也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

董份曰千載而寡歎始絕見其遠也故曰善終

董份曰大段周而推漢故為文人之辭然不如是不足以挫抑而發舒

楊慎曰徐楚金云[illegible]

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駰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繈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韋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也○索隱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夆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徐廣曰尃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駰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韋昭曰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面向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導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導禾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導擇也說文嘉禾一名導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導也犧雙觡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駰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觡角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駰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吉覲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丁來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為賓旅於閒館矣郭朴曰靈圉仙人名也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慚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讓憓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幸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汪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虔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

楊慎曰此段托以大司馬進言

按諸夏樂貢而下言功德之盛符瑞衆變而下言符瑞之[illegible]

按泰山而下言謙讓不封禪于從為獎之意

楊慎曰或謂而下言天示以符瑞不可以辭承天意以行封禪謂進越而言不封禪之失也

按下脩字當作閱

楊慎曰聖王弗替而下勸之也雜薦紳先生而下明之也

字又辛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撰其榮而相比況以爲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爲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辛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陛下謙讓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褁也駰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挈猶褁非也應劭挈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墻埸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冀亦各竝時而榮咸濟世

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竝時而榮皆盛有濟世之勳而屈者謂言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漢書音義曰欵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措駰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

按師古云被除也被飾者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

按文穎云六經增一爲七也師古云摭布也

按此皆之意推欲人王崇虛声以誇示後世相如旣亦矣何以此為

按此設為天子俞可之辭

劉辰翁曰頌當分爲六章首章言甘露時雨作合之瑞二章言德澤流而物悅思以與大山之非字三章四章五章古騶虞麒麟之瑞緣所以著干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以上符瑞上帝依類託寓而論天子使封禪也末段語所以言天符不可辭而王道不可缺也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被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被猶拂也音廢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將襲舊六爲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爲七也攄之無窮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索隱曰廣雅云攄張舒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畜音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尃○索隱曰胡廣云氾普也言雨澤普徧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濩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

俍思曰收收睦睦
謂鳳故曰蓋聞其
声又曰茲亦於舜
謂舜亦有此解

余有丁曰按湟漢
書作煌

董份曰封禪書未
數言亦風諫以相
如之癖如此知古
人不徒作也

俍思曰假格也謂
其祀大有曲從恐
有所闕漏也其殆
以納于大麓亦封
禪者乎

嘉。䀹䀹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收音旻和貌也能一作態駰案漢書音義曰
旻和睦敬言和凡敬有似君子 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
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 茲亦於舜，虞氏
以興。索隱曰文穎云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 濯濯之麟，游彼靈
畤。○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畤獲白麟故言游靈畤○索隱曰詩人云麀鹿濯濯沍云濯濯嬉遊也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
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云宛宛屈伸也
采色炫燿，熿炳煇煌。徐廣曰熿音晃煇音輝 正陽顯見，覺寤
黎烝。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陽明也謂南面受朝也 於傳載之，云受命所
乘。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援其比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駰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
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 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
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
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 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狩五年也 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
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 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兖州博城縣西
北三十里 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 相如他所著，
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 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

余有丁曰揚雄以
為至不已虧乎係
漢贊語後人混入
于此
按揚雄後于子
長其為班史所
增无疑

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
言狩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 易
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
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隱以之明顯也 大雅言王公大
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索隱曰張揖云謂文
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
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
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 所
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
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
才足倚于壚遐吒上林非俊駟馬還邛百金獻
伎惜哉封禪
遺文惇爾

楊愼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
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
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
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
旨惟楊子
校獵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
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
已今考之本傳末則其為自敘又云相如
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為美

凌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識者謂其乎以獻諛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事爲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與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當其時謂可秉筆托附不虛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歿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誠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叙歟

王維楨曰傳中叙相如子虛賦上林賦諭巴蜀檄通西南夷喻問諫獵書宜春宮賦大人賦封禪書並見相如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七　終

王維楨曰此傳惣見淮南驕恣文帝仁厚

王慎中曰[illegible]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理厲王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眞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

王紛曰厲王雖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劉辰翁曰厲王生不知母兵而不忘仇惧身危犯法以擅其情使其驕恣自弱此志豈不与天壤相磨可作凝誦哉文帝傷其志是已
凌約言曰厲王自知罪有呂氏兄弟後去生於其後云言尤不備者捨其心有大不甘者況有弗爭其母之故乎
王慎中曰傷其志者為治罪大帝之友愛然淮南王之驕恣益甚矣

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于劾奏內詳之
茅坤曰以下次淮南王罪狀條貫嚴密

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伏後辟陽侯先請南殺其大父 索隱曰漢書作褎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也 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曰剄古鼎反 剄謂刺剄 厲王乃馳走闕下，以下三段俱述罪 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伏後案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突起 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音己足反 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

王維楨曰此後言必稱長以逆王廢王稱也

按據人爵人皆以數紀正見淮南王驕恣之實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燮入反狀 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關內侯奉以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 欲以有為。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文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 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仕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 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翁謝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蕳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蕳，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閒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 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謔也。實葬肥陵，詐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又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亡命者以脫亡命者之罪 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

按春卽淮南丞相春也

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蕳忌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駰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也。 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 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illegible]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 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

[illegible]

凌約言曰當上驕淮南王時盎何不言，從臣論淮南王時盎何不言，讒盎說何何以處長而又仁言其所以處盎不過津者，非真有如約之忠也

按始曰驕蹇，既曰益驕恣，王其自言亦曰吾以驕故，一篇血脉不脫一驕字

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 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 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 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 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 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

凌約言曰丞相御史執法而盎卽欲斬之，幸而文帝不用，盎之刻惡陰邪大抵如此，不獨私仇一晁錯已也

茅坤曰此盎好立威名處，幸文帝不用其言耳

[illegible]

王維楨曰見文帝治厲王罪淮南以及其子則豈有殺弟心哉

按此補東城侯一句是周匝處

邵寶曰扶顛持危相之道也和而諸將扶持之道也吳故淮南以完張之象曰淮南相名不是君實則為漢可謂善用權者也

[illegible]

顓頊之後西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几舜宜風之故放逐骨肉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几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伏案反〕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應前〕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其才辯風流然入怨望終不能伴

王維楨曰安有父子之痛而不明君臣之義何也

董份曰蚡為肺腑大臣而言說如此其不赤族者真幸也

歸有光曰淮南不軌之謀實由蚡有以啟之小人之能禍人國如此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也〕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詗捕也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

倪思曰詳情委曲中邪太史公善寫得盡

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也

被也

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毄繫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靁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 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

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 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 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因從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

茅坤曰中尉殷宏可謂入危機而不亂者

王鏊曰兩詔弗許兩公卿請文法古雅可觀漢書損之非

按此言上無男 [illegible]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 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靁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靁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雍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岐閣不行也音各 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

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 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諸侯竝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

王鏊曰漢書直取爲被傳冗矣

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作兩柱下分段照應

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諭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

陳沂曰被往置死後趙佗始自爲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工聘對辭不究其實耳

凌約言曰始曰十家而五次曰十家而六又次曰十家而七此敢日益熾太史公摹寫當時景象若目睹然

田汝成曰令大王二句渦下大題語絡无痕迹

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

按此逆天道而不知時句反應前因天心而動作因秦之亡而動二句

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爲子兄秩數服虔曰不省錄若兒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

華嶠曰建以父怨欲發淮南陰事密卿以大父死深讎淮南事適逢其會亦奇矣

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

陳仁錫曰上極言天下之治見民心之未去此極美大將之才見漢庭之有人議論甚正

按男子之所死者一言此激伍被爲已死也

吳何知反謂吳不知所以反故使漢將得過成皐耳

王維楨曰漢將一日句說得英特明爽

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唯。音欵笑反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 且吳何知反。○索隱曰案知猶解也 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皐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正義曰成皐故在河南氾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轘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則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關成皐[illegible]也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鐮謂之鐖。音五衣反。或是鐖乎。○索隱曰劉氏鐖音五衣反。鑿音自各反。又鐖鑿音機鐮。鐮音廉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 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曰音消反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

陳仁錫曰有禍無福之言似有決斷者何其見之不終耶

按伍被非一日一時之言故重疊不自覺耳

董份曰被實爲淮南畫反[illegible]而太史公載之[illegible]

所以爲見被之寃枉乃無爲之事殺也況被以人臣親教王行逆仍奏書從京以致下以上而漢法所必誅矣湯無所之亦也使被以其文辭而欲原其反逆其本末皆詳于王雖僞曰前多矣詞本乃爲謀逆計何其智愚相背哉

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耏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徐廣曰一有以舉字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徐廣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逮諸侯太子幸臣。音灼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人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

唐順之曰其謀比之明辟伯植將軍諸人不遠遠矣此亦撓亡之計也耳無爲人倫乎陳仁下曰下欲忠豈其主當扶義以力爭不當循而以中變彼論其楚之以得失援引秦漢之興以其論其正右說此不變安知淮南之心不有所忌而不敢發被乃轉爲必不得已之論假欲許爲丞相御史書徙豪傑以激民怨又許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以恨諸侯與前之說真爲二人

被誅宜哉故著之以爲人臣之戒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 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曰雉音全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按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

王鏊曰按淮南王逆節明白田蚡死將誅意蚡可謂將者也

王鏊曰本只是非吏又用他字奇甚

聞。上下公卿治。張湯 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
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
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
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
相諸侯議。徐廣曰皆詣都至丞相共議也 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 趙王彭祖。
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
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
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
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
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

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
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眞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
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
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
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
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
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卽位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
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
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王維楨曰先叙衡山王諸妃及男女于前而後之所以相傾者始不紊

茅坤曰次衡山王諸后妃男女或名或不名後有[illegible]

按從容漢書作縱臾注從子男反臾音勇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 生子三人。長男
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
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
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
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
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
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
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

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
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
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
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
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
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
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
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
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按七道下數欲字補寫王后隱情曲盡

王鞏曰太子遣詞不能明白通以若所為為正謗之術陋亦甚矣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婦人之惡如是。又欲幷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幷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

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鍭矢，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赫，顏師古曰：救，姓也。云易家有救氏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王鞏曰家如是三字提醒此一段其有綱領并其心事且揭白矣

起幷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曰：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鍭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

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湊約言同此傳起處先以王后諸姬及男女總敘于前末後復以王后諸

妃及男女皆結之可爲首尾相應

按國語云荆蠻也輕早敢爲剸[illegible]乃爲楚[illegible]腸[illegible]形故[illegible]急皆由其人有道[illegible]太史公論淮南衡山二王爲叛逆而歸之荆楚俗薄僄勇輕悍蓋有所本云

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輔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詗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按雜事篇云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晏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姬曰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安得爲賢王以姬之言告虞丘虞丘子于是辟位而進孫叔敖楚卒以伯樊姬有力焉

王維楨曰无他與政皆便民者行之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令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曰庳下也音婢 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朱子[illegible]曰孫叔敖卑車之令而高其梱者示之行也西門豹能河伯之功而鑿其渠者示之好也

凌約言曰將叙鄭子產之賢先以因乱起案

按韓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illegible]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爲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人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豫賈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

按韓詩外傳云此明于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巳成其私詩曰思无邪此之謂也

何孟春曰追殺人者乃其父也奢何不與之而俱亾不然不逆言于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于人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區之信以伏斧鑕而博司直之名何哀也哉

邵寶曰君子之論奢嘗謂竊負而逃舜爲天子然且可爲而奢獨不可乎雖然下舜一等則奢其庶幾矣

楊慎曰新序亦載此事文采更勝當参观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

楊慎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

茅坤曰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得誘民之術也公儀休不受魚謹律身之常也石奢以父殺人李離以過听殺人皆自殺皆難能之事也

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九　終

王維楨曰始末所具甚是伉直更不雜以他事

茅坤曰通篇以伉直寫汲黯為精神而不學无術亦稍見

王維楨曰此斷述黯性行他人或用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

在前武子尼則為常太史公獨秉附入此非湯及也宗坤曰述性行如此者欲為後數爭張本耳

董份曰言其所善以見黯好直劉辰翁曰皆于長極意發明其人善灌夫鄭當時亦借以明之皆傳中品目也

黃震曰汲黯以純剛主正之氣卓出漢庭之右自天子以下皆嚴憚之言雖不用漢帝之增重亦多矣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黯庶幾近之者歟

董份曰助能發黯之為人亦知人矣

徐孚遠曰漢武帝雄才大略智足籠士或以優言或以嚴使一紀禁戒刑辟乎少假借獨以嚴憚黯不冠不敢見

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輔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伏後案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索隱曰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孝達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應注揖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應直諫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應徙主顏色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庾案漢書作踰踰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

黃震曰其為社稷臣淮南王視漢廷公卿獨憚長孺藏邪謀而不敢發斯亦近于已正物正者歟

凌約言曰將言望見黯避帷中故先從衞青弘常日見時說來如此則前所謂尊重後所謂封侯皆有不足道矣

倪思曰放析就功殆枉以為直破析苛碎須要如己意自為功耳

余有丁曰按謂湯恣行苛刻而又毀析舊制以成其事功即所謂紛更之說也

陳沂曰其言深文巧詆至以勝為功何其深切痛至非老成閱歷識相周詳不能為此言也班史去之非是

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結此下敍正傳事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應詰析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必字直貫矣字住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此指弘儒。應面折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此指湯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應靜札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漢書唯作雖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唐順之曰揖田蚡揖大將軍作兩處叙

楊慎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句法高簡大將軍又高起平生句有味

董份曰黯以肯直責大臣持朝廷議則可至以己官秩而望君上遐人之進則褊矣故史著其褊心而漢武亦得訊其不李也

按文子云庭先因循者後而不先將者稱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李黃老之言故引而用之耳

請徙黯爲右内史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
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應性倔）人或說黯曰
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
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
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此傳插弘湯）直諫守節死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應前）數征
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按）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
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毁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
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應犯主顏色）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
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
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曰貰音時夜反貰賒也鄒氏音勢）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
令（應直諫）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
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應犯主顏色）上默然及渾邪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

余有丁曰上默然者屢矣黯亦危矣

按考要云漢書東甲大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注狗力病甚若非云右勝助傳曰有狗馬之疾不能勝服[illegible]與[illegible]史公語同

門（如淳曰黄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應直諫）
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
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
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虚府庫賞
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
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
（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陛下縱
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應犯主顏色）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
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
民多盗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
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
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
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謂今日後卽召君）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王維禎曰：帝正不欲黯在內，乃自請耳。

按黯謂不得與朝廷議，與顧禁闥，皆足以發明忠君之心。按上言所不欲二語，凡盡古今佞臣之態。

按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罏，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 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 卒後，上以黯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與黯以數切諫不得久居位相反)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 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 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之父) 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

劉辰翁曰：因黯故生安，因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者，及古衛人然後一時出處，有可嘆者，又與仕者一語有宛可古之衛君者相參云。

茅坤曰：鄭君者，豈其知義不上耶？惜乎太史公不能白，勒為一傳。

[illegible]

人固妬發于公何也

茅坤曰：鄭莊與汲長孺性行不相似，獨其好黃老處同。

凌約言曰：曰其慕長者如恐不見，曰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曰客至無留門，以貴下人，曰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曰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太史公宛轉摹寫，而鄭莊之好賢樂善具見矣。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閒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謂於置著馬也) 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與汲黯面折相反)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與汲黯直諫相反) 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

茅坤曰：好揚士類，亦其生平得力處。

按行千里不齎糧，謂其所與者衆也。

按賦謂受頭責而載運也，言莊

當時僕任其賓客於司農責逐也

茅坤曰司馬安與汲黯爲姑姊兄弟獨不爲鄭莊地何耶

茅坤曰此兩人行旨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始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合爲一傳以寄寫之

王鏊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音灼曰當時爲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僦音如僦及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貰物以應官取爲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音資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邽○索隱曰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藎漢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 終

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具文儒之君而叙數千百年事略無滲漏

金履祥曰首以讀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嘆蓋嘆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于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尚儒李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弘往來輔以興之于是儒術興諸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者于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

按首叙孔子删詩書作春秋以儒宗也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爲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索隱曰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亦仕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

鄧宝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其從叔孫通乎涉且後矣兄尚祖之召其有不從于當時而生還安在其所不從中後不從也非奇定其其何以与于斯

劉子翬曰孔甲誠然秦而思與攢者然使中知涉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爲臣與之俱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之不足與也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怒憤耳曷足貴哉

按自此以下叙文學自漢始興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

柯維騏曰按漢武初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創制會竇太后不好儒術致綰臧于法諸所興為皆廢後數年竇太后崩始復徵文學之士而公孫弘以布衣位至通侯使弘與綰臧易時而仕其禍福相遼矣故曰遇不遇者時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生甚惡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自序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後書不一書皆反覆見意深歎夫儒道不白于天下而文好辭術為經術之蠹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

按韓信无行不得推擇為吏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是以礼官勸孝則曰崇鄉里之化也

按劉貢父云所聞者當屬上句讀

按師古云令縣令相侯相長丞縣長丞也二千石謂郡守諸王相也

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作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按師古云言治礼掌故之官以有文学礼義而爲之人所以迁擢留滯之人

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

茅坤曰太史傳儒林不採道德之士及其說經者之旨獨疏六藝門戶此其不知者之故也古人云漢儒偏經而經卒于此亦可概見矣

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胥靡木也胥靡束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學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元年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爲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

韓從賤之人腐刑先儒

楊慎曰六藝以經稱始於禮記經解再見于此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

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

王懋曰黃生之論終非

按六韜云冠雖弊必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之于地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之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意皆做此

按師古云家人言僮隸之屬 [illegible]

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

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魯國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

按註河圖疑當作何圖

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爲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炊烹爲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 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

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 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欻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加以今文讎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諸學

茅坤曰以容爲禮禮之言也太史公獨揭而著之

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鄒展云二人姓字非也 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也 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 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

音劬 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 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 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 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按師古云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 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 武帝兄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 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 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吳寬曰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三傳皆引入公孫弘何也弘之治春秋不如三子三子皆不顯而弘位至公卿史氏亦微致不平之意云爾

不知其師書 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 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 漢書曰字子都 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

按通一作遂與通同謂名位成達者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 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終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及諸酷吏今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二人錯附物一傳而海內横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例姦僞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爲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以須臾之快勢不得不然非[illegible]所史也

董份曰前以[illegible]老氏繳端故又[illegible]聽訟二語[illegible]說此太史公[illegible]文字之易見者[illegible]其破觚二句[illegible]古云上嚴刑[illegible]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吏此也特借言刻者之不可為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淩稚隆輯校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僞萌起（正說）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反說）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爲朴（索隱曰應劭云斲琱爲璞也晉灼云斲雕琱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唐順之曰酷吏十人行多相類而叙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一樣文字

淩約言曰十人而罹刑族者八明著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出一鶚張人

余有丁曰按都酷吏也而有言若此君子當不以人廢言

按太史公將叙都獨先嚴酷而必先之以是時民朴畏罪自重何所以深著其失也然都自稱死節官下及居邊絃其身匈奴不敢近鴈門關則都又酷吏中之賢者矣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漢書云河東大陽人○索隱曰郅音質○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縣初改爲洪縣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陝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亾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瞯音閒小兒癇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鄒氏劉氏音並同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脚戰搖也）居歲餘（中間插入此段）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借事相形）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按索隱既解爲中廢不宜以如字讀
茅坤曰郅都又酷吏中之賢者其威憚匈奴可知之矣
凌約言曰郅都能盡景帝愛姬金之賤不私臨江加苛誠之誅皆太后爲之也愛而質焉似也愍而死焉何哉
按太史公傳郅都爲人伸入中尉傳寧成爲人却擬在前隨題變化不拘定格
按寧成不特應郅都所其踊家數語視都自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蕭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穰一作寗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音語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穰之詞又進甚矣乃以並列酷吏則都冤哉
倪思曰成傳甚尤有實字白形容歎詰刻其爲人
王應麟曰黯之正直可謂仁者之勇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讓黯之雖可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黯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當用於撰異也王世貞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偏病原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以酷小人黯蓋遠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終成之爲人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鈦也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漢書音義曰忮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之非其罪也與曰勝屠不恤其侵權送尋之角宜其飾戮玉石俱焚良可恨夫

余有丁曰於此又見條侯之長者直宰相之言也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故斄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 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詳湯傳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按師古云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具天資備得之非幸力可至使死功業則勁厲而已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 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 及出為侯。大與

按無害者猶言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擢皆曰上以為能詞婉而意深矣

茅坤曰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

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 韋昭曰大府公府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詳禹傳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以下湯禹合敘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余有丁曰見文法輒取句最見老吏手段

楊慎曰陽浮慕之好此史增道字拙

茅坤曰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于媚上處

按自上方向文學至往往釋法所言皆湯多詐舞智以御人處所謂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者也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 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 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曰傅音附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平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 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

唐順之曰此下章法皆整

董份曰史惡其見故爲史錄

按漢書闓作嫺屬下句讀師古云嫺謂非常朝奏者

倪思曰自是廢法卽奏事所治卽上意所欲卽下戶截截如老吏牧師古云湯雖

凡文奏之而又曰奏言雖得文合致收罰所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息者也

余有丁曰湯自爲刻深而導上以寬釋正是他舞文処

閔如霖曰獨載上所欲釋亦爭二人卒死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爲所排難也漢書多巧字非

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 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攉 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秩千石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卽責湯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 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臣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 罪常釋聞。徐廣曰詔奏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駰案瓚曰謂常見原 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 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凌約言曰每朝奏事天子至爲忘食則其言必多可喜太史公寓意深矣

慎告緡解見平準書

狩二年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丞一作承 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 鉏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 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

湯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不必問奴之爲也故曰自此羣臣震慴筆意淋漓矣
麦約言曰太史公從容敘及于田甲而湯愈无所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朱丞相本子也
董份曰三詳字寫湯其詐
按師古云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肉使番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
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 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
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
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
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 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十九

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
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
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
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
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
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 湯亦治他囚導
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
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董份曰湯念者亦伴念也始約而至主前卽反此湯詐故態然亦用以此敗
王維楨曰前云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湯竟其事未奏末云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三語者皆敘事起伏血脈
按以下敘三長史欲陷之故其有條理
茅坤曰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只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詩春秋而以楚詞幸則皆助力也至淮南獄事安得不甚恨其不切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與上請春秋句皆謂深文勝湯者
按至此又合三長史陷湯計言之與前又相照

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 丞相青翟
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 丞相患之。三長
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
買臣吳人也此時曾州爲會稽郡也 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
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
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二十

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
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
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 深怨。常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 剛暴彊人也。官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
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

[illegible]居告文上疑言[illegible]報驕湯乃詐驚故至此上輒以賈人先知語詰湯即湯以文故人語疑之也湯曰固宜有尤有很意焉湯不謝上之怒哉

按師古云八輩簿責謂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余有丁曰此所夷滅凡幾何人一句湯又何說故曰何不知分又曰何對簿為

錢[illegible]元曰禹平日不肯案故曰何多以對簿為

茅坤曰禹讓湯是矣其自謂如何

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 [illegible]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按張湯死而其母令無厚葬斯言似聞道者焉知其非為湯計特欲感激君心以快怨哉不然何湯之姦醜母曾不能切責于平時而及其自殺始為是忿怨之言也抑或救正之弗聽徒戮辱以遺親心憂故戒昆弟諸子而勵絕之歟此皆不可知者

黃[illegible]曰[illegible]非[illegible]平也乃從[illegible]反明禹為平耳

茅坤曰禹酷急而名為平所謂狠而平也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按師古云少蘊藉者無所含容也

茅坤曰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縱傳以客形主也

唐順之曰插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成先說郅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

黃[illegible]曰弘漫寧成折[illegible]式亦知大體者但不能持諫故史惡之耳

茅坤曰寧成為酷吏而縱復破寧成之家可為一咲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 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詡 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縱姊名也 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 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蘊音慍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 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國除 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 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 南陽吏民

劉辰翁曰昔之猾民今畏從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

楊慎曰重足一跡曰不寒而栗曰鷹擊毛摯形容至骨矣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

倪思曰取為小治姦益不勝極見酷吏之無益人必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閻本為人名因怒而見用見時政尚刻急也

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徐廣曰嗛音銜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余有丁曰自溫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太史公每曰事張湯意深至矣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與道不拾遺變文

茅坤曰溫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並後見之楊僕傳中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鄒誕作追求黎來。索隱曰黎音犁犁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

王鏊曰以義縱猶畏溫舒哉

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戍 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 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茅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王溫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追左傳酷吏不爲僕傳也
按酷吏溫舒爲人却入在第二次作中尉中於楊僕傳見之亦之變化不測處如此
王鏊曰豪惡吏變爲方略史矣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 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 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 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

董份曰焄著言以大熏竈也今人于抓鼠穴亦皆火攻之溫舒不能即攸有勢之家故巧詆下戶而熏逼大家使之知懼耳
楊慎曰上豐無涉而有勢者復出于此猾惡巧逆水中以下猾而大猾乃爲用文字之織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 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王慎中曰總敘酷吏之自禍亦爲炯戒深矣
唐順之曰敘酷吏死事皆詳
茅坤曰溫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 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徐廣曰尸亾去名[illegible]……北太史公意也

其尸尸亾去歸葬。徐廣曰尹齊奴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直指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按此與起語上下相照至于不振者削照應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亾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亾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應劭云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衞將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溫舒本當是作爲字是張湯以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亾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正義曰郿令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楊慎曰相編即相埒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索隱曰杜衍地名也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亾。文穎曰邊卒多亾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亾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余有丁曰其用意又奸于湯

刘辰翁曰酷吏十人都斬後先鉏出縱舉市湯自殺溫舒五族尹齊已去減宣自殺惟杜周有子孫遺禹存酷吏有尾只似一傳故始禹卒于張湯溫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于楊僕尹齊其于寔成杜周其于溫舒皆橫行逆見而心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僞無不可以一日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丁曰人主与俱上下謂与人主俱上下也倒用便

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中尉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二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張禹以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俊力乎其酷吏之名與乎太史公之直筆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刻鏤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與秦情一關乎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或自殺而仇家爲燒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仁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爲矣而贊語又表著酷吏之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于詞讀者自得耳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敎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蝮虵鷙音至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何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怒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與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誣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孰贊述雖云引是非孰大體又何補焉

黃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顧以之首酷吏何於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于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竄成以陰刻之資而刻之自竄成趙由之役秉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來誰實啓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其便亦有取焉末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刑戮其貴則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則當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柯維騏曰漢書酷吏傳多採太史公獨張湯杜周特別為傳昔人謂湯之後有安世周之後有延年太史公之意欲以教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人子之孝也元城劉氏又謂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王莽時亦不失爵建武中為大司空班氏之意以張純故耳杜氏之絕已久而所貸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鏊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故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畢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亾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董份曰此傳決非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鏊曰突然起須如此妙妙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袁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

按導驛二字須從前書爲孫發導譯說文云譯傳則此驛亦當作譯

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經匈奴匈奴得之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嬀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其地也地肥饒亦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嬀水南

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詞以為君者非
又曰陳湯傳言郅支失國而奔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余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全歸卒起武帝紛紛征伐

茅坤曰騫既從大宛歸所指各傷諸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

按自騫言見大宛多善馬而漢家之財賦皆消耗于敦煌往後關矣及積數歲之後所得馬僅數十匹亦奚貴其善且多哉

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趣於文字為疏者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凡上意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太史以要領提出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寶眾月氏馬眾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窴三百里○索隱曰扜罙國名也音汗彌窴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罙也則拘彌與扜罙同是一名也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窴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窴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窴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董份曰故傳也嘗臣服于匈奴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董份曰蓋乃北海者因去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嬀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舄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絜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董叅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群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爪獮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眞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臨西海。暑

叢份曰西北少暑溼故特著其異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鵰鷹身爲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者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

此順之曰以上如其縱以下如者恭大夏烏孫事皆借騫言敘之

旨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
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
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
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
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
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
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
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
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
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
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
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黄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
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
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
左右吐水一龍水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
冷一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
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
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
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
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

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
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
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
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
一名恒伽河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
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
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
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
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
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
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
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
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
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
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
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
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
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

第按曰此以下敘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按此太史公挑剔武帝王意可謂抉見至隱矣

實中或奇生可爲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賈一本作國）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
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
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
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
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
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
○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
僰正義曰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方閉氐筰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筰縣
屬越巂音髓案南越破後殺筰侯作筰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筰縣○正義曰氐今成州及武等州也
筰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巂昆明正義曰巂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
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按以上敘騫通大夏

茅坤曰既然入此爲打斷匈奴右臂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巂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按自騫既失侯至請通之他旁國一段與上大宛既聞大宛一段暗相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之心故欣然以騫言爲然遂使四出後原張騫失位怏怏邀欲逢君之欲而弁將中國君臣病根總萃只一貪字爲漢從此因家無窮之戚如是太史公若隱而不發其意了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嗛字○索隱曰嗛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按此敘昆莫所以不肯東歸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按以上叙張騫通烏孫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音義曰其國人)於是

楊慎曰鑿空中空高陸也晉地理志開山洞曰鑿州鑿空文言之開洞府言之也

按此騫死以後事

按烏孫獻馬願得尚翁主如約也

王鏊曰此段[illegible]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駰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案此言使外國者每一輩不下數百人而又率一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illegible]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按此傳屢書終莫能通竟莫能通而騫之欺妄帝之愚闇可槩見矣

按此通前据論當時事情

皆叛而併廢之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董份曰武帝雖窮武然亦僅駭但至王往夷狄不如是耳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卽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

按古圖書卽禹本紀
按考要云爾雅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朱子注離騷謂古崑崙河水所出其山多玉石卽今崑崙山也
按太史公極狀漢之富厚所以深貶之也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

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于天子故得以甚言若乜成者恃行微不肯言矣記漢矣[illegible]說未必然也

李坤曰[illegible]寫漢代宛[illegible]請伸[illegible]壯士車令持金馬入請師城而宛[illegible]馬[illegible]府少年行師以[illegible]也

按師古云鹽積之中不生草木水大鹹苦[illegible]常得西北風吹[illegible]有[illegible]自然亡也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頾。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前漢天子好宛馬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按自此以下叙宛背漢

有夾匹盎魑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詈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

李坤曰漢武窮兵供狀

王維楨曰古樂府中笨上出征解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酒泉此事作方有原委

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
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
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
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爲外國
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一本作駞以萬數
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
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
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家皆豪壯不同皆有所本者從宛之役道遠兵負將吏又貪多饒卒往者六万人入關僅万人馬往三万匹得入者止千余匹兵安得不死耶

茅坤曰漢武窮兵數年所得不過如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又復前案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
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
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

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
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
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
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
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
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
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

王維楨曰宛已破又使攻破郁成威康居功成討逆此從軍樂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士趙弟以少年借斬郁成王頭後論功封新畤侯此豪俠事也

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總結前）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

董份曰按郁成王罪已誅其斬之一十之力耳非戰斬功也乃得封侯故明著之前云始成功最多而止爲大夫桀身破郁成亦不得封

按師古云言以適過行者免其罪犯不敘功勞

余有丁曰歷敘貳師出師再反伐宛失人得馬之數賞功之及則貳師功罪莫可掩得不償失而自見矣

茅坤曰賭寫漢不能以力定大宛处

董份曰貳師惟立一昧蔡爲功而宛復誅之漢又賂賜美刺自見

按禹本紀言即山海經天子按古[illegible]

[illegible]

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敦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禹本紀若耽何孟春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亦如大紀之謬某出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知本紀之所言者董份曰觀此云惡覩所謂崑崙則前云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說之也但其詞微不易見耳

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窴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冢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當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氏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歸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弃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復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穰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斷然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四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齒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王鏊曰此傳以論正而氣勢翻迭
柯維騏曰韓非言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論云
何良俊曰此正見太史公憤激者甚處如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者有何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板築云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爲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禍乎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蚕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黃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姦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楊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姦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僿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

尚賢令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可使世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黃份曰其稱游行君子義不苟合則亦非匹庸人豈故為抑揚而作耳
劉辰翁曰論并子幼薄欲新制人心術便必不得騁而獨非俠客之義如其許難與孤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謂然即其意本不非季次原憲孟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卻借他說游俠之所為行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茅坤曰太史公下獄時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俠獨蘊結胸在此
董份曰太史公自傷莫救發憤本意至是凡見矣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饗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訓未明

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阸音厄而不矜其能此又是游俠本領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云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鄙人以下並諺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饗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爲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皆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

倪思曰韓非子由是以學士引太史公為人所稱太史公只直謂為學士亦不免賴游俠無游俠則如彼又謂之憲與游俠比則彼必有所同又非笑學士拘于咫尺之義[illegible]不遺餘力亦[illegible]儒者之於游俠然[illegible]物得之身世之感無不[illegible]傷其[illegible]

[illegible]季札獨不入游俠予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illegible]延陵生不可言三者親屬也

倪思曰所謂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illegible]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此太史公立傳本意】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illegible]韓子云延陵卜子召延陵卜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illegible]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一本比作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謂觸也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三　之

[illegible]而能[illegible]也

[illegible]若如[illegible]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詳季布傳】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劬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〇【索隱曰軥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索隱曰瞯音閑案瞯氏爲郡豪】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姓名也】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當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陽出郟壯士韓千秋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四　之

若順之月一篇主意先按于此

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

按自喜爲俠與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

茅坤曰解與所而不隱惡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處故去之者亦甚之適自不可至殺已其矯情好名若此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猶今人言村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處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陜當爲郟陜音如冉反郟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内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内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其自喜爲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此上二句俱應在後）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應前以德報怨）遂去其賊（徐廣曰讓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又應前以德報怨）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呂記謹曰解果以姊子有罪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迺于之則先辱而後釋之使恩威出於己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千古要者游俠之人不容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爲道地和揖之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不伐處

按漢書兄重待我字是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應前不矜其功）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爲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用[illegible]曰楊掾季辭斷頭又殺其父與上書人尤奇尖公自殺固奇而客殺儒生斷其舌尤奇此所以為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其居家及往關中而各言其為人短小不飲酒以見其非強有力而使酒者且非徒容貌動人者也

按呼謂郵告言捕繫之也

楊慎曰見籍少公又奇於千風閭歆以義如此不名

劉辰翁曰在文帝為英明在公孫弘為已甚吾嘗謂公孫弘亦刻此語其一也

王世貞曰族郭解翁伯心安之者惜之也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等同類以應前語

余有丁曰按子長以言事腐刑交游莫救故于取于任俠之義亦有激乎其言之也

楊慎曰貌俠而哉也今人猶云貌好名曰即古人貌榮名之義說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儒共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已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茅坤曰佞幸傳無深旨獨其並以諷言之隱者可為惜御

楊慎曰契喻佞幸者從一官者而獻寵即稱孺

又曰諸偏閎孺皆孩孺稱謂名爲佞幸者之稱孺之爲言小也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愼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帶鵕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二蒼云鵕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楊慎曰裻衣之中縫人間衣縫曰裻[illegible]曰背縫人中衲人曰[illegible]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濯船能持擢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索隱曰裻音篤裻衫襦之橫者覺而之

綠室之中也

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日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董份曰文帝作一露臺惜百金而背賜鄧通不惜十鉅萬亦異也

又曰文帝嘗以相者所言恐大人不免不得以饑餒然不得衣綉以示欲升為天下外難佞幸鄧通必不若是之甚史氏之言未可盡信也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伏後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也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其富如此結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索隱曰唶音任格反吮音仕兗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劉辰翁曰因唶字相應心慙由此怨通矣何酒絕

周汝成曰通死他能獨長公主縣之錢亦有私詞矣

黃紹言曰以帝富之于前公主給之于後而竟不免餓死禍也果莫逃已

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若同索隱句法已非解又可笑

茅坤曰非望之寵无妄之禍

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止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庸常也言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

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嗛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

夏貴曰延年已病矣曰嬖者謂因延年兩弟季衛與中人亂也

按彌子以事見說苑又見韓非列傳

何孟春曰史遷於孫宏則曰出入不以姦亂於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其之事乃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漢書作新變聲而上方與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齊等之名久之寖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鵔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滑稽之類以比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對不窮之义

劉辰翁曰滑稽者末節也乃直從六藝上語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

董份曰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　按談言微中二句總爲滑稽立案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蓺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蓺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天道何不滑稽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鍾惺曰太史公[illegible]游俠者皆不得[illegible]身於第[illegible]次耶不然[illegible]於[illegible]給者而[illegible]取也

楊慎曰喜隱者自恃其明與智也故其入也亦于游說不然看不足稱也

按楚世家伍舉諷諫莊王亦同此語

按此一段看[illegible]以大鳥喻以朝諸[illegible]數句結[illegible]中以[illegible]術[illegible]數句[illegible]飲酒[illegible]長夜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微中可以解紛[illegible]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旣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爲索隱曰威王好爲淫樂長夜之飲索隱曰沈湎謂沈湎於酒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董份曰數者亦甚也

茅坤曰大[illegible]千年以來[illegible]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索隱曰案謂爲田求福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曰也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䐢徐廣曰帣收衣京也京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䐢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帣音卷紀兒反謂收袖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楊慎曰東坡云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不常知飲酒之非我畏疲識其而乎生之害亦少衰矣是以托于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親其匠者

董份曰見樂極則飲過之則必衛之以悲故以為諷也

按史通云優孟在春秋之時王時淳于髡在齊國存滅至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飢反直視貌○索隱曰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飢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

孙知我曰孫叔敖之後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知以爲其復其游信者哉

余有丁曰優孟似敖即令優人妝演狀貌令肖類叔敖衆以感動莊王哉莊王見其滑稽始以為戲耐而因得以諷諫耳欲

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楩頻緜反）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索隱曰皇覽以壠竈為[illegible]變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卽釜鬲也）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一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藏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

以爲相及婦與婦計之言皆涉于妄

王九思曰漢蕭何亦云子孫无令爲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余有丁曰據呂氏春秋則史自別傳

未必實也

按此下置酒天雨一段欲大苑囿一段欲漆其城一段總歸善爲笑言合于大道之二句上又即篇首談言微中二句意也特換文耳

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閒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楯御覽以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陳仁子曰直載其事談言微中之驗也

楊愼曰太史公贊肖稽語亦近滑稽

韓文公銘樊宗師文亦孝樊宗師賁祖此也

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按漢書此傳全而極工

御批曰朔何足哉而武帝[illegible]其[illegible]何獨不[illegible]端[illegible]思[illegible]則不知[illegible]之情益知其[illegible]言亦有諷諫之意情亦不能捨而用之耳

十四賜乳母。又奉飲糒飱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叙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相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滄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卽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衞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

楊慎曰乙謂讀其止處而畫記如乙字以紀之今之書將起止也

洋珊曰方朔本意[illegible]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食一本作飯 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 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卽下文答客難是也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

許應元曰以時立論其得之

後揚雄解嘲班固賓戲皆祖此

茅坤曰方朔立身處

按東方朔修身之言似亦聞道惜其徒為詼笑計耳所以卒流于滑稽

內無雙，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此一篇大指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此言時無所須才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

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此言所以不遇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此應彼一時此一時句不提收拾雖前意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此又就修身上生意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此見修身必榮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茅坤曰方朔終以正義自完

柯維騏曰按東方朔事詳漢書雖雜詼諧然其諫上林苑諫內董偃置酒宣室及述孝文恭儉以諷淫侈有汲長孺之直焉夏侯湛嘗贊之曰出不休顯入不憂戚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為拔乎其萃褚氏誤以滑稽目之揚雄班固於朔亦云何哉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此亦言天下无所施才意寡偶少徒，固有常有一作其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闌楯之下有重闌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

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茅坤曰漢書詳而工甚

余有丁曰按東郭本名甯乘而東郭先生則人稱之者

王維楨曰大將軍用金五百斤而東郭得以拜官可謂善通巧宦矣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甯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

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徐廣曰音瓜一音蝸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

余有丁曰按附此一段正以見上之幸王夫人而東郭之計誠便也

按此淳于髡事誤入于此

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illegible]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

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蓋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

王維楨曰王先生有益于太守以益于己身此亦與俱初心也

按此當勒入循吏傳

董份曰西門豹賢令也徒以一時推遂而並列之滑稽不當

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

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以故貧

研宝曰先是數年秦以君錫娶河蓋夷俗之漸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易不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於秉于元之止鉤祚哉子元仁術也豹術而未仁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

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

董份曰娶婦本神奇之事故投巫亦以神奇用之

又曰大巫嫗請弟子及三老并以娶婦殺女者不可勝計今忽葬死亦未足快其不能衆誅惡俗故乗其時而投之民乃驚恐豁行逾而止也又曰廷掾豪長者乃獨稱扣頭求

畫法开

董份曰褚先生序事錄李大史公欲恣肆而死法故多失之于繁瑣而此序西門豹投巫嫗等事一時如見語佳文也

又曰按西門豹若徒沉巫嫗不渫水委乃有河患娶婦之說益行矣鑿渠者不独惜田所以渫水去患除害破惑也此豹政本

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爲簪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

余有丁曰按漢書朔傳尚有射覆詼諧等語今褚先生所載者絕无安可與金旛比而東郭先生之白衛將軍王先生之語北海太守西門豹之投巫嫗誠所謂便計矣言夫大夫也何嘗滑稽又何得入滑稽傳耶

黄震曰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工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

始。令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

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静，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

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辯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按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

黄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須日者傳一遍

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

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工也

楊慎曰：司馬季主所稱引，非老莊之言

按季主蓋以卜隱者

楊慎曰：天新雨，道少人，六字甚有趣

余有丁曰：着此冷句，略狀光景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正義曰：漢文帝也。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横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正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

按此借口者以譏尊官厚祿而不忠不才妨賢竊位直與蒿蕭鴟梟冠盜等耳豈能如日者之隱居卜筮不求寵榮而有禮有德哉篇中反覆極論猶其忿激之詞而亦足以風世之貪位慕祿者

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飭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按多言誇嚴五句即申上言不信二句意總以卑汙結之後掃除設坐一節反應此

按自賢之行也至累辱而不愧也是自道高賢爲下文卑汙立案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 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楊慎曰此孅皆有言

按自公所謂賢者至公等是也極狀其卑汙緊應上文

王維禎曰語雖涉謔罵然曲盡宦情矣

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貲） 孅趨而言（索隱曰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illegible]） 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謂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

崔銑曰士之不才如季主所說者信有之然非士人主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尊用耳今痛斥之尊用日者可乎

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適音釋適猶調也） 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 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

余有丁曰按此指摘世情甚剴切而誇詡卜筮未妙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曰按式即栻也旋轉栻者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索隱曰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

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

楊慎曰不自知其為誤也棄天地所不足為自解脫計

余有丁曰按此切當談士之情

劉辰翁曰導惑教愚四字似古語有味

黃震曰按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而後庶民得以生息于其下若之為佞決游窮食人不得與庶民之比者比顧乃笑計利害自逞得計反亂士大夫之不肖而宋忠賈誼反屈下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于當世之忿心爾

按說文云糈糧也即詩

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按此喁[illegible]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駰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

握粟出卜是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休務宋深然其詞[illegible]

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絶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張之象曰此段祖貨殖傳末段總敘之意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終

董份曰：龜策傳闕，偽雜猥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

于維禎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與物不類，胄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但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与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聲相應者矣。

按漢書方術論，六九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于一世，亦皆之天月積習致然。卜君子能之則不過，不泥不拴不神；小人巨之則且而入諸拘忌，而共遊大方拴以令。索隱以詭人，故謂不不以為教養者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閒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華。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閒，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徐廣曰：揲，音逢，一作逹。○索隱曰：揲，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揲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詬，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

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衞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

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叢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燭之(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一本之作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蚗當爲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幷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盧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譿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譿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譿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反謂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二千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余有丁曰按宋不稱王止偃稱王而滅宋元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詐殺諸公子光强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唐順之曰此文本不佳以韻勝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衞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衞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栻)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

楊慎曰此篇先用奇者諸說也以上文襯問對十言之惡只是夢之夜耳

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

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雲一作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衞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衞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

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衞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

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衞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

邵寶曰宋元王不見於龜從而寶王不忍於殺也此皆[illegible]

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

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訑音土和又○索隱曰誕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怱疾疾徐廣曰疾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京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

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

董份曰此段文古

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

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筯為與羹也或作箸檮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

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涫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

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實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眾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燔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

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

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

董份曰大褚龜策事此後亦有可覽者

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貞以逢蒙門子之巧對欲七略有蠭門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

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即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

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爲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爲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猶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衞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卜二月若四月之龜殺下上黑黑爲十一月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首仰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足開　肣開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　横吉　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兔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索隱曰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卯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卯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爲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爲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爲卵三度指之三周澆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索隱曰粱米也

卵雞子也焍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遞而灼故有焍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粱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焍音題焍焦也言以粱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爲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

今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𠠆（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𠠆音近策或𠠆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卽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節）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卽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亾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
肣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亾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亾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亾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亾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
人吉請謁追亾人不得亾財物財物不出得漁

臘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

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亾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亾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楡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宗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

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亾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余有丁曰凡言此者必當持有疾病繫久以此詞今無象特存其占耳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
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
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
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歸有光曰此雖褚先生所補存之可以見太卜之術但似秦漢間書非三代者也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
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
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
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
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

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
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
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
旡若有王其記巳亾其錄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
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洪邁曰按傳云今上即位云云至子明之
屬至於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
眦睚不快因公行誅破族滅門者不可勝
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
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爲元成之間褚先
生補闕故後人頗薄其書然觀此卷所言
今上即位則是史
遷指武帝無疑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爲僞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衣救寒者爲飾譽子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叙遂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

汪道崑曰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賤何足羞也世有惆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倜儻知大節卽倔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

王世貞曰今之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義纖悉其民人翔集

楊慎曰將治已說而外引老子識之以為必不然此傳支離文字也

余有丁曰言用此以微近世之俗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亾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音谷雅反穀木名皮可爲紙纑山中紵可以爲布音纑紵音佇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illegible]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

[illegible]所宜否介若指掌今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未暇也

董份曰按數語轉屈也然各則強之督導是也商辟則爭已數語有見

劉辰翁曰賤之徵貴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難知當下早充用之時一日而急則珠為不足弃殺粟猶是也

董份曰賤之微貴賤極則人弃之故其微必與自去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弃取之也以貲為求謀

歸有光曰此非有激發而如此云

按後種通用莊鉄論此語作種穰

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闢。闢開也通也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 潟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illegible]

倪思曰借知鬭則修備以明時用則知物[illegible]

按二十九十八

十二十九皆三百年

按定者尤不有也尾幣即先藏

羅洪先曰予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語遂慨為李法[illegible]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即此意也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 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物時所用之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 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貴極必賤。賤極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恐極貴後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也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

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為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陰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字○索隱曰漢書亦作[illegible]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穅索隱曰厭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一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財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孔叢子曰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盬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盬盬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盬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煑水為鹽也○正義曰按猗

按今西北边關亦時有之

茅坤曰太史公只因无錢贖罪遂下蠶室故其多感慨之言　閔如霖曰奉秦皇帝于長蓋以諷時事也董曰崇勢利哉

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而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畦中深一尺許坑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蠃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衞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衞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

董份曰序海内土俗習欲綜橫佚包括宇宙指數歷歷其文尤妙　茅坤曰太史公爲貨殖傳不足觀覽特文有可采處而其敘五方用物郡物產及其習尚如畫

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爲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姧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爲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閒孔也地居隴蜀之閒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襃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綰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尠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按羯羠如字很關也

劉辰翁曰索隱注[illegible]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内，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内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皆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亮反。種音章勇反。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晉灼曰懻音慨，忮音堅忮。瓚曰懻音慨，今以土名彊直為懻中也。○索隱曰懻音冀，忮音寘。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弋戰反，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羠不均，徐廣曰羠音兕，一音因几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已竭反，羠音夷，言其方人性若羊，健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掾音逐緣反，陳掾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名，屬河内。○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懁急，徐廣曰懁，急也，音絹。懁一作儇，一作惠，音翾。

楊慎曰按多刧人[illegible]

按李河南因及齊魯梁楚

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郎椎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怙。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為跕也。○索隱曰屣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彰水，邯鄲在其地。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踔音卓，一音勑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鄰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律，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

[illegible]貨殖[illegible]不成京師[illegible]同也大物[illegible]夫[illegible]商君所以合之而敗也。

楊慎曰：趨利甚于周人，亦如談從說揣之氣。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為某州者，由其胷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至為圖，故其言縷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无所不載如此。

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九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集解：應劭曰：齪音初角反，又音側角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臨淮。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楚之郢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巫郡。巴，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己諾。正義

倪思曰：好辭巧說，謂詞賦之類，此復何與于貨殖，直是閑談。

楊慎曰：其心胷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貫齊魯，南貫梁楚，已有吞吳并粵之意，故隨意所及。

曰：上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州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朐，共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正義曰：堇音謹。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縷縷不絕於口

按鄖關是古鄖國今有鄖也徐廣作隕字耶

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正義曰番音潘禺音虞今廣州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鄖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鄖與鄖相似也東南受

劉辰翁曰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於此題目其說見下

按總之猶言大槩

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池鹽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耨音乃遘反耨莒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果隋○索隱曰地理志云作窳音徒火反蠃蛤正義曰隋今為揺音同上古少字也蠃力和反果揺猶揺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揺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揺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揺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隋蠃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

董份曰若論世俗功利之心可謂情狀如見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弱也窳病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蛤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

董份曰文辭故為無涯涘以指所譏議使當世不能解免切中情事妙不可言

余有丁曰司馬遷[illegible]為未足也有感在世間以生利害業不厭而其中各有精意附語

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徐廣曰騖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臾躡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爾反舞屣也目挑心招。正義曰挑音田鳥反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

按索求即索財也

按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

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伏後案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正義曰率音律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噭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陂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

按此言天下國土之所出

按此言毋因之所出

楊慎曰進取博進文進之謂

按家貧親老七句與無巖處奇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但怨心躁語矯枉過中所以來班氏之譏而世之喜短長者則猶之以紛紛矣

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壠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鬭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醯酤云酒酤醯醬千瓨。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瓨音閑江反醬千甔。徐廣曰大罌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

作儋孟康曰儋石甖石甖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
糴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槀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
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洪方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
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
枚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軺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
兩，正義曰車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髹者千
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髹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
之稍漆即髹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髹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
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騶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
馬蹄躈千，徐廣曰躈苦弔反馬八髎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髎一曰夜蹄小顏

云噭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足若顏說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躈千比千乘之
家不容亦二百則數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彘
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
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
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騶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
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荅者厚之皃也按白疊木綿所織
非中國有也漆千斗，蘖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瓵孫叔敖曰
瓵丸器受斗六升合爲瓵音貽鮐鮆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薺鮆魚與鮐魚也。
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薺禮反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徐廣
曰鯫音鯫鯫魚也。正義曰鯫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鮆以斤論鮑鯫以千鈞論乃其

余有丁曰貪賈皆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審出如糞土故五之
羅大經曰廉賈知取與貪賈知取而不知予大以予爲取則其爲利也大富商家賣若慝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之自守則亦死大利之機矣呂不韋奇貨可居其事則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則亦知商賈之務者漢高帝捐四万斤金與陳平裂數千里地分韓彭是皆得居賈之術者也
楊慎曰卓自卓淳自淳二氏不相混也
唐順之曰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術益下矣是挈瓶之智哉
楊慎曰蹲踆同莊子紀他踆于窾水註蹲也

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鯫鮑是雜者也徐云鯫膞魚也膞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
之膞關者也此亦大魚爲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栗三
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鼦裘千皮。正義曰鼦音彫羔羊裘千石。旃席
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
金錢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駔騶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
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
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
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
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
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

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
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
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
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騶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
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
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
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
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湞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

余有丁曰按此下敘完逐段挨文

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
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
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
當，愈於纖嗇。正義曰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
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
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富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邴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慚
楊慎曰刀間傳而語如此又傳之變
余有丁曰纖儉也纖而下數句有數句另是一法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
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
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遥反姓名桀黠
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
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
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刀氏作奴乎毋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
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姓名轉轂以
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

倪思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註漢官斛廳所秫細栖倉也
按此所以證人弃我取之必然

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
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
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宮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令關北地也為督道倉吏。
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
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
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

按賤賈即田畜價之賤者舊說不知何謂
倪思曰謂當開邊時惟橋姚此輩富厚耳其下故又及吳楚

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
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
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
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康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而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匹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故云匹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匹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匹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匹

按椎埋二字㞐有悞

居顛之曰更大今碎作不捨一物

轅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尺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殺又作轂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爲州中之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騶索隱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刀以水洒之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名字讀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楊慎曰上下往復有無者參方爲之又漢乎口者之口語文字必如此方是史筆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陳仁子曰世譏遷述貨殖則崇埶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爲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倮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譏遷史叙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以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夫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皆猶椎算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爲謗書其得罪以自遂矣

董份曰世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胸中所識見如市兒賈豎故豔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析往古其是非雖間謬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讀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乎以爲漢武方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酎金而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

以爲實言何至鄙猥與創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足以妙絕可以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譖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暸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卽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卽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卽書中置大農諸官賁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卽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足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商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卽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觀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終

楊慎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于此篇總自敘處文字反覆變態所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絕如諸世家紀多錄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搬借語而略增損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吳興淩稚隆輯校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卽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爲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

[illegible]曰太史公既[illegible]司馬[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以後當秦復補入司馬印以其言不欲遺也

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

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諸王司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以傳劍論

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

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搏傳也蘇林作劍言手搏論而知名也蒯聵其

後也。正義曰五恠反如淳云荆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

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illegible]也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徐廣曰靳一作蘄。索隱曰錯音七各反靳音紀覲

反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

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

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

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

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

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諸國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豫昭豫生憲憲生卬也而徇朝歌諸侯之

相王王卬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卬爲殷王漢之伐楚卬歸

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毋擇音亦無

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

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

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

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

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按衛宏漢[illegible]注云太史公武帝

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illegible]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以宋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子謂遷報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太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爲

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

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

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

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衞

宏儀注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

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

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耳。正

義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

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

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

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爲太史則續

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

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

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

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菑川人

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

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

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

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

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案李奇

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

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說今此作詳於義爲跌。正

義曰顧野王云祥善

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何焯曰史記序六家要指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illegible]如貫珠[illegible]曰文章之奇傑孰有能過此者耶

許應元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乎道然所判訊

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得乎

[illegible]太史公分[illegible]重于道家矣

校太史公於道家獨有褒无刺誠嚴

劉子翬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爲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備哉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illegible]名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造次必於是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市豔反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以下又被上兩云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顛沛必於是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爲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予欲无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于一偏不滯于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无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

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屈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櫟榱也正義曰採取也爲椽不刮削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駰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爲糲音刺韋昭曰糲糙也○索隱曰服虔云糲麤米也三蒼云粱好粟也○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糲麤米也脫粟也粱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飯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

黃汾曰遷書儉是只若名家言儉似不可將益此乃儉字因上有儉字爲首連誤耳解曰儉者決也又曰儉者束也下文苛察繳繞即儉束之意也茅坤曰太史公論贊道家然予未詳其說

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正義曰無爲者守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欵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之貌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

□公曰神大用二……不久……去反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宕頗有奇氣

楊愼曰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備探万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是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說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森曰者當之豈知有何奇而降子長之探耶按蜀之石泉爲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郡志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則知會稽禹穴之說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即此類也

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茅山又云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嶽岩岩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闚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竄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竄之亦搜採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爲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戹困

楊慎曰據此焉遷亦嘗至滇也

黃震曰迻陳生遷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臨歿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爲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爲非耶

董份曰稱周公而下云宣周邵之風邵字恐誤必是周南召南耳

鄱薛彭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鄱音皮鄱鄱薛三縣屬魯○索隱曰鄱本音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鄱鄱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正義曰與音預 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illegible] 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

董份曰紬即繹也謂發山記而繹其緒也

邵寶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已故曰夏時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從建改正不改歷

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案遷年四十二歲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

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且述作者蓋記注之志耳豈聖人之論哉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攘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己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人太史談推孔子之意字之言尚拈在周所謂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之文本不相蒙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謬矣

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爲之誤○索隱曰

按習學記言云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哉

孔子曰譏死可死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固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行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得其要合則必取于春秋人春秋之奇不徒也

按習學記言云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尤

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弒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繆以千里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猶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

非春秋本義以法對扎乃漢儒語也

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illegible]大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宄也請除守塞者自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與李陵俱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illegible]

纔者作似同陵隱沒漢實於刑令讀者難得而詳知班固載其與任安書其事始明矣
董份曰呂氏春秋蓋不韋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孤憤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因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往往如此若宋元間便有指摘所謂痴人說夢矣
[illegible]隱約之上言有所鬱結故或誠之為詩或著之為書以傳于後世如文王孔子屈已為所諸人人品不齊而事有先後要皆發難鬱發文采彼是表見者也
虞初呈祥至漢武再見故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遷之自任亦重矣
董份曰自此下雜用韻語最高古
[illegible]

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因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

董份曰裂語斷項氏與[illegible]

[illegible]

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 索隱曰豪即崤之其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崤山軍旅之尸 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 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索隱曰鐻音巨鐻鍾也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illegible]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 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 正義曰霣音殞 諸呂不台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賢本韻則怡懌爲是也 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 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其所疑 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 董份曰大臣洞疑洞字恐是侗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一本封上有建字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諜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閒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 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敞義依准應叙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亟誤之耳云已也者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世相代但不能有所錄紀也 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董份曰與印至父修之計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
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
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
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
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
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
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
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
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
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
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

興索隱曰黃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
可不愼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
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
容翲忽索隱曰案忽者物文之微也翲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翲恐衍字耳○正義曰翲匹遥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杪杪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比微細之物也五家之文怫異索隱曰怫音悖一音扶物反怫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
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
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云答應用則萬靈罔
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董份曰諸世家各摘一事見太史公好奇

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痟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痟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綢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虯反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畧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婆毛萇云番番威勇武貌也索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

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楊慎曰剔字從易音湯與剔字不同剔字從易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索隱曰衛頃公也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

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剔音湯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

余有丁曰按楚莊王滅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黿鱓與處，索隱曰黿音元鱓音善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反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湯指曰以成皐之臺起實不詳爲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彊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

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塡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厄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

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
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
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
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
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

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
魏冄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
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
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
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
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
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
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訽於魏齊(徐廣曰訽音逅。索隱曰訽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
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
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

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
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
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

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提一作之名也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
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鄕之。率師抗山
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鄕之。作李將
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
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衞將軍
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
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
臣。（索隱曰葆音保東甌被越攻破之後徙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
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
（徐廣曰一作莫番音普寒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
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
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
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
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
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一作概）作汲鄭列傳第六
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
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
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鄕。欲觀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概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illegible]以知[illegible]國之俗各[illegible]所用。欲循，徐廣曰循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長勢改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illegible]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盍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謂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備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illegible]聞有遷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索隱曰案漢書音義曰象宿衛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共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輔天子也統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

董份曰序畧行上非自曰太史公自敘欲藏其書於名山大名山即[illegible]所何至[illegible]闢而長既之使等於土石然彼其窺於世之計昔探禹傳跡於[illegible]城九嶷之地苗金簡而白璧酬三尺赫蹏之紙書世之所常言與已之所不肯言者世顧爭說以為奇而已亦辛無以發其地而見其瑕吾思過於鬼神而俗不曉

言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謂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畧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索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

犖等於余右而價嘗神者不能及吾日以自致其知於世而欲涼涼焉求古而成已藏之山而欲遊希覯於必不可期之人其之知則其事於記而其致精情激叫念也董份曰前已著其作之意故又言一令諸結語之其妙甚妙

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策府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

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聚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中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終

〔清〕湯諧撰

史記半解不分卷

清康熙慎餘堂刻本

延陵湯懷村評註

史記半解

愼餘堂藏板

史記半解序

國家以經義程天下之士而詩古文辭之學未嘗不兼重蓋士子讀書致用必其備是三者然後可以列於大雅而號爲通儒雖然難言之矣毘陵庠士湯生諧者究心古文

之學有史記半解之刻康熙甲午冬予奉
命視學兩江生持刻集見投時予甫莅任未及校士得取其所論六十八篇者而細閱之喜其憔悴專一分寸毫釐之必較而於史記爲真得

其波瀾意度之所以然承學治古文者殆莫之或先也旣歲試生以經義高等謁見於公堂因請予爲之序予惟士子識趣之高下覘乎在上培養之淺深往者逢時干祿之伎習以成風而古學之不講久

矣恭遇
聖天子廣厲學官振興文教良法美意度越千古於是士之讀書尚友厚自振抜者一時雲集響應益不惟纂修編輯之勤煥發於蘭臺秘閣之選而布衣常帶之儒亦皆能覃

精竭神探微抉奥以恍遇古人於几席之上豈非人文之化成藝林之勝事而予所樂引其端者哉抑嘗聞之讀史與窮經其致一也立言與制行其揆一也士患不奮發耳如生之曠懷高寄好學深思若此誠使本是意以窮經又何堅之弗破以制行又何閫之弗窬以度務又何慮之弗周而他日道德勲名且將有炳耀史冊以益光

國家作人之化而不徒在文章著述間者矣是尤學使者之望也生尚

勉之哉讀是編者抑亦可以引伸而得之矣

康熙乙未季夏二十有八日學使者古田余正健書於澄江公署

史記半解序

懷村湯子刻其所評註史記既成手一編以示余余讀而歎曰嗟乎懷邨業則成矣而心則苦矣昔太史公以鴻才博學為漢儒官上下數千百年憂文獻之失隊乃作史記繼春秋其暨義陳辭皆足以為法於天下後世而不幸中遭李陵之禍幾弗克卒業然而其志彌堅其思彌遠其文之奧美無窮獨有千古者且未必不因窮而益工也今懷村之註是書也其意又豈異哉余自甲申冬納交懷村是時懷村方從事史記嘗為余言史記一書被評註家蒙翳至今亦千古缺憾余韙其言亟叩之而聽其指授則皆發前人所未發以此心竊慕之而恨不遽見其成書無何懷村以公正發憤為羣小所搆幽於縲絏嘗事聽讞直欲置之死會其罷官去冤乃稍稍漸白而羣小又從而媒孽之流離轉徙者垂六七年余固疑懷村將不暇復致力於古文矣然而懷村志不衰在囹圄中猶日手史記一編至於閒關播遷風濤霧露之間朝夕披吟未嘗少輟嗟乎懷村精神意氣若此宜其與太史公之心真能曠百世而相感也懷村至性勃發動稱古人既深於史記發為議論文章往往慷慨激昂憂時感事如太史公語其同里諸公多惡之者乘其遘難也下石焉甚至夙所親厚皆被誘脅操戈矛相嚮亦懷村好古致然也而懷村

以此謝絶知交獨往獨來專晤對古人其於古也乃日益深嗟乎懷村之書今者衆皆見之矣不知其能挾私憾以廢之而沮遏其後世之名乎抑固當往復流連而掩卷太息也先是懷村語余吾生平知已不數人先達則某公某公嘗脫余於阨儕輩則吾子知吾讀書用意最深他日史記成

子當為我序之余受而領之於是懷村授書理前約余卒讀之而歎其更無待於余言也凡文章之有評註也必讀者之精神與作者之精神兩相浹而後其奥美出焉當其始非不殫思竭慮穴固縋危而及其犂然有當要歸於行所無事故曰作謂聖述謂明前古後今遙遙相待者此也懷村之業進於是矣其細心妙解以出人意表者入人意中天下後世有目者皆得而睹之而尚何假余言為哉獨念史記一書更二千年混沌始鑿開於懷村而數奇不偶遭罹險艱幾喪厥身乃克成事亦復髣髴作者為可浩歎用畧書其概以貽來者之感而悲懷村之志嗟乎懷村當吾世而有

懷村不使登廟廊秉史筆與太史公後先輝映而方聽云云者爭欲殺之以為快也可悲也已澄江友人蘇士弘撰

序

司馬子長史記百三十篇爲千古文章之祖余年十一二歲時即讀而好之歷今四十餘年矣嘗徧求諸前賢之評論而悵然有所不慊於心以爲何足稱史記之美因不揣固陋閒以己意竊加點勘當其忻然有會亦幾於心口欲接雖勞苦患難爲之俱忘然而文章之有史記譬則山之有泰岱水之有滄海其高不可得而攀而深不可得而測也淺見尠聞之士據其一知半解而詡詡焉自謂已

得古作者之心於遥遥千載之下豈不惑哉用是稿凡屢易而卒未敢輕以示於人京江殷子仕貽隱居好學君子也於余論文獨有嗜痂之癖見余近所抄史記本子輙擊節稱賞謂自有史記以來至今日而其意與法始顯不可不亟公諸天下余謝弗敢而殷子命之至再且曰子於古文中兼好莊子莊子論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騞然嚮然奏刀砉然莫不中音而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又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又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斯語也子嘗亟稱於余以爲學者讀書論文之極則而未有所以發之也今自子之註史記也吾乃眞

見斯意也開千古之茫昧示後學之津梁不朽盛事將於是乎在即奈何秘之余作而應曰有是哉學者無庖丁解牛意思誠不可以論古人之書而況史記顧余則安能抑或諒其不爲鹵莽不爲穿鑿傳會而於古人神理亦庶幾十得三四焉以爲斯大雅君子之所不廢也則可謂云爾已矣既勉強應殷子命又以工費不貲姑先刻其目如左而名之曰半解用志余不敢自信之意海内多篤學嗜古之士相與補其闕畧正其紕繆以眞遇古人

於千載之上而使古人有恨不見我之歎是則余之厚望也夫康熙癸巳中秋日延陵湯諧書於淮南舟次

雜述

行文之有法度猶審音之有六律制器之有規矩音無六律不正器無規矩不成文無法度不立六經為明道之文不可以法名而條理精詳意義完備以及次第排衍紆迴往復之處莫非法之所見端至孟子則已兼以法勝矣自是而外論古文者首推左史其法度之宗祖乎然左氏因經起傳編年紀事多斷續分合之節法尤奧而難尋史記事自為書人自為傳皆整齊綜括之篇法雖微而可按故余論古文之法自史記始

文章之有法度也非自法始也必先有其意而後法以運之意者一篇之主宰而文之所由生意不高雖有良法無所附麗然

意立而法不密則無以達意而文失之疎法不渾則又無以藏意而文失之淺會斯意者可與讀史記矣史記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數法煙雲繚繞處幾於勺水不漏而寄託遥深迷離變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慘澹經營之意匠皆藏於渾淪淪浩浩落落之中所以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潤疎也學者不加體察見舊人有班密不如馬疎之論喜其說之高而便于鹵莽遂群奉疎之一字以槩史記之文而法度直置之弗論真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哉

文章之道有三曰意曰法曰神意之本在識識高則意高法之本在心心細則法細神之本在養養到則神到近日讀史記者

不講其意與法而未嘗不自以為得其神乃其所謂神者不過剽竊風韻掇拾字句以為得之則其所得固已無幾矣須知乎淡拙樸瑣屑不經意處莫非精神貫注浩氣流行乃為真不負史記然又必先盡見其法而乃可以深會其神此余論史記所以獨詳于論法也

湯潛菴先生論史記云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寛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至哉潛菴之論可謂曲盡史記之美蓋意法神悉舉之矣而呂晚村先生每論文章法妙必曰出自史記又豈非讀破萬卷語哉潛菴秉鉞江南晚村吳越接壤生同居近固嘗

私心嚮往而少年落拓未及一遊大賢之門備聆教言茲者竊取大意僭成此書而兩先生又久已修文天上莫獲是正爵火微明不自韜晦勉強問世有餘憾焉

史記論議誠有偏駁于聖道不甚分明處然亦必先盡見其用意立法之所在而後可以判其醇疵余之是集志在表彰故未遑深論也

柳子厚嘗言作文之道當參之太史以著其潔而艾千子稱之歸震川則以雄深雅健四字稱史記皆可謂善言史記者

宋馬存贈蓋邦式序云予友蓋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之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生平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渟滀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江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

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謾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觀之豈不信矣乎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

欲操筆弄墨紉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劒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絶蹤詭觀何以異於是予果能為我游者乎予欲覩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馬君此文其論史記文章之美極斟酌飽滿之趣而其論學史記之法尤使人發高望遠志之期誠篤論也抑有說焉天下名山大川之偉觀既已盡在史記中若對史記而尚不足當卧游即又何取乎史記為哉故嘗論善學者當其

讀史記已如見名山大川也不善學者雖日歷乎名山大川終無史記也其所以無之之故多端而大病則有一焉曰俗而已矣俗則極天下奇偉殊絶之觀俱不足以感發其性情而盪滌其塵垢何論史記又何論名山大川故昔人嘗有言曰諸病可醫惟俗不可醫然誠能痛洗俗腸玩心高明則又不可醫而可醫也俗腸既盡然後取史記一編朝吟夕誦日浸月潤自有漸得其妙如前所云者而由是出而游覽蘊五嶽於方寸之中遇奇文于寰宇之內一以貫之矣不然史記可以貯之案頭而名山大川必求之四方萬一事勢所阻游覽無自將窮鄉僻壤有志之士遂終不得學史記也乎哉

集中有詳論者有畧論者有但用圈識而意與法已畧見者蓋或舊評舛謬或間架濶遠或綱要散蒙非詳論則不能明而一槩詳論則又恐學者徒事口耳而不求自得此所以姑託於引而不發之意也要之史記之妙錯綜參伍變化無窮即今所詳論豈遂能盡其奧美哉好學深思之士知必有妙悟入神而詔我以不足者

史記合傳及有序諸傳皆聯絡融貫統為一篇坊本或提行另寫失其本來而學者多刪截割裂恣其苟簡古學之亾非一日矣今集中盡錄全文惟八表止錄序文則意在論文之故也

史記百三十篇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孝武本紀二篇全

文盡闕其餘百二十八篇雖亦有殘缺然皆當存論今所刻六十八篇乃因評註先定工費不貲而友人殷子仕貽蘇子亦濱又廹使問世之故故先刻以當就正非有去取也學者或諒其有一得之長而不我棄遺則全集出矣

史記半解先刻目錄

延陵湯諧懷村評註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孝文本紀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律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梁孝王世家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李斯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張丞相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　李將軍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平津侯主父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列傳　汲鄭列傳　儒林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
佞倖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叙

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飢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

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

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子丹

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征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立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

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刧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

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
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
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
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
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
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
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
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
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

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
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
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
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
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
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
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
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
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
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
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
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

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
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
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
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
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
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
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
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
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
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
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
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
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
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
三皇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
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
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
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
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
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

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

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

石樽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

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

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

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而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

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藳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

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吏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

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

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

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河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

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

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

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

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年以鄙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固

作秦皇紀便高古卓勁筆力純是先秦其敘事雖極綜核而作意森然于興作征戍兩端最為詳悉蓋尤惡其殘民以逞自取滅亡也秦以智力并兼天下志得意滿自謂功高前代把持萬世而有餘於是蔑古亂常淫昏貪戾之政雜然並作許多罪過本只一個病根然就事論之則民為邦本而殘民尤速亡之道此史公所以特加詳寫而深切著明此理為千秋炯戒也春秋重民力興作必書而傳文曰辭之頌言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史公紹述春秋之意于此見之矣正在志得意滿誇功表德時偏有天災人禍以歎其輒史公着意詳寫纖悉不遺以見天顯民碞可畏如此在當時雖悍然不顧或更加倍作威而今日讀之反覺驚心動魄則由其下筆有神也學者熟玩之而心知其意可與讀史記矣石刻尤高古絕倫然始皇巡狩立石頌德凡七而發始在鄒嶧山今紀中止載其六獨鄒嶧山銘詞不載何也附列于後俾好學者并誦焉其詞曰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殲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大成乃降專惠親廵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
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
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
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
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
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
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
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
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
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

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
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
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
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
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
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
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
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
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
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
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

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
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
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
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
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
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
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
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
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
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

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
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
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
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
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
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
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
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
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
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

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

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

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

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

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
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
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
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
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
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
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
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
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
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

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
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
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畔之懷王與
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
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
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
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
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
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
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
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

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
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
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
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
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
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
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
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
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
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
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

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
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
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
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
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
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
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
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
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
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
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

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

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

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

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
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
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
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
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
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
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
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
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
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
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

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
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
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
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
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
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
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
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
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
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絶楚糧項

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弗與戰毋令得東
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
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
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
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
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
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
項王兵罷食絶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
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
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
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
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
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
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
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
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
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
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

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

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王陡出秦後其雄略猛氣實前無往古史公想亦頗喜其人故極力發揮意氣豪邁馳騁彷彿如其為人而綜括有法點注處一一具神采氣格亦自特創出卓為偉作　孫鑛

太史公作本紀自五帝及秦漢以世相承而項羽實為滅秦之主沛公雖先入咸陽然其始本屬於項而非羽戰秦鉅鹿即欲入咸陽更不可得至滅秦以後雖隨封隨叛迄無寧晷然終不可不謂之政由羽出也明此則秦後漢先自應有項羽本紀一篇與後賢所論正統諸說固各為一義矣班孟堅止作漢書而又不能不載羽事故改從列傳豈得以彼而廢此哉此史公為羽作紀大指文章作意往往由此而生讀者不可不知余故論之如此至其行文之妙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脈絡分明而觀者第覺應接不暇余所考注

畧見一斑讀者可以引而伸之矣
鍾伯敬曰司馬以項羽置本紀儀到漢諸帝之前而無忌蓋深惜
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要之生平言王意旨以推其敗李陵
之失也據可見漢世文章一道猶忘甚寬
因沛戒曰特羽拔山蓋世之篇以後日至衰颯英雄模寫逼真如畫千
古英雄至於今人悽惻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

（獻已德天命只宋昌語中一一說透前日又不另作提綱只為有此一層話也）

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

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

（夾注：章法一下詔書兩詔一詔有司一皇帝曰）

（夾注：帝曰十六上曰參差錯綜最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列乎六）

（夾注：詳又有司皆曰為詔[illegible]波折）

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為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

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

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

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于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廢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十三年夏

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

除田之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
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
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
（帝何嘗不雄武惟其能如是而卒不忍輕用是以可貴耳）
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
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
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
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
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
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
為丞相方明律曆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
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
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

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
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
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
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十
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
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
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
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
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
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
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
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
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
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
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
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
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
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
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
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

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
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
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
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
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
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
之福方內安寧靡不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
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
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
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
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群臣皆頓首上尊
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
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
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
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
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
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禮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
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

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謹議曰功莫大於高
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
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
呼豈不仁哉

孝文為三代以後第一賢君史公在孝武時作孝文紀故尤極無窮慨慕也
二十餘年深仁厚澤紀中排纘不盡止舉其大要而餘者令人悠然可思正
是史公畫龍點睛妙手而或以為年缺不具有殘簡之失者誤矣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
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
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
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表序篇篇佳 王維楨

句法古質然有態 鄧以讚

以屈曲為簡勁筆如龍變緣絓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廿表年表以共和分界者此後乃可詳故而諸侯專政又自共和始也故不拘春秋年數而推出上之數十年史公直有損益剗制之處矣）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要刪二字乃一部史記纘紹春秋大指故諸表無贊而於此特加太史公曰四字以發之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十二諸侯表以齊晉秦楚作主六國表以秦作主）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入六國）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入秦滅六國）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獻六國史記之疑）侯史記尤甚為其所刺譏也（考）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論戰國據秦記之富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論秦并天下後史記之富存）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綜括作結）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六國皆并於秦史記又為秦滅而秦記僅存自當以秦作主也文甚委佩有度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此篇文字英發俊偉 楊慎

月表之文甚跌宕遒古可誦 茅坤

此表字不滿三百態度無限委蛇 凌約言

兼功德時勢以為言與孟子論齊王反手同義

鍾伯敬曰作本朝文字不無推尊然有體有法亦似後人压筆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復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孼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此篇欲述漢事先以周事發之同姓九國親親之義也異姓功臣尊勞之義也大者五六郡連城數十則過於周之四百其後抑損之則諸侯微而王室之形勢彊矣末言損益之時則以漢初之彊庶孼者為益後之抑削者為損

應前過損二字而形勢彊之句又與形勢弱之句相應 楊慎

畫次海內形勢如掌 茅坤

文氣甚昌大所謂子長文字連五六句二三十字作一句下者最於此篇見之介甫謂子瞻表忠觀碑似此蓋以氣驅事事不礙氣風度彷彿似之夫所謂神似者漢初宗姓諸王無戰功而有分土唐初宗姓諸王有戰功而無分土 鄧以讚

文分四截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叙周事始終引起為一截漢興已下用承衛天子也已上叙初定天下時分封為一截漢定百年之間已下萬事各得其所矣已上叙後來抑損之宜為一截臣遷謹記以下綜括漢家當日始終叙出作表意思為一截中二截對後截與前截對是一頭兩腹一尾格指歸則皆在東句註明

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臣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曰察其首封曰所以失之申固根本及枝葉陵夷之語異哉所聞舉古概今以貫一篇之語脈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脈末云得尊寵及得失之林終上二意關鍵開合極密 楊慎

升菴說此文亦未穩看來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二句只是言事勢大槩如此以引起下文古諸侯豈絕無衰微者但不若後世之多且速耳看一稍字可見余讀高祖侯功臣句入題察其首封三句虛領全意書曰以下言古諸侯多篤仁義而奉上法故能久長漢興以下言今諸侯多習驕溢而罹禁網

故易消耗居今之世以下因上文古今對說而側注今事以著作表之由言志古雖所以自鏡而古今未必盡同則固當攷鑒於當世得失之林不得專恃舊聞也篤於仁義句並不兼君說看上文語脉自明罔亦少察句乃兼責君然責君意輕責臣意重責君辭微責臣辭直故責君為開責臣為合蓋當時事理固然亦作史體裁如此而前文所以失之後文所以廢辱兩所以內則原暗包責君意思矣文心極宣朗易見以升蕃之才說此短幅文字而說來但覺壹圃語滯有絲毫未合天地隅之歎可見論古之難

惠景閒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閒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獨以長沙發端反覆論敘見侯王之不可不忠也　董份

遒宕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美中含刺 鄒以濱

畧無貶詞而深有感慨。序最古感慨往往在微言之內 鍾惺

今語深刺反似極美非直美中含刺也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

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
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
有德君子者邪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
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
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
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
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
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
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
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
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

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
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
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旅也言陰大旅助
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
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
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
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
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
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
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
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
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

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
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
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
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
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
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乃用事故曰賓景
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
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
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
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
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

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
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
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
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
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
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
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
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黃鍾長八寸十分一宮大
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泰簇長七寸七分二商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姑洗
長六寸七分四角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林鐘長

五寸七分四徵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羽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生鍾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生黃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

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前幅道卓中後幅微至或有識其中幅之少變化以為非史公作者是舉一廢百之見也陋矣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

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

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

克殷二年天子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二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節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

四時主齊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
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
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
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
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
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
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
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
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
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
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
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

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
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
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
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
而用事者邪（總束上半篇）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
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
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
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
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
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
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
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

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
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長水灃
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
嶓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
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
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
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
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
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
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
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

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
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
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
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
起禱豐枌榆社狥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
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
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
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
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
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
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

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

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服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

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

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

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以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

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
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
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
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
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
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
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
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
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
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
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
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
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
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
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
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

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
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
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
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
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
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
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
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
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
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
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
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
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臣從
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
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
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
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
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

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旛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

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

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

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

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

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從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

官進時特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及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

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封禪之文不經見特昉於齊桓再見於秦始又再侈於漢武齊公秦皇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須功德本非以求仙人不死之術也及秦始皇東遊海上接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祠祀秦雖遍祀名山川亦非盡為封禪也漢武初立輒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欒大公孫卿勇之屬互為其說而漢武至死且不悟矣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貫穿如一句總屬一幻字述祭祠名封禪財貨名平準甚皆寓譏焉然惟以封禪為主歷看去乃見中間血脈及布置安插之妙有關鍵有結構漢書改為郊祀志便散漫少味 孫鑛

封禪依古郊祀柴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為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為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為一種種傅會而其中格格不相當處讀之自見累累萬餘言無一著實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即在其中煞句曰然其效可睹矣意興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最恰好結語却妙在含蓄冷冷無極力收拾之趣 鍾惺

只是据年按月順事成文而奇情橫溢大氣迴旋反若事隨文轉其伸縮起伏承接關鎖之不測使讀者目眩心搖政如岷領千重煙雲萬狀界畫都歸變幻而蹊徑盡作波瀾真宇宙間異觀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平行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州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

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
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
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
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
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
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
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
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
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
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
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

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
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
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
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
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
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
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
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

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
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
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
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
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條理井然之文全於後幅歌詞二首振起風神為一篇出色處然中間三個
天子以為然以排比整齊句子寫其漫無主張亦自微妙也

陸伯敘曰三代[illegible]言水利以漕[illegible]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給足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五萬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加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跡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

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
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
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
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
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窮兵則賦貴反故不足亦只此）（偶損膳非另為款項也）其明年山東被水災（飢災自是天災而財乏乾於）民多飢乏於是天
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
徙貧民於關以西又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
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
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
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

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裡取鋊錢
亦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
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
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
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
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
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

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
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
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
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
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
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
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

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
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
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
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
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
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

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
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
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
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
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
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

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
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
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
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
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
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
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

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
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
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
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災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
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
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
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後土
太乙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
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
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国繕道餽粮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

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

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

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準一書太史公只敘武帝興利而其精神融會處真見種種禍患俱與興利相為參伍相為根柢故錯綜縱橫摹寫曲盡 茅坤

精核無剩語是漢文本色中間收羅諸事不一一排律而無所不盡筆力最高有好勢妙處全在抑詭激抗。他篇以議論代敘事此却以敘事代議論 鄧以讃

此篇不作波折直起直落自行自止莽莽滔滔一路樸實頭寫去豈無頓挫搖擺迴合結束然皆機緘之自然非有意之跌宕也蓋封禪書之妙妙於放寬勢不寬不足以見其貪生慮死之心日引月長終迷不醒平準書之妙妙于用緊勢不緊不足以見其勞民傷財之害一時叢集積歲無休必如此因

題制宜乃為古今大手筆矣只夾叙卜式二節氣勢稍緩吾嘗擬其通篇
文境如長江大河中順風揚帆瞬息千里兩岸青山綠野弥望無際都歸一
覽叙到卜式事則如山攔水折風斜柁轉長年識坐帆葉微欹亦自然之勢
也然少頃而風力漸正則已抵程登岸矣
楊慎曰妙處叙事錯綜今在微諧呼嗔諸前生後處之血脈相因焉字務為疑
詞後多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領後太史
公曰物盛則衰等語蓋互相推翼終於終篇而通徹之也平準書先叙漢事而
贊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微寓詞於武帝叙事之變體也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時贊乃平準書之發耶上言三代貢納之常中言管仲李
克富強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以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前云漢
興接秦之弊似無原由至於不叙事似欠接來漢書食貨志顧據此文條
理正明乃知俗本非太史舊也此叙武帝事未竟而遽死不得成就其書抑當文
止於此耳矣乃而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之贊不恤其文之參差也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
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
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
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
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
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
令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
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
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
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
罾魚腹中卒買魚亨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

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
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
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
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
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
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
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
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
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
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

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
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
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
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
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
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
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
耳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
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

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
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
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
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
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
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
筆下文至方看約束而起截不盡者都一齊截括句裡一時路上結之妙
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
見如聞乃深為陳王唱歎生色也
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
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
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
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

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
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
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
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
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
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
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
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
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
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
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
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

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
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
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
陳王首事於此表點
明為結處乃欲見聲折渦淮蛇灰線
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
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
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
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
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
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
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
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
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

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此文前後之妙易知中間之妙難知中間提挈之妙猶易知零敘之妙難知蓋陳勝王凡六月一時是多少侯王將相起者匆匆而起立者匆匆而立遣者匆匆而遣下者匆匆而下畔者匆匆而畔據者匆匆而據勝者匆匆而勝敗者匆匆而敗失者匆匆而失復者匆匆而復誅者匆匆而誅散者匆匆而散有六月內結局者有六月內未結局者有六月後續出者種種頭緒紛如亂絲詳敘恐失倉卒之意急敘又有罣漏之患豈非難事乃史公却是匆匆寫去却已一一詳盡不漏不支不蹶不亂豈非神手若於此等妙處不能潛心玩味真見其然猶為枉讀史記也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

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
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
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
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
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
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
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
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
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
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
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
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

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
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
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
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
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
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
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
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
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
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
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

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
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
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
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
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
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
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
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
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
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
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
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

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
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
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
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
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
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
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
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
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
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
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

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

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好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總敘中突出一命字作全篇主意逐節敘事不必明言命字而起伏頓倒隱然有一命字散於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亦可消宮閫恩倖間無限妄想也　鍾惺

大意深疾呂氏栗姬陳后皆與呂氏同妒而廢斥以死者也於王衛則有輕薄之意焉輕衛以出身薄王則以奪自金氏而又能陰謀廢立也惟薄與竇兩賢之故敘列於孝文處兩用特筆而敘廣國始末獨詳蓋雖挨次平列用一命字貫穿而褒貶是非森然於其中乃見示人知命安命之意不則總敘中許多議論竟成虛設矣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

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

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寫相國朴忠漢高猜忌及諸人維護相國章法極為縝密情事極是刻透而精神飛動意致瀟洒讀之但覺一片爽氣清光縈繞于筆墨之外可謂妙處

雖名

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

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
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
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
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
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
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
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
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
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
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
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
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

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
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
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
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
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
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
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
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
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
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
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
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
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
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
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
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
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
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
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
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
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

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
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
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
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淮陰為漢元功殺不以叛世家自酇侯而下平陽得不謚一須地乎史公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
深悼不敍乎此高其之來直為參多戰功以其信俱見
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
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此篇是史公極質直不作深曲文字如前幅敘戰功固極簡潔明晰然絳侯
世家及樊酈列傳亦用此法不專為參設也惟一篇文字必有一段出色處
方厭人意不為苟作而史公却極賞參之清淨簡易一遵蕭何約束故全在
後幅著精神然既是清淨簡易無所作為則更無可稱述形容之事業於是
就其玩世不恭處摹寫之能以飲酒作波瀾一則曰日夜飲醇酒再則曰飲

欲有言者以醇酒三則曰復飲之酒四則曰吏舍日飲歌呼五則曰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反寫得極擾攘熱鬧而清淨簡易之意已飛動於楮墨間極質直之文遂發無限風神異樣出色矣豈非化境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

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

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

中夾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良功九）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城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用劉敬）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功十）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

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用四皓）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

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

閑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决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前其學問全在用人即從高帝亦為其所用能用留侯者獨老人耳　鍾惺

留侯一生所用全是高帝一人其餘所用諸人皆用高帝以用之也蓋留侯本念為韓而韓既不可復興幸遇漢高天授因藉其力以報君父累世之仇既藉漢力以報韓仇自當矢靖共以昌漢業其經濟作用皆從忠孝大節生來此留侯本領所以高出一時諸公之上而高帝反為所用也然高帝性多猜忌鳥盡弓藏之理留侯久已瞭然故其生平輔漢不惟並無勇功亦且不居智名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屬意措辭常超然於功罪之表至於天下已定漢高欲易太子則更暗用商山全不露相蓋其所以用人處正其所以自全處而忠孝大節與知幾苦心一以貫之矣文於前後幅兩用特筆提唱為韓報仇四字如虎嘯龍吟聲振天地中間敘良大功十一條皆曲傳其立

身事外之微情於留侯全體大用固已毫髮無遺憾而願沛公聽樊噲言與劉敬說是也兩節遥對卒滅楚者此三人力也竟不易太子者四人力也兩節遥對止立六國計封功臣兩節亦微對其餘五節錯綜見或整或散參差不齊章法尤有寓方於員之妙也

絳侯周勃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户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遫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

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户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

負言又何説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
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
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
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
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
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

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
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
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
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
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
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
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
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
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
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
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

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
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
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
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
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
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
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

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
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
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
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
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
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
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絳侯誅呂安劉大功具在呂后孝文語中此不復詳而獨縷敘其功成自危
繫獄揚息情事感歎作波折舉重若輕剪裁之妙也條侯細柳軍容寫得浩
瀚沉雄真有雲垂海立意象寫吳楚功亦堅緻密栗後寫剛直不容感慨跌

宕無限煙波視叙絳侯事為尤可悲涕矣
鍾伯敬曰亦種敢屠攫漢之首社稷至身困獄四字只武帝所以識後數霍
光也光武之推設寵又以此失之

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以參為太原王以勝為梁王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

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

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餐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

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一篇寫太后之溺愛梁王正所以幾危梁王為千秋炯戒後寫罍樽事則又見梁王之總於貨寶正所以危其後人也然財物多太后所賜則禍胎仍太后所貽而溺愛之失益見矣至其文境沉雄於澹泊深老之中具生龍活虎之勢那得不令人歎絕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本紀世家所載多帝王師相而古今人物不論窮通壽夭皆不可使之湮沒無傳此列傳之作尤所以紹法孔子而表章仁賢也緣此為傳之首篇故特於此發凡大意言唐虞三代以來之君子非若堯舜禹遞相禪讓得位行道而終身困窮詩書不載者惟憑孔子叙列為準如許由務光世亦傳其讓德而未經孔子叙列遂疑有疑無雖欲為作傳不可至如伯夷叔齊之餓死顏淵之貧夭上天報施其爽已甚而君子修身砥行義命自安實惟沒世無稱是懼然使非得明哲如孔子者為之表彰亦竟終歸湮沒矣以此見仁人君子寧受天之厄而不能無藉乎人之傳而史記一書直與孔子所叙列者同

為維持天道之義此史公一生自負處亦此文用意的然可見處緣其煙波杳渺轉接無端使人猝難領會而讀者不復深求於史公作意遂都如霧裡看花說來只成一塲鶻突夫讀其文而不知其意尚何以讀為哉○中幅欵入顏淵後幅又將顏淵並結非專為行文波宕也伯夷叔齊先孔子顏淵孔子同時而皆賴孔子以傳以況孔子已後有史公先時有同時而皆賴史記以傳也故曰七十篇大意於此發凡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我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

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列傳首伯夷次管晏世序故也然伯夷叔齊所全者君臣父子兄弟之倫而管晏傳獨于朋友之道三致意焉維持人紀之義備矣作史者其有憂患乎

唐順之曰此傳[illegible]自[illegible]非[illegible]可尋[illegible]所謂神化者耶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

仕以快吾志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

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

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

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于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又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莊申韓之學皆本於黃老全傳以老子作主貫穿其敘老子處將老子學問本領三番提喚而中間多用疑鬼疑神之筆以縹緲之有惝怳難名言不盡意光景固是極力推尚敘莊子申子簡潔有致而獨韓子頗詳悲之也非直為死於說難意中言外猶有深悲焉悲讒人之罔極也韓子之智而不能自脫於讒也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又武二句一篇綱領誅莊賈斬使者僕是武拊循士卒是文以是附衆即以是威敵而燕晉之兵不戰已屈矣行文嚴肅靜重亦在乃文乃武之間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

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阸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

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

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之國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

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

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公叔痤鞅知己也惠王雖未聽其言任鞅亦未聽其言圖鞅視范雎僇辱之怨相去逕庭而相秦之後惟魏是圖無良極矣卒也奔魏不內反送諸秦以至車裂赤族豈非天道哉史公尤深惡之故顯于秦滅于秦為鞅傳正文而

前後中間卻用公叔語惠王語魏人語迴環兜裹以深著其罪使正文反似襯貼波瀾反似正文此一篇作意也而如此看來章法更極生動超逸之勝矣○妙處全在中間惠王一歎振動前後有點睛欲飛之勢使通身骨節皆靈若不著此一歎猶只是印板文字無甚生氣也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

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

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

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縱橫自肆風度最跌宕可觀 孫鑛

孟荀傳自為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章法變化妙不可傳 鍾惺

多人合傳而孟荀為主孟荀並傳而孟子為尊以其私淑孔子也開手叙孟子語即追本孔子而後文咏嘆孟子處每將孔子連叙末叙墨翟又借綰孔子以結之蓋此只是儒墨總傳却另提出孟子說耳觀此則史公平時並稱儒墨乃指衍髡諸子而言非將孔曾思孟之儒與墨氏等量齊觀明矣至於諸人脉絡皆從齊事貫下緣當時齊所致士獨多他國而孟子固嘗游齊即荀卿亦嘗為齊祭酒也故凡生於齊及嘗游於齊者一線連叙而其與齊無涉之數子綴點篇末只若餘波然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
子為信陵君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
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
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
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
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
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
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
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

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
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
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
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
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
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
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

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
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
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
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
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
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
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
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
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

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
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
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
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
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
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
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
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

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絶也

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茅坤

一篇是救趙抑秦兩大截起手將線路一一提清已後一氣貫注當時秦患已極六國中公卿將相惟信陵真能下士從諫若流故獨能抑秦救趙正所以抑秦而非其始能救趙則後亦不能抑秦也文二千五百餘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餘見極盡慨慕之意其神理處處酣暢精采處處煥發體勢處

處容眾態味處處穰郁機致處處飛舞節奏處處鏗鏘初讀之愛其諸美畢
兼領取無盡讀之既久更如江心皓月一片空明我終不能删其文境之所
至矣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
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
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
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
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
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
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
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
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
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
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
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
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
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
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
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
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

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
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
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
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
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
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
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槩於王心邪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

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
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
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
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
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
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
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
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

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
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
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
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
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
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
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
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
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
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
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
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
先生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
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
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
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
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
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不敢言內先
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
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

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
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
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
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
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
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
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
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
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
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
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

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
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
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
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
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
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
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
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
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
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

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
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
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
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
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
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
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
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
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
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

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
至此安得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
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
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
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
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
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
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
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
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
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
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

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
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
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
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
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
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
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
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
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
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
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
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

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
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
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
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
敘魏齊從逃亡至自刎情
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
事由盡蓋平原虞卿之義俠侯嬴魏齊侯之言皆有足感者故史公因而詳著
欲為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
之然其是快寫秦王除重范雎必報其仇一時沸騰趙魏有如此也
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
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
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
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
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
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

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
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
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
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
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
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
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
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
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
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
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

寫秦王眷重范雎
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
至此無以復加而雎更不可一日居也
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
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
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
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
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
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
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
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
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
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
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
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
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
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
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
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
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
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
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

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
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
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
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
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
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
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
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
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
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
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

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
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
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
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
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
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
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
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
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
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
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

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
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
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
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
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
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
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
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
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
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
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

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寫范雎恩怨處，烟波千里；寫蔡澤一言而奪相處，勢如轉丸於掌上。　茅坤

此文著意在至奪相位處。范雎奪穰侯於方盛之時，故數年而後得；蔡澤奪范雎於自危之候，故立談而已解。一邊極寫奪之之難，一邊極寫奪之之易，情勢相反，而立談節奏乃與數年曲折一一相稱，斯合傳之一奇也。

議論出戰國策而叙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

樂毅列傳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
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
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
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
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
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
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
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
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
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
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

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
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
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
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
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
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
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
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
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
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
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

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
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
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
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
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
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
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
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
假節于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

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
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
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
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頃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
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
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
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
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

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一篇以報燕書為正文以蹤跡移徙為章法看其前叙仕燕謀齊約趙破齊皆綜括不詳或反畧於書只似為書辭作案者而於書之前先畧叙燕王書以引之書之後又畧叙燕王與樂閒書以襯之此所謂以書辭為正文也毅之先本魏人為魏將取中山而封中山之靈壽中山復國遂為中山人中山入趙毅遂為趙人趙亂適魏又為魏人自魏使燕因為燕人自燕奔趙又為趙人自趙通燕又為燕趙間人子孫仕燕又專為燕人或禽或奔又俱為趙人怨燕留趙則終為趙人有孫在趙則世為趙人其族奔齊顯齊則又別為齊人曲折詳盡結構井然此所謂以蹤跡移徙為章法也然此是何故只緣毅始自魏入燕君臣魚水用成大功而卒以後嗣見疑寸衷莫白不終於燕為可悲歎史公故特取書辭作正文而因備叙其家世遷流靡定之跡與其入燕去燕兩大節目後先縈繞以深致感悼為無限煙波而章法之所由生也嗚呼微矣

廉藺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

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

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
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
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
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
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
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
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
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
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

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
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
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
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
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
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
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
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
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
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
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

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
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
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
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
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
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
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
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
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
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
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
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

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
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
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
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
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
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
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
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
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
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

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

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諸政曰卻秦讓趙二事中各具智勇卻秦智也

讓頗勇全智也

趙事為經四人為緯並四人用舍關趙國存亡而其君闇而聽讒終至不振史公深慨嘆之故作法如此變化其結撰之微密摹畫之精彩更令人游賞不盡也

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深寄慨於趙之興亡矣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

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

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田單以一即墨距全燕、非出奇不能制勝、非細入無間亦不能出奇。今作者用筆亦全是細入無間、故能曲盡神奇。讀者勿徒賞其書事之奇、而忽其用筆之細也。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又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

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寤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剉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繇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而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我所臧任重載

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而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

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于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于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

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財兮列士狗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

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
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
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
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薊兮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
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
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
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
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
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
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
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
也 楊慎

序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略同蓋傳之變體也惟伯夷屈原太史
所重慕故詳論之 余有丁

伯夷傳議論敘事猶分惟此傳錯雜 鄧以讚

寫賈生學問經濟辭令忠諫以能招妒故讒見疏幽憂繫戀感傷作賦憔悴
亡身一一皆與屈原彷彿非直為過湘水投書而合傳也前後對照處宜細
看若無此即投書悲弔豈遂當合傳哉然惟其相類是以相弔而有此一節
乃真覺兩人心情前古後今遙遙欲接行文更水乳交融煙波無際矣仔細

看来直是天地間自然之文借書於太史公之筆也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

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述太后出不韋中下一而字兩句合為一句妙甚）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句含蓄無限意思妙甚）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毒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莊襄太后會葬敘于不韋傳尾作結妙甚）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毒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通身為大賈二字寫照然其播揚秦醜不遺餘力矣事覈辭微妙處往往不可思議

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知己）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

父兄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

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

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

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

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

于金火之英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

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

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

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

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
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
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
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
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
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
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
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
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
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
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
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
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
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
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
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
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

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
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
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
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
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
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
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
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
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
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
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
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
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
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
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
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
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

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

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沬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刺客事本奇特傳中寫得風神勃發筆墨淋漓固是文與事稱也大意只士為知己者死史公一生重知己之感故其文尤極慷慨悲歌之勝矣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

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法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
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
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
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
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
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
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
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
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
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
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
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

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
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
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只以富貴動斯是禍始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
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
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
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
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
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
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
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

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而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
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只以富貴動斯是禍始斯被高看破久矣）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
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
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
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
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
不能進而前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
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
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
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

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
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
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
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
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
驥過決隙也吾既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
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
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
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
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

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
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
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
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
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
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
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
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
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
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
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
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
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
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
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
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
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
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
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
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
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

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
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
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
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
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
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
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
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
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
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
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
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
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
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
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
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
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
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
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
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
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
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
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

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　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

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

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　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

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

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

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孔子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正李斯一輩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之患失愈甚。而三族已夷矣。可哀也夫。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於秦亡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亡天下。罪斯極而垂戒深矣。鍾惺

亡秦者高也、亦斯族者高也、廢扶蘇立胡亥、然後高得以逞其惡、而斯實聽

之、廢封建弱子弟、然後高得以成其謀、而斯實主之、故秦之天下、斯實亡之、而斯之族、斯自亦之、不待沙丘廢立、當謬辭說過淳于而局已先定也、然其必力阻分封者何也、斯專恃秦以建功、而惡宗室大臣逐客之議之欲危其富貴、故以此報之也、此文大意鍾評已明、然必如此看、乃見史公布置用意草蛇灰線之妙、不然則諫逐客書亦似可載可不載矣。以四數一哭五上書作章法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

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去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

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

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

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

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

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
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
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
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
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
有舊故而項羽又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
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強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
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
王趙王德陳餘立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
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
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

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
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
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
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
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
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
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
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
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
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
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
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

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治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
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
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
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
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
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
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
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
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
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

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
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
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為魯元王以母
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
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
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
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
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雖係耳餘合傳而耳成餘敗故一篇以耳能致千里客為主句因兩人始以

善說發軔。張耳後以客說成功。故排列局中許多相說節目作章法。有耳餘說人有人說耳餘有人說人有人為耳餘說人有合說有分說有明點說字有暗含說字一路賓主錯綜出沒隱見排列幾至二十餘節而煙波百道繚繞行間使人無跡可尋宜乎向來未經拈出也不識今之讀者其有先我而窺之者否與

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

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從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
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
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
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
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
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
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
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
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

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
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
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
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
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
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可遂殺
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
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
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

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
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
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
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
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
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
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
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
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
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
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
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
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
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
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
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
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
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

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土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

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此文自始至終一片奇氣其透快如刀砍斧截跨跳如生龍活虎當時淮南勇冠三軍勢易萬人史公為之作傳便全是此意象真化工肖物之神伎也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

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

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先伏酈生一）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借左車語總東前文）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下豈可得哉史[illegible]百三十篇中無為[illegible]車作）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傳之[illegible]致於[illegible]傳深表之信[illegible]赤族亦又[illegible]不然[illegible]車自踊[illegible]安履轍）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

乎也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而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

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
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
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
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
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
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
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
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
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
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

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
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
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
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
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
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
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
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
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
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
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
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
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
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
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
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
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
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
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
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
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
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
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
者事之侯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
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
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
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
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
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
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
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

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
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
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
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
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
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
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
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
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
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
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

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
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
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
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
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
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
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
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
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
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
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

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
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
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
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
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
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
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
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
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

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
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信本用左車之策欲遣辨士風齊且燕國從風其策已效乃至酈生下齊而
反改聽蒯通舉兵襲齊者為酈生非信所自遣而無以收下齊之功也其必
欲收下齊之功何也當請王張耳於趙時早自蓄王齊之志也信之始求李
左車也何等隆重意氣何等投合看來左車識量高信一等使其始終佐信
當有深益而乃以私心一動背棄其言至使左車滅跡掃影而去豈不重可
惜哉史公此後亦若忘卻左車無復收煞者所以深責信之聽蒯通而失左
車也至於破齊乞王躡足附耳之間殺機密伏而猶燕雀處堂自謂功多不
奪我齊豈不惑哉然信一生志願只在封王既為齊王願望已畢並無絲毫
反念而卒以赤族故史公既深責之又重傷之既深責信之矜功要爵自取

滅亡又重傷漢之蓄意剪除激令怨望因特詳敘蒯通說信反漢奇策於前
更將釋通之罪作結於後以見通勸信反猶得無辜信本不從通反而漢忝
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於此極也如此看出下半篇作意作法方得明透
舊評亦多約畧見得但說来猶欠圓足耳傳中是兩蒯通說信伐齊之蒯
通乃范陽人即田儋傳贊中所痛恨及張耳陳餘傳中所敘列者是說信反
漢之蒯通乃齊人即樂毅傳贊中所稱者是當係一名通一名徹因避漢武
名諱并改作通耳然雖均謂蒯通而彼曰范陽辨士此曰齊辨士原自分明
讀者幸勿混看

稍似最項羽紀淮陰侯皆史公悉心經營之文故至敘至垓下及東河路陽班固
陷壁西可見垓八延间有枝號在諸公安能入其室哉淮陰叛逆定為呂后羞
恨所誣乎人來而識之者八九也識如子長而責以謀叛豈吟有不逮歟抑有未可測
或

若不敘打力昭雪歟又何至費之甚深也終以不務而伐學道謙讓為淮陰書
居成功之策則垂矣至多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強能得人陳
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
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
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
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
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
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
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
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
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

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
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
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
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
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
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
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
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
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
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
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

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田氏兄弟相賊歟頭緒如絲而太史公詳次如指畫 茅坤

觀贊語知太史公於田橫慕之深矣故其後幅極詠歎淫佚之妙浩氣盤旋

淒音嘹喨每讀一過輒令人作馮虛御風遺世獨立想不自知其情生文文生情也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歷叙蒼相諸侯王與周昌不穪為趙相[illegible]缺）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

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強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

之音觳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奸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

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時句又逮傳周昌）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

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為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傳尾歷叙不當為丞相而為丞相[illegible]反映周昌）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一傳中論張蒼為丞相及申屠嘉為丞相皆非備員者而周昌周苛趙堯任敖曹窋皆為御史大夫故併著一傳（王維楨）

以官串人張蒼傳酷吏傳同體蒼傳御史大夫也酷吏傳中尉廷尉也（唐順之）

二評皆見其表未見其裏試問何故此傳定該以官串人何故兩丞相傳中定該將從前御史大夫不問賢否併著一傳不幾於茫然乎豈史公漫然而作此章法乎不知史公微意乃深惜周昌之不得為丞相也昌立朝廷則蕭曹畢下安太子則留侯同功聲價過蒼與嘉遠甚使不左遷而得為丞相當孝惠高后時必大有可觀者奈何以私故棄之諸侯致使終抑鬱以死哉此史公之所為惜也其不另立傳何也另傳則反不見其不為丞相之可惜若明以此意入論贊則又生硬非法也惟合之等為御史大夫而得為丞相者傳中被以賢而得為丞相此尤賢而不得為丞相則此之可惜不必明言而

意已曲至文章倍覺含蓄有味此傳之所由合而以官串人之法之所由生也然昌爲御史大夫至蒼尚隔數層既以官串人即不得不牽敘諸御史大夫此趙堯任敖等之所以併著一傳也然既將諸人併著又焉見其專爲周昌曰蒼傳中間固止有周昌傳也前周苛後趙堯皆附昌傳見任敖雖畧提敘究與曹窋同爲昌後蒼前之過接耳以此知其專爲周昌也於蒼傳則云蕭何爲相國而蒼乃爲主計於昌傳則云與蕭曹等俱封又云蕭曹等俱卑下之又云上尤憚周昌又云上以留侯策即止而昌廷爭之強又云呂后大臣素所敬憚是皆特筆相形見昌遠勝於蒼以此知其深惜昌之不爲丞相也然則昌傳曷爲不直先蒼而嵌于蒼傳之中間曰此正明其爲丞相傳也傳爲丞相而敘至丞相方爲御史大夫時忽然追憶從前之賢御史大夫而不得爲丞相者而姑附傳焉乃所以深致其惜之之意也然則任敖曷爲亦用提敘曰此固文勢自然之瀠洄亦史公故設之疑陣而敖特以呂后舊德

用非有他長也由其姓名別無所見既已敘及因以敘之者畧之而窋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則益非昌匹也御史大夫已尸位矣而相與不相又何論焉以此益見史公詳傳周昌之獨深惜其不爲丞相也故以丞相名篇以御史大夫作線其故皆爲周昌而起而章法之所以確不可易者乃在乎此解此乃見其文心之幻化精神之飛動意味之深長否則尋行數墨而已矣明如王唐二先生而徒見其表莫窺其裏史公有知不當歎息泉下乎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

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

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

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

廼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
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之廼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
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
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
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
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
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
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
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

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
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
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
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
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
[illegible]
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
[illegible]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
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
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
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
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
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
金往稅凡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
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
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
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
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
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
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
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
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
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
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

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下陳留為據秦根本功甚偉而情事傳聞頗異故又另記[illegible]）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
（兩存其說而結之以遂入破秦極表酈生大功亦所謂衆道之者不一而足）
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
（此而奇氣勃勃更與前文精彩互見類點相當）
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
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
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
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
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

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斷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欲辯說士所同而酈生較豪宕陸生較曠朗其氣質有別故其語言意致亦欲有別也惟作者化工肖物真能辯析毫芒而文之磊落英多遂成絕勝

酈生傳筆氣橫甚不橫不足以寫酈生之豪宕也然却多用堅重排疊之句以厚其勢﹂不厚而強為橫則又恐其氣之剽而不留也看史記大半不能多著圈點學者須于此等處細細玩取纔見他妙用真是領畧不盡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人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

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

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

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

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

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
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
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
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
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
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
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
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
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
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
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
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
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
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
人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
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
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
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
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
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
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此為史記合傳中極疎莽渾朴之文不另立起束不苦作鈎環直敘直收自
行自止只是以一定都一制禮兩關國家大政而聯合之也然既稱合傳關
會終有不可廢者而文之關會則在通傳諫易太子節及上置酒見留侯云
云與敬傳諫都關中節及留侯云云緊對蓋敬一味爽豁通一味委蛇性情
頗反而通諫易太子事獨與其平時意象迥別又定儲定都兩關國本故特
取此事作關會亦因見通制禮之功猶未足配敬定都之策耳此外則敬不
易衣通更短衣略相映射以見其相反蓋合傳之又一奇矣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
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
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髠鉗季布衣褐衣
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
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
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
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
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
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
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

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
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
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
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
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
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
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
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
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
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
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
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
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
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廼
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遇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
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
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
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
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
臣者無效丁公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

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
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
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
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
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梁王居梁地與
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
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
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
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

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
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
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
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
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
古烈士何以加哉

二布合傳全聖歎取贊中賢者誠重其死及不自重其死二句為說是誠有
之而謂求之傳中更不可得其故則亦未然看來有踪跡相鄰處有意致相
似處有作用相反處有聲聞後先相望處皆是也文特精悍峭厲使烈意象
宛然在目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
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
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
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
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
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
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
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
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
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
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
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
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
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
斮陳蔡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
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
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一邊寫二君質直不阿一邊寫孝文從諫若流君明臣良意象洋溢楮上益

張馮傳之兼寫孝文猶酷吏諸傳之兼寫孝武也敘張語凡數節皆簡質馮語止一節頗詳然皆蒼勁不作態所謂言各如人且二君獨有古名臣風度故史公文格亦進周秦而上之耳雖對面寫而間出風神以動盪其文境然

然以質勁勝矣。史公文到緊要關節處往往於一兩句中藏無窮奧美如
此傳結尾遠亦奇士句與張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句應固也看來與余善三
字更非漫設乃與周王二公交善張君及王生老人廷重張君参差映射益
兩傳前長後短故結處亦以短對長而史公一生自負不淺只一余字便抵
對前三人奇士上亦字便是父子兩閒與前文天下名臣及不能取容兩層
兼照也文心深微幻化妙絕千古一經道破確然不易吾豈敢以穿鑿誣古
人者哉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
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
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
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
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
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
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
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
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
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
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
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
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
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
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
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

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

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

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間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
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
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
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五人以恭謹合傳乃其中間章法卻另出一奇則皆以歷任文景武三朝為
綱官職陞遷罷免子孫繼續盛衰為目往往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也整齊處
十之六七亦有故作參差處更有變幻不測處雖係天然事料實皆作者用
意點剔配合成章學者于余所聯點句字詳察之而得其伸縮轉換之所以
然自信余言之非妄蓋合傳之奇至此而已極矣。五人中恭謹事實萬石
為盛故傳中摹畫尤詳而後四傳中事主歷官繼續盛衰大節目石傳中亦
已無所不有衛傳直傳之以子孫代侯失侯作結周傳張傳之以子孫咸至
大官作結有似石傳為主而後四傳分班排對者然然周傳其先故任城句
與石傳其父趙人句緊對家徙陽陵句與徙家戚里句緊對張傳安丘侯說
庶子句與周傳其先句微對因與石傳其父句遙對家於陽陵句留至傳尾
點出與家徙陽陵句特對因與徙家戚里句微對而老字對石傳病字對周
傳免字對各傳請字暗對石傳策罷字暗對衛傳直傳歸老句遙對石傳近
對周傳點點滴滴收拾完整以作一篇起訖又如環之無端方中矩而圓中
規妙處真不可思議也嗚呼自有此文人但知其摹神寫態之妙足稱萬世
之寶而豈知其平衍瑣敘之中更藏複道離宮千門萬戶之勝哉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
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
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
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
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
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
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
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
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
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
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
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
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
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
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
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
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

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寫田叔節節以爽豁肖勁勝只為要寫得刻廉自喜四字神理活現也或見其簡潔而疑其未嘗着意寫失之遠矣寫田仁不受百金事用筆亦然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清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

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精言）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有後文慶有子殷則此無子者謂無可傳之子耳）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提綱）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

（鵲以術神被殺淳于以技精遭刑處數遇深網波無限）

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

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
有驗然尚未精也臣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
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
（診病一）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
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
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
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
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
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
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
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

（診病二）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
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逷心主故煩懣
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
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診病三）
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
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
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
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診病四）
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
周水而莒水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

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
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
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
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在太陰脈口而希
（診病五）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
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
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
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
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
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診病六）
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

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
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
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
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
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
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病七）
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
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
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
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
陰搏溲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診病八）

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不及診七案為滿滿如即証脚法精變）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齊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二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齊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診病九）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

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此節不診而知其病十一法精變）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此節未病而診之決其）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必死十二法精變）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診病十二以下數節法皆精變）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診病十三）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此節不待診脈望其色）門外望其

（診病知其死十四）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病十五）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

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此節望而知其病不待診十六法亦變）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病十七）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病十八）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

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診病十九)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病二十)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鍊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診病二十一)(淳于本自能善會扁鵲脉書却于此節發明益傳精無失)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精言)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精言)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精言)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

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蹷臣意(診病二十二)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診病二十三)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病二十四)診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精言)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

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此奇字亦疑映扁鵲傳首）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叙淳于先書師慶一篇中三致意而謹字都在此處）（與扁鵲遭遇長桑君還映啟殺遺刑以傳首映傳尾此以傳尾映傳首更化）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不測乃為完虛矣）菑人宋邑來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脉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章法茂美所不必言而藥論丹經方言俗語入手皆成雅馴觀者第覺古奧則神骨有仙凡之別是以鉛汞砂石盡化黃金也然其句法字法剪裁鍛鍊變換錯綜處便是金針暗度讀者勿徒作絕技觀人之疾病亦多症矣倉公傳醫案二十四條而其成於酒色者凡十焉死于酒色不治者十之五焉莊生有言畏途者十人而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人之所取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史公叙傳至此其亦欲人知所戒也

夫

吳王列傳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置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布走。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撫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遂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

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
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
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
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
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
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
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
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
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
帝功臣信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
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
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
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
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
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
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金封萬戶列將
三千金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金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
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
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
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
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
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
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
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
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
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
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
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
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
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
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
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

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
乃拜盎爲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
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王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
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
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
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
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
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
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
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
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
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糧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

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
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
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
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
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
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
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
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
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
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
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
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

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
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
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
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
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
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
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
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
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

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
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
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
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
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
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
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
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
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
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
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

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
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
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
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
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
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
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於漢酈將軍圍趙三
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
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

予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此文章法只是叠段分寫一篇皆用勁健之筆而束句提句尤卓然相望叠嶂層巒峰廻路轉可想其斷續即離伸縮變化之妙常山率然與漢帝連書胥壞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

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乃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以上專寫魏其）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此贊字與嬰傳賢字公真亦判若天淵）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竇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埶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埶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

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讐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埶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埶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埶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

孟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

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

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耶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

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

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魏其榮勢以親交武安挾詐以肆橫灌夫負氣以任性傳內三人都寫得鬚眉欲動妙矣尤妙在傳外諸人如籍福之委曲調停三邊撮捺安國之心袒丞相故持兩端當時之是非不爽畏勢游移天子之寔惡武安礙難自決太后之一味私情護持昆弟無不面面如生看來他傳多作波宕而此傳全皆精彩為是花簇已極更添入閒情不得耳故即以精彩處為波宕處也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于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敗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王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

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

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飄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此下詳敘馬邑事見安國和親之議極為持重王恢背議擊使主和安國亦在無功之從此策）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淹滯不復振為可惡嘆也武謂補入王恢小傳誤矣）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

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我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太后白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

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蘢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自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

新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前幅寫安國數番言論下全梁王忠孝上全太后及帝慈愛可歌可涕絕世風神後幅寫安國抑鬱不遂只默默也三字但覺悲風四起哀音繞梁呂晚村先生嘗言風號雨溢海嘯山崩皆助其輪囷鬱勃之氣不作悲涼處是十分悲涼子長千古擅場只是會得此情致者此之謂也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人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

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卒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兩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

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殺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

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

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

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導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并與廣子掩映）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與廣[illegible]掩映生情慨然可感）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illegible]與廣[illegible]掩映）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illegible]）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

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鬭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當看照應穿插是首尾文字　唐順之

李將軍於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茅坤

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

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黃震

廣才畧絕人而功業未就只中貴勒兵匈奴生得博望後期三節見其神勇然亦非得意事也故往往從諸人讒意中及善射處咏嘆之然憑空咏嘆文情雖得縹緲文氣亦易弱薄氣稍弱則味不永味不永則神不透此文妙處全在以沉著之筆為咏嘆之文惟沉著故刻露而意味乃倍覺深厚神理乃真覺飛動矣此等妙用知者尚難況作者乎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

為車騎將軍擊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騎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户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畧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

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以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繦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户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説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户封説為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户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户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户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

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賊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食邑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

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為

煇渠侯禽棃為河綦侯大當户銅離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
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幷將
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
十萬之衆咸懐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户
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
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
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
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
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

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入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
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
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
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
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
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
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别從東
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
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
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
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
約輕齎絶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所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
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
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于敵逴行殊
遠而糧不絶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
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户封博德為符
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户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
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復陸支為壯
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騎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
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

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
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
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禄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
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
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
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
重車餘弃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
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
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
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絶國除自驃騎將軍死

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為烈侯
子伉代為常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
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
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
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
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
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
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
為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
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

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
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
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
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
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驍騎將軍出代亡卒
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
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
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
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
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
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將軍李蔡
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

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
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
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
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
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
卒家在大猶鄉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
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
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
家在漢中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
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
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頟侯
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

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
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
擊昆明無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
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
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
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
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
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
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
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
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為浚稽將軍
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

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通身所叙者命將出師論功行賞節目其語句純用疑重排比頓複波瀾動蕩處無幾也而筆勢飄舉讀之但覺一片渾浩流轉之氣在人喉舌間轆轤巨艦輕若鴻毛可以觀江河之能事矣○兩人並以于夫貴幸其功名由時會而成故傳中不言其制勝方畧而祇叙戰功即戰功亦天子口中鋪張為多前後之遞衰遞衰中間之一斬一趺寫來無限悲涼亦只是從時會生感嘆耳

[illegible]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名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

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遂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

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

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絶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

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illegible]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遺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

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弘傳入偃偃傳入弘乃合傳中因事立法之一端平原君虞卿傳亦如是也

寫兩人性情作用漢武君臣相得意象皆一句作無量句用真能鏤画虛空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説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

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

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揜兎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

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瑌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蔗猼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薪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菰蘆菴閭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蠷蝚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犀窮奇獌狿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

節未舒即陵狡獸轔邛邛蹵距虛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眒淒
浰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
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翶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
恐懼徼𠖥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
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卹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翕
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
佛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珊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
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
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
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
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
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

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
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
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
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
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
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
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
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
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
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
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
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

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
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
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
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
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鄗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
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
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
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潰滭浡滲汩湢測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
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
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
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
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鱋魶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

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
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鵝鸀鳿鵁鶄鷃目煩鶩鷛鷞箴疵鵁鸕
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
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嶄巖嵾嵯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
摧崣崛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島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
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
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流夷尃結縷欑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
葴橙若蓀鮮枝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
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曖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芒
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
獸則獑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河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嵏築堂累臺
增成巖突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
青虬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觀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
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磼碟刻削崢嶸玫瑰碧琳
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閒垂綏琬琰和氏出焉於是
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楷
樑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
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氾檘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
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癹骫阬衡閜
砢垂條扶於落英幡纚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卉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
音柴池茈虒旋環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玄猿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蠗蝚蜥胡豰蛫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
天嶠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牢落陸離爛曼遠
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
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
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
車騎靁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
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豳文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
之坻徑陖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箭不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
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
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虡擇肉後
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
轔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鴛雛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

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蹷石關歷封巒過䳄鵲望
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
獠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躪與其窮極倦
𠔃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
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
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
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鐺鼙洞
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
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
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莊刻飭便嬛綽約柔橈嬛嬛嫵媚姌
嫋抴獨繭之褕絏眇閻易以戌削媥姺徶循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
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
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
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
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
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
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
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
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
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
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
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
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
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國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請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

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

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夷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區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

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

谷谽兮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眾樹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敻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

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顔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臭以梁倚糾
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焕然霧除霍
然雲消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横厲飛泉
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
陽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厮征北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
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
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
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
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崫礨嵬
磈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
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
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

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摇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
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
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
都呼吸沆瀣兮飡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
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
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
存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淩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
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
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
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

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
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
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
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
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
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
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横流武節飄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首
惡湮沒闇昧昭晳昆蟲凱澤回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
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

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兹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
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
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
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
驩缺王道之儀群生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
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説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
二君乎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
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言天
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
獲燿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釆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
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

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只是極表相如著書之美。而以多病閒居。得妻致富。及天子愛才雅意。點綴縈繞其間。感慨遙深。波瀾雋逸。覺平叙中皆蘊賦心也。美著書自爲諷諫。然其典麗商皇。瑰奇卓犖。實有不忍舍置者。觀所論列。亦見史公傾倒於長卿至矣。學者或畧而弗讀。何哉。

太史公叙次相如特載其文賦。見己于覽之多。爲碌碌者班於賂之[illegible]

撮有文至[illegible]書[illegible]　茅坤

劉子玄史通云。相如自叙且言相如集中事多。因錄斯篇即爲列傳。而按南史云。吾子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諸末[illegible]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　楊慎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細寫天子寬厚。）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
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
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
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
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
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
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
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
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
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上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
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
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

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
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
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
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
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
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
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
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
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
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

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逐考諸縣傳送淮南
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
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
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城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
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
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去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
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
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
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

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
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
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如故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
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叛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
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
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
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
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
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
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

為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
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畏太
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
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
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
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
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
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
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
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
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
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
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
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
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
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
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
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
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
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
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

王後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
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
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未
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
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
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
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
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
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
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
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
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

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
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
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
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于豐沛
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
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
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
酒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
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
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于大梁敗于狐父奔走而東至於

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
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
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
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
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
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
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
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
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

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
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
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
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
寫王與被問答凡十餘往復其中甚歷落曲折悠揚之異知登峰造極
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
雲練繞斷續即離之際時露清光
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
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
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
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
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
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
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

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
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
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
兵是耶非耶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
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熟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
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
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
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
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
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

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鑱鑿棘矜
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
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
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
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
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耶被曰被
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
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
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
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
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

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
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
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
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
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
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
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
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
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
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
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
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
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到不殊伍被自詣吏因
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
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
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
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議丞相諸
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
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
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
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
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

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
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
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
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
江郡衡山王賜后妃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
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
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
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
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
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
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

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
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
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
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
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
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
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
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
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
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
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
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

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鍭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鍭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

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詔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不惟孝文待長甚寬即孝武待安與賜亦甚寬以理則不當反以勢則不可反以情則不必反且以才識則又原不能反而只是欲反可怪也作中摹寫曲至不惟其聲音笑貌之詳乃并與其夢魂顛倒之境而傳之斯又咄咄怪事矣其奇秀奪目更如遊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

循吏列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太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公以正國法

乎澹淡題之中意味無窮是爲循吏本領作用文無他奇亦適如其人而止耳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修絜好直諫數

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為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

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

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此兩人行旨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益落故太史公合爲一傳以摹寫之 茅坤

篇中發揮黯爲人處旁引曲証無不極意筆勢縱橫畫出一強項人有色有態有味有韵 鄧以讚

兩人合傳亦非止爲賓客盛衰其絜廉任俠好黃老及以太守卒於官皆相類也黯直諫而不甚好士莊好士而不能直諫相反也又相善也然直諫一好士各極其至史公殆直有夷清惠和之慕焉故合而傳之而摹寫透骨令人可歎可泣亦我於懦立而薄敦矣

孫鑛曰汲長孺好直言而爲人最戇當時好直言臣而爲人甚俠因言
也而竟讀則存乎其人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贊公孫○蘇董子一篇大意只○此三句撥動全神）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

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

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后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

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下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

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

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

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上言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

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傳儒林自是並叙六經諸儒然史公却另有微意則以貶公孫而尊董子薄公孫之希世取榮容而悲董子之直道見疾也蓋史公史記之作本於春秋春秋之義闕於董子而董子之遇抑於公孫故傳中用意如此而其稱論董子學行亦隱然見其奮有諸儒之長語無泛設也只前幅唱嘆齊魯之士是推本聖人遺化舉其多者論之然董子非齊魯人典起較難而寓來却是漢代第一儒宗則一面唱嘆齊魯一面更已隱為董子襯起一層身分矣凡此意思本自朗然文中向來未經拈出只是習而不察耳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

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

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
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
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
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
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
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
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
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
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
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

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
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
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
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
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
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
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
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
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

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
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
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
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
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
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
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
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
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
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
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
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

曰言變事縱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
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
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
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
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
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
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
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
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
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
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

是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強人也官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
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
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
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
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戚宣亦
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
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
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
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
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
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

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
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
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
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
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
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
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
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
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
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

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
平氏朱強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
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
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郡中不寒而慄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
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
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
東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
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
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

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
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
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
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
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
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報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
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
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
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

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
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
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
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
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
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
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
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諂善事
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
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
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

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
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
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
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
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
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
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
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
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

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
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
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
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
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
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
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
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
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
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

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
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
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
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
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
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
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
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
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

夫家兩子夫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摸寫一時尚酷之風曲盡情勢可痛可嘆筆力極馳騁。似只挨年月叙去中間變態隨意出酷吏固深文精刻亦似之語語入妙殆無剩意 鄒以讃

全用上好下甚意作骨每於接代迴環處著眼十餘人中有意氣相合有衣鉢相傳有互相傾軋有遞相汲引竟未有一个不掌天子寵任此未亡而彼已進彼方敗而此又興一路寫來爲可浩歎也而文之縱橫變化莫測其端更不啻五花八門之勝矣。刻畫情狀推究始終以定諸酷吏案書可謂惟明克允看來史公元罪張湯爲其以詐輔酷厚結主知作惡尤深且溫舒諸人皆所獎拔流毒尤廣也至殘暴顯爍則溫舒爲尤故傳中縈繞兩人處獨多湯之死溫舒之族皆加一倍寫以見意然周傳又云其治暴酷皆甚於溫舒等則竟未知暴酷之當何所終極矣可嘆

大宛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

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

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者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

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

史記半解　大宛列傳　四

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可笑）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

史記半解　大宛列傳　五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可笑）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可笑）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

顧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顏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

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

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

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

禁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大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茅坤

君好大喜功臣生事搆隙是西域總傳只緣伐宛通諸國故以宛名篇 鄧以讚

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為其所留亡入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免作應募結局入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鑿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而篇中時用匈奴月氏經緯照映在有意無意之間文情妙絕 鍾惺

多將出使從軍人數輩數歲數各國道里數及馬牛羊金錢幣帛數排點映

合作章法以深著其往者多而返者少所得少而所失多為千秋炯戒由其省主正反之間錯綜互見加以氣脉渾厚使一片細針密線都藏於迷離杳靄間是以二千年来亦未經有人道破也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操附衛青而詳于大宛傳備載姓名蓋大宛諸國王傳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予備具而呈

備經若得者則大宛諸騫多自為傳焉 王鏊

句句含刺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

史記半解　游俠列傳　十

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

史記半解　游俠列傳　二

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
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
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
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
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
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
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
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
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
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
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

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
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
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
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
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
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
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
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史公論游俠赴士阨困存亡死生而又廉絜退讓不矜能伐德以致當時慕
義無窮故足述也然赴士阨困存亡死生之足述已於序文透發故後文列
叙處尤著意寫其廉絜退讓不矜能伐德以見當時之所欽慕者尤在乎此
其行文一抗一墜于離奇夭矯之中具宛轉悠揚之勝則亦如游俠諸公於
激昂慷慨之中有廉絜退讓之美也序文層次雖多意思本自了然因見一
坊本註釋紕繆已甚恐反悞學者故詳論之

而執中曰論游俠之義當以朱家為正乃論從略之而特言郭解又侍中而程
解為人望似伯肖謔誅人為指摘似此者猶為多費辭歟

佞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報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報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筆意輕倩固是因題制宜然其寫滿極必覆及福命所限雖天子不能為力處亦深為若輩作儆戒也

滑稽列傳 崔浩曰滑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髠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髠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髠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髠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髠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髠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髠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髠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髠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髠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髠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

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傳滑稽美諷諫也文若纖仄義實弘深讀者勿徒賞其波趣而忘其指歸可矣結撰微密處更不以游戲文章畧減意匠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謂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

（沈汨恣肆之筆寫憤世嫉俗之懷多用排句而一氣奔注不可控）

（過此文意純似莊子也）

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

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氣勢浩瀚議論瑰奇即非出史公手固亦名作也而學士大夫多援此說以棄之得毋以其譏刺太嚴形容太甚若傷我者然乎每讀一過為不怡者久之

柯維騏曰司馬季主傳文雅可通第賦諸非情體之益沉涌[illegible]遇不得志於

時者之言

茅坤曰太史公推其體務要[illegible]於世詞[illegible]

[illegible]

有[illegible]太史公[illegible]

劉[illegible]非太史公[illegible]

太史公[illegible]不讀作文而無體不倫細味此傳[illegible]

瀚[illegible]長[illegible]非史公不能為也或曰褚先生作或曰舊文殘缺[illegible]不得於時者

之言[illegible]不已[illegible]太史公[illegible]作序[illegible]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

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

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西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紹關中）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紹京師）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

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紹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厪厪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紹江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大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

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虎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以上羅列貨物，是言有是貨物之人，非重叙物產也。）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illegible]叙末業可以致富者）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

蓄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

以起傳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橫變化莫知其端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唐順之

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益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　董份

貨殖傳傳古今來能貨殖之人也虞夏以來漢興以上述古漢興以下志今本意只為富家前文兼敘富國引起以見家國一理而貨殖之道之大耳道莫大於觀時變決取與綜海內之物產攷古今之風俗窮人情之嗜好誰不欲富亦何業不可致富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惟得其道則人富而禮義附奉養之美比於侯王以此益見家國之一理而古則陶朱白圭諸人今則卓程孔任曹邴無鹽諸人皆巧之至能之至也自餘富人甚多雖各有差次然術以奇勝心必誠壹則亦所謂巧與能也若士無奇行而長處貧賤徒嬌語仁義以掩飾其無能則謂之不肖而已矣可羞孰甚焉此作傳之大指而一篇之脈絡也凡學者讀古文須先看得全文意思融洽然後細看他妙處才有益此文意思亦儘明了而學者以其行文變化之故或反眩余故論之如此其段落次第句字針線則開見於旁註而其無窮盡無方体之妙則以俟夫熟讀深思而自得之者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

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報者謂之端實不中其報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卭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

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

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
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
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
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
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
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
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
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
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
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
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
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
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
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
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
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
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
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
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
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
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
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

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
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
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
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
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
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
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
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
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
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
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
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克
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
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
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
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
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
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
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
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
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
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
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
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

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
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
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
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
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
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
既守南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
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
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
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
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

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
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
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
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
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
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
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
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
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
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
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
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

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
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
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
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
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
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
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
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
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
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
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矜功幾獲于
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

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
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
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
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
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
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
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
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
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
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
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

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
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
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
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
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
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
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
弱燕報彊秦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
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
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
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
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

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
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
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
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
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
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
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
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
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

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
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
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
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
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
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
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
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
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
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

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
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
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
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
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
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
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
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
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
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
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
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

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説主耳目和主顔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記一書長江大河洞庭彭蠡之勝備矣到此自叙要意理包括得完更要氣象籠罩得住方稱萬壑朝宗境界然可也是難看此文系則追溯皇初學則融貫諸家跡則徧周宇甸志則根柢忠孝緒則淵源周孔道則統承列聖用則媲配六經鴻裁偉論扶地倚天而文氣渾淪深厚浩蕩杳冥正如大海容納眾流茫無涯際其中百怪變幻都歸一片鴻濛宜乎二千年來學士文人推有為之望洋向若而歎也使讀此而有得焉其文章境界不知如何出人頭地矣

濠梁曰世家源流論著未備見於此篇總自序審其文反覆要析者

開合變化之妙

雖怪曰既太史公執遷手而泣遷俯首流涕子云云十五字信為言者言之

聲正一東之奏覲依倚在孔子春秋著書者何等原委而仁以文字讀之即

孫執中曰此是一部史記三十篇序文蓋太史公自撰一篇列傳也讀過一部史記方許讀此文否則熟讀此文方可讀一部史記

史記半解後序

說者動謂才人類遭天忌嗚呼天曷嘗忌才哉其人洩兩間之秘足以傳世行遠天故屈抑摧折以老其才以成其名已耳天曷嘗忌才哉才人所遭不偶身罹禍患如太史公司馬子長可勝嘆耶方其忍死就辱不即自引决其報任安書曰恨私心有所未盡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太史公自信久矣後之嘗患難而自信者誰歟近又得之雲陽湯懷村先生先生十一歲試於縣即爲第一人長而占籍毘陵補諸生食餼慷慨自負志大言大憂天下之得失念生民之休戚經濟於文章著述皆有關係而殫精竭慮尤在史記一書嘗於百三十篇中揭其通身血脈關鍵過渡牽拂照應於蒼茫渾灝之中得六十八篇而題之曰半解披郤導窾自比於庖丁蓋在蘿綠山房余親見其點竄然閱其議論故知之最深余初未識先生每從先君文升公與先生遊一時稱展文文升兩先生爲管鮑交迨先生爲怨家所搆陷繫徒邑幾蹈不測先君百計拯援俾先生得從獄底上書學使楊公其書娓〻萬言視太史公更難遣辭運意報任安書暢所欲言肆無顧忌先生之與學使轉喉觸諱禍福只在頃刻而能聳動昭雪轉禍爲福由其得力於太史公在神理不在面貌在精華不在糟粕故也能作而後能解〻者之精神不與作者之精神潛相融洽間有所得終隔膜而難以貫通先生沉酣史記琢肝鏤腎以抉其微直與古人心口相接嘗謂余曰子莫看我所評且先看諸家之說余遍閱諸家得先生註如除煩熱而服清涼如見青天而撥雲霧嘗與余宿山中夜半驚告曰某〻合傳向不得其要領頃夢太史公來告得之矣呼燈提筆勢如破竹昔陸西星註莊子夢呂純陽與談所見大進先生亦若是而已矣傳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先儒豈欺我哉然則非史記無以驗先生之才識非先生何由得史記之真面目耶其遭逢轗軻與太史公後先一轍又何怪歟然太史公下蠶室終身放棄先生出獄無恙尋薦賢書太史公下於理無一人相爲者先生雖伍囚徒先君援之然後不可謂非厚幸已惜其著述盡載京師既沒不知誰何持去史記半解非先君命余刊刻板存山房不亦散失無傳哉嗚呼回憶祖餞公車時先生痘發背意興激昂不作第二人想胸中抱負不知何如展拓而竟以孝廉終也耶先生祭先君文引用史記以越石父自況以平仲推先君悲涕不勝咽嗚先生出閩至遙〻數千里外不能一致生芻讀先生所註之書如見先生矣先生所註剩有史記半解一書自堪不朽豈待余序余率綴言於後者以見今之世而有先生其屈抑摧折以成其名以老其才與太史公同爲天所玉成焉耳予非阿私所好讀者試反覆此書深思力索或不河漢余言也夫

同學姪仕貽謹序